

中興小紀目錄

卷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盡六月

卷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三

起建炎二年正月盡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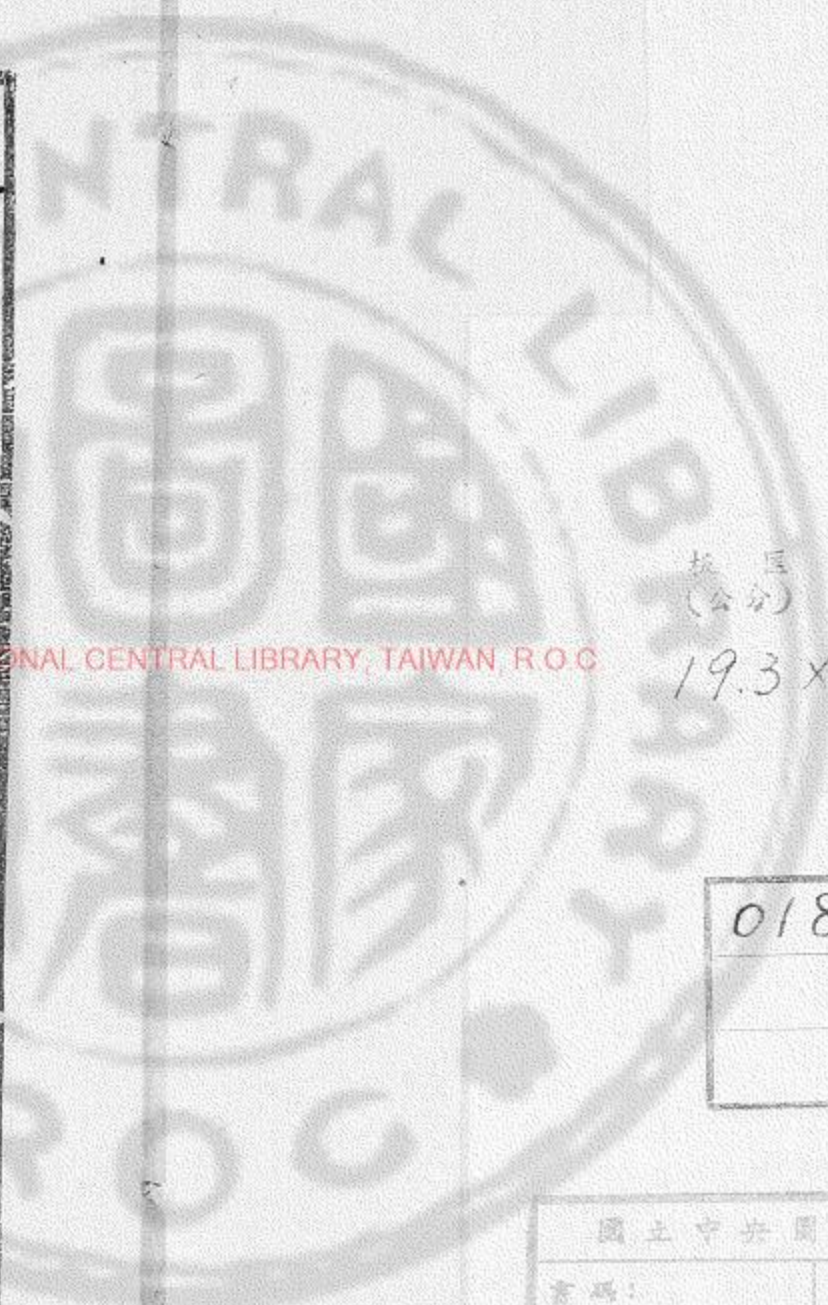
卷四

起建炎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五

起建炎三年正月

環碧山房秘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板匡
(公分)

19.3 x 14.1

01854

6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號:	史編年斷代		
書名:	中興小紀		
著者:	宋熊克撰	四〇卷	六册
版本:	清蕭山汪氏環碧山房鈔本		
清徐時棟手書題記			

卷六

起建炎三年四月盡八月

卷七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盡十二月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六

起紹興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七

起紹興四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十八

起紹興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九

起紹興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二

起紹興七年七月盡九月

卷二十三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四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五

起紹興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

起紹興十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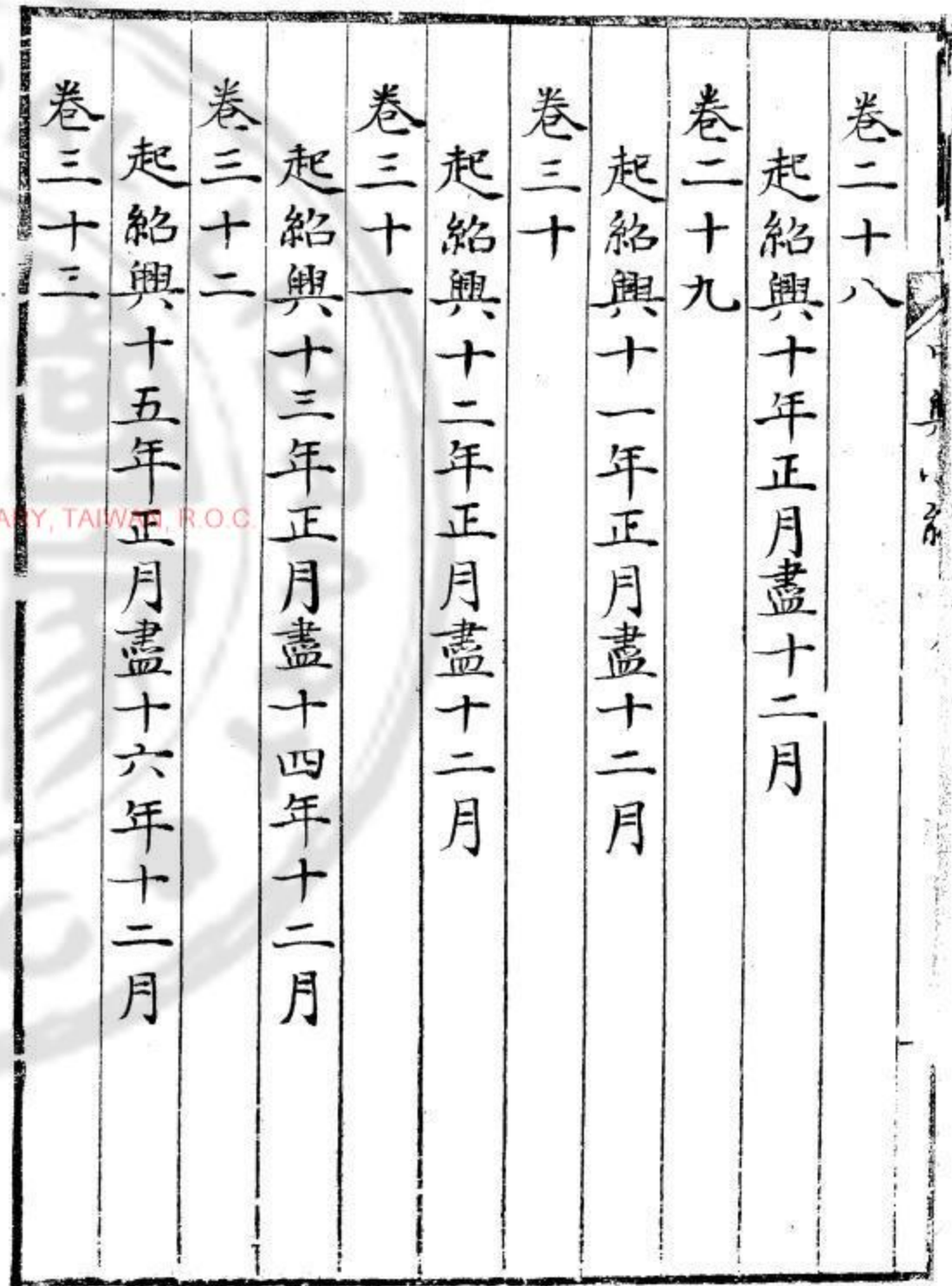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

起紹興十三年正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紹興二十四年正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起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盡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中興小紀四十一卷六本蕭山汪氏抄本同治乙丑二月二十有七日
城西草堂徐氏收於十一月十四日重補鈔錄此書嘗從
文淵閣借鈔 闕本必有提多而此無之何也去年小除余
嘗購小紀殘本二十卷勝字後此本為精工而每頁脫誤語
與對之兩在皆同蓋是同一本耳 十七日午時校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一

宋熊克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
于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
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
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
冠於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慶源
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
制述率常稱旨五年娶邢煥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
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內
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

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
上與肅王留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
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遶上意
氣間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原名幹離今改正下同觀蹴踘
雜伎留軍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
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為
國家何愛身耶沃哩布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
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刑
部尚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沃
哩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沃哩布
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淵

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
世則為叅議官世則瑗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
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王起兵
拒敵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遇磁相勸
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悉撤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洎
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
雲通於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
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秘閣
修撰義烏宗澤啟上亦謁其廟雲從上入上既出雲為
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人力請上
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敵兵知相州直龍圖

閣祁門汪伯彥蠟書三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畫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為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王訥至衛州衛人幾殺訥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己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來乃武學生借閣門祇候秦仔賚蠟詔命上為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

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為集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玉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籍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慤直龍圖閣京東漕臣邵武黃潛厚並隨軍應副乙丑閣門祇候侯章賚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兵自將入援是夜上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

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
皆効順又得一萬餘人丁卯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
所向或請出濬滑或請度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
猶豫未決汪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
奪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為濬滑
之行以疑金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遣報黃河未凍衆失
色上禱於天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已合丙子上總
帥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慤與北道副總管奉符
顏歧率衆郊迓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皆
取決於帥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
先諸軍至上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

萬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
中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傳授子俊成紀人沂中崢縣
人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
自此常在左右上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
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
泣知詔書為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師
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
萬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總司陝西
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
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
封人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指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

圖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都城許之戊子澤兵行出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中軍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巳帥臣盧並漕臣黃潛厚率衆出迓上達府治丁酉右文殿脩撰知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德隸于宗澤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數將千兵至並開封人邦彥樂壽人潛善潛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潛善請上移書沃哩布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問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於曹從之上留惟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卬陞所

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賊軍丁順及單州王澈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庚辰上發東平府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宜比權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鹽上從之纔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宗澤率兵至韋城與金大戰敗之丙辰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偽赦並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繫不可

輕舉時兵部尚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為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帥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齧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為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為符兆願大王亟即位以當天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詔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于殿下上答昌邦昌書亦曰九

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使韋淵賚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賚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權右丞江寧李回來奉迎澥康邸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賚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元老請上即位於濟宗室仲琮議用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即尊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

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開封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庶為萬全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上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庚辰上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克世來上命光世都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樞密院沙縣曹輔來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尚書仙井王時雍開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丙戌上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為雜學士於是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 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從臣監司郡守

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民貨常平錢穀悉與蠲放又散斂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大患亦令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数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反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優與褒賞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詆訐亦不加罪初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於市曰此地將來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宋人以為應矣至是乃正應其

語上之將即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事為壇於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登壇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壇 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有警則留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既而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孺亦統兵勤王戰敗為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勝非留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婦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即位犒賜半出於此叔夜者之孫直孺開

封人勝非上蔡人也 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沉機間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暫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常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宮闈乃眷朕躬膺天歷數累章勸進於國有功靖康皇帝宜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冊為隆祐太后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睿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終退遣人賫書赴愬及歸寶璽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

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於自然卿等以為如何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罷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叅決大事上即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和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冊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侍御史績溪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趙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

京關陝浙為四鎮拱涓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隣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為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為臺官而事偽廷遂除秘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叅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觀去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寮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京城初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南救太原

雖無功而士論怒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甲午綱
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邵武人先是淵聖除綱
領開封府道梗尚未赴也 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
東西長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隸於諸萬戶分寇兩河於
渤海萬戶托卜嘉原名捷不也屯河間府女真副統蘇
赫原名部合今改正下同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平陽府女
真萬戶尼楚赫原名銀朱今改正下同屯太原府女真萬戶婁宿
屯河中府而雄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分屯自金
之初入寇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逐
路帥司不調無連衡合縱相援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
州之力所能敵故金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

女真副統蒙克

原名蒙哥今改正

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

張換將所部各五千人

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時靖康

執政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 丁酉

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仰誣

聖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脩播告

天下於是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詔遣統制官薛廣張

瓊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黃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

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尋以宣教郎臨江傅雱借工部

侍郎為祈請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

郎謝克家為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

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儔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玠

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歸安人升清流人也
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寇為隣南京雖興王之邦而寇
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
詔畧曰屬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巡份侯官人將子
也 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資政殿學士字
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
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
德等乃受詔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帥貽遜
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時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
因與漕臣權府事吳人李彌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
其衆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 癸卯資

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為僉書樞密院未幾奉
祠去丁未召為吏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
靖康末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兵復西京擒金留守高
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為京兆經畧安撫
使 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
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雖率兵赴闕而遷延不
進至是襄野並責分司詔畧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畧無
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為遁計尋又各以散官安置
襄永州野邵州人襄南陽人也 戊午詔太常少卿周
望借給事中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達
州刺史副之望上蔡人也 是月以龍圖閣東道副總

管朱勝非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
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嘗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
平時勝非因奏陛下新即位宜正始正始之說無他仁
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
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
中國當持之而遠人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
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
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
二十餘年被既亂弱乃遠交金人為夾攻之計天祚匿
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
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此皆燕人之語

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
哉願睿明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
慶賀刑威一語言一嘖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
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復大業迎還
兩宮矣上嘉之 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途
未通發運使梁揚祖請權於真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
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歲入六百萬據揚祖行述上之相李綱也
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
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
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
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

歧嘗有此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歧
無辭而退綱乃赴堂治事 辛酉詔潜邸名升賜宮
先是圍城百官中有余大鈞陳冲王及之洪芻等八人
皆誘內人為妾及因鈔金銀自盜入已事覺送御史臺
鞠治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偽命者上曰國家顛覆
士大夫不聞死節徃徃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
嬪為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曰見鞠之
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
安國死節甚著而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
指立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偽命為執政此為罪首
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以散官安置乃詔贈

安國為延康殿學士貶時雍高州并永州儔全州並安
置時在圍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
王業艱難正含垢納污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
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
乃遣其客正字晉陵胡珵要說好問區別圍城人為三
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珵
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可罪者纔十許人耳餘人
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綱由是不樂
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既相復以圍城中事
圍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綱者也網既相復以圍城中事
中傷之綱曰邦昌借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第論罪
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不能死第論罪
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
有辭矣却恐反為害由是綱不悅即使言者中好問上

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網亦旋罷去由是觀之欺
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
罪也無

癸亥詔畧曰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
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偷生取容甚者
乘時為姦靡所不至為中國羞姑取其尤量加竄責以
為臣子之戒至於卒伍理當闊略以責後効既而臺獄
具余大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
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涿余
大鈞與陳冲洪芻于沙門島王及之與張卿才李彛周
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臺獄具在八月戊午朔今聯書之李綱又
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
攘之以為榮知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舊班

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儻或
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
因邦昌得生而聽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恕
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聽之元
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
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僭逆之臣以
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
廷辨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而潛善主邦
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議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曰
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
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

其自歸則貸死而逃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櫟知蔡州閻孝思皆密邇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敖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扞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渡江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犯是日詔子崧陞二秩汝櫟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脩撰孝忠彥卿皆直祕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敖分寧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尋詔雍為禁從敵來先遁落職與宮祠既而襄陽復不守叔敖落職降充監當甲子召通奉大夫傅墨卿為禮部尚書龍圖學士知潭州部三

並為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遭患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初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置於行宮門外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脩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于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瓊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為衛遣之瓊成紀人所益

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坐貶亮馮
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
直至汴京城下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 丁卯詔曰
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
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問擄掠殘
破郡邑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為姦乘
時培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真於典憲靖
康間敢言之士或至竄逐宜悉召還自今有智謀之人
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治道以篤中興之烈 上登
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並付轉
運以充生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

資令溫處二州籍沒 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
直學士院河南王絢條所當行者絢言經義當用古注
不專取王氏說乃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鴻臚
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間因進花石綱詩得名李綱
為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請沙縣監稅與肅游相善靖
康間肅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統制官傅亮軍中至是
以肅為右正言肅首論圍城中有以待從官而為偽執
政者有廢官而為侍從者有為張邦昌撰赦文者有因
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宋德請悉以叛臣目之
其上者置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朝廷本不
以國士待之亦難於國士責之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

任為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奸雄之膽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貴金華人也呂本中雜說曰鄧薦得官時又用汪伯彥為右正言故傳會網意專以圍城為言繼而潘良貴又乞三等誅癸酉詔河外陝西山東與隣路相援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令金腹背受敵每路帥臣統之猶一人而運四體寇至援兵四集則賞不踰時違者必罰無赦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彥進知院事己卯詔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之帥府帶安撫要郡鈐轄各武臣為之副又別置凌波等水軍上之初即位也即命臨武軍節度使范訥為京城留守庚辰詔罷

訥仍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先是召延康殿學士張慤為戶部尚書慤至首言陛下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壬午遂除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宋城徐處仁為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初言者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錢蓋為制置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彥質可求子可求見知府州猶未陷於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彥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亢行次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琦奏亢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亢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僵守倖乃敢誅之必健

吏也使後之受命討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
詔定璫各轉一官 初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原名粘罕今改
正下自河東歸至雲中右副元帥沃哩布自河北歸至
燕山至是聞上龍飛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于山後草
地議事沃哩布中暑死乃以其弟鄂勒琿原名幹高今改正為
右副元帥時金國主晟當嘗遣使諭尼雅滿止南寇之
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兒欲共攻其
國以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權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
決焉晟守虛位而已 初錢蓋制置陝西嘗議湟鄯之
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立青唐之後使
為藩臣有蓋麻黨征者故王之子國人所服倘立之必

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陝西總制使賈
告報蓋麻黨征仍賜名曰趙懷恩因召百路兵赴行在
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馬軍都指揮使
鄧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
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為北京留守
仲荀達孫充安陽人也 詔罷州縣職田右僕射李綱
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時內外
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
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
時鍊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丙戌乃詔陝西河
北各募三萬京東冬募二萬合為十萬仍創饒勝壯健

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瑪瑙之屬皆遐方異物內侍陳列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汪伯彥曰陛下初即位能以道養志不累於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 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誓以死守昔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而收之 初淵聖登極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衛膚敏為宣問使至明州迓之始許使人春見而金人已逼京城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膚敏度不可留乃以幣易金縑厚餉其使而遣之還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遷為衛尉少卿至是膚敏言屬者敵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敵有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剗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中興小紀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二

宋熊克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為兵部尚書耘須城人嘗為元帥府叅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召至是擢用之 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為推官諸路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司諸州司錄依舊為僉判曹掾官依舊為節察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罷吏員三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為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

宰執并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
權減三分之一右僕射李綱言中原天下根本一去之
則人心搖臣昨建策以適襄鄧為次者示不去中原且
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
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留
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
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
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
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
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壬寅
以右僕射李綱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

善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
兼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慤副之又擢廊延副總管劉光
世為本司都統制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殿
學士知宣州諭好問家傳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厚因
省曰昨邦昌借號之初呂好問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
城內外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與餘人不
同言官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於是好問罷政日與建炎
職知宣州時七月乙酉也家傳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
詔旨所書 召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宮許翰為右丞
皆不同翰襄邑人靖康時為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
之 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適南陽乃詔委守
臣修繕城隍又降鈔益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
命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并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翰

于鄧於是中書舍人劉珣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
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
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
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宜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
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剗於亂千乘萬騎何所
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
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
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衛膚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望
詔東幸徐圖北向為萬全之策珣長興人也 丙午戶
部侍郎黃潛厚遷尚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珣言潛厚乃
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同居一省者上遣同知樞

密院張懋諭珣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
可也 丁未以虞部郎官張浚為殿中侍御史浚綿竹
人感子也 時諸路各置總管已酉詔四道都總管並
罷 右諫議大夫臨邛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至會
議處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鞠于御史臺獄具壬子賜死
初江浙經制使翁彥國橫賦暴斂致亂東南而其黨
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
鼓以訴者時彥國移知江寧府上乃亟罷二人丁巳降
詔引咎略曰比緣時巡深戒有司從儉而彥國與昉同
惡相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罷廢幾吾民少安先
是左僕射李綱以彥國嬖黨庇之至貼改聖旨而獨罪

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
臣所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人也 初諸路發禁
兵會東道總管司勤王至則總管胡直孺已陷于敵遂
留南京上即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纔三百餘人有
故童貫下勝捷殘兵而為盜將兵者遂誘以足數軍校
陳通等見杭州富饒甲東南因謀歸為亂八月戊午朔
通等夜劫庫兵以叛拘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
轉運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
使碩彥成方出巡通欲俟其歸害之彥成歸及城外而
變作遂復走秀州通等逼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
昂不能拒夢得吳縣人昂餘杭人也 己未浙東帥臣

翟汝文集兵於西興渡以禦杭寇且奏乞令浙西兵亦
聽其節制 壬戌詔御史中丞顏岐除待制提舉明道
宮 初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為耿南
仲父子所沮時南仲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已詔
并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史侯官王
賔復累疏論南仲罪己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 丙
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為公主先是杭寇申翟汝
文云若得內翰親至即降汝文信之是日以兵七千渡
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鎗杖手二千人亦至城
下賊不聽命汝文復回越州 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
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

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總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陝府右僕射黃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丁丑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畧曰謀猷弗効狂誕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於公議則

屢抗以邀留用刑佛於羣情則力祈於親劄以至貼改已畫之旨芘其外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寔為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既而張所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仲荀至以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南盜賊 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民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已外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百匹 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

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工部尚書 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西路監察御史院寇防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黃次山往京東西路兵部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路並為撫諭使伸頃城人次山南昌人也 尚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瑄為東潤澤書藁又便交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 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為御史中丞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統領官募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

脩器械畧備而宗廟宮室臺省皆隨宜緝治澤乃上疏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京西揚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徧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汪伯彥皆忌澤將罷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遷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劇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爭之 初詔發建州禁卒守京西滑州為金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卸甲錢轉運司不即支九月乙丑因大閱軍校張負等遂作亂

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漕臣毛奎拘守臣張勳提
舉官王浚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桷檄朝請郎
王淮為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土軍及南劍州將兵集于
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勳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桷永嘉人
也時江東漕臣劉蒙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
彥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彥國乃李綱嬖黨為之腹心
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逐其計得行則為綱所
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先是詔兩江諸州
兵掩捕抗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瞻
並領憲司事士瞻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
文奏以謂浙東軍與經制司鎗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

而諸軍為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
夫不識金鼓一日賊自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
貽遜寨貽遜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
詔遣統制官辛道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
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為之首賊勢益
張提刑司所領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
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投
賊淮兵不從盡為所殺即自往投之致賊衆愈盛又刺
城中百姓為兵且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
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回
去

此據翟汝文奏狀修入

丁未特進提舉崇福宮白時中卒

戊申詔淮浙等路當三錢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慤請也時報金人犯河陽汜水已逼東京於是羣臣多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暫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膳部郎中陳充辦頓連虞部郎中李儔具舟船頤浩歷城人靖康中為燕山漕臣金人入寇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還時為揚帥辛道宗下叛兵回至平江府守臣趙研集軍民登城嚴備賊畏之自城外徑過一城帖然至常州守臣何充不為備且厚犒之賊既受犒即劫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曾緯以行至無錫縣知縣郝漸單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

無他宜於此轉禍為福衆相視矍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研高密人漸臨清人緯布子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禦之銳甚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洲賊入城遂據之其後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達蘭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慶源保莫祈洺冀絳久而方陷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衙禁旅御營司將佐扈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鎗仗手屯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隊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時諸處有寓居及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王為

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為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 隆祐太后至高郵軍聞叛兵焚鎮江遂遣兵控扼瓜州戊午太后入揚州 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于河朔累功為縣令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戮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捉殺使朝廷慮成衆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成部赴行在成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躡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勸成西徃取蜀成惑其邪說遂叛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

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傅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與之故力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宜等數人成僅以身免收殘兵北走 初靖康末有勅停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為名所募皆游手之人上即位與敦武郎而叔向尚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擒之 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 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以息盜爾 庚午上次泗州 壬申詔升天長縣為軍以

其近行在也 初藝祖六世孫選之子偁按宋史秀王
子偁為慶國
公令譚子選娶張氏夢絳衣神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
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偁次子生于嘉興
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歲在協洽其屬為
羊故字之曰羊 已邗隨駕後軍至楚州竇應縣作亂
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
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即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
卒為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
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擒捕為變者遂奪世
忠觀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諫
議大夫臣中歛縣人世忠膚施人也 庚辰詔遣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既而淵總兵入鎮江城
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淵紹以勤王先遣步兵過江至
瓜洲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戮於市淵福津人也既
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閣學士翟汝文總兵臨城不
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
鏖戰而諸將悉為憲臣所制除鮑貽遜鎗仗手在城下
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犄角不知知使臣與誰
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汝文降充
雜學士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
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
且出家財攜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臺

諫官則陷以罪或真之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暴興
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吏為姦民無所告以至
陛下德意網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網改之而自專人
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網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網悖戾
輕狂嘗易詔令以芘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
傅亮之妄用姦跡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網初相首置檢
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已爾網以小人譽已則已尊
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成靖
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網居
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賊且網不任
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

閭閻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藉綱為名臣
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於是貶綱鄂州
居住時虛傳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既而知無後命乃
還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
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
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成朕志慮其湮沉弗能自達
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
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為翰林學士乙未以同知樞密
院事張慤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顏岐為同知樞密院
事慤仍兼御營副使先是慤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
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

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効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慤遂著為法每十人為甲五甲為隊四隊為部五部為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為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為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中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以守為統制官縣以令為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為提舉官書成詔頒于天下行之丙午再遷慤為中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戶部財用顏歧為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並為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

郎周武仲為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其初名也鄧肅時為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碩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初宣教郎傅雱奉使自河陽渡河疾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左監軍烏克紳至是回時又得脩職郎王倫授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旦孫也遣倫在是月壬辰辛亥除雱為考功郎官既而倫至河東尼雅滿軍前為其所留初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爵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於

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令內侍典之膚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并升賜宮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珏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而論者以為修營浸廣陛下以隆祐太后故間有御筆指揮而論者以為內降復出蓋護視工役領之內侍而除授不歸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今陛下既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凡所興繕悉付有司既以一二人除官為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 初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省試

緣軍興已展一年上方急於取人慮寒暄無以自達然巡幸既非久居又四方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分下諸路於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每十四人取其一 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可差講讀官四員萬機之暇令於內殿講讀 自中原俶擾內外財賦多失徃徃吏毀其籍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理財而慤曉錢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慤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於是二人語塞

此據野直
記修入

龍圖閣知秀州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杭卒陳通等
戊午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以時
支賞遂致紛紛今已招安乞給告身修武從義郎各二
秉義成忠忠翊保義郎各五承節郎三十承信郎五十
進武校尉二十進義校尉一百付叔近書填給之仍乞
不依常格注擬詔從之於是給事中劉珣言自羣盜蜂
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
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師建安之卒相挺為變今吳興
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逆上命殺長吏習以為常朝
廷又從而寵之謀國若此豈可謂工哉余叔近所請給
告身二百二十餘人朝廷不以為過而遽從之或者襲

是迹而勳將見爵賞不足以給之矣 先是以隆祐太
后兄之子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顯謨閣直學士皇后
父右文殿修撰邢煥為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
敏殿中侍御史張浚皆論以為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
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珣中書
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藻德興人也於是翰林學士
朱勝非言膚敏所論有故事陛下即位四方引領以望
新政今乃坐戚里而去爭臣非所以示天下也 都統
制王淵至秀州下令劄兵十日方行杭寇陳通等聞之
為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通走不及遂出迎淵入城
撫定癸亥斬通并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詔帥臣龍圖

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罷任
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尚書右丞以右諫議大夫
王賓為中丞 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為
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
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為工部侍郎時年七
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
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
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給殿中侍御史馬
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須城人也自後傳之
浸廣其間至于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辨其
真偽矣此據楊時墓誌及胡安國奏狀修入 初建州禁卒張員等既叛

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
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於是守臣張勳與提舉官王浚
明令勝諭員等已奏朝廷軍人本無叛意緣轉運司不
支卸甲錢以致作鬧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
勝承信郎權監押賊遂開城門縱人出入勳與浚明各
罷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草地歸雲中也遣
使往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及知張邦昌已廢遂
率諸將分道而入右副元帥鄂勒琿與其弟烏珠自燕
山率眾由滄州渡河寇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眾下太
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別遣萬戶羅索副以萬戶
薩里罕及寇陝西又萬戶烏珠等寇漢上燕山軍欲先

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等留守宗澤增修禦敵之備城外城方千里無糧可因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輟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官軍扼蒲津西岸賊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水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中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籍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

與之習熟畧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獲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盛矣

中興小紀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三

宋熊克撰

建炎二年戊申在春正月丁亥復詔此降詔前河東河北郡
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
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即
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逐處闕額百姓給以
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權居 金將尼楚赫兵號
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于鄧守臣直龍
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
戊子城陷汲死焉 庚寅以祕閣修撰呂源為兩浙轉
運使直祕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

家富於財初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為廣帥若仲謙則為譚稹之奴至除延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耶詔與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為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之壬辰伯言奏已毀於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淳反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初榷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戶部尚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併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劉珣論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先是有撰勸勇文者

揭於關羽廟中其言雖俚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當復讎力戰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況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於易直祕閣京西提刑謝貺得而上之詔兵部刊板散示諸路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為時所尚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改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就試崇寧初併入進士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瓌言

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豫薦者聽其試癸
已詔從之 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尚書董耘諂事
童貫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飭表章以
肆欺罔海內咸怨陛下總師濟鄆仍緣獲進蓋有所自
豈可濫居高選丙申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遂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 金人
將羅索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下兵僅千人帥臣龍
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兵無至者戍戍經制判
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
管楊宗閔通判曹謂皆死重眉山入後謚曰恭愍宗閔
崞縣人景詢懌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仁欲

以自助仁辭不行乃為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
大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姜敬脫輓輅一言漢高
感悟即日駕關中况近臣為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
用而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南府留守孫昭
遠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
仔奉啟運諸殿神御問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
戰不利已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
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
焉昭遠扞孫也是秋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
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戶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
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 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

為陝西撫諭使 羣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
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
日攻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 內侍邵成章
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
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 先是劇賊丁進號
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率軍
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執曰此郡守
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
郡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湏叅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
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
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真賢實能是親舊故不

敢用亦非也但扶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矣黃潛善曰
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
古人多期於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除允之直龍圖閣
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劄付三省
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還之仍毀其燒金之
具乙巳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知陛下側身
修政動民以行四方鼓舞蓋盛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
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 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
省臺寺監百司當番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
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
省七十九人中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

轉資庚戌上問宰執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侯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厲精庶政洞察如此 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黃潛善等曰給事中劉珣亦未書牘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邢煥事同難獨草煥制於是張慤流涕曰陛下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此職士議甚喧諫官臥家幾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慤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從慤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即乞以臣寮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曰不

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承宣使上曰朕為茲事不下懷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慤又曰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末除待制宣仁不敢私之但遷一秩其後遵惠為侍從乃紹聖間非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從官著為令 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于金山寺及揚子橋衆約三萬詔西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至是淵歸自杭州自將數百騎穿遇寨而過遇見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于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

閣門宣替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既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嚮德軍節度使初言者乞以崇寧無狀之人編為一籍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宰已得旨行矣是日詔畧曰朕惟臣寮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同知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省不可終廢除罪重大外並隨材選任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以吏部尚書路允迪為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迪嘗托朝士郭太冲買妾遂薦為本部郎官於是允迪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宣教郎馮鐸言今潰兵為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互相策應是日

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者重寘之法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修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鑄其職是日詔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害經制司敷甄瓦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使臣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至五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以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務收已恩為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為高設動搖軍情致其愈驕使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此五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

司之躁妄去兵官之愚怯者實中興之先務也詔獎之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賓為
刑部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尚書時劇賊
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頤浩率江淮制
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圍之於是頤浩單騎
入賊營遇等皆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頤浩
斷其手釘於揚子橋餘黨怖而釋甲 時四方薦士皆
試于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稱臣壬
申諫官李處遯請黜烈併劾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而
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處遯河南人淑孫康
宋城人也 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

韓世忠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軍一萬人
赴西京 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嚴
擊敗之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
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敗
親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與右都監伊都屯河陽以
待世忠庚子尼雅滿盡焚西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
翟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初靖康宰執何臬陳
過庭聶昌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除臬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昌資政殿
學士提舉崇福宮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初浙東
副總管楊應誠嘗為庶訪使者至是頗為帥臣翟汝文

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邊
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死三韓
結難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
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使副之於是汝
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實為奇策可返翠華苟
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
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敝邑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
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若應誠至毋
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船以往 時諸
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亦奏東阿縣民
自相糾集為巡社寇不敢犯而言者以謂其法利於西

北而不利東南乞罷之 夏四月乙未詔陝西河北巡
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
言者以謂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
荆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
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又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
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
止遷一職彥文終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著其賞罰以示
勸懲是日詔從之 時經筵講論語及讀資治通鑑故
事五月至八月罷講庚申上諭宰執曰朕履茲艱難方
孜孜經史若廢之累月則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
宰執皆稱善遂詔勿罷又上欲旌賞有功將士嘗命綾

錦院監官姜渙揀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宣賜
或言少府監於織作所捉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
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為誰黃潛善
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張慤曰若只
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
洞察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鑒前日因事置局紊亂綱
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 初上登極赦覃恩轉官朝請
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者
宰執奏取旨甲子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
令回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
則人知歆艷相率赴功此致治之本也 乙丑御營使

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
衆屯河陽世忠約知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
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
反為所襲而敗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為世忠前導
再與金戰于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
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
數千歸於行在 先是扈聖駕後軍至寶歷縣而亂既
又殺統制官姓龐人遂去為盜有孫琦者為之首衆至
五萬癸未琦等入據唐州 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
獨皇弟信王榛至慶源府遁歸乃變姓名隱于真定境
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

馬擴往真定募兵或告擴於帥臣劉韜謂擴欲獻城於金韜收擴繫之獄韜崇安人擴狄道人政子也既而韜去金陷真定城擴與羣囚走出為金所擄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擴往依之邦傑與擴聞信王在民間遂率兵擊奪榛以歸奉之為首故兩河遺民聞風嚮應皆受旗榜至是榛奏雖尚未達而朝廷已聞信王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乙酉乃詔朕將還京闕恭謁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當辦者取旨行之 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遷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揚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因已降詔回

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為非至是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卒識者哀之 言者以為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注之於籍時或和碩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預借丙戌詔從之 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所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四路 時江淮等路發運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為之 太常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 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

中復資政殿學士 羣盜有號李鐵棒者與靳賽等合
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 壬寅中書侍郎張
懋卒士庶皆痛惜之謚曰忠穆 熙河經畧使華陰張
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尚習故態敢陵帥臣乙巳詔
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 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
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于行
在復秀州在六月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
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以精騎千餘
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舞稍刺其將黑峯大王者
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巖以兵繼進巖趨鳳
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

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
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
端鎮戎人玠隴干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
金戰屢捷金頗勇之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巖已敗取平
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
潼關隔同華陝以西於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
將斷河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
詔陞庶龍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據此
庶傳 初建州叛卒張負等雖受招安而疑權監押魏
勝圖已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為汝而見疑如
此可決於神若卜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筮擲之而吉

自此始安時以職方郎邵武謝如意為福建轉運判官如意至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濤及勝共誅員等首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廳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莆田方承被命賚勅榜諭衆卒承留建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田縣 戊午以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絢為御史中丞時內侍康履用事諸將有奉之者而絢不敢言此據野史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聖旨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等對立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即位方欲入貢遽蒙降使昨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

人舊時弱今兵威如此亦嘗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時偶多難假道北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徑但煩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兼三節人皆自賚糧不敢以挽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侑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造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却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侑曰東女真常於海道往來况女真舊臣本國近却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

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蓋其君臣畏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蕪之患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已邛詔沿江措畫限一月畢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糗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焉澤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十萬涓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是月澤卒後謚曰威愍殿中侍御史

晉陵張守言今防秋在邇而朝士往往引去願榜朝堂以戒敕之秋七月先是蕪湖州薦選人張體純敦遣赴行在授江東茶鹽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鄭待問為屬官於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頌得官豈可冒部使者之屬癸未朔詔悉罷之仍詰問湖州及提領官以二人皆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也丁亥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諸州多囚繫此輩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憫之覆幬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槩待之金人與吾戰率諸國之衆薦冒鋒鏑使肝胆塗地彼亦何辜朕欲悉發行在存拊之庶可召和氣汪伯彥曰

王者仁不異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黃潛善曰陛
下一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於神明矣是
日詔國步多艱人材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
由其擬授果賢或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
忠義三省遵行之 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
聞之否黃潛善曰陛下廣收人才以濟時艱天下士聞
之必歸心矣潛善又曰內侍王嗣昌以何罪送吏部上
曰嗣昌為門司好大言議國政與邵成章為死黨不可
不斥潛善曰臣一刻之間三聞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
之兆也

中興小紀卷之三

中興小紀卷四

宋熊克撰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為龍圖閣
學士提舉太平觀 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
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時有譖其短
於帥臣唐慤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荆南轉運
司擒千秋寘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寃已得
旨免勘而慤猶未肯釋緣有全軀保妻子棄城與敵者
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已上恐掣肘敗事拒之不納
賊平悉懷愧恨媒孽於慤欲殺之以快其意慤深加鍛
鍊違詔不釋且忠義立功之士所宜加卹罪猶當宥况

無罪乎已亥詔釋千秋仍降慙貼職為直祕閣 辛丑
詔畧曰迺者春多雨霖夏仍旱暵飛蝗為沴餘寇尚存
弗能^道和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眇
躬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實與
免租稅禁囚淹延趣其結絕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
名尹杜充為東京留守令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
為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召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
惟忠赴行在為主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祈
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既而仲荀先充以
至虛中乃行 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
嘗從偽命落職遂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

臣不能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願如言者所論則為未之
察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為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恃陛
下之在外也共為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
之在尚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職
臣嘗遣長男伋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軍中回言將令
高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孺李擢繼道邦昌之言且趨
之出與回言合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為
陛下出也四月八日奉寶璽出門十二日見陛下於濟
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
濟還京不復入省即整辦儀物催發百司官吏前往南
京粗免闕悞如臣才短力億方多事日享祠官之祿臣

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言則為大惡不宜尚
齒縉紳否則為至寬亦不宜按此下有脫字如臣所陳涉安甘
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死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為吏
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伸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
陵孫覲已去復召乃言克家與覲皆小人之雄不可用
二人在靖康間皆附耿南仲倡為和議助成敵謀有不
主和者則欲執送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即位
灼見其情遂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地皆得被召復
將用望竄之遠方以禦魑魅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龍
圖閣待制知台州伸此疏在是月丁酉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
及密院小吏楊雍皆自金境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

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既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錄登
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甚悅趨宣和皇后作讌相賀厚
下華原人也辛亥率執早朝以奏上歛容不語久之曰
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安用衣或破則補而
服之黃潛善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美臣等
今聞后之儉德如此豈勝幸甚此據顏岐所編聖語壬子詔圭
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聚眾
攻破城邑立芸諭眾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
但令饋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眾時吏部案牘散
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為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選侍
郎吳江魏憲在宣和間已貳銓曹熟於典選至是乃請

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托姦急期會以取闕故姦弊
稍戢憲屢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金之勁騎由京
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學士
奉祠而去 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尚書呂頤浩侍
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於輦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牣為
言請自今上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
者寄江寧府從之據葉夢得行述修入 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
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朔詔從之既又詔常平
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
亦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
宜復置提舉官然慮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與

中書舍人孫覲張澂共討論之澂舒城人也戊午以夢
得為翰林學士覲為給事中 初徽猷閣待制江淮等
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
揚祖為雜學士 時諸路類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
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
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貧寄食於人黃潛善
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
例上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朕謂取士至公考官足
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賀試辭
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袁正功合格正功晉陵人也
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

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達行在擴自離五馬山
寨麾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榛書蹟即除河外
兵馬都元帥制辭略曰覽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獨留
慨然壯圖副朕本旨依就顯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
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又以擴為元帥府都總管
裨將兵北討據張匯所記初道君北狩自燕京還雷郡
一日謂駙馬都尉蔡偉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
祐建炎中興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
副元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肯推立
異姓為金人驅去亦寓此地道君乃命偉以書示檜讀
之嗚咽不勝謂偉曰天祐吾宋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

應昭格遂具酒殺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雅滿
是月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閱之道君曰
春秋多弑君父之事為人臣子豈宜觀哉偉曰春秋者
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願
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偉曰比讀春秋始知宣聖
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曾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興
淵聖乃用親仁善隣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
注目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
慕終日雖在蒙塵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騫以下九
百餘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
身在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

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輟衣而易之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宰輔任之不疑然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寔難不敢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施設豈宜悖謬以敗中興之業也哉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遷都之詔以謫許景衡其輕詔如此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戾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贖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

能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何時以言為諱其塞言路如此舊制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遜之徒欲為已助其毀法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則曰朝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曰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狠自專如此又御營使竇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伸為衛尉

少卿九月癸未伸自乞誅責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差
濮州監酒 初上嘗語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
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
姓名來上亦有旨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黃潛善曰祖
宗時多命從官各舉所知三二人以俟選擇上從之
乃詔行在從官各舉所知於是列曹尚書呂頤浩盧益
王賓翰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黃潛厚御史中丞
王絢列曹侍郎劉珏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黃哲中書舍
人黃唐傳張激各奉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陽人
唐傳侯官人也時頤浩舉朝議大夫褚宗鄂諤修職郎
李迨並舉朝請郎惠柔民賓舉前知公安縣程千秋夢

得舉直龍圖閣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潛厚
舉登州教授鄒潛絢舉通直郎蔡向珏舉崇德縣令鄧
根浚舉校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永州李公彥哲舉
杭州教授李誼唐傳舉知興化軍張讀激舉從政郎周
虎臣宗諤高密人柔民晉陵人炳侯官人庭秀鄞縣人
潛浩弟根邵武人直柔弼孫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
閩縣人虎臣館城人壬辰舉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
有識者否黃潛善曰臣等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
才又近三十人殊可喜也 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
本狀辭云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
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也 時上親寫

書之旅爨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坐右
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德
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
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
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
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
武必稽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願治之志莫就蓋在則人
亡則書陛下聽政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
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寫聖賢垂範之言真諸左右
則非為翰墨乃進德修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
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潛善曰

願陛下允蹈其言則天下幸甚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
郭三益卒 初成都路轉運判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
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曹
司遂至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
減額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
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
官賣茶並罷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
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為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
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
互察此其大畧也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
奉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

負恩上亦怒形于色朱勝非曰彼國為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據朱勝非間居錄監察御史寇防宣諭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率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進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遠方咸知尊君之義戊午詔從之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為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

州皆竭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是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紙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為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尚書呂頤浩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知沛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積微而多儻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

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
金人右副元帥鄂勒琿以衆渡河收下開德府遂攻濮
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
世忠各帥所部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
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議者謂俊乃
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瓊代俊行 初知
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遣
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間
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翟進營
翟進已謀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
躍馬墮壕遇害時御營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

懼而復叛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
壻梁汝霖者嚮皆為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
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
者榮巖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
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於子壻之愛且在所後
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二
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 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
攻虢後圍陝知陝州李彥仙極力禦之敵不能破金人
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邈嘗攻陝
西至是彥仙寓書於邈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邨
延帥王庶節制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鞏

縣人也己丑上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邈得彥仙書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觀其私書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郎范寅敷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先是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為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總二萬庶召諸道兵未集端不出兵為援庶退屯龍坊敵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併其

兵因問庶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瓊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為端所襲而敗瓊不能軍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初直龍圖閣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清河尉王彥投所軍中所竒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為軍將彥河內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為一軍至是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克又故大將种師

道帳下小校桑仲為潰兵所推亦降于克並用為統兵
官未幾羣盜張用王善等來寇克命飛仲與戰破之
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之三州
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
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屬之
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
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
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
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成感
於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潛善曰陛下英武大度
惜人才如此 金人既陷延安又破綏德遂犯晉寧軍

初守臣徐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
求之子彥文自東京來被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
以利啗之使為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
與徽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
義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於國家不有
情我尚於爾何情即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
金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為盜區惟
晉寧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
不得志一夕內應者啟扉以納敵徽言率帳下士力戰
金兵猥至被執羅索百計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
人後謚曰忠壯 時奉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

夢道君在延福宮亟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陛下夙夜以二聖為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小寬聖抱上領之時吏部尚書呂頤浩戶部尚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澂給事中孫覲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永勿復行夢得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而頤浩又請追還常平糴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此據顏岐所編聖語及朱勝非聞居錄修入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

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於此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此時與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或勸之取旨帶行庶可為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既云奉使乃欲以計

襲我耶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為奉使及見使旌乃引去
此據行可墓誌修入 詔有司築園壇于南門外 初政和所造
九寶其八為金人劫去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
宰執玉色溫潤真希世寶也 己亥上朝饗太廟辛丑
宿齋于行宮壬寅冬至自常朝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
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略曰朕遭當歲郊大懼菲
德弗獲顧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于朕心逮祖廟及
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迄用成禮頌朕眇昧敢曰馨香
上聞寶惟祖宗之靈相祐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
順協于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迨耳目之
言必忠毋奪于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

忠力至於怙衆為暴亦當草心自效朕言不渝爾無怠
忽 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于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
亡歸金者告于見屯真定女真萬戶蘇赫蘇赫馳稟東
元帥府謂擴將得兵而來於是右元帥鄂勒琿右監軍
達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共為之備尼雅滿留左監軍
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尚未
至鄂勒琿達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持
大軍方次于北京之清平鄂勒琿達蘭復攻敗之擴下
統制官阮師中鞏仲平力戰而死任琳引衆叛去擴總
餘兵歸行在尼雅滿進攻澶濮為將官姚端夜襲而敗
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克慮敵西來決大河

阻之敵不能西遂東會鄆勒璋同入寇 初遣統制官
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守臣寶文閣直
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走瓊乃脅邦彥與之南
歸 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為臺官
因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
黜于外至是總復為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
出戰為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人解去尼雅滿
乃遣人啗豫以利豫即詣敵軍前通款甲辰金人陷德
州都監趙叔飯死之 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
為充畫數策充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
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就除

漕臣張益謙代充為尹時北京與東平實相犄角東平
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
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齷齪無能
為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
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
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齎帛晝夜縋城
出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為之備敵停東平濟南人
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億
輩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及行城無將
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益謙億率衆迎降
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

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雅滿曰沮降者誰永孰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壯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繫者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謚曰節勇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內侍以聞押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為官家兒送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尚書省立法 隆

祐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軍于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為統制官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 先是建州叛卒葉濃等破古田縣徑犯福州入西門劫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芑登城諭之乃去深芑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追擊之不利濃等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城下時詔御營中軍都統制張俊遣兩浙武憲趙哲統兵二千人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人招安庚申濃等遂降後濃至俊軍中復謀為亂俊擒而誅之 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

汪伯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汪伯彥時政記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稽首謝伯彥所記其果有之耶若果有之而二臣不能副上所期罪益深矣 尚書左丞顏岐為門下侍郎右丞朱勝非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為僉書樞密院事 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搔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攻

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為特進衛國公昂為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者論刑部尚書王賡乃李綱之黨昨為中丞無一字及綱比盧益為樞密賡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選居政府身偶後於他人而躁進如此庚子賡除龍圖閣學士與郡 初敵陷東平襲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奉郎孫億並於徂徠山建寨保聚兩處軍民及累下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于朝乙亥詔給為徽

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億為直龍圖閣知襲慶府 戶部
尚書葉夢得嘗請上南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上曰自
揚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運河僅通一
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
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
備退保不報 上一日召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俊奏
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復請移左藏庫于
鎮江又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
降人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不可特維揚城池
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為然 初遣統
制官范瓊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瓊悉以入已且

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由間道自淮西趣江東至
是又轉而之江西 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
之為亂金左元帥尼雅滿將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
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
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
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
探金之動息成雖前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
然成衆猶未見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
畏者人覘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黨以欺我師云初成
之來歸也朝廷既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誥與之成敗
皆為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書填五十道

至是光世申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之者亦倣其書
填異時真偽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許人告捕詔從之
仍立賞錢三百緡詔立賞在明年正月二日今聯書之初夏國因契丹
為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膏腴
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強遣使求之謂他日
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為
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
以併夏境

中興小紀卷之四

中興小紀卷五

宋熊克撰

建炎三年歲在己酉春正月中丞張澂言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為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尚書呂頤浩奏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金人已破河北山東與陝西諸郡近復引兵渡河駐于澶濮之境祈請之使雖行而未有報韓世忠范瓊統兵北去亦未有戰期致宸慮焦勞下詢羣策今人騎漸逼京東若民心一搖淮南望風而下則不能枝梧望降哀痛之詔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而南者令州縣優恤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堅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賊庶

免全郡皆為魚肉凡此皆以收民心也夫敵兵雖勇而素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則必至顛沛但令王師倣古陣法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陣圖別有可攻願早圖之 己丑上諭宰執令擇日進發朱勝非曰湏支金帛方能辦私覲物彼方辭所進官職恥於自乞上命依格支仍優加其數且曰國家惜財正所謂積以待用若二聖德歸朕豈吝金帛之數 時羣臣准詔論防邊事皆送御史臺辛丑詔有警見任官輒般家者徒二年因而動搖人情者流二千里故一時間皆未敢動此據張潛善等戶部尚書葉夢得請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激說黃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二處從之夢得即具舟楫從大

將假二千人津濟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通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 時禮部尚書王綯以為金人必犯行在率從官二三人同對便殿上令詣都堂議綯等見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乃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於是宰執相約曰六宮已先渡江百官家屬亦聽其便惟吾黨骨肉不可動動則軍情不安至是金佐副元帥尼雅滿以輕騎五千自山東徑趨淮甸己酉泗州將官閻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驚二月庚戌朔上即欲南幸潛善伯彥力止上姑候實報渡江未晚上然之少頃又傳瑾懼而自反敵見瑾已敗謂朝廷無備遂徑至

天長軍時統制官俱重成喜兩軍共萬人望見金先鋒
百餘騎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兵拒之行都
人謂光世必能禦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亦潰遂遣統
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
皇子六宮往杭州據趙鼎扈從錄疑不是今日 壬子得天長報敵已至上乃
躬介胄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
二相方會食堂中有審其事者猶以前言為對堂吏呼
曰駕行矣於是宰相以戎服從戶部尚書葉夢得隨其
後百司諸軍並護駕行上天性仁慈與路人相先後不
令訶止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龍
泉季陵丞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路行

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燭天臣寮士庶及帑藏所儲
為金人殺掠殆盡給事中黃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遯太
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揚州守臣黃願遁去時公私所載
之物舳舻相銜而潮不應閘膠泥淖中敵悉取之大理
卿黃鍰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
之罪鍰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
至亦死鍰南城人也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
聯馬追及上渡揚子江至鎮江府初右諫議大夫建安
鄭穀畢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穀扈從上曰不
用卿言及此此據穀傳癸丑命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守鎮
江府甲寅宰執從臣入對議幸杭州未決呂頤浩葉夢

得首扣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
愈狼狽矣宰執以為是上曰如此則須宰執同往江上
今江北諸軍結陣防江於是宰執馳詣江干有統領官
安義自江北遣人至言今早敵騎數百來犯已射退矣
遂以為江北統制官收兵以捍瓜洲既而都統制王淵
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而渡先據蘇臺
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上以語宰執於是黃
潛善曰淵言如此臣何敢留陛下俄有內臣奏城中火
起又聞衛士涕泣且籍籍上驚命中書侍郎朱勝非與
管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皆以未見家
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渡衛士妻孥矣

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
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方
指揮之際止於屏後皆聞之勝非復命上曰遣已聽得
上即時乘馬南幸自駕起而鎮江城中無賴輩與軍人
縱意抄掠民恚奔竄矣 乙卯上至常州 羣盜丁進
等雖已受招而縱兵掠民至是欲走山東朱勝非至丹
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馳獲勝非因令
青圖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為巨盜聞渠
有數百人爾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畏於是以檄誘
進至勝非所誅之其衆惕息聽命 丙辰上至無錫縣
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充江

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張邦榮張元亨等並令錄用
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守平
江守節制平江常秀兵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潰軍在江
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德以衆攻和州斬賽以衆攻
通州二城垂破於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德賽皆聽
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劉光世又遺以戰袍器甲於
是相繼渡江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
振德鞏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願浩遂以精兵二千回
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洲渡 庚申上次秀州
壬戌上次崇德縣 初戶部尚書葉夢得以本省所藏
皆棄江北欲亟趨杭州為備乃由宜興問道先往壬戌

上至夢得迎于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軍中統

制張俊往吳江控扼

汪伯彥時政記曰時黃潛善等言
陸下已留朱勝非張俊王淵在平

江居吳江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

一軍不惟緩急有警傳不可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

非常乞傳後庶幾 葉夢得言臣昨至杭見以轉運司

行在不至誤事 為升賜宮小人遂傳以為復開應奉之端上即詔罷之

夢得見宰執言百官六軍券歷不存請別給新者又姑

蘇金陵兩處所留上供約可支半歲欲刷杭州諸司所

有借支候取兩處物至償之又戶部司農太府及倉庫

官吏無一至者願差官攝事皆從之 御史中丞張澂

論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致

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竄黜已已罷

潛善伯彥並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江伯彥知洪州又以戶部尚書葉夢得為左丞而澂為右丞言者再論潛善伯彥遂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尋皆落職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穀言今宜用兩浙人材如晉元帝渡江擢用吳中之秀庶衆情翕然歸附從之 湖州民王永錫獻錢五萬緡執政言版計無闕上曰如此安用即詔却之 辛未敵退江浙制置呂頤浩帥兵渡江至真州收榷貨務錢物 初婺州歲貢羅萬疋崇寧以後希進者增其數至五萬八千疋至是守臣蘇遲乞減其半上問執政祖宗額幾何葉夢得曰皇祐編勅一萬疋上歎曰民將何堪可依皇祐法執政奏今用度與祖

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著為定制仍給見緡遲輒子也 丙子下詔責躬略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事有關於國體並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之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初臺諫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於二人秉政日以言被刑上曰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名伸而東澈並贈京秩上初至杭州霖雨不至至是執政奏事葉夢得曰東南春夏地濕上曰自渡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獨求安今尚寢堂外俟稍定方入正寢執政曰如此人心孰不感動 故事惟侍從乃許薦士不及郎

官是日詔郎官以上各薦二人仍不俟都堂審察便令登對執政曰陛下搜賢不倦如此天下幸甚二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移駐江寧府經理中原仍命僉書樞密院呂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辛巳張浚乞於松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言者乞依唐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學士給舍輪日閱於禁中不令內臣傳送只實封往復庶免交結之弊從之上嘗謂左臣葉夢得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朕自募十萬人將之須與敵力戰先砍得鐵甲五千卿為朕辦之葉夢得行述曰時顏岐等見夢得數論事心

忌之及上委以鐵甲愈不樂乃紹杭守康允之云上欲除君待制而左丞沮之允之即與其將曹世英謀為頃者本州兵變但誅其首餘三千人尚在聞夢得秉政反側不自安皆誅為亂歧等證之行述莫濟所作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進使乃分任之意也於是同知樞密院事盧益遷左丞又以嚮德軍節度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僉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舊制僉書必帶檢校官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為之至是淵以節度直除以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壬午右僕射朱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今淵又兼

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
管廢弭衆論上然之勝非又曰葉夢得執政旬日即罷
何也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勝非曰張黼此至於自
作酒肆人以為非於是夢得力辭不就職旋亦罷為資
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
於金盧益奏如封冊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搗軍歲
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恚從願據形勝嚴戰守
為自治計廢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體不鮮執議不
回因責授梅州安置翌日上省察復其官 以吏部侍
郎孫覲為戶部尚書時御營前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
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軌正彥法

子也淵故為法部曲先是正彥以舊恩從淵求官淵薦
於朝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精兵二千付之
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
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
其下尤怏怏不平癸未除奉國軍節度劉光世為殿前
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等脅所部兵以叛執淵殺
之併殺內侍數十人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為囊
橐湛亟閉宮門率執入奏事朱勝非顏岐張澄路允迪
急趨樓上傳正彥與其屬張遼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
輩列樓下皆被甲露刃以竿梟淵首知杭州康允之扣
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

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望見黃蓋即山呼而拜時百官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傳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泰寧葉宗鐸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付傳等即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上顧羣臣曰今日之事如何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通判杭州章誼越班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誼浦城人也上曰太后意如何勝非曰無此理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不登樓徑往諭諸軍勝非從太后至樓前太后鐫諭久之傳等以垂簾請樓上傳旨可之太后乃還傳等不退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

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募屬將佐至前曰請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為國耶或更有他圖皆曰忠義為國勝非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鉅野李邴亦以逆順之理曉之由是兇焰稍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忍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諸將奉履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輩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

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其勉之庶有動心者兩宮以為然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時傅等揭榜通衢有天其以予救萬民之語見者憤之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幸睿聖宮以杭州顯寧寺為之太后臨朝皇子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寮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朱勝非閑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紹聖間宮夜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

處理華道宮議者皆以為識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靖康初京城失守二聖皇族皆詣金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辭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金人以后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至是前識乃驗蓋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正皆后之力可謂異人矣丁亥赦書至江寧府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亦走介入杭仍寓書於浚及劉光世共起兵孫覲作李謨墓誌曰明受赦書至建康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謨時為江東漕白頤浩曰樞省大臣盍

詔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願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謨曰
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
而張浚檄書至及二叛伏誅願浩第功進右丞相謨歎
曰羣兇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
諸將謀復王淵臬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初
願浩與謨同官河北不相悅至是聞其言益怒然當時
勤王之舉願浩實為之倡今觀所志如是恐未必然姑
附見于此 朱勝非因王鈞甫來見問之曰君前言二
將學不足何也對曰如殺王淵軍中亦有以為非者曰
君必以為非矣鈞甫唯勝非察其意已諭不復言之
召張浚為禮部尚書令以所部兵付淞江提刑趙哲復

令御營前軍統制張浚留所部兵付統制官俱重仍赴
秦鳳總管新任浚不俊各不奉詔浚召哲及守臣金壇
湯東野令各具奏言敵未盡退若浚朝就道則夕敗事
浚又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浚先遣精
兵二千托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畧言國家多難正人主
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
兇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轡
有太學之舊時轡在平江浚乃遣之入杭見二兇為陳
逆順上之御樓也已除苗傅承宣使劉正彥觀察使至
是又以其屬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張達馬柔吉王世
修並直龍圖閣庚寅再除二兇並為節度使依前御營

使司都統制 黃潛善責衡州汪伯彥責永州並居住
時潛善之兄通議大夫潛厚亦責分司南京道州居住
提領行在茶鹽葉份言權貨務都茶場乞就行在一
處置司人吏雖分而提轄監官並令通管份劍浦人也
時二兇日以殺人為事且頻入都堂右諫議大夫鄭穀
嘗面折之壬辰擢穀為御史中丞穀遂遣所親承議郎
建安謝嚮微服至平江見張浚等令嚴備緩進又作杜
鵲詩諭百戶當迎乘輿反正之意穀言傳等便宜軍法
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廢臣得與請
頒其章示之傳等雖怒然由此少戢僉書樞書院事呂
頤浩自江寧上表請睿聖復辟親總萬機仍幸金陵以

圖復舊疆不然恐天下之必亂也 壬辰馮輔至行在
遂見二兇為陳成敗甚恚右僕射朱勝非奏授輔朝見
除兵部員外郎 朱勝非召二兇及其屬與之語知王
世修可以利動因勉之立事許以從官於是世修為之
往來傳道時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
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金將所在宜先
遣小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以此必破其謀可無憂也
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尚
書右丞盧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崇福宮二兇之議遂
息 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夏稅及和買絹一百
一十七萬餘疋欲令民間每疋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

五萬餘貫省仰助國用從之 時兩浙轉運副使劉寧
止行部至鎮江府聞難乃赴境赴江寧見僉書樞密院
呂頤浩獻以計謀寧止歸安人也 兵部侍郎直學士
院李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怯懦不能
從於是朱勝非言浹日而來從官中能助朝廷者惟邴
與鄭穀如中書舍人林適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
出此何意也迄遷邴穀以厲其餘遂以邴為翰林學士
甲午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起兵乙未次丹
陽縣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由鎮江以兵來會 丙申
御營平寇將軍韓世忠以兵由海道至平江見張浚泣
曰我便去救官家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馮轡

甘言誘賊矣初王淵識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故至是
世忠奮發討賊尤力先是二兇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
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
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
宮闕是以見君路馬必加禮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
而賢因託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若握兵在手
責其君以細故而議廢立古豈有是哉上春秋鼎盛一
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衛聖躬者歷
歷可數出質則敵畏之而不留奉使則民謳歌而有屬
天之所興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
見詆以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朱勝非曰

罷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丑責浚散官郴州安置
中書舍人季陵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急
趨睿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啜
羹不覺覆羹于手 朱勝非閑居錄言平江檄書至二
允怒此時檄書猶未草蓋因浚得書爾若檄書則呂頤
浩自為盟主賊不應言呂樞密曉事矣張浚復辟記曰
二允得臣手書立具劄子乞誅臣以令天下朱勝非力
沮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別變遲之七日始有郴州之
命浚自記此事蓋得其實也 壬寅頤浩至平江府凡
兵三萬人張浚乘小舟逐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郴州
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

令甲速發之命是夜共宿城外頤浩呼其屬刪定官李
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時韓世忠兵寡頤浩與張浚
議分浚兵濟之浚乃以統領官劉寶一軍二千人借世
忠二允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為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
部至行在二允許之時張浚下將安義陰結二允欲代
浚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浚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
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允始駭諸將皆謂
賊窮則邀駕貶海浚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泊舟
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以世忠為前軍
浚以精兵翼之頤浩浚總中軍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
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平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

用不乏二兗聞之甚恐馮轡知可動即白右僕射朱勝
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
子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固執內禪猶有一說主上受
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
太弟依舊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侄太母垂簾聽政大
元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轡與二兗議
二兗有許意遂拉同議都堂甲辰轡同二兗及王鈞甫
等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初張浚誡轡
乞以鐵券賜二兗用釋其疑轡遂奏太后遂之議定癸
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至則宣
詔睿聖皇帝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

帝宜稱太侄於是中丞鄭毅論不可百官退詣睿聖
宮上御殿引見二兗勞問有加詞色粹然二兗以手加
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兗歸營逆黨張達曰趙氏安
矣苗氏危矣王世修王愠夜入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
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
非不能奪轡力爭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 乙巳勤
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
二兗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扃城門塞河
道守臣康允之恚不為行是日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
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為一奏傅無
語劉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

自反正爾所以詔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傳長吁曰獨有死爾勝非以責世修於是世修以言逼傳不能答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丙午除世修兵部侍郎將賜金帶而內帑遺無乃用七百緡市于戶部尚書孫觀家以寵之勝非即召學士李邴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詔移蹕江寧府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為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為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二兗並賜鐵券丁未文武百官赴睿聖宮迎請復辟是日駕

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勤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問韓世忠曰賊計有他虞乎對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慮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何如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况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是春山東河決歲復大飢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閭臯衆二萬據維州張城衆五萬據萊州有葛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遣衆攻青州洪道棄城而去乃密約

安邱縣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閻臯併兵劫敵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臯攻密州杜彥值敵騎亦來儀臯戰敗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于敵騎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為敵所陷

中興小紀卷之五

中興小紀卷六

宋熊克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朱勝非對曰捲簾當先降詔乃乞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捲簾并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兇未有一處乃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達為本路轉運判官二兇請鐵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製焉二兇又言王世修尚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為從官難復預軍謀矣時傳遣其弟翊伏赤心軍于臨平伺擊勤王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耶是日翊戰敗二兇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

康允之以為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夕二兇乃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皇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北關辛亥入城擒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戮之 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為知樞密院事 時中司闕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朱勝非因薦中書舍人張守以為守預聞反正謀議詔以守為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罷於是門下侍郎顏岐為資政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尚書右丞張澂為資政殿學

士知江州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以本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惟僉書樞密院事李邴遷尚書左丞同僉書院事鄭穀進僉書院事詔管軍王元左言各責散官并浙西機宜時希孟並安置元英州言賀州希孟吉陽軍初議反正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責永州居住 初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一十九人皆乞建藩鎮朱勝非嘗奏其事謂當做藝祖之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為京師淮北為鎮淮南為郡至是勝非去未果行之虞卿建安人也 甲寅以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

劉光世行述曰時上面授光世定國軍承使帶御器械

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浚為鎮西軍節度右軍都統制餘皆進秩一級 乙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 趙鼎事實曰上初渡江詔郎官以上薦士時都司黃槩以鼎應詔至杭聞復辟始入城而張浚又薦之鼎見浚首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丁已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醴泉觀使遂以鼎為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 詔崇寧以來內侍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從軍法 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呂源以兵三千自衛而遁為中丞鄭毅所論已詔停其官送邵武軍

編管至是軍器監葉宗諤除直龍圖閣與右文殿修撰葉煥並為發運副使除葉煥在是月戊午戶部尚書孫辛酉今聯書之 觀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既而改知平江府 苗傅攻衢州城守臣晉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 時言者引元祐宰臣司馬光併三省狀乞舉行之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丞張守以謂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浩等乃言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從之於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 詔都停驛同文館並罷都水監仍置使者一員 癸亥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

降賞以徠賊之降者從之 丁卯上發杭州幸江寧府
命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亦為江浙制置使統一軍
追捕苗傅 初賜門下詔畧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
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冢嗣於青
宮太后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皆令
有司擇日壬申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尚書王絢除資政
殿學士權太子太傅 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
仲福追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度初朝廷遣統制官
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遇
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郡守語不
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 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

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黥居民為兵其衆方盛時未
可擒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隊為
先鋒以拒王師宜不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從之
時州縣添差官猥衆如平江府監酒四五員湖州監
稅五六員安吉縣監酒六七員是月詔官冗蠹財理當
澄汰除宗室歸朝官外餘悉罷之監司屬官亦依此行
初勤王所檄至湖州守臣梁端會寄居葉夢得賈安
宅曾懋等謀之衆未及言主管鴻慶宮曾紆曰此逆順
甚明出師無可疑者趣端榜用建炎年號時賊使來
取兵器紆又請擊之母令還既而端被賞至是中丞張
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顯謨閣而殿中侍御史楊庭秀

亦言杭州通判章誼首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詔擢誼為倉部郎官安宅歸安人懋贛縣人紆南豐人布子也初叛臣劉豫據濟南以降金至是金徙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於是右副元帥鄂勒琿與監軍達蘭分占山東諸郡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五月戊寅朔以知樞密院御營副使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命浚為招討使左司郎官權中書舍人江都李正民言川陝吾境難名招討請用唐裴度故事從之仍詔浚便宜黜陟正民未幾除中書舍人時祕書省權罷而日歷之局亦廢正民謂宜置著作一二員選文學之士兼領仍以日歷案隸門下省亦從之辛巳上次鎮江府

諭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親劄令有司致祭可更議恤其家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諫議大夫滕康皆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為翰林學士癸未又以康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康既執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真執政也孰有受命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仍改為建康府時以保寧寺充行宮時統制官王德欲與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丙戌苗

傳等寇浦城縣韓世忠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世忠使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率親兵力戰傳大敗遂擒劉正彥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擄在傳軍乃為傳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既又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安及其愛將張政西走至斂鋒村為土豪承節郎詹標所邀苛留數日安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傳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于朝杞永嘉人既而告者謂政本誘傳出降杞等惡分其功而殺之故杞標皆就逮杞除名連州安置而標死于獄 林杞遺事曰苗傳劉正彥既敗擁衆南走大將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為閩憲

恐賊至得脫預檄諸郡扼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為大軍所擒傳與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跡杞立重賞捕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傳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由太末以歸杞冒暑親部送傳政欲追赴世忠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為護兵所殺杞獨以傳追及世忠授之世忠得傳喜曰今當還朝首為公論功杞曰此非某之本心況太尉自浙右提師破賊而追至某借大軍餘威獲之匹夫力爾何功可論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為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鉅萬而監司忌於投鼠皆不敢發杞曰吾為憲官豈可開眼放賍吏亟以其罪聞某人諛於當軸遂以張政為

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寘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然傅事有本末傅天資狠暗正彥直狂者爾而政實為之腹心既敗猶與傅同竄其不告之明矣臺諫知杞冤相繼論列不數月有旨許自便遺事所記小異蓋其辭不無緣飾也 甲辰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詹義蕙權直學士院義縉雲人未幾乞祠詔升徽猷閣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示優禮 癸巳詔諸路預和買絹綿即支其直違置之法 丁酉尚書省言欲將江池饒信為江州路知州帶安撫使建康太平宣徽廣德為建康路知州帶安撫制置使庶幾責任少專從之 己亥祖宰執請依祖宗官制置中

書門下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各二員仍減左右司郎官兩員從之 初羣盜薛慶靳賽皆嘯聚淮上慶據高郵軍衆至數萬知樞密院事張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撫之總渡江而賽率兵降于浚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諭之慶感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宰執議遽罷浚除資政殿學士奉祠仍遣統制官王瓊提兵往平其事瓊渡江慶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召浚赴行在浚辭曰高郵之行徒恃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辛丑浚還上歎息即日趣就職既又改高郵軍為承州仍命慶守之先

是上方擇人使金宰執蘆持服人朝散郎鄱陽洪皓乃擢為徽猷閣待制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以明州觀察使龔璿副之時淮上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安詔皓兼淮南京南撫諭使命成以兵護至南京皓至淮南成方引兵與耿堅共圍楚州責守城趙立謂其降敵而城棄因持叛心立彭城人也成以汴泗及虹有紅巾為辭且言非五千騎不可往軍絕食不克惟命皓知堅可撼遣人說之曰山陽縱有罪當稟命于朝今擅兵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遂強成斂兵皓即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維揚薛慶據高郵若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舍垢之時宜

辯士諭意優進其秩卑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滁陽以至太原 六月己酉詔初下劉珏忽謁告一日之蔣山明日同舍問獨登山樂乎珏曰非登山也特往拜舒王墓爾 誅苗傳劉正彥及張遠等于建寧寺按建炎復辟記以是日誅苗傳等三省樞密院置賞功而呂頤浩勤王記乃十五日壬戌司自興軍以來立功將士許之持文自陳各以輕重推恩 甲寅吏部侍郎劉珏遷尚書 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袁植皆已遠貶戊辰秀王見上曰昨見罷植之命有曰忠厚之言不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

善卒于貶所。是日詔親閱諸軍，湏知諸將能否，仍令宰執預觀。辛未，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甲戌，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舍人范宗尹為中丞。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難頤浩除擬不公，詔庭秀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復敢言？」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祉建陽人也。時以華藏寺為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即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尚在。守臣顯謨閣直學士安陸連南

夫未及遷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則無不可為者矣。」南夫治郡緩不急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上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興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如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罷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知建康府。秋七月，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言：「金人見侵轢輿，順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儻仗天威，稍推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數萬，少者

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紅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湏得數萬結之以信輔之以威足以捍敵今日侍從近臣多擇閩浙大郡以往而臣乃欲當江北地非狂則愚第以忠義所激不敢愛生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陣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甲申詔舜涉議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已除兩鎮節度使於是周望自給事中為兵部尚書立功將佐皆第賞之世忠訟王德擅殺陳彥章詔鞠于御史臺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案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其命於是鼎言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乃編置德于江州丁亥皇太子勇薨謚曰元懿僉書樞密院事鄭穀卒己丑詔恩數依郭三益上慘然語宰執曰穀論事豈易得昨元子薨朕雖動懷然聞穀亡尤悼之初金人入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右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時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松溪陳戩趣其入境覲戩至瓊整兵而後見且剝人以懼之戩諭瓊曰聖上勇智天錫宵旰圖治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退可也瓊尚未決戩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瓊翻然北嚮謝恩遂引兵赴闕既至上嘗肯釋兵自陳祖宗以來三

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鄂岳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執曰：瓊罪甚大，靖康圍城，日與金人交通，逼宗室出城，且為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貸而不誅，以安反側。今復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瓊言：此欲以恐動朝廷。爾張浚曰：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深以為然，命浚召瓊赴都堂議事，密謀誅之。浚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子羽崇安人，幹子也。在辰遣御營前將軍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

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乃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之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寫勅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遂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爾。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刺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君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瓊之往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瓊併領其軍兵而去。時浚薦彥為御營使，司統制。遂以瓊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于彥。皆頃刻而定。瓊至獄，猶不。理少卿王衣鞠治之。瓊稱無

罪衣徐以匡城鼓不語折之處曰瓊死罪衣願吏
曰囚辭伏矣遂賜瓊死衣歷城人也 詔朝奉郎監諸
司審計院崔縱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尚書充奉使大
金軍前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郭元明借遙郡刺史副
之縱臨川人也 初上問大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
置司秦州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
駕來武昌張浚劉光世等從行庶與秦州首尾相應議
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
馮康國等往別臺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樞新
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
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時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自東平

府歸雲中右副元帥鄂勒琿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
珠請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軍達喇屯濱
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渤海漢軍諸萬戶并大起燕雲
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寇上以金人將入寇方遣將
守淮及控扼江上未有順動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
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畧曰朕念邊隅震擾國制捨
擾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廷之任總百司庶府
之繁爰命近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
悉屬其營具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
案吏部注受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遂以參知政事李
邴同僉書樞密院事並為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

省樞密院丁康知人從以行監察御史陳戩一員而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又詔東京留守杜充已至是日除充同知樞密院事陳戩行據趙鼎奏議本用二員而沈與求改除金人試舉人于蔚州初太原帥張守純因城陷降金見尼雅滿不肯拜敵莫能強執歸雲中至是以孝純主文柄使孝純能守初志寧死不污於敵後世必以為忠臣今乃為敵用是時遼人皆用詞賦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孫九鼎者為第一忻州人也九鼎政和間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敵十年始登第皓在北方屢見之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直祕閣劉寧止為之仍命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楊惟忠領兵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

太后錢一千緡后聖性儉約至是斥賣本殿絹二十疋充費上方知尋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買得衣絹十疋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戶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昉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丐罷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擢吏部尚書劉珏為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綴宰執奏事寓治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為避寇之計如曾懋尚疑之况小民乎宜丁寶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

內臣權其志其

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隆祐太

右登舟以行 東京副留守殿帥郭仲荀以敵逼京城軍儲告竭乃赴兵赴行在都人從之南來者以萬數遂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為東京留守悟邵武人均子也 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改杭州為臨安府帶管內安撫使 丙寅上聞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人使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今彼中凡百麓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唯一子又堯子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潸然淚

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甲戌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之官冗外方尤甚如添招弓手董以舊尉足矣乃更置新尉又諸州不分大小例置訓練官三員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單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一方又言有關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碍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又言京東西及江淮悉為榛莽誰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敵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下子宜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

官凡此作志務

中興小紀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七

宋 熊克 撰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右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召百官詣都堂應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觀呂頤浩等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召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趣嚮不一大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昨凡準沃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

以國計則無不利矣。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宰執奏在六月壬子今聯書至是改舜陟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湯東野令隨駕應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覿落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邴代之。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疎用之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疎誠如聖諭上曰如聽邢侗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為釁端周望曰如宣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庫敵聞而笑之亦足見其疎也時侗知鼎州未幾以侗始禍除名

送英州編管

貶京在九月辛酉今聯書之

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為

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是日上詔諸將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令內侍官押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遂令引去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衆爾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呂頤浩曰誠如聖訓上曰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擾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陸

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
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
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人對壘堅守
陝路臣等為宰執若不能死守異日何顏見興彥仙輩
也上曰張守請留杜克守建康願浩曰臣等與韓世忠
議亦如此曰善遂決吳越之行與張俊前所請武昌之
議變矣仍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
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克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
餘萬以節制諸將 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
以行 先是右正言呂祉言安遠軍節度副使范致虛
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召至行在已

丑賜對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詆致虛不當復用遂
除致虛知鼎州祉亦隨罷言職 癸巳時江東宣撫使
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克嚴峻論
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克節制上怒曰豈容
如此跋扈遂詔克除相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世如
尚敢違當寘之法光世乃即時渡江而世忠移屯江陰
軍常州境上於是光世奏起流人王德復為統制官
上自發建康陸行之日皆霽癸卯次鎮江府乃降微雨
初陳東以言事被誅至是參知政事王綯言此東之鄉
里上命以金賜東家且官其子綯退語人曰乃知東死
非上意也 甲辰上次常州 乙巳御營前將軍張俊

入見陳所統兵事上曰近來諸將要多兵則朝廷難制
惟卿不然自隨朕五年備見赤心亦欲卿知爾 叛臣
劉豫在東平府遣人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人
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等與之同說悟復
斬之 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太常博士張宗元白宰
執謂宜遣官往京城訪故府取見存圖書悉輦而來以
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宰執不能用宗元方城人也
宣撫制置使張浚至襄陽留幾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
預儲蓄以待聖駕西幸 王之望記西事曰浚之至襄
陽也留幾二十日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
未降者凡數萬人浚謂襄陽乃喉衿之地因薦千秋為

京西制置使假以便宜許之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
誅賞 浚方思攬豪傑為用時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事
務曲端前在陝西屢嘗挫敵浚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
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於是詔賜端略曰卿久
提貔貅之師式遏虎狼之衆覽行臺之近奏知分閫之
賢勞已建隆名俾護諸將兼制五路折衝二邊庶展盡
於猷為豈復憂於諗間學士張守詞也 九月丙午謀
報金人又陷登州左監軍烏珠將自登入海道以窺江
浙而右僕射杜克在建康距錢塘明越道途繚繞慮失
事機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是日宰執請以
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圖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御營使

司上曰善又請以世忠充兩浙沿江守禦使上曰未可
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克爭衡
只令兼圖山足矣 辛亥上至平江府時金人已破單
州曹州壬子犯南京 先是左僕射呂頤浩欲自留平
江府若敵騎侵軼則督諸將力戰乃命僉書樞密院事
周望宣撫江湖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
可離行在改除望為兩浙宣撫使提重兵留于平江又
以翰林學士張守為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
戶部侍郎李柎遷尚書柎臨沂人靖康時為執政至是
再見之使往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諸軍 高麗國王
楷欲遣使入貢丙辰詔止之略曰比年多故強敵稱兵

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期直
學士院汪藻詞也 金人陷沂州 詔新改官人張邵
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武
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 宿泗等州都大捉殺
使李成奏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
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戶部輟二萬疋賜之
已巳詔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
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
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 壬申夜潭州卒亂於城
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畏其黨不能盡誅
子諲敏中五世孫也 癸酉上謂宰執曰有為朕言移

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恚出宰執庶
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
可歸過大臣王絢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
此初金人既陷延安府而帥臣郭浩寄治德順軍浩
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
敵不能進詔加似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
引衆渡渭河犯永興軍申戌帥臣郭淡棄城遁去是月
以兵部尚書謝克家為徽猷閣學士知泉州中丞范
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
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
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即除鼎侍御

史 金人分河間真定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
原二府為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府號
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
髮不如式者皆死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山東
賊首郭仲威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
官令屯平江府戊戌金人犯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壬寅宣撫處置使張浚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勝
之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為西行前控六路
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
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開有心計即
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

民已困獨權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為已私惟不恤怨
言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開於是大變酒
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酒即舊坊場所置隔槽設官
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
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既
遂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
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
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
一千及五百上許從便加擡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頗
便之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廬州戊申犯和州守臣
李儔以城降 己酉金人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挈帑

藏與民渡江南歸 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
司參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 時隆祐太后頓
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
州亟遣統制官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輕
騎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己七日守臣王子獻
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執守臣
王仲山子獻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
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
亦潰其將傅選司全皆反為盜以掠諸州後乃復歸
趙鼎扈從錄曰洪州御史臺申太后移赴虔州至吉之
太和縣楊惟忠前後軍連兩日作亂內人被害者甚衆

方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時金又犯湖南之境帥臣向子諲遣兵禦之不敵金人至潭州城下攻圍八日城破子諲率衆死戰奪門以出駐于湘西金兵縱掠四日而去子諲復入城後以失城罷之庚申真州守臣向子恚棄城保沙上子恚子諲弟也右僕射杜充在建康會謀言李成師老可擊充遽遣兵而金衆大至與成併力入寇烏江縣充聞敵至以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壬戌敵至馬家渡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同統制官岳飛等一十七員領兵二萬與賊死戰時御前軍統制王瓊受充節制乃引軍先遁岳飛等軍既敗退屯蔣山以

俟再戰然皆無鬪志丙寅夜皆引去丁卯充領親兵三千絕江而北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申充充即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妄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儘王瓊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人必敗豈有今日瓊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真檄召滁泗二州趙立劉立等集兵却回鎮江以護天室此區區困獸之志也於是敵入建康戶部尚書李柷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通判廬陵楊邦乂獨不降見金烏珠詈之曰汝無厭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誅汝矣尚安能汙我遂為所

害 葉夢得避暑錄曰兵興以來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楊邦乂嘗表諸朝為請謚而立廟又夢得褒忠廟記曰敵入建康李柎與陳邦光不能守柎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通判楊邦乂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柎拜光愧謝猶強擁邦乂上馬即郊次與俱見金四太子命使拜邦乂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遁歸卧其家敵雖暴猶未敢辱邦乂也明日遣張太師好說邦乂授以舊官邦乂以首觸階陛曰我已志死何多誘我為敵大驚捽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奈勢不可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乂退亟移

書曰世豈有不畏而可利動者宰速殺我無久留我死明日金人燕柎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邦乂立庭下邦乂瞠視柎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敵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敵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乂曰公無多言即欲死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乂視吏有簪筆持文書側立即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敵相頽色動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四太子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無厭而圖中原邪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尚安得汙我敵怒使人疾擊之挺交下邦乂罵不絕口遂殺之 乙丑 杭州守臣康允之奏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朝

中身
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衆情大駭集侍從官議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欲上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以避之宰相呂頤浩又同從官對于便坐或謂宜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前去而頤浩請自行議未決是午周望錄到杜充書謂敵騎至和州充親督師詣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建康已陷矣時又慮敵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通行在乃命中書檢正官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陸路崧卿山陰人墨卿弟也 丙寅諜報金人已渡江從官入對慮敵騎不測馳突請以殿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駕至平江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為重

且謂仲荀方自杭來其兵之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朕當移蹕浙西為迎敵之計已已上發越州庚午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報敵犯臨安府界長驅而來上亟詔曰鑾侍從官晚對于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以為衆寡不敵勢難與戰且姑避之左僕射呂頤浩乃請上航海時廷臣所論多不同吏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鄭望之尤以為非便惟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綦崇禮曰若別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將安之望之彭城人崇禮北海人也頤浩請令侍從官以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

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於是郎官以下多留越亦有徑歸者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金人為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却國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為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慮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則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

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為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為異時之長策也至是以宗尹為參知政事又以侍御史趙鼎為中丞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都統制辛企宗並留越州又以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浙東制置使 癸酉上出門時連雨泥淖吏卒暴露命兩浙漕臣莆田陳國瑞沿路犒設衛士肉饈有六百觔炭倍之而已 先是京西制置使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桑仲有衆數千屯漢水之北時商賈巨舟無數載四方之貨皆列於南岸以傍府城舟中多至百人少亦數十各有兵械自護緩急亦能併力禦寇千秋一日下令欲盡

拘之商賈曰此利吾貨也中夕悉遁去說者謂千秋自
徹藩籬已見失策又城中統兵官有李忠及號徐大刀
曹火星者三人仲遣人以二馬遺徐曰本欲取襄陽而
兄在焉今且去勤王矣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其與
敵通因長至者諸將列賀執而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
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今千秋乃敢殺吾兄遂回
軍攻城千秋遣曹火星出戰又使一將援之曹曰徒撓
我軍政不須爾獨與仲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
驅良人各持竹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幾之曹
再戰遂大敗仲入據襄陽千秋遁去仲追之不及王
之望記西事曰張浚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跋扈乃以

郭永為檢察軍馬李允文為京西憲使左右掣其肘二
人傾險輕躁欲得其處更謀撓之使不得有所為既又
奪其便宜諸將以故解體遂至於敗千秋之庸謬固足
以敗襄陽然觀浚所以用之政使能者亦未能有功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總數
日即出行關陝移環慶帥王以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
哲氏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
語大悅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十二月乙亥朔金人犯臨安府守臣康允之退保赭
山錢塘縣令朱躡白允之自帶本縣及仁和縣弓手土
軍於前路歛敵使杭民無逃死計行二十里遇敵騎躡

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猶能率鄉兵以擊敵後數日
遇害蹕安吉人也 初鎮江府無守臣獨恃浙西制置
使韓世忠之師以為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潰
卒戚方等迫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
之無何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行唐
老不從戊寅為方所害 己卯上次明州召集海舟甚
急先自中春遣監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船千
隻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參知政事王絢曰豈非天
助也上曰亦非偶然 辛巳戚方等犯常州守臣周杞
守子城以拒賊亟遣統領赤心隊官朝請郎劉宴出戰
遂破之 時杜充下諸將潰去多行剽掠獨統制官岳

飛屯宜興縣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皆賴飛以
全故時譽翕然稱之 壬午上將登海舟只帶親兵三
千餘人呂頤浩逢辰記言精隨駕有衛士張寶譚煥等
兵萬餘人與此不同不欲入海謀作亂因宰執入朝百餘輩噪而前呂頤浩
怒詰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
閉眾不得入上遣內侍宣諭眾遂定命中軍都統制辛
企宗勒兵捕寶煥輩十七人誅之餘黨分隸諸軍除衛
門外盡廢其直 趙鼎事實曰駕之幸四明也敵騎侵
迫乃議登舟以一舟處班直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諸
班相語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
皇城司內侍陳宥宥不能決令自陳于朝人眾語喧有

肆惡言者蓋激於一時非本謀也後數日擒之斬其同謀二十餘人 時金人已渡浙江知越州李鄴奏聞甲申宰執早報上於御袍中出示之乙酉上登舟 戊子詔六曹百司官吏從便寓於明越溫台諸處於是左右御營使司參議官以次皆留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此據趙鼎壬辰宗尹等至明乃昨隨崔縱奉使人盧伸自敵中歸時敵破和州得歸朝官程暉令與伸偕來所携國書語極不遜既非專使宗尹遂不見之 癸巳上次昌國縣命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 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晚呂頤浩折簡

與范宗尹言充在儀真甚的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無船可載俊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 丁酉上謂宰執曰昨者朕將御舟檝令從官聚議都堂鄭望之不肯同衆所論亦未為通呂頤浩曰望之在假續到不知衆人所對王綯曰崇宣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臣不意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謹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 上嘗問望之曰苗劉時卿在甚處對曰臣竄在嶺表得之道途臣以為陛下甚錯上曰何故曰二兇既就擒陛下不送天獄却付韓世忠軍中今日在陛下左右者得以面諂爾上又問卿見洪皓三番國書

否望之曰臣無緣得見上命內侍取示之蓋上以望之
累使敵中欲使之料敵情也望之未幾奉祠而去 戊
戌金人犯越州帥臣李鄴以城降敵即渡其家屬先往
錢塘鄴所凡也既而鄴坐此亦落資政殿學士 親事
官唐寶袖石擊金將烏珠不克死之 金人犯明州張
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
者不貸癸卯歲除敵至城下俊令統制官劉寶先與之
戰若不勝則以兵橫之既而寶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
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
棄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
以射其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密太原人也 金人既

破杭州乃遣人檄秀州令降守臣程俱言小邦不敢專
遂解橐入赴平江宣撫司又慮見襲遂率官吏棄城出
保華亭縣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於是同知樞密
院宣撫使周望追俱赴司幾為所斬遂劾之云朝廷私
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先是奉使洪皓自
太原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軍前而奉使王倫亦留
在彼有商人陳忠因倫從者楊永亨見倫密告兩宮太
母起居狀倫遂與皓共以金遺忠令聞於兩宮以為倫
輩皆本朝遣來通問於是兩宮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既
而皓為尼雅滿送於冷山遂依左監軍烏克紳以居為
之教子

中興小紀卷之七

八
上
·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八

宋 熊克 撰

建炎四年歲在庚戌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
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遏敵又棄越城而遁其
兵多散為盜至是來朝責授散官廣州安置上以敵騎
驚擾慮隆祐太后徑入閩廣已酉詔遣使臣賫書至虔
州尋問艤舟之所 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
忠言見駐華亭江灣願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
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
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
太常少卿陳戩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

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餘皆未至也 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為戰守備城外居民盡焚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 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明州屠其城時提舉明道宮鄭億年避地山間為金所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衆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敗之敵遂退初金萬戶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圍陝州時關以東獨陝在焉寧州觀察使李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

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馬繫可入金之愈急丁巳城陷彥仙巷戰而死雖民之婦女猶升屋以瓦擗賊眾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敢西而全陝沒矣 先是宰執臺諫會食金鰲山寺范宗尹密語趙鼎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太數所錫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戊午鼎草奏乃聞上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廢禁直獨中軍統制辛企宗有兵數千而端即御營使呂頤浩親兵之將其衆獨盛所以優遇之也已未夜大雷雨庚申上謂宰執曰昨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聲非時為女主顓權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修德以應天地癸亥上曰昨日雷

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
惟發頻者應速爾 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
問安隆祐太后仍稱撫諭使中丞趙鼎薦京官永嘉吳
表臣林季仲補臺官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
是日除監察御史時聞明州失守海道可虞丙寅上移
次溫州館頭 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
院滕康及同知劉珏之罪詔罷康珏仍並落資政殿學
士遂以新復端明殿學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而參
知政事范宗尹因薦李回時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
明殿學士以為之貳 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
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

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已黜滕康劉珏用盧益李回替
之矣 己巳上幸水陸寺侍御臺省官稍集班列差威
辛未詔侍從官條具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置及於
何處駐蹕 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
鹽數少積壓客鈔請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置還買鹽本
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壬申詔從之初政和中
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為率二
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權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
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郡令上四郡及屬縣般賣
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法並行靖康倣擾商販殆絕
故官悉自鬻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多矣

金萬戶羅索與其副薩里罕及

等寇邠州宣

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為端所敗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 二月乙亥上至溫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曰龍翔東有小軒遂曰浴日皆宸翰書額賜之 詔啟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 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務不允 知溫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原秉子也 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移蹕明州 金元帥烏珠

尚據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復趨鎮江恐邀其後丁亥烏珠遽引衆殺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 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於溫州天慶宮奉安 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瓊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西上海船而去臣今孤軍駐南康望遠避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乘間擊之無失機會及敵退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躡其後擒數百人以歸 庚寅上至溫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見呂頤浩謂宜遷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鬻官產既而駕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

鬻產之直弼永嘉人也 王瓊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為防禦使 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南獨廣東漕臣趙億所發船先諸路而至福建漕臣祖秀實魯詹與權提刑梁澤民共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億安西人抃之孫秀實浦城人詹海鹽人澤民邵武人也 初鼎州武陵縣有土豪鍾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為忠義民兵其徒呼相為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濬濠以捍賊為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奪監司之馬於白涉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

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載自補官屬尋詔湖南北帥司發兵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之松滋公安石首潭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為盜區矣 時太常少卿陳戩扈蹕准詔論時事其略謂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敵以致敗今之握兵柄秉旄鉞非闖冗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 先是知真州向子志言昨携本州金帛皆為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克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克之報不食者累日蓋非朝廷美事

也 乙未溫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願呂頤浩曰朕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願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是知景衡累與慤同宜睿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 丙申以金退赦諸路 烏珠引金衆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恃望以為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為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既而擢思恭為御前後軍統制 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彈右

僕射杜克乞先罷相候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 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敵去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 左僕射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浮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楊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遷份為尚書 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食國進奉珠玉至熙州 己酉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

士乃詔浚勿受量賜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才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上語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時浚聞金人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王之望記西事曰浚歸自秦亭士馬甚盛至房陵畏桑仲而不敢近乃以王以寧為制置使王擇仁為節制步騎十萬措置漢上以寧至襄陽乃身辭假道而去擇仁孤軍不敢進頓於均州後其將王闢叛去後潰而亡於是西師之東下者星散盡矣桑仲知浚畏已而西帥之易與也益亡所憚矣 己未上

詣天慶觀朝辭九廟辛執百官扈後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上登舟回鑾以禮部尚書曾懋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洪州是月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遣秦伊貝勒玷等提兵南下以援烏珠因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金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計退保鎮江績不肯動金乃至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東京雖城守而勢益危金人更遣河北簽軍首領聶昌領眾來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金所害夏四月丙子上至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癸未上至越州駐蹕州治烏珠回至鎮江而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提兵駐揚子江焦山以邀之左

僕射呂頤浩請駕幸浙西下詔親征以為先聲亟命銳
兵策應世忠庶擒烏珠此一奇也參知政事王綯亦請
遣兵與世忠夾擊甲申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為平
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是行即奏曰臣在溫台屢言當
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
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爾萬一所報
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兼饒信
魔賊未除王瓊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
亡至危之道也時臺諫亦皆言之乃除鼎翰林學士鼎
力辭改吏部尚書亦不受遂復為中丞時敵衆百萬世
忠戰士甫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募海

船百十艘進泊金山下仍立一旗書姓名於上敵望見
大笑曰此吾几上肉爾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
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強健者平旦敵以千舟噪而前
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艇一綆則曳一
舟而入敵不得渡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
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達喇所遣之兵在儀真
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與之相持知揚
州張績亦命偏師控扼要處與世忠為援烏珠閉戶不
敢出乃即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
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真者又於城外鑿小渠三十
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自及其額以祭

天幸風濤之息便載以逃世忠謀知之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為奪去金以輕騎絕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竇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又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則烏珠也是擧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遺輜重山積又得龍虎大王舟千餘艘龍虎大王者乃偽封王爵而監龍虎軍烏珠之壻

也 自主管川陝茶馬趙開變榷茶法怨詈四起至是主者以為合罷若謂軍費所資即乞劄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說浚不為之變也 知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 先是湖北帥司檄本路捉殺官孔彥舟權副總管領兵往鼎州捕鍾相彥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乘而攻之彥舟喪甲僅以身免及入鼎慮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黥為兵時賊勢甚盛彥舟據城時出兵與戰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斫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爺有神能為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已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為筏若將去者且為

竹籤題云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
黨則簪其首而遣之相得籤喜謂實將避已彥舟又潛
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素自誇喜人從已亦受之至是
相乘筏夜渡而入法之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并其
妻子及偽官悉檻送行在詔擢彥舟為利州觀察使時
宣撫處置使亦檄彥舟權湖北副總管 辛卯詔淮浙
鹽場已復昨行福建鈔法可罷之廣南監司乞罷催稅
戶長依熙豐法村疇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壬申
詔可仍推行於諸路 乙未遠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
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間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
誘去乃詔宰執召思恭赴都堂約束 中丞趙鼎等交

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乃罷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
三司太一宮使制曰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浙
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
事以浙東制置使張俊為浙西江東制置使除劉先世
韓世忠外張俊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
望以所領兵付俊 是月以戶部侍郎李迨為江浙諸
路發運使 湖寇鍾相雖已敗而餘黨所在嘯聚如慈
利縣之陳寓信松滋縣之李合戎澧陽縣之吳宣各有
衆百千其後亦稍稍撲滅惟龍陽之陽華楊廣楊太最
為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為么故曰楊么時么之名未
著惟稱華廣至是知蔡州直龍圖閣程昌禹被召以蔡

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湛統領官邵宏淵以下自隨道鼎
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禹攝帥
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彥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
每遣杜湛等與賊戰常獲小捷 五月癸卯言者謂御
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知台州晁
公為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參知政
事范宗尹曰若黜公為則溫州盧知原發運使宋輝皆
當貶矣上曰只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公為輩不必皆
黜乃詔汝舟加一官 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
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
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

歸則衆當懷土是不攻而自潰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
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
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
知所出蓋軍力單弱不可以有為此法之敝也今日救
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况諸郡為盜所據者凡十數
則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為人亦自為之矣曷
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
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
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急務也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
力陳上以決意行之 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
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克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遣人誘

陷東京朕待充自廢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未幾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絢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為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 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合輪修時政 訛 辛亥上謂宰執曰從班極少卿等常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脫乘輿服御悉從簡儉如除一省郎費亦不多苟得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方除從官可為從官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才出矣上曰然上又言神宗選將必詳考然後命之庶必有成因曰祖宗多有所傳家法外人豈得盡知王絢曰如先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是也 壬子召知成都府盧

法原知泉州謝克家知洪州胡直孺並為尚書法原吏部克家工部直孺刑部法原不及供職改知夔州秉子也 癸丑御史中丞趙鼎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宰臣未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僉書得以專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參知政事王絢累章求退絢上曰絢醇儒嘗為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 時朝廷聞登萊多積粟因知海州李彥先遣使至丁巳宰執奏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道梗今既未能厚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

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時占象者言
夜有赤氣蔽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殿中侍御史德
清沈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且天子
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
至為詔矣願勅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為詔 朱勝非
間居錄曰唐制不經鳳臺鸞臺不得謂之勅勅者三省
奉行聖旨之書也張浚以知樞密院事為川陝處置使
得旨許便宜行事事多出勅勝非在朝廷日見之前云
某司次述事因古語云奉勅如何未以使銜押字黃紙
大字皆過於勅時席益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為僭勝非
曰川士性誇侈意以劉子為不尊故用便宜作勅初不

思奉何勅也聞渠向自建康出國門已行便宜事矣
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禱於天
地占而用之又天子之兵而劉光世則稱曰太尉兵願
如龍騎虎騎之類別立軍號使大將自刺之戊午詔三
省條上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自
駕還越上遂廢班直親從別選御營中軍五百人入直
陛崑然皆烏合之衆至是宰執奏事趙鼎留身曰陛下
初即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
為留意熙寧崇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改軍政蓋自藝
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
也昨明州班直因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

咽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
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
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庭幾成大
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上悟乃復舊制
宰執擬以朝奉大夫陳桶為閩憲范宗尹曰桶有文
行本擬郎官近除郎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上
曰才吏亦不可無但不可太多如呂頤浩純用培克之
吏也 沈與求論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浙西脫身
先遁避寇縱兵大掠致賊破吳門又擁重兵坐視臨安
之陷而不赴援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
衡州居住 范宗尹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

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
朝廷依舊置提舉官餘監司悉罰財賦除納上供外並
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內知通奏朝廷審授遇軍
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不因詔擢更不除代如捍寇立
功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太重
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乙丑詔以河南孟汝唐四
郡授知河南府翟興楚泗連水三郡授知楚州趙立滁
濠二郡授知滁州劉立光黃二郡授知光州吳翊舒蘄
二州授知舒州李成海淮陽二郡授知海州李彥先承
天長二郡授知承州薛慶和無為二郡授知和州趙霖
並為鎮撫使既而成以舒蘄叛徑擾江西 江浙制置

使張俊薦統制官岳飛為通泰鎮撫使時飛獻金人之
俘上呼譯問得實者八人付中軍磔之 戊辰上謂宰
執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
皆無恙上感動不憚久之 三省言沿江道遠緩急恐
失機會鄂岳雖係湖北宜撥屬江南今欲建三安撫大
使一置司鄂州則鄂岳筠袁虔吉南安隸之一置司江
州則江洪撫信興國南康臨江建昌隸之一置司於池
州則建康池饒宣徽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緣近
鎮江而去江州一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
則沿江相去甚均從之 朱勝非閒居錄曰時於沿江
易置帥藩劄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

勢如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爾 詔諸路
帥臣見帶制置並罷 初金人既陷山東左監軍達喇
居濱濰而叛臣劉豫在東平奉之尤謹達喇嘗有許豫
僭立之意豫使子麟用重寶陰賂監軍左右求僭立而
偽雲中留守高慶裔者尼雅滿心也乃獻議於尼雅滿
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
邦昌廢遂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
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
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尼雅滿於是遣人馳稟金
主晟晟許之尼雅滿仍命慶裔詢訪河南求賢人建國
衆未及對豫鄉人進士張決首願立豫其議遂決時諸

郡迎合敵意亦共推豫慶裔歸尼雅滿復令慶裔馳問
豫可否豫陽辭之且推前知太原府張孝純尼雅滿罕
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爾可就位我
當遣孝純輔爾於是金主晟遣慶裔同知制誥韓昉以
是月立豫於北京冊文畧曰今命爾為帝國號大齊世
修子禮永虔貢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改元曰阜昌豫
受冊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為靖康又純用趙野家
廟祭器識者知其不久也金乃以孝純為豫偽相送之
歸鄉故奉使宇文虛中贈以詩云閭里共驚新素髮兒
孫將整舊斑衣孝純至汶上而豫已僭立遂相之先是
官軍之陷賊在北京者聞豫將至遂閉門殺金人豫至

誅其首者數十人由此豫不居北京而復歸東平豫以
前宗正丞李孝揚及前通判濟南府張東權左右丞以
其弟益為北京留守升東平為東京以東京為汴京南
京為歸德府尋又移益守汴京金又以右軍烏珠南寇
所降李儔李鄴鄭億年等臣豫豫命儔守龔慶鄴守東
平億年為禮部侍郎豫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度東平僭
位北京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
置三衛官曰翊衛勳衛以有官人或其家世有官者為
之 此據劉豫傳及張漚所記漚言九月九日立豫而
豫傳乃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 民或醉酒
媠豫云汝何人要作官家及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乞

遣使密通江南豫皆斬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蔡崇禮
兼權直學士院 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識万俟
詠者否必是小人昨其親戚奏求遷兩官朕已擲之矣
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為大晟府撰樂
章以得官者也 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
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取東野自劾而言者亦攻之癸
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 言者以本朝分兩府而
兵權盡付樞密此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三也望罷
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兵如故甲戌詔御營使司併
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 大理
少卿王衣上殿奏事丙子上謂宰執曰衣似淳樸治獄

既要盡情又不可慘刻以傳知其罪如衣尚須平允范
宗尹曰人多稱其長者張守曰衣雖法科然議刑頗近
厚 己卯詔浙西帥臣於鎮江府置司其臨安府罷兼
帥職庚辰又詔以德安復漢陽三郡授知德安府陳規
荆南歸峽荆門公安五郡授知荆南府解潛鼎澧二郡
授知鼎州程昌禹金均房三郡授知金州范之才襄陽
鄧隨郢四郡授知襄陽府陳求道淮寧穎昌二郡授知
淮寧府馮長寧並為鎮撫使之才雍孫也求道在襄陽
既而有劇盜劉忠號白氈笠者擁衆來犯求道禦之戰
敗為賊所害又長寧在淮寧亦不能守以其地降於劉
豫後長寧至豫所勸其行什一稅法偽授戶部侍郎

初孔彥舟權湖北總管移檄本路提舉官曾幾求鹽以
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予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既而
昌運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
懋弟也 壬午宰執擬前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為湖南
提刑詔可上因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
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
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導人主也 丙
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
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
太尉劉光世為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每路置參謀
參議官各一員是後諸路皆有之 此據徐度却掃編 時光世獲

到敵俘號簽軍者謂此不宜留蓋知吳山川險易後日
叛去或為鄉導已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未嘗好殺彼皆
吾民朕不能保之不幸陷金遂為敵用其本心可憫張
守曰若散隸諸軍豈能遽叛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
此天人必助信順實為中興之基也 先是醫官開州
團練使王繼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
事中富直柔封還錄黃謂侍醫當還本色官何與武功
宜惜名器以勵戰士三省亦奏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
上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功彼未
嘗請皆朕意爾直柔抗論不撓朕當屈氣意從之甲午
詔寢前命於是范宗尹等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圜中

興之業其庶幾乎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乃詔委諸路漕臣廣東令褚宗諤糴十五萬石福建令魯詹糴十萬石各運至漳泉福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錢詹嘉興人也己亥又詔宋輝糴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亦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椿者如經制折帛瞻學之類皆許為糴本糴發運至越州越溫台皆即其地儲之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 戶部尚書葉份嘗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為本以節用愛人為先凡無名之費不急之務皆所當去至是言者謂份

買宗女為妾下吏鞠之乃份為都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以為份也事雖白份亦求去乃除龍圖閣學士知泉州 金右監軍烏珠回江北屯於六合縣時左監軍達蘭在山東遣人誚烏珠入寇無功令止於淮東候秋高相會再寇江南烏珠以前日渡江之事為恥會聞王師將出陝右因西往應之留渤海萬戶托卜嘉等軍於淮東以待達蘭 通泰鎮撫使岳飛統兵捕劇賊戚方至是方始就招安

中興小紀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九

宋 熊克 撰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為參議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為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為此耳既而頤浩過關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下是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

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寇不過如永嘉及閩中爾望鑑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以頓江東或據水鄉或振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趣文登以揺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趣彭城以抵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

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 丙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穹資峻秩舉無所吝今又與舊相並命為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尚遷延未行公議憤之詔以章示光世確邵武人也辛亥右僕射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東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人之明也 新肇慶府鈐轄曹訥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籍沒上憐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訥因請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亟罷前命使中外曉

然趙鼎曰訥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 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相曰向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已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許之 初河北賊鄺瓊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眾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

德同賽總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城甚急守臣連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壓壘而陣賊舍兵請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遇撫州勸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 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賽嫡孫有奕等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下通事慶哥詐傳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哥遣人審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

太子烏拉罕遣人奉書求內侍兩輩道君不悅曰誰肯
往者然五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佃陳思正且復書曰
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 時開府劉
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 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
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
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
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鼐與之抗若顏
歧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為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為
大丈夫也 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
有正耗補欠和糴斛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錢則有
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為姦

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
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攘
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
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 參
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關
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事自
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綦崇禮乞止令講讀官
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 丁丑詔故
言官常安民江公望皆抗節直詞觸權姦之怒擯斥至
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行在隆祐太后
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 初侍御史沈與

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賢實能量付以事責功補過雖蔡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眚廢其終身詔臺諫勿復以言遂勝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列以為自古豈有禁臺諫不得言者且不應榜表臣永嘉人也上命撤之宗尹請坐三章行出曰臣惟是之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陵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辛巳上批略曰陵為侍從乃乞用一時罪戾之人使箝臺諫不得言可罷與外祠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變朱

成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職與郡遂以與求為直龍圖閣知台州 初宣撫制置使張浚復歸秦州至是以敵衆猶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擊敵為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皆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統制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為駐隊敵雖驍甲馬厚望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除圖諸將恥於不武莫肯出言參議官劉子羽爭之以為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願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 張浚丁巳瀟湘錄曰浚奉使川陝日上謂曰陝西士馬彫弊勢非五年之後不可大舉既

上往會稽敵勢乘隙侵陵海道之行危甚後雖退師金
四太子者猶於淮西駐軍浚與參議官劉子羽議曰今
度敵勢必再犯江南儻事有不意為天下後世罪人矣
勢當傳檄舉兵以為牽制子羽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
乎此兵非五年訓練不可一拘者曰事有不可一物者
按上二句假令萬有一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
疑有誤字奈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之議遂
寢此事外人不及知諛浚輕舉且歸罪子羽為多天寶
鑒之也 先是端驟得志而驕自白店原之敗少沮參
謀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
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諸州

羈管陝西人恃端為命及為庶譖而貶軍情頗不悅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欲易置諸路帥臣權勢
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
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之為人
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謹
有志于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為諸將亦莫敢
桀驁曲端者初為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
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廢之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癸未復永興軍金人
大懼急調右監軍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右與萬戶
羅索等會而浚亦劄五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

以興金戰 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令權綴宰執班今
後奏事取旨時同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護六宮在道
尚未至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扈從先還乃乞蠲太
右所遇秋稅丙戌宰執奏夏稅已放若更免秋稅恐州
縣經費有闕却至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橫斂及賦吏
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賦吏罪未嘗未
減自今雖未欲誅杖脊流之不可貸也 金左監軍達
蘭自維州引衆寇淮東又欲南渡議者將復為海道之
行范宗尹以為危事不可再蹈頻年浮海則遠近離心
大事去矣上以為然乃詔金兵見於真揚出沒恐不測
南渡令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

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盧益上疏言民困乞頒霈
澤戊子曲赦饒信二州 承州鎮撫使薛慶故為盜時
嘗掠於通秦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
有樊梁等三湖縣二百里饒魚稻菱蒲之利賊張敵萬
往來其中衆至數萬旁郡被害慶與敵萬通和承州賦
入城者多得達楚州鎮撫使趙立不與敵萬通故楚獨
受苦絕賦入路由是乏食夏中米價承二百楚五百以
敵萬賦入路為厚薄也至是金攻揚州急鎮撫使郭仲
威求援鄰鎮慶走救之戰敗而死楚勢亦危立遣人告
急己丑樞密院奏仲威兵力不加僉書院事趙鼎欲遣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金方濟師達蘭善

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暮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敵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為養寇自豐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詔通泰鎮撫使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為援趙鼎事實曰時諫官亦乞趣光世渡江解圍上顧鼎曰移又不足以盡意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曰昨聞光世亦欲渡江一屬官有異意遂已臣嘗以書抵光世曰參

謀諸君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固不可輕舉妄動貽朝廷憂亦豈可坐視不救滋長敵勢上曰諭諸將當如是鼎曰若其屬時時以言警之彼必自籌畫矣又曰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將何以勵其餘陛下有唐憲宗任使之明而臣無杜黃裳協贊之助因力求去辛卯建州民范汝為者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為事而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馬每數百人負盪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選人建陽江鈿老矣郡守謂鈿有謀使攝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斃于獄其徒無所歸復依汝為一日因及傷人至死遂作亂事在七月時方艱食饑民從之者甚衆州兵戰敗賊勢滋盛癸巳詔福建帥

臣徽猷閣待制歙縣程邁遣兵討之 言者論前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珪昨聞警報了無憂國之心使太后乘流涉險為敵騎所追望行竄逐乙未詔康永州珪衡州並居住言者又論資政殿學士盧益迎奉太后歸行在所至苛擾亦降兩官時右正言吳表臣復論帶御器械潘永思恃與益深交擅作威福恣行貪饕上詔罷之且曰永思無狀朕未嘗假以事權宰執請除一差遣上曰未可且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才人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益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先是州縣繫囚多以盜販茶鹽及逋官物數雖少而連逮甚衆獄不速

決致有死者實傷和氣九月壬寅乃詔諸路提刑司將實犯罪者早結絕干繫者先放上曰不惟州縣如此大理獄亦多淹然朕以一二事付寺至今未了大凡罪當笞杖徒流或至于死法有等差而久繫于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 甲辰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

其後太后曰

鑿知為此日 時越州秋試官宋愈陳協所出策問語

多尚諛愈以為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為兩賜今已時若於是言者謂陛下駐蹕海隅會稽實同首善之地而試官全不體國以詢良圖乃為進身計因言獻諛如此是崇觀政宣之風到今未殄為國大累乞畧賜懲之亦望陛下惡佞之意不減於責張昝時也庚戌詔愈協各罰

銅十斤 言者論近臣銓衡之官法守不正自蔡京王黼用事有詣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亦奪而與之甚者部有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為寒士之患朝廷今已灼見斯弊望明戒吏部長貳如堂中取闕並不得報庶幾綱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 乙卯罷中書門下檢正官丙辰詔左右司郎官依舊復置四員 有王師昊者奇嵐軍人上書誑誕惑眾戊午詔送鄰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鼓進狀日關聽覽言有可採至命以官其或不當雖斥朕躬亦置不問至於惑眾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諭士民己未內降御厨官潘績特令再任庚申宰執奏績乃添差不應再任湏特旨再添差一

次上恐人得以援例遂寢前命 宣撫制置使張浚以熙河經畧使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畧使劉錡秦鳳經畧使孫渥環慶經畧使趙哲及諸將各率所部兵會于耀州錫錡仲武子也浚進駐邠州於是知鳳翔府蕙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秦鳳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銳當且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可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金金將羅索曰彼終紿我也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吾營錫等

與之戰，騎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詔分隸五軍。乙丑，三省言：陛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陷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證所爭議者，以為戒也。乃今諸軍常察之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統制官王德、鄺瓊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乏食，諸將多猶豫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殲焉。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以自給。德等至

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岳飛亦屯三整，為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中砲死。城遂陷，而朝廷尚未知也。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各為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材，修政事，密院嘗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諜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道著

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

此據范宗尹趙鼎事實參纂

被召人朝

散大夫毛隨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建留于張其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躔于斗斗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畧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與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今宜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不為輕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 冬十月初建州軍賊作過時將官曹維終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賊衆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縣令范瑱乃

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言者論之庚午朔並寬實改正 先是兩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催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亟辦相勉若嚴秀成命既行不欲追寢即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 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薦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上因曰如蔡

卞真所謂姦邪此閱王球家所收御製鶴鶴賦京卞皆賦于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黨人因致斯瑞且後苑叢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太平時不無緣飾而其言若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謝克家曰卞之陰險過於京也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勢難枝梧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繫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

此處有脫簡

若委之沿海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從之 是日宰執奏諫官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卒郊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服除宜與差遣 是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為觀文殿學士 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秦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他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

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既而大散關又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實從或建策徙治夔州參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則與關中血脉不相通矣今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之望與全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以單騎至秦亭分遣腹心召諸七將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忽聞子羽至諸將悉來浚檄玠與提刑郭浩收拾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守之而賊已抵原下矣浚於是又退保利州或謂吳玠漢中扼蜀口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亦畏之然浚喜

功名銳於進取而幕下多川南官不練兵事欲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遂走興又有走關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皆為潰兵所破矣前宰相杜充降金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雅滿不之禮久乃令知相州時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衆號百萬與羣盜合謀造文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池州治所而成遣其黨馬進圍江州於是頤浩駐兵饒州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請惟忠同解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趣南康軍十一月庚子朔遂復南康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引兵往江州幾至城下遇伏為賊所敗賊衆三萬乘勝至南康與官軍

鏖戰願浩惟忠以衆渡江避之陣于北溪洲 癸卯詔
元祐故臣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而遭罹
貶斥未獲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許三國公其餘
黨藉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 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
制辛企宗為節度使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趙鼎
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
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
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於天
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敵中歸
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知樞密院事李
回力薦其忠丙午檜入對仍進其所與金將達蘭書有

直祕閣李允文者盧陽人初受辟於宣撫處置司時諸
路潰兵空集于湖北之境復辟允文知鄂州兼節制兵
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頗為之用又李成
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事邀留上供
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棫用軍法脅取州縣物以千萬
計知岳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以聞為允文所得亟遣
兵執植至鄂丁未沉于江而殺之 戊申上謂宰執曰
秦檜忠樸可用朕昨為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諸后起
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漠四年昨至都
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曰檜舊曾除資政殿學士可以
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尚書以春官簡也

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 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自京城隨金北去以被金人達蘭郎君任用金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金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壻也別業在濟南金為取千緡贖其行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無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建賊范汝為衆益盛官軍多失利庚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企宗入閩不敢進而駐于邵武軍尋以企宗為福建制置使初漕臣魯詹謂漕於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失其意及企宗陞

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詹至其軍人危之詹見企宗言邵武見糧未乏及責漕臣輒他州以取贏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爾企宗不能屈 知湖口縣孫咸以贓罪抵死壬子詔貸命黥之上謂宰執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之尚為寬典又曰自今贓吏須與痛懲庶幾可革久弊謝克家曰聖訓及此吏知所畏矣 乙卯詔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 初右正言吳表臣以趙鼎薦為臺官至是乞補外戊午上謂宰執曰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若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乃除表臣

直祕閣典郡 江東大帥呂頤浩奏李成兵衆此所以
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顧身為
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於輕進今兵既少亟須令持
重乃詔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引全軍萬人助之范宗
尹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為助上曰敵騎尚在江北
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敵方南寇
朝廷不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破
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總
兵臨之仍以賞招携其衆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
衆富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廣所輸
上供悉令寄儲信上起居郎丹陽洪擬曰審如是則遷

蹕之議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趣偏方下邑道理僻
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
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資海之利非策也因極論之
議由是寢 先是趙哲既誅死陝西漕臣權慶帥孫恂
又斬敗軍統領官喬澤張忠等時統制官慕洵守慶陽
懼將及已洵乃本路熟戶其族甚大遂首以城叛進攻
環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檄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劉錡
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洵相拒金以輕兵破渭州次潘
原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洵親率精銳赴渭
州而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弟統領官中彥送
欵降賊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州中孚等又引金人劫

降之中孚彥琪皆自羈管中起以為將而叛錡至花石
峽統制官趙彬又劫其軍與金帛降金乃彬書生嘗為
曲端館客其人尤桀黠金進犯秦州秦無師又犯熙河
總管劉惟輔死之統制官俱重亦降于金金由秦鳳還
趙彬引之圍慶州守將楊可弁以城降於是五路相繼
悉陷張浚以中孚彥琪皆恭州流人曲端心腹其降也
端必知其情而參謀官王庶譖端不已時人多上書為
端訴冤浚亦畏其得衆心乃送于恭州獄逼而殺之然
議者以為無辜其後追復宣州觀察使謚壯愍制畧曰
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悉還舊秩申賁美名制
辭李誼行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於富平也人

皆歸咎於曲端之廢人多上書訟其冤浚畏其得衆心
殺之獄中以病死聞西人以此益非之然端負才喜犯
上非浚所能御也既不能御之不若殺之天下無一曲
端未必便乏才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
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議者罪浚天
以據天下富強之地權侔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之
士人貽書訶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帛之
賜其去陝西而至於房陵也有題六言詩於傳舍者又
有從而跋之者皆訕罵難堪之詞浚見之命籠以碧紗
且書於其後謂中其病此其所以獨當一面累年雖敗
而不亡者耶 湖寇楊華等一日乘船至鼎州城下聲

言乞招安鎮撫使程昌寓募孔日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棹東去 十二月先是金西元帥府密遣人馳諭諸路令同一日大索兩河之民辛未金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至癸酉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目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爾是時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聲滿路死於非命者無數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報窮民以足之民罹此患甚於兵毒矣又中原之民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

尼雅滿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城外 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乙亥上謂宰執曰金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成敗則諸寇自歸矣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樞密院都承旨闕上令宰執具人數甲申乃擬邢煥辛道宗藍公佐上曰煥係戚里朕不欲令任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堪之兵道宗時為後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除不報 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請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

制張俊為江南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
上乃令前軍統制王瓊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鎮撫
使岳飛皆隸于俊以會要及范宗尹事實參纂舊制川陝買馬及三
千匹即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
為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斃於道則有罰立為定格
是冬買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
初福建制置使辛企宗駐兵邵武距賊洞二百餘里時
遣兵攻賊率為所敗邵武有選人施逵者嘗為穎上教
官以策干企宗辟充幕屬而逵反為賊游說欲得招安
時監司亦以招安為便朝廷乃遣承議郎劉嚮迪功郎
陸崇同往招之嚮崇皆建安人賊黨葉鐵者恃其勇未
即聽命惟汝為慕得官亦懼大軍繼至雖受招安而不
肯散其徒於是授汝為閣門祇候民兵統領以鐵副之
鐵改名徹乃就命嚮崇為措置民兵寨柵官

中興小紀卷之九

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歲在辛亥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 癸卯上謂宰

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安作李回曰浚行倉

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 尚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

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為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

江州為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

使兼知江州 主管閣門宋錢孫早事潜邸為內知客

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

行不使知閣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人皆與外任蓋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籤孫姑留之 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者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固無是理 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已邠宰執奏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吏必慕賞而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范宗尹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 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 建炎

初權罷祕書省丙戌復置監丞郎著作郎佐郎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祕閣程俱為少監俱開化人也 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乃趣左蠡下砦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令瓊同增與賊戰于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魁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南犯筠袁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昌辛卯詔頤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於是頤浩言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舟統兵亦至筠袁掩捕 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

術邊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已而力行之
於是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畧曰臣昨
扈蹕永嘉陛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
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
今之諸將爵祿極而家貲盈習盛驕而無闔志一方有
警輒狐疑相杖誰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
必遇有邀求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
能為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
將刑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浸然不治如今日之甚
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為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
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

其文哉必有人為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
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自言膽落於溫御史臣竊聞今
諸將雖驕亦尚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
不復萌于胷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得其
要領而後使之心畏而心服唐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
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乃使謂之曰若不奮命者
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平居時亦嘗
察其好惡如以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
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
也上然之時有司方以財匱為憂而大饗明堂已下
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今大敵在前

國勢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
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至桐廬人
也初桑仲總據襄陽終兩月有盜張莽蕩者引衆來
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勇自
負莽蕩為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其境
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野無
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為糧每遇打請則全隊撥男女
給之至自食其爰妾於是襄陽之民殲焉然仲性頗孝
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
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
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

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參謀官續威畫策以數千衆
扼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
兵官韋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既而復與戰于房橫連
敗乃還襄陽王之望記西事曰張浚嚮之東下而復
西也或謂非桑仲之畏有詔止之然臨敵而退賊益得
以譎使其衆故漢上之禍皆浚為之羣盜不能入蜀者
亦其用王彥之力也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被
禍之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鄧隨郢州鎮撫使朱勝
非間居錄曰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
襄陽鄧隨郢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為患又王
銖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

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 仲分橫屯鄧州
又令別將霍明屯郢州明嘗為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
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明皆其一也 三月辛丑宰執
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覆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
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
敵而回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真不得已之事
稍得已不如戢兵之愈也 辛亥詔諸路閒田甚多百
姓慮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彌望荒蕪今遣官
則慮成搔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
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
百施設朝廷並不牽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兼濟候秋

成數實其有効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為公卿次
猶增秩賜金或急情因循視為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
不恪 夔路安撫使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募土人捕
殺乞依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
人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
當以此為戒 己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
號數萬其實皆吾民被擄若設賞募人擒成餘皆不問
所活多矣秦檜曰只此心便可以破賊張守曰若降赦
事體尤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
削弱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戎寇故劉豫
李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

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修德以次圖之
甲子乃詔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先是上聞捷曰
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
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上曰可令軍器所
足之財固當惜但合用處亦難吝也 是日詔副都承
旨辛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近者從官條對以為辛
氏兄弟擅權市恩朕未深信至為福建提刑柳城乞章
服始信人言之不謬朕鑒往者羣小侵紊朝政求章服
雖小事漸不可長范宗尹以下共奏外議稱慝服上之
英斷 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為翰林學
士 時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

部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
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右
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
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
配帝以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
馬光呂誨爭之以為誦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
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
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患無明文並配則
同裕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
宗配上是其議 是春金左監軍達喇引衆攻泰州水
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擒其壻萬戶布拉殺五千餘衆

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于
漠北據曷董城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雅滿在雲
中欲圖之雲中距曷董三千里而右都監余都乃本土
人知其巢穴於是尼雅滿遣余都將女真及燕雲漢軍
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
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
征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
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有
戰鬪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為患故漠北
之行人不勝其苦矣 是春詔分鄂岳潭衡永道郴桂
陽八郡為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澧辰沅靖合邵

金武岡九郡為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 初湖南帥臣
向子諲既罷去以本路漕臣賈收權帥事有節制兵馬
王以寧者開封人因宣撫處置使司所辟徑來潭州今
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以寧逐之有詔
起子諲復帥湖南而羣盜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
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戶部郎官致仕賀允中適
在郡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立
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
容謝允中卒不犯城而退子諲乃檄友共擊彥舟敗之
又宜章土寇李冬至方擾縣境而益陽有吳錫者提精
兵數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

趣邵舜臣懼而走於是子諲遣人招錫錫忻然歸附遂遣錫討冬至滅之時分路詔下子諲方欲之鄂而劇寇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于攸縣時鼎之諸縣大半為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饑給糯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兼湖西帥即調兵糧於屬郡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為諸司所劾又水陸道阻民力頗為之困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陛下

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為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此開元時如兩人所為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亦不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蚤儂宸極蒙祐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己復為元祐皇后乃上皇受命欽聖獻

肅皇后復冢婦之意甚明崇初權臣悖禮頽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冊 金左監軍達喇自為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于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渙飲于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許開國遼東累載從軍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猶子也 五月丙午直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謀與劉豫連和浙西大

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擒之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 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置長貳復置長貳在四年五月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虔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還業先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至衡州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領量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指平日

也不然為盜者益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矣以
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江東大
元帥呂頤浩自左蠡班師回饒州時帳下兵不滿萬而
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郡人大
恐統制官閻臯者頤浩之愛將也方捕羣盜胡江于臨
川走檄呼之臯已招到江等在路星馳以赴頤浩召諸
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臯節制端軍為左邦弼軍
為右臯將中軍頤浩自畫戰圖授之紹出城五里而賊
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臯
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
滿路賊又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

之賊敗走溺水者不可勝計金有皇姪摩哩郎君者
與其別將鄂拉札哈數萬衆分兩道入寇摩哩自鳳翔
鄂拉札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皆會時知鳳翔府吳玠
與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問隔
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徃徃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
兄弟北去者幕官陳遠猷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
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已而鄂拉札哈先
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鄂拉
札哈大敗由他道遁去摩哩力攻箬關玠復別選將
擊退之兩軍卒不相合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
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

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為光世兵所圍勢威
乃降宣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嘗為盜有衆五千朝廷既
招安之令屯宣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萬五千八月費
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言
世清可疑六月庚午宰執奏其事李回曰世清近討張
琪有功未見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為無理方其可
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清解圍而劉光世乃謂因
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先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
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等曰謹遵聖訓韓世清
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
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

事故不樂撤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為世清辯白而未
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親與克
言之 初詔諸路轉運司數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
至是言者慮有私請望於帥臣漕憲中擇文學之臣總
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
非兩浙差憲臣施垌福建差帥臣程邁荆湖差漕臣孫
綬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翁川陝令張
浚於逐路選之垌晉陵人綬涇城人存誠高密人次翁
歷城人也 時將葬隆祐太后已得地于越州之寶山
證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寶文閣曾紆為修奉官
紆言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但攢宮爾當先

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李回為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戩上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祐之勞社稷之勲務急追崇而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耶且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為之而頓進修奉之類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閹寺為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資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鎮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况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一切鏤省壬午昭慈獻烈皇后

掩攢宮

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

文殿學士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宜起永州流人馬擴為本司都統制兼諮議軍事既而擴與參謀官范直方不協辭去初鄂州李允文殺袁植江東大帥呂頤浩即奏其事植有愛將袁袞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而臺臣繼亦論列參知政事張守素與植厚乃啟上密諭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俊既破李成即與統制官陳思恭謀思恭言允文兵亦衆頃以計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歛縣人被罪責英州行至臨川允文以書

招之至是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引若海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說與俱來而招詔討誅之則若海為賣友俊曰某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戈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建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使張樞密既相辟必為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東下因檄若海併招張用亦

以衆俱來於是俊執允文歸于行在詔付大理寺既而遂正典刑贈植直龍圖閣復若海承務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益盛矣時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不可并論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帥司於洪州且言陛下志在撥亂事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資不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類此時資政殿學士王絢刑部尚書胡直孺兼並侍讀中書舍人胡文修兼侍講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絢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文修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

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中興小紀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為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乃贊之壬寅上謂宰執曰議當得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德時吏部侍郎高衛主右選上疏詆之乃詔先罷武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宣和間任詞臣以校正御前文籍轉官恐有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人君留意文籍命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科頤謂宗尹曰且如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劄目亦自難處宗尹力

奏此事如回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並領校正者非按此下原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意以為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即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解政癸亥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謂執政曰宗尹既去惟王侯萬格以刻薄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鄱陽人時並為都司未幾宗尹落職初詔勅令所以嘉祐敕與政和敕對修命工部侍郎韓肖胄等詳定至是修成敕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官參知政事張守上

之肖胄忠彥孫也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造滑浩二人預討論事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芘宗造而不問是日執政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造誠不預言者誤聽秦檜曰吏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為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張守等仰贊聖訓於是不罪宗造再以浩送吏部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為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覆聞康邸至磁相間為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為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吏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且為之請謚壬申上謂執政曰當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嘆曰大哉王言

內侍楊公恕自叙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為僥倖但其人難使之近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為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可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任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悚服參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既而右司諫韓璜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惟公朕安得而私也於是參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聖訓 時沈與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

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 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偽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李回曰藝祖即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為生靈請行此即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 時揆席久虛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 已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

出身帶左右字若賦罪則悉去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從之 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榜壬寅上謂宰執曰行宮殿小難以模設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臣名恭書代孝子嗣皇帝親札蓋以祀天為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為主深合禮意 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召試侍御史沈與求言陛下復祖宗故事問詔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用之于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預其列不知薦者為誰望罷球使歸右選詔從之 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居位五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懷惻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恥而赦文夸大殊拂朕心又

附呂頤浩制首為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諂于有職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以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 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汪若海說李允文有功乞充本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宰執呂頤浩曰若海頃與何大圭以語言交鬪滕康劉珪致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變皆編置嶺外尚未放還上曰若容在軍中恐後為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諭俊也於是頤浩等疎服聖訓 戶部侍郎孟庾進尚書時江湖上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尚聚已未詔庾為宣諭制置使 詔近降赦恩慮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體訪務令實惠及民若所載

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 初李成之黨李雲
為成計謀至是張俊獲雲而成勢威將殘黨遁居順昌
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偽齊餘衆趙瑞等降 言者
謂洛為國西宅而翟興於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師護
寢陵戰屢獲捷粗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惓惓不
忘之意壬戌詔名忠護軍 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
探報事宜頗致懷慮羣臣往往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
任其責者臣謂動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歲敵
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
下策正如李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
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至建炎並無日歷

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

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

日歷如故 金左監軍達喇大憾之按句中無着

盡却所獻之物而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

乃回達喇至祁州遷其民而出仍許只携行李其錢穀

之數皆留遂以祁城為元帥府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

有朝奉郎趙俊者宋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

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為虞部

郎官俊稱疾不受豫不能強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

書甲子未幾卒 時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

轉一官於是中書舍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轉行則

官益以輕其害尤大祖宗之法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
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之之官
皆特旨而受故元豐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
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
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轉官之級按白內
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
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
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嘗調官轉為橫
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也 冬十月
乙丑以新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為吏部尚書言者謂
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制待知溫州 言

者以謂近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於保長戊辰戶部奏
甲頭於三十戶輪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
倚仗詔從之 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雍至
是相乃移寨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
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
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鷄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
吳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
發不絕繁密如雨金稍却則以奇兵旁擊斷其糧道又
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
其將英格貝勒原名羊哥字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
敵衆橫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徃反萬里始末三年其衆

之損者踰半皆呻吟扶携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多疑不實夫吳玠之敗四太子固未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例得閣職上曰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富直柔曰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礙處亦多恐不可用於是宰執退而歎曰此言可以為後世法丁亥宰執奏

有司勘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閣門事潘永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閣職就逮秦檜退而歎聖德曰卓哉此舉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食為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命屯田郎官置局建康行屯田之法于兩淮上又親書趙克國傳刻石摹本賜諸將以厲之於是荆南鎮撫使解潛於部內五郡屯田且辟直祕閣宗綱為措置官而公安知縣孫倚率先辦集詔加兩秩既而言者復請江之南岸亦興屯田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赤地千里望依淮浙委監司興營田並從之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及諸縣良家子弟

號曰義士以縣令為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副之尺籍
伍符皆如舊制軍聲甚振至是宣撫司上其狀甲申庶
自待制為徽猷閣直學士 呂大麟見聞錄曰王庶立
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富平大衄之後兵率單寡庶於
興元府興洋金蓬開達諸處令州縣選強壯每兩丁取
一丁三丁取二丁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
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
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
方可以出戰則令尉便與改秩今川口義士尚衆皆庶
倡之也 已丑吏部郎官廖剛言臣前所獻幸閩之說
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圖新之時

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
當親擁六師往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
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
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為官安知
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
制人之道也尋除剛起居舍人剛又言伏見陛下詳延
儒臣採摭故實為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
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
汲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援孟子所言天下
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
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生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

初建寇范汝為未平而本路制置使辛企宗握兵玩
寇一路騷然詔以大理少卿朱宗為本路漕臣宗仙游
人紱子也宗入對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
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
行而企宗方議募兵檄取錢糧數多宗遺書責之曰公
擁兵彌年州縣餽餉費百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溝壑矣
公為則自為之初詔企宗放散汝為之黨企宗乃奏汝
為乞於福州就糧不遵聖旨遂詔企宗措畫而企宗怯
懦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擢吏部郎官
胡世將為監察御史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汝為懷反
側猶肆剽掠而招撫官謝嚮陸棠頌與賊通亟捕嚮棠

與制置司屬官施遠付獄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
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遣重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
請改命將臣又是時曾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
而山東賊白龜笠劉忠者嘗與烏珠戰頡頏而南自黜
其額號花面戰據潭之白綿山號為最強左僕射呂頤
浩建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
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成懷軍
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
餘路仍罷企宗以其軍隸韓世忠庾遂辟致遠充隨軍
機幕既而世將奏謝嚮陸棠及施遠皆械送行在嚮棠
死于路遠得以歸罪二人止從輕典送遠郡羈管中途

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偽境 詔紹興府運頗艱難以
久駐可移蹕臨安府 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
殿神御史並在温州甲辰詔差內侍岑峯充迎奉主管
官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罷提
點官鄭士彥別命郎官一員赴温州充提點官凡有事
移牒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
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宗像及后像既而上曰置
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誨為盜也因愀然謂
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
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聖語在明年閏四月今聯書之先
是淮南賊張琪既為統制官閻臯等所敗其黨姚興王

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
乙巳戮于市 初常州守臣周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
早上御邇英閣問所以致旱之由給事中胡文修為中
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至是獄具甲寅
上曰當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為當懲聞杞數濫殺
人豈得不治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耶顧非理
爾於是宰執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時杞謂
文修讒已乃上書告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
按驗反復窮究文修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蒙歷城
人也 初詔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事富
直柔與司諫韓璜及神武中軍統制官辛永宗兄弟見

上多言願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璜等結為朋黨丙辰罷直柔為提舉洞霄宮而璜等亦皆黜去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竇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為之邦彥閭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願浩又薦邦彥為兵部尚書初選人永嘉姜寅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為監察御史制略曰爾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溫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庾赴援庾怒於饋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訕訕且不測擬即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加秩一等金人

僉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之者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氏姑婦持其產簿訴于右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乞免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贊尼雅滿誅之於是國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擅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據然後可行右監軍達蘭請於尼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滄州鹽場以贍其用蓋達蘭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乃專權芘豫故不之計然達蘭自此憾豫愈深矣初呂願浩帥江東置司池州既召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

是月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為安撫大使始還帥府於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駐劄韓世清一軍屯建康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米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閻臯分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於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復業商販亦通時羣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一日謂其門人楊訓者曰昔寇起燕山則關中河北可避及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爾又焉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問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莫為惡耳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以兩制為之建寇范汝為

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徹徃犯南劍州先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翬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鬻侯官人也鬻知士安方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嘉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果引眾聲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賊大敗汝為自此益挫庚午詔略曰聞汝為嘯聚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徒有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自餘咸赦除之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既退呂頤浩請記以為訓時宣撫司軍已次福州於是孟庾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趣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為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由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為震怖以謂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遣衆劫寨戰敗而走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恣為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違察犯者並行軍法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閩州

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蕙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閩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迹萬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皆可為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便為不測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願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壬辰刑部尚書胡直孺卒鄧隨郢鎮撫

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與戰于青林間又大敗之 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兩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 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祁州而其衆尚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携貳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餞而遺之未幾踵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剗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初五路既陷金人悉剗以屬偽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見保和尚原右副元帥尼雅滿欲固人心遂以女真萬戶薩里罕為經畧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中興小紀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二

宋熊克撰

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畧
曰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
以濟艱難之運尚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時
劇寇嘗成擁潭帥尚子諲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使吳
敏尚未率師度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貽書於敏
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
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
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

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誣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及已躋於溝壑矣未幾成送子誣歸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為窟入回源洞自縊死世忠遣兵追諒并賊驍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幸浙西壬子以待御史沈與求為中丞與求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衛單寡乃言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曠騎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時邵青李捧單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詔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先是節制兵馬王以

寧擅興外境徑造潭州戮命官移守將為言者所論終
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累蒙超除迷不悔
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趨鄂渚乃得舒蘄二州鎮撫
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傳雱入彥舟軍遂為之用所至文
檄皆以宣司為名誅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安國憤之
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為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
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
帥程昌禹乃與關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為湖東總管曹
成擁衆西侵而友畏成分有其地遂致書誘令取全道
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今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
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於盜朝廷雖

除前宰臣吳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寡宜就遣大將
韓世忠以為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遺民又子諲忠
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
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安國為中書舍人尚未受命也
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遷徙散亡比聞平江府賀
鑄家見鬻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祕書省 鼎寇
楊革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為其徒所殺惟楊公在見衆
數千公與黃誠俱為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
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
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而
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

路先定併力圖之似未為晚秦檜因請自湖外當一面
劾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羣材不可授
人以柄於是顧浩等奉詔感歎而退時湖廣三路宣撫
使吳敏不能制賊為言者所論而罷降為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志亦為監司劾罷於是新
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畧曰昔韓
忠獻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
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
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
盡所長不以為怨而近世諸人借國福威行其私意取
快一時欲救徃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

一論今者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
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然比於忠獻猶有不及未免天
下之疑豈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機務叢委偶未察也以
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
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
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為失一旦
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
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姦猾
雖犯衆怨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為過也巨寇侵
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
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

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已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 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 吏部侍郎李光弼大並遷尚書光祿部彌大戶部彌大吳縣人也 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時人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

韓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至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提舉官董旻馳往招之又馬友為其下所殺衆皆出降惟白氈笠劉忠據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此宜急擊宣撫使孟庾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白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年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之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植麾張蓋既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衆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銳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忠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衆斬其首持詣世忠以

降 時宣州駐劄韓世清怙衆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
尚在淮西 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 宣
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已邈上謂宰執
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畏以祈天弭禍國庶幾其有
瘳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莫不感悅
召前尚書郎南昌徐俯為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
程俱密奏俯禧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
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建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
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和放亦未嘗不
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
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

至翰林真不系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
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
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
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
乞收還前命 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
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
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
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
矣退而以為當記 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戊
子殿中侍御史開化江躋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
望效尤殘民以為已利望斥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

勘實如係科民即仰給還既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酤之贏以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祕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七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飾器甲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玠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

小至衆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有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邵青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曾成等為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托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知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

天意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審斷早定命世忠張俊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守之金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 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畧同知壽春府陳辨者始貳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偽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

康大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撫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以錦袍銀鎗之屬既而豫遣其將王彥克攻壽春為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 三月言者以謂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為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官吏彼自知無所識乃請于朝糴米以塞責而已戊戌詔罷之 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瓊總兵至宣州言者謂去冬嘗降御劄畧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朕懷堯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瓊副光出使

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瓊等遵稟
聖訓詔劉付光瓊既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瓊部
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
宗尹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
將尋斧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祠已亥以光為端
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壽春滁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
路遂帖然矣 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籍民被
其害自今產去稅存之戶畫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斂如
違官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
詔昨誘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畝
數令輸其續墾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

安業如州縣踰數罪以違制 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
集行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
上諛佞者降之冀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
宰相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既遂賜
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
上曰凡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
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為首選
其誰曰不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犯御名者上
曰朕豈以已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 時隴州移
治方山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中彥慕
侑等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尚原

遣同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既解連戰又捷於是宣撫處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涇人也 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奏起復軍知微為准備使喚言者以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瓊用知微刺取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邠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尚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渾瑊在蒲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 左右僕射呂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于要塗以為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

宣王內修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癸未詔畧曰朕登庸二相體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尚慮浸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真諸法於是頤浩言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西萬一王師逐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徑自西京入關北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于鎮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由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 時

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畧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潜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潜因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

理財治盜若襄陽難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尚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時朝廷已除主管明道宮呂祉為湖東提刑呂祉因言荆湖分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從之時軍中所上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吳世昌孫舜卿王懷寶田師孟燕垵周濟等轉官有差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軍賞濫則無以勸有功比言者嘗謂秦有繫名之弊陛下令御史臺覺察今遠者臣未能悉姑以目

前言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皆貪競無恥而非有
勞望行追寢癸丑詔從之 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
護軍翟興屯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徃陝西則假
道於金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迪
功郎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於是豫
力請於左副元帥尼雅滿期必破興會興將揚偉降金
具陳破興之計乃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攻興盡殲
兵應之而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力戰而死
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居東京至之日
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因與民約曰今後
更不肆赦及不用官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

且奉其祖父為帝親從郊社徙弟益為京兆留守禮部
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尹時偽相張孝純致仕豫更以李
鄴范恭為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鄴及李儔令束
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偽太常博士直史
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堯之言略曰蠢爾蠻荆
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豈惟觀長淮
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所尚此賦極
陳馬之為用有補馬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
奉先營卒賣玉椀疑非民間物鞠之知得於山陵遂以
偽臣劉從善為河南陶沙官求金人所收不盡之物有
前尚書郎李巨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遂為豫用

豫使留守北京既而亘謀歸本朝豫族誅之 閏四月
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督之任
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直
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為必不能久唐太宗諭房杜
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
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闕畧可也 乙未都督呂
頤浩辟戶部尚書李彌大祕書少監傅崧卿為參謀官
明州觀察使馬擴為參議官彌大求對言東晉王導謝
安以師傅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
輕動乘塞視師臣等僚屬當任之且請諸將悉置軍正
如漢朝廷故事以祭官郎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

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頤浩都督諸軍彌大乃云已
為天子從官非頤浩可辟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別為
一司專伺頤浩之失宓啟以聞如此語乃問朕君臣儉
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彌大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
府未幾為言者所論落職奉祠 丁酉罷後苑工作惟
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為武備 戊戌詔紹興府權貨
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
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子女玉帛劫擄已盡猶犯
順不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朕相時待釁可也 乙巳
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 上曰大理人命所繫
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可使民不冤

勿令外補 都督呂頤浩屢言淮南宣撫使劉先世兵
冗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未上謂頤浩曰聞先世
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先犒設使恩信洽然
後科揀雖先世唯卿所用不必移也參知政事翟汝文
退書聖語以為上對臣下稱愚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
壬子劉先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
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為敵所覺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
進自敵塞近走還先世始知父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至是成衆
猶三萬飛追至頌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
捕及錄上有功將士 初金薩里罕與偽齊合兵屯於

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至是無故
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時陝西都統制吳玠
以秦鳳經畧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
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知
興元府乃過為守備閉石門僊人二關塞褒斜路商販
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
州趣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玠結好玠
彥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覺有間已乃以
素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
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參謀官劉
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即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三鎮

初李光為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覲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糴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羈管象州既而覲上書訴枉久之得放還 兵部尚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瑀鄱陽人也 上以宗室子偁之子生有聖質生有聖質鞠于宮中賜名從王蓋默契于崔府君之名也 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榜偽赦欲閒衆心統制官范

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為暹郡團練使 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徃徃乏媒寡援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薦三兩人以備器使 初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為言 丁亥責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腹心使深官可復則京儻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災眚之赦難例施於巨蠹乃詔寢前命 戊子詔太祖嘗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

將有非常之選 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翟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修文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為壯曲為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諭邪上又曰宣和間謀國之誤當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尚為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籍之以充効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 六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州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臣賈勝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就招乃詔成

自榮州團練陞防禦使 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蘄鎮撫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已遂有異志詢於幕官王玠玠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不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詈之 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置司處試仍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 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姦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

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
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
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
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又見防秋近將
緣故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仕 先是詔知
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奏裁減事上
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雖用數萬緡亦
豈為過但廊廡又須用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用
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 都督呂頤浩奏鎮江一軍
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猶少
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即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牘可

照望差臺省官各一員來此 乙卯上謂宰執曰卿近
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
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恃強拏兵十五
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常強中國常弱又劉豫僭立不
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上曰
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下幸
甚 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謂嶺外於西南
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
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
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即邕州置市馬專責
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橫上寨

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兵用自古未有
今乃得之 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左副元帥尼雅
滿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
磁人胡礪者被擄借昉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
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有黜之而獨礪作燕
人遂為第一或為賦以譏之有草地就試南人不預之
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 初起居郎王居正准詔
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畧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
廷至四方所行蓋彌文也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曰行
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數路之所出欲
盡為向者一下七十二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為能奉

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時以
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
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
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
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
皆數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侮備邊與恤民之事
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 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
政也與居正甚善閒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言皆
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
着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
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今旒

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居正在七月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官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中興小紀卷之十二

中興小紀卷十三

宋熊克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諭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遣兵蕩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既又謀帥時資政殿學士張守以內祠侍讀召而守力辭宰執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癸酉上謂宰執曰內諸司可省即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司與牛羊司已見冗費秦檜曰陛下及此盛德事也大觀政宣間屢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心權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碎銷金屏風遠通咸

知莫不欣戴上曰凡事主誠力行善惡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為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嘗從容奏言凡經筵講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 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官平陽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聞之蘇軾曰治道之病其始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

是也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顧今廷論猶前日爾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冗濫極矣當裁抑之則惡於害已臣恐修政之舉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臣願陛下奮剛明之斷嚴動搖之憲以成復古之勲天下幸甚 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岸觀世人之擾擾如在水中耳 初都督呂頤浩北征領統制官巨師古趙延壽崔增等軍行未至丹陽縣後軍

叛去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縣滅之於是顧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顧浩赴闕已外顧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蘇秀大稔米價極賤上曰若此何事不成顧浩曰米斛二百正如陛下初幸淮南時也上曰太賤亦恐傷農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英殿修撰仇愈為之建司於浙西甲申左僕射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敵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丙戌以御史中丞沈與求為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黃叔敖遷尚書自渡江以來玉牒等文

散失至是宗正少卿李易乞旋行編次丁亥詔從之監察御史劉一止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唐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是月擢一止為起居郎一止奏事上曰卿朕親擢也自六月遷二史祖宗朝有幾一止曰臣不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澂李稅與臣實同顧臣何以當此八月庚寅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呂頤

浩曰誠然魏相言漢家自有制度諸儒皆是古非今如漢三傑唐房杜豈須多耶上曰朕即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艱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願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便能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願浩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起居舍人鄱陽張壽言自古用師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係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為商賈或為伎藝以混其跡庶盡死力凡敵人動息皆得知之是日詔諭沿江諸將及都督府壬辰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時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癸巳給事中胡安國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嘗為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譽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為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甲午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亦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再也是日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優加擢其告內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

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報政專制閭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 先是起居郎胡世將應詔言事請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乘扈

衛以備非常人以為中於時病 己亥左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助至是以勝非為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張邦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為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惶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為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舍

人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
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既而勝非至雖
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願浩
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
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
上三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 大理少卿張
宗臣言諸郡戎器股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
漕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
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邇素手臨敵可
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滅裂或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
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 時南雄州境有賊鄧

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奏江西帥司有統
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總九十里願
得其兵擊賊辛亥詔傅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
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遛重寘典憲殿中侍御
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為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
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
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
制學士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
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
詞略曰自說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
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既而言者論

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譴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起居舍人張燾相繼罷去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次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已減常膳食素用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益務修舉皆惶懼請罪曰臣等失職致虧于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即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意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衢州遇教官福清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檜已罷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為然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

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輩並為所留先是倫在雲中副元帥尼雅滿嘗遣都提點烏凌阿思謀烏凌阿思謀今即驛見倫語講和事既而尼雅滿亦自到改正下同駟至是乃以事授倫歸報而朱弁洪皓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入見具奏敵中事上優獎之以為右文殿修撰左僕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義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使武經郎高公繪假忠州刺史副之仍兼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寧德宣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兩又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

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而金國相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之時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達道君見之泣下謂羣臣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歸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 時上已擢宣州觀察使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多謂增衛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為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然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

壯營牧圉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既遂改中軍為殿前司命沂中主管本司公事初置六部監門一員比寺監丞 乙丑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朱勝非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時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從之頤浩所領當罷也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浚奏金人與夏國頗睽夏國屢遣人至吳玠軍中 丙寅廣東漕臣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伯彥之官所辛未執政請除廣帥呂頤浩曰汪伯彥長於治郡上曰伯彥為郡朕豈不知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復云未協朱

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為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遥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天下幸甚今奉御筆臣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也 初鎮江府有織羅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

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戍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 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嘗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美頤浩曰綱之為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為之至殺內侍幾生大變上曰如伏闕事儻再有當誅之 自兵興

以來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體至是學士綦崇禮
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 湖廣有統制官張忠彥
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
彥意樂為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取
旨誅之 乙酉詔諸路帥臣宣撫使^帶者並罷於是李綱
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 丙戌詔龍圖閣待制知溫
州洪擬為禮部尚書 主管川陝馬趙開做大觀東南
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
抵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
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賣納錢五分若以
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六十自此始推行之 金

諸將請其主晟如中京以觀遼土及兩河之地是秋左
右副元帥尼雅滿鄂勒琿監軍烏克紳監烏珠^{秦鞞}白

皆會于燕山以迓之留監達喇守祁州都監伊都守雲

中伊都久不遷常怏怏有叛意至是約燕京統制浩里

原名槁里今改正同反蓋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密諭燕雲

兩河郡守之契丹漢兒令盡誅女真人天德知軍偽許

之遣妻來告時烏克紳獵于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遽

追獲之於靴中得其反狀悟宣回燕統軍來謁縛而戮

之伊都既覺父子以游獵為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韃

韃先已受烏克納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烏珠

馳至雲中凡預謀者悉誅之并殺尼雅滿之次室蕭氏

烏珠回燕請罪於尼雅滿曰蕭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惟間不測寸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于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漠矣 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置監牧馬事上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于是三省樞密院條上欲以饒州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百官進對所奉訓誥皆不關史氏慮歲久失實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

休戚弗具報者聽史官論列從之 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乙丑詔遣曾統朱異明橐胡蒙劉大言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為名異桐廬人橐長沙人大中楊子徽言永嘉人也詔各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時資政殿學士李回以老儒知洪州雖仁厚有餘而智略不足故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

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大中至江西以回為不職且言其縱子弟預政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耳事有大于此者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 先是有富順民李勃者因與娼阿王濫詐稱徐王到夔州守臣韓迪申宣撫司遂津送赴行在道由衢州吏白守臣鄞人汪思溫親王至州當避正堂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勃至行在驗得其實詐送大理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勃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 起居舍人王洋乞封錢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

一官且曰朕虛已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既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徽猷閣而去 自罷江淮等路發運使以來頗失上供錢物至是新置江浙荆湖閩廣九路都轉運使丙申以大理卿張濟為之仍除集英殿修撰置司湖州 言者謂今年閏四月壬辰有詔戍兵于本州知通依階級法蓋朝廷灼見官軍在外恣橫之弊然經由州縣一切不郵擅發倉廩豪奪錢穀甚至笞撻官吏歸為兇暴豈可姑息不問望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 己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不為人吏舞文即無留滯長貳官肯閱文案自然難

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尚書頗見其弊臣以為四選人吏作過大即流配次當勒停上曰赴部之官徃徃以細事難知動涉旬月不可不草也 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寧凌唐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豫虛實遣人持蠟書歸朝為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囚其妻田氏于穎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穎昌田氏訟其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用申胥楚不用范增則為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執于是朱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為謀臣上曰德宗幸奉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 庚

戌宰執奏禁私酒事上曰私酤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鹽榷酤令曰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可罷不然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武時因用兵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亦見久利也 朱勝非上疏陳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萬緡儻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黨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北為樂土若承此時擣其巢穴則淮北振擾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既行未有要

約而豫之惡可以藉口况彼姦詐但計強弱如尚強和必不集與其併力南向曷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官帑金幣皆以賞軍此藝祖伐蜀惟取土疆之意也五謂渡江之後有助順土豪可率衆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從之 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大臣不可立威當與諸將論事上謂俯曰昨杜克一向威嚴將帥不敢議事朕詔執政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知未十一月己未宰執進呈俯章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上曰天下安注意將然危亦不可偏廢如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蓋難事己巳宰執奏新除

太尉韓世忠合依兩府恩例上曰朕昨命中使賜世忠帶笏狨座以寵之矣昔周賞晉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盧矢秬鬯今世忠有功宜厚予之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潭州與求乞祠改以禮部尚書提舉太平觀庚午擬奏有官必有吏然先世之吏正後世之吏邪故有所謂猜禍吏有所謂豪惡吏惡吏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張湯王溫舒之徒猶能制而用之故能勝其任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及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相與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皆以不按吏為得計

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按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浸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姦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權邦彥曰昔有三不欺不敢欺在威不能欺在明不忍欺在德上然之辛未上謂呂頤浩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顧祖宗以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下不假易朕敢不勉之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

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時袞奏昨政和新書曾未數歲而論議紛紛衝改幾半者皆自縉紳之臆說也願降睿旨若於新書有所增損乞更加參訂可否勿使輕紊成憲乃詔今後臣寮所請若祖宗法意并新書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 江西宣諭薛徽言奏漢薛宣守左馮翊時頻陽縣當數郡湊且多盜令薛恭所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材遷乃奏賞與恭易未幾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劇易望許臣所到州縣視吏無大過止坐才窘而事不辦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申省取旨 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歷至是藻言東觀凡例臣嘗

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書之家臣於郡政之餘當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年類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 初婦人阿易詐稱帝姬曾下嫁曾成致宗室趙士倫申荆南鎮撫使解潛送赴行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己亥朔詔易杖死士倫等皆編管 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棐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書等罪甲午詔綱提舉崇福宮棐宋城人也 辛執奏御筆批出令舉舊制禁絕民間銷金事上曰昨因閱韓琦家傳論戚里多用銷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銷不已可惜廢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議謂質則用物貴淫則侈

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 先是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言者以為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實損課額於是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問仍誠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竄 高麗國遣人入貢已巳司封郎官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况今艱難而諸州徃徃冗占大抵以將迎為急務以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辛亥

詔劄付諸路帥司 左司郎中金壇張綱奏欲今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少最多則黜責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 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存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規與羣盜屢戰皆勝至則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其策甚可行諫官乞推賞官吏遂降詔獎規甲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諸鎮使倣而行之 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孟庾為同都督 婺州歲貢羅建炎中已減定為三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一疏五不可以聞乃

詔依已減定之數 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郭藥師相州守杜克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既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雅滿問克爾欲復南歸耶克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克不敢歸也尼雅滿頽而笑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遂之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回亦各歸所部 時鼎寇楊公黃誠聚眾至數萬公主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衝分布遠近共有車船 李龜年記楊公本末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山小德山望三州及渾江龍之類皆兩重或三重載千餘人

又設栢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餘丈上置巨石下
作轆轤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倒栢竿擊碎之渾江龍
則為龍首每水闊楊公多自乘此闕及海鯨舡多數百
隻海鯨船也蓋車舡如陸戰之陣兵海鯨舡如陸戰之
輕兵而官軍船不能進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
而專恃船以為強誠衝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為固誠
塞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濠及陷
馬坑衝寨北據正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衝每訛曰地險
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禹與荆南鎮
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
又李龜年記曰昌禹初到鼎州披荆棘立軍寨與賊接

戰其御下甚嚴不用命必誅之故將士戮力又為鐵牀
等刑專以威賊每擒賊黨引其傑黠者問以賊中事辭
不服則以此刑治之其徒旁觀惶駭戰栗又陰縱其老
弱以歸故賊畏昌禹不敢犯鼎州 初諸州鑄錢監惟
饒之永平最古蓋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
池之永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末
始建兵興以來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猥衆往往虛靡
廩給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饒廣寧監卒寓役於
虔蓋移少以就多也 鄧隨郢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
再攻金房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報國勿
坐困于此霍明獨不從曰朝廷既招安我輩無事且已

竟無行意仲怒自馳至郢州起軍明謂其黨曰大太尉
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駭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
有力者為之束髮坐定明卑辭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
違大哥令事未湏遽莫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髻
即擒而殺之遂以仲再反聞于朝仲之母奔告李橫自
鄧州率兵為仲報讎進圍郢城明有口辯登城呼曰仲
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
命于朝橫不聽攻之愈急明開門與戰大敗而走既而
自歸行在授洪州兵官橫既為仲報讎義聲稍著詔授
襄陽等州鎮撫使 偽河南尹孟邦雄盜發永安陵河
南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又知虢州董

震初嘗從偽至是復歸正乃將所部與琮併力謀取西
京琮與子也

中興小紀卷之十三

中興小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年

歲在癸丑

春正月丁巳朔翟琮引衆擣孟邦雄營

邦雄方醉卧遂將其族以歸

甲子詔戶部侍郎姚舜

明往建康府統領都督府錢糧仍選官屬充糧科院審

計司舜明嵎縣人也 初金將薩里罕等衆十萬自鳳

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

入洎陽界斥堠將部龍興敵遇退走金房鎮撫使王彥

倉卒召兵使別將將二千人迎敵初亦以小勝既而金

諸軍萃焉二將併沒彥聞敗乙丑退保石泉縣敵遂入

金州 初令廣西帥臣許中市戰馬皆弱不堪用至是

降中兩官壬午詔置買馬司於邕州馬必高四尺二寸
以上每百匹為一綱 先是言者論工部侍郎賈安宅
以為張邦昌之僭立也莫儔以書報安宅安宅欲往從
之聞上登極儔既被罪乃遽請致仕又謂苗劉之變呂
頤浩等檄書至湖州守貳及寄居葉夢得欲相率皆行
安宅斷然以為不可於是安宅被旨分析既上委臺臣
驗其實始知安宅致仕在儔被罪已前亦未嘗沮夢得
等勤王之議惟與王黼連親是月安宅以徽猷閣待制
奉祠而去言者不已遂降為集英殿修撰 兼吏部尚
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在選曹至唐而銓法
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

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季輔遽
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
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
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
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
振幽拔滯無復閔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
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二月丁亥朔詔從之 辛亥
詔廣西買馬置提舉官既又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付
之為本自是歲得千匹雖極費力斃於道者常半然於
治軍亦非小補 以右諫議大夫徐俯為翰林學士先
是俯為侍讀進春秋解義桓公四年天王使渠伯糾來

聘引左氏傳及杜預釋謂伯糾父在而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名以譏之上曰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書名貶之也因預右僕射朱勝非曰卿更為朕討論而俯亦乞以聖諭編之記注既而勝非又奉親筆以為天王之失而孔子名宰所謂指行事示褒貶者於是勝非奏陛下天縱之能日新之學臣曷足以副隆旨然嘗陪經幄不敢固辭謹參攷經傳衆說庶幾推廣聖言臣聞刑威者主之大柄分守者臣之大節桓公聽羽父姦謀篡而自立擅易許田貪取郕鼎如是四年天王不問乃使其宰往行聘禮所謂主柄臣節今盡廢矣故經書宰名所以譏周王也望依

俯所奏以宸翰付經筵且編之注記永為大訓癸巳詔從之乙未上覽權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舉家皆陷今惟一女嫁韓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即遣統制官田晟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都統制吳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邀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遂自河池縣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官軍萬七千人益以洋川義士為三萬玠以黃柑遺金帥薩里罕里罕得之始知玠東來敵衆仰攻我師連勝薩里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

上丁酉犯祖溪關繞出玠後玠遽還仙人關己亥金人
陷興元府壬寅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終三百子羽遺
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統制官楊政勸玠往救子羽玠
乃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子羽留數日兵稍集而
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 辛丑宰
執奏禁中神御薦饗禮科上曰朕皆自閱有一事可議
神御二十五位各用羊肚一頭殺二十五羊恭惟祖宗
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謹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
亦必歆也呂頤浩等言陛下盡誠以奉先而仁恩及於
微物天下幸甚 初建康府守臣端明殿學士李光以
支軍衣絹不足嘗借用上供絹是月本府具當職官時

光已奉祠去而端明殿學士趙鼎為守鼎以為光為守
臣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
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光不得不
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始朝廷頗
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時參知政事同都督諸軍孟庾江
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軍於建康軍中多是招安強寇
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亦肅然
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未幾移鼎帥江西 劉豫之
母偽太后死謚曰慈憲是月葬於東平縣 三月戊午
宰執奏池州敢勇軍作過上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
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作過敢勇且分汰其

餘衆乃議守臣之罪上可之 丁卯宰執奏揀刺親從親事官上曰凡招軍之費動輒萬緡人但見萬緡爾不知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誠不得已也 浙東沿海制置使呂源因賜對輒奏私事為言者所劾是日詔今後上殿不得輒論私事 初襄陽府鎮撫使李橫既得帥權思立奇功以自固又軍中乏食往往以人為糧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措之數橫乃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皋相約同領兵北去襲潁昌府遇金人戰屢捷皋魯山人也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等卒至悉潰而去遂復潁昌及汝州葉縣等處至是橫等傳檄諸軍將復東京略曰偽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

淮泗東逼海沂又曰金商之帥出其先荆湖之帥繼其後倘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 吳玠會劉子羽於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叛以利誅金謂四川唾手可得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之越境而戰也破金無所得已失望而洋川公私之積皆寘他處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馬且盡遂殺兩河一僉軍食之又春厲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且遣人賫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于武休關而金棄

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司官屬有勸張浚移治潼川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馳書請勿從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於泗州置司兵部郎官劉景真論淮南守臣當久任癸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選任則不同股肱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淮甸密邇寇敵又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且然後能扞一方不可不擇也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琮擒孟邦雄奏至上大悅超授琮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為劉豫守襲琮於伊陽琮設伏擊之盡殪京西招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商虢鎮撫使詔琮押邦雄赴行在戊子上

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戢姦吏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己丑宰執奏刑部郎中韓膺曾請誤入人死罪者乞依祖宗法終身廢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為姦長吏尤當痛懲其弊使差注無滯權尚書洪擬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席益曰擬甚用心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也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

燒倉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 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且乞雪昭慈獻烈皇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謗已息矣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以多近嬪媵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 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 浙東宣諭朱異薦鎮

東軍僉判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郡縣之政克舉呂頤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也 癸巳上曰鄒況乞雪昭慈之謗今當大祥因此時下詔如况言可也上遂問昭慈得罪泰陵之因俯對以昭懷上僭及左道之誣席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罪也遂詔昭慈謚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鄒浩之弟欲擢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鄒浩亦有子名柄然嘗為李綱客今當以其父故用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次子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

為國家之光也 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尚書黃叔敖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米五十萬石芻五十萬束乙未叔敖等奏今來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與免試注官汝嘉麗水人也 時鼎寇楊公衆至數萬僭號稱大聖天王旂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荆湖諸軍會于鼎州討之於是鼎澧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湛引兵攻賊寨以俟諸軍來會既而潭州統領官劉深鄂州統制官顏孝恭共二千人荆南將官羅廣三百人並至屯鼎之城外

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癸卯荆南之兵北還而湛亦歸矣 戊申宰執奏戚里高士矐乞落階官及差遣詔除權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矐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躡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呂頤浩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上曰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 己酉上諭宰執曰人材當須長養成就之今每除一監司常患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緣宣諭所發置獄除正犯人外

並放 時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駐軍揚州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劾罷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 初詔李橫牛鼻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獨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寶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與牛鼻共起兵往東京又聞為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來自襄陽臣竊訪之云橫止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

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為持久之計矣上覽奏頗憂心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遺子女玉帛縱畧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偽齊將李成與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戰敗而走賊亦不敢深逐也叅議官穀城譚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江漢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穎昌府復陷偽境至是荆南鎮撫使解潛奏橫已回襄陽及金犯鄧州境與本鎮甚近緣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遏糴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仍下川路備糧詔以付宣撫司 鼎寇楊么拒官軍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頗搖乃偽肆赦立鍾相之幼子子義為太子自么與黃誠以

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寨僅七十中間
為官軍所破或葺或廢惟夏誠劉衝二寨險不可破
上每日朝退即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申時付外乃
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為常未嘗少怠五月乙
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申時付外章奏至至卿等處
晷刻皆定可見也 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廷道遠
緩急乞隸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 己未資政
殿大學士吳敏卒 自渡江以來大宗權于虔黃二州
置司至是詔行在建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
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得其時則
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一下郡邑

即科于民故民輒受弊若物物和買則民不與知乃令
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 初權貸
務都茶場驟稱行在至是詔鎮江府吉州置司者別為
名 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壬戌上曰小官俸
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當謹守
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行亦須變而通之自
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帛
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
廉節難矣 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往金國軍前
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堯為刑部郎中公繪為浙西都
監 金願再遣重臣以取信丁卯遂以吏部侍郎韓肖

曹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辛未命肖胄為金
國軍前通問使仍擢給事中朐山胡松年為工部尚書
副之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已見致戰和未有定
論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
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 癸酉宰執奏稟
國書上曰有天下者當持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則知
能謙者尊而光矣 時有上殿官李長民者正民之弟
也戊寅上問宰執曰長民比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
皆淹博文辭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
藁以示從臣而正民以光等為皆不合時宜士大夫笑
之徐俯曰正民父景淵長者持論平允不以元祐為非

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願長民力行如何爾元祐
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徧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
用之上又問鄒况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
固賢今更當論况之賢否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
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又問况之賢否可謂至公矣
上曰朕心至公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既而除長民
監察御史常與改秩 湖南宣諭薛徽言薦通判永州
劉延年祈陽縣令張登欲就任增一秩已外上問宰執
曰延年何如人呂頤浩等皆曰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
不及然人固未易知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
其賢否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 上又謂宰執

曰監司守令皆有勸農之名未聞勸農之實呂頤浩曰漢力田與孝悌同科以重農事也上曰觀文帝詔足知當時重農事矣席益曰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事而吏不以實應徒為文具至有追集農夫拘留累日以待守令之行阡陌者今當令縣縣行勞來之實上然之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鮮元杜琳等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世忠金人已約講和所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是月劉豫偽戶部侍郎馮長寧與監察御史許伯通同修十一税法與阜昌勅令格式皆成二法並行文意相妨者從税法其說以謂宋之税法為民大蠹權豪交通州縣而欺愚弱入田宅不承其

稅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為推割產已盡而稅猶在監固拘囚死而後已官攤逃戶之稅使邑里代輸又方田高下土色不實朝行寬恤之詔暮下割剝之令故民窮而起為盜大率皆吠堯之言也資政殿學士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戊子卒金人之由褒斜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總至而朝廷未之知也上曰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為憂今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原之任庚寅曲赦川陝令吳玠速上將士功狀既而法原亦至仍置司於閬州於是總領四川財

賦趙開白似等求罷且言自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歲有常息起建炎已酉至紹興癸丑共收一千五百餘萬緡兼陝西茶馱及陝西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惡其不便於己共興謗讟以為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聞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畧也此據鄭剛中送人序上謂宰執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

所以必可行也 鼎寇楊公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為荆南潭鼎澧兵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瓊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瓊去併力討之瓊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踵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胥動為盜楊公罪惡貫盈何以招為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

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
上 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
子監量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 初呂頤浩以養
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為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
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後張純獻計願浩增定
私鹽刑名多配嶺南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
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
法不能及宰臣循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
部與胥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
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為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
至是亟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

隸戶部 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為姦川陝官到部者
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玘
奏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為便自後踵行之

目錄

中興小紀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年秋七月丙辰左僕射呂頤浩辭提舉國史不
允上曰朕觀歷代史後人皆不及前人遷固雖下於左
氏辭猶竒偉范蔚宗以還不足觀也至唐史尤不及前
人遠甚頤浩曰陳壽三國志亦佳上曰壽頗簡畧事實
多在注中又諸家互相矛盾席益曰歐陽修五代史乃
有褒貶義例過范蔚宗等遠矣 工部侍郎歷城李擢
奏乞參紹聖大觀法別立博學宏詞一科已未詔從之
時行在百官以職之高卑而差其人數多寡月給雇募
之直亦是擢請之也 時大早上曰和買未為良法今

支錢一千州縣吏更不奉行重困吾民可下監司覈實勿為文具甲子手詔略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其和買紬絹錢已虧而多有不支民咨怨而傷和氣因以致旱可索逐路未支實數條上言者謂艱難以來中原隔絕祖宗開國功臣子孫凋喪幾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從之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不可用壬申詔罷之上曰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今然古人雖用亦或不利如駮絰而止之類蓋車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呂頤浩曰房瑄失利於陳濤正坐此

也甲戌宰執奏置孳生監牧馬呂頤浩因論廣西買馬雖置提舉官須令帥司與之直庶無乏事上曰固也然當擇帥若不擇人而每事待朝廷處置則雖百執亦不能辦治天下者要在官得人而使之各任其事則天下治矣時置監於饒州以左朝請大夫郝漸為提舉孳生監牧事然馬性利高寒鄱陽地卑濕既而因暑馬死者衆漸坐此罷先是講筵所祇應人經進書推恩內門人後省私名莫允中拔進義副尉左司諫唐煇論以為不當乞追改煇吳縣人也已卯宰執進呈上曰此講筵所奉御寶批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批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列乞陛下允所奏上領之徐俯

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事因言者論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固請從煇之說上可之先是久旱中雖得雨微潤而止上極憂勞省躬修政而圖嘉應至於祈禱皆蔬食以致潔誠自此月己巳之後屢雨至是始足庚辰上謂宰執曰日者亢陽朕甚慮之以為禱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大有年者一有者再而已矣以此知難得也呂頤浩等退而相謂曰上至誠閔雨如此宜豐年之來格也初劉豫將李成統衆與金合兵二萬攻盧氏縣河南鎮撫使董先率兵五千禦之衆寡不敵遂棄元守州縣將二千餘

人退寓襄陽府願聽李橫節制許之金偽兵復犯襄陽橫以食盡不繼遂引其兵棄城而遁金偽兵南至隨郢遠近震恐橫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為賊萬一諸部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米船至其衆遂安董先與信陽軍鎮撫使牛臯先渡江至洪矣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橫大喜是月詔橫駐洪州既而鼎發橫赴闕將佐以下隨之橫至闕為桑仲訟寃乃追洪州都監

霍明送大理鞫之亦竟薄其罪 時召德安鎮撫使陳規至行在規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云 詔復沿海制置使乃以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兼之仲荀將兵二千之任因陸辭乞解軍職遂加檢校少保仲荀至明正當風汛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為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 八月己丑宰執奏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第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余堵初叛遼主亦以謔言不給糧之故往附女真也 時言者欲罷都轉運司於是度支郎中侯樾等言自發運司罷後上供錢物頓失遂改為都漕蓋緣以辦上

供為事今罷此亦可省吏之費第諸路漕臣又以上供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廷舉措矧自置司一歲間已增八十餘萬貫矣第漕臣不得自便故同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庚子詔從之 上以雨暘不時又蘇湖地震甲辰詔中外之臣令極言毋隱先是諸州有積年所欠禁軍闕錢已委逐路憲司起發上復恐不便於民遂諭宰執令速蠲放繼又手詔三省樞密院行之大指慮有追呼禁繫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至是上又曰紹興元年以後合椿之數亦未須起欲與諸路招軍令填足舊數也 初河南布衣王忠民隱居不出靖康中因上書被召又嘗以策干長安帥范致虛致虛喜

欲致之不能時諸鎮如翟興董先李彥仙皆禮重之劉
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金寨與故
遼之境以斷天下之疑宣撫處置使張浚補以官不受
復薦之至是忠民詣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僉書樞密院
徐俯謂之曰上知君來甚喜既見上所奏皆留中授右
宣義郎忠民辭不獲命則以告納于牘中藏之七寶山
下而去後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于敵中知
常越豫境被執忠民於是編置福州未幾得免 初同
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道經淮
甸見田畝多廢骼髑相屬密附奏乞展限起常賦及立
賞掩遺骸以廣上恩是月肖胄等至雲中軍前與金議

和金頗見信而有悔禍之意 給事中黃唐傳言都漕
不可罷力營救之於是言者論唐傳附會大臣九月乙
卯以唐傳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未幾落職 丙
辰兼詳定一司勅令章誼言比修紹興敕令格式書務
速成論靡專決州縣推行已漸見牴牾望詔監司守臣
條上新書之闕命官審訂去其訛謬著為定法從之
右僕射朱勝非等奏近泉州水暴隳城郭廬舍已行詰
問上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
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乃詔
諸路有水旱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如敢隱則置之法
時天象多變臺諫文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

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戊午罷頤浩為鎮南軍節度開
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制下言者又請鑄去將相崇
資於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 謚昭慈獻烈皇
后曰昭慈聖獻 乙未詔畧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賊
吏於朝堂亦以刑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絹直不滿千
錢故以一貫三百計匹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絹
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尚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
後賊吏犯法夫復何言 先是皇后父邢煥卒妻福國
夫人熊氏進狀乞賜及官子弟門客皆踰常制癸亥上
令補二子官一子有官者進二秩餘悉不行且頤宰執
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

邪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
况待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
戚已減於韋氏矣乃詔追贈煥少師嘉國公許造進酒
而已 甲子起居郎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臣兼記注且
聽直前奏事元豐并更制不復并任諫列然有事亦許直
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寢廢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
出位為嫌甚非祖宗兼聽之意乃詔依元豐舊制 丙
寅詔江西大帥趙鼎兼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
岳飛駐軍江州而舒蘄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
回不協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 江陰軍進士李
翰蘇白違詔不詣檢院乃伏闕上書是日詔押赴本貫

上曰所言者皆細務如戢宗子之類自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爾此風皆李綱輩啟之不可不懲也
上謂宰執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可復蓋兵此為不知時宜者如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有成功今劉世韓世忠終各及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而議者已患其多非也朱勝非曰漢初諸將最為用者韓信彭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俯曰光武常中分戲下之師以與鄧禹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上然之上自南渡以來每兩月輒一賞衛士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

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上嘉歎之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近諸路屬官浸增舊員而寺監之官不除臣謂當減屬官而復寺監丞一則分掌郎曹之劇務二則養人材以觀其能三則資淺者不至躡遷庚午上謂宰執曰郎官高選前此歷寺監丞乃得之渡江以來序進人材則徑至郎官其議復置如同言
朱勝非等言今歲防秋事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外敵矣豈獨防捍險阻哉
大理少卿張杓論淮南帥臣守令當加精擇壬申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乃

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為令已釐正矣當
謹守之昔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謂有美錦而使人
學製蓋民之師師非練習政經者不可為也中書舍人
晉陵孫近言艱難以來軍期幾速之事先以白劄子行
下然後乃經給舍循習寢久凡擬官斷獄之類亦徑下
有司今欲由舊制乃詔非機速者仍命給舍書牘 祕
書省正字晉陵陳祖言乞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冬
十月壬午朔詔昨者遣使出自朕意授以手歷澄清諸
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
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
未還二使不無疑慮三省可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

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自南渡以來官無籍吏
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先是言者乞令吏將所
省記類而成冊從之遂詔修七司勅令又得廣東轉運
司錄到元豐元祐吏部法與七司所省記者參修命禮
部尚書兼吏部洪擬總之而兵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
朝最久諳練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勅令格式書成
而擬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
上之 上謂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為先務今
戰士無慮三十萬皆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強敵
無足畏也然造弓必用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
其直八千可以為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庶

使盡其藝也 戊子以工部侍郎李擢為禮部尚書尋
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 時荆南制置使王瓊總軍
討楊么至鄂州瓊言湖水瀰漫未可進兵壬辰詔俟水
落速去擒捕既又招西北無歸之人為賊誘脅者別給
旗勝付瓊招收 甲午廣西宣諭明橐言大理國欲進
奉及賣馬事上諭宰執曰進奉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
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嘗奏大理入貢言者指以
為妄事可為鑑上曰彼云進奉實利於賈販但令帥臣
償其馬直則馬當繼至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戊戌詔略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而士大夫
趨向多趨附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

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外攘得不負愧於天
下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三省樞密差除常加遴選
朕有賴焉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見管兵四萬四千
餘人乞揀老去弱詔世忠軍練已精陝西河北山東兵
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初世忠之在建
康也以金衆善射常以騎兵取勝世忠乃選少年敢死
士為一軍號曰背嵬如古羽林飲飛之類皆一以當百
又出自新意造尅敵弓斗力雄勁每射鐵馬一發應弦
而倒蓋二者皆足以制敵至是愈精矣 初福建鹽法
以三分為率二分商販一分官搬比年商販殊少鬻鈔
不行邵武軍判官趙不已上言乞併令轉運司搬賣歲

認鈔錢二十萬緡漕司以鈔錢太重請減為十五萬緡從之時度寇竊發多緣羣入閩廣販益以致作亂至是知梅州陳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亦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權貨務已亥本務言福建二分客鈔已令轉運司歲輸一十五萬緡而廣東亦係官搬杲所言不惟有侵漕計兼礙成法遂格不行杲建陽人也 壬寅以龍圖閣學士曾懋為禮部尚書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懋不當除遂寢前命 丙午宰執奏廣南捕盜事上曰凡擒盜多緣賊首未殄遽以奏功兵退又復聚衆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散而為盜有盜又不時奏致使滋長可嚴戒之 先是手詔吏

部注擬姦弊事詔意以為安得以皇甫鑄之流鈔制姦吏除其弊原上始用鑄事蓋獨取其初能制吏耳鑄後作姦迎合數貢羨餘唐史所譏上意深嫉恐臣下不察有疑御筆改曰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丁未上謂宰執曰他時詔未當三省可便奏陳改定徐俯曰陛下始用鑄事特取其為郎時事後惡其姦改以毛玠頒之天下益足以見盛德矣 己酉宰執奏事席益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鼻與金人戰既勝之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

見張俊云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荆南制置使王瓊至岳州水路下流進兵先遣統制官石世達領二千人至鼎州與程昌禹下統制官杜湛合兵以當上流令世達聽昌禹指縱世達勇而和湛方惠兵少遂與協力攻賊至龍陽縣之沅洲奪賊小德山船一賊連敗庚戌官軍入黃誠寨登偽太子樓獲龍牀龍屏之類是日瓊在下流船小與賊戰不利乃留水軍統制官崔增吳全於喬口而自持神武前軍由益陽縣路次於下芷江口金左都監烏珠至鳳翔府與萬戶薩里罕會再謀攻蜀又金衆東寇楚泗時江東宣撫使劉

光世駐軍在建康扼馬家渡光世將兵直擣廬壽金人乃引去崔增吳全自喬口進兵攻賊失利二將皆沒王瓊與程昌禹議方欲橫鼎江下流植樁留船守之以防賊衝然後悉衆泝芷江併力攻賊將夏誠劉衝等寨會鄂州告急戊申瓊持兵趨鄂留統制官王渥趙興等軍權聽昌禹節制移駐上芷江口十一月丙辰宰執奏修運河事上曰有言當役不堪出戰之卒固不可又言調民而役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扞江之屬為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為害甚大故不得已但時方甚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及富家以僦屋取贖者皆非所

便恐議者惑之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哉 開封英布衣李漢英上書以為國家之弊在於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丁巳上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聖人之德時剛時柔而已光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復興漢業願豈柔為不可哉漢英語雖強易而朕不為忤也 時劉豫調民修城運糧又擇其壯者以備戰戊午諸路探至上惻然曰中原之民亦勞矣吾民之不陷偽境者雖兵興有年朕未嘗敢以科調煩之庶其休息夫使民各安田業治道之要也朝廷當力行之 自建炎初置司農寺庚申始復置丞二員明年又復置長貳 僉書樞密院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回自上即位

遣使入金十數輩未嘗報聘至是劉豫兵敗始遣其臣文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隨肖胄同來詔前奉使潘致堯高公繪接伴之 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自初相奏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至是金李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正同乃知檜之策出於金人也 兵部侍郎趙子畫為館伴時敵情反側人以館客為難子畫彌縫應對而永壽驕倨自肆又命右文殿修撰王倫與之議事倫為翊道雲中舊故翊慢少損倫即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二人始拜就命倫充送伴使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

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時御史六察所隸官司有免隸臺察者常同請依舊制乙丑詔閤門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獨皇城司專掌禁廷依祖宗法不可易爾同又言六曹貳長拘執繩墨願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三代皆有所尚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祕書省言元豐官制後國史別置院所有日歷歸本省國史案今乞以修國史日歷所為名從之初元祐司馬光

為相請設十科以取人材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獻諸讞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紹聖以來此科遂廢至是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乙亥詔從之宣和皇后弟韋淵乞磨勘遷秩時淵官為橫行吏部言橫行於法無以年勞遷者丙子上曰若宣和皇后来歸勢必加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以俟之吏部郎官劉大中言鼓鑄為國利源度饒兩司歲鑄一百五萬緡留四十五萬

緡循環為本合發五十九萬餘緡而元年二年上鑄二十萬緡截支外止發一十二萬緡却銅本錢給兵匠總三十五萬餘緡除實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貫豈止所得不償所費而已事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池併入饒江併入虔外其鑄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朱勝非曰此蓋近例上曰爰以文學稱其死有恤典今既致言者當罷之然依其家貧可依胡直孺例支與銀絹爰蓋黃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新孫見在臨安府為筦庫其家極貧也 先是建炎中將作軍器

二監皆併歸工部己丑始詔復置監少監丞簿等員將作乃總少府之事 時監司有闕或以干堂壬辰言者請遴揀公正可任之人書於籍庶杜其求且去待闕之弊上曰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於乞可明戒不得具闕庶少修士檢也 癸巳廣西經畧使劉彥造言南丹州莫公晟領賊兵三千犯觀州右僕射朱勝非曰此皆崇觀政和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亦下本路相度而帥臣監司以為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欺罔其實傷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造又乞與公晟一職詔從之 乙巳宰執奏正旦使人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

同朝廷百官之富所以夸示敵國今暫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無庸俱入蕪元日亦未嘗受賀也 時朝廷館金使禮既簡而所乞還俘囚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請畫江以益逆豫之疆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褫氣而去 時將遣叅知政事席益為報使而益以母老辭上問誰可代行乃薦樞密都承旨章誼明日誼對上諭以使金之說誼徑承命詔加誼龍圖閣學士以行

中興小紀卷之十五

中興小紀卷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四年甲寅春正月丁巳宰執論遣使事上舉申包胥曰秦伯初無伐吳存楚之志感申包胥之誠為賦無衣秦師乃出然則合兩國之成回難回之意只在使人耳 鼎澧鎮撫使程昌禹遣統制官杜湛與制置司統制官王渥趙興同引兵攻楊么已未破皮真寨俘賊黨陳欽等八十人奪船三十於是湖中小寇皆震恐不自安矣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制置使王瓊討賊久未有功壬戌上謂宰執曰王瓊使據上流可令岳飛自下流進兵賊無所逃矣今賊恃險與水嘯聚甚久譬如人病

若淹歲月必生他疾宜速除之 戊辰上與執政論北方事朱勝非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為固爾 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四川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文付下時浚已出蜀而奏纔至 癸酉工部尚書胡松年遷吏部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 先是御史臺檢法官李元湊論保正稅長之弊上諭宰執曰役法推行寢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貧者至貧民力重因此宜講究甲戌上又曰元澧所論乃是

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條利害上之 初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州及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命經畧使兼都統制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命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命統制官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時遣師古率統制官李進戴越王師古等引衆打糧於河州因襲大潭縣叛特拔寨遁去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懷慙懼遂隻身降敵吳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然自此遂失洮

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叅知政事席益既辭使金及
金使對榻前又無一言之助於是臺諫交論其失二月
壬午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論者不已尋詔落
職 癸未上曰國家任用小人當退之也朱勝非曰陛
下如天地初無愛憎始謂其賢則用之既知其非則退
之所以為公也上又曰人或以開河為非急務朕語之
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以為無閒然安可謂
非急務要措置有方爾 先是議廢觀州下廣西帥司
相度未上二月乙酉上謂宰執曰知其無益於國便可
廢之然當時取之不足為利今日廢之亦須慮患徐俯
曰誠如聖諭元祐間棄渠陽匆匆城中人未出者為蠻

所殺紹聖中唐義問所以被讒蓋禍始于此也 鼎寇
楊公既為官軍所敗其黨雖出降而賊防之甚嚴鄰居
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利其隨身之物又
殺而奪之鎮撫使程昌禹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
故降者稍衆遂申朝廷乞招安時知樞密院張浚自蜀
還是月朔日留其屬官馮檝同湖南帥臣折彥質措置
招安丙戌宰執奏其事上曰公等愚民肅聚守令之罪
苟欲自新令王瓊折彥質招之以成朕好生惡殺之意
既而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昌禹殺戮為辭尋有詔除
昌禹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侯招安畢日行 是月知
樞密院事張浚還朝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為學舍

以待河東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尚方以鑄印及被詔不肯出蜀乞行黜責炳侯官人也 金左都監烏珠與萬戶薩里罕領衆十萬復大入犯仙人關宣撫司都統制吳玠乃豫為壘於關旁號殺金坪嚴兵待之統制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臨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於是金人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壘玠與烏珠約

相見烏珠誘玠以王爵不從三月辛亥朔金兵攻壘益急玠命統制官吳璘領射士號駐隊者更迭射之矢下如雨敵死者布地而復踐以登玠又遣政與統制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滿四山大震鼓隨之壬戌夜壘中大兵出敵不意攻烏珠薩里罕兩大寨破之連戰皆捷金萬戶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金不能支遂遁去統制官王俊等追百餘里至鳳州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已下皆令携弩而來又選取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期不徒還既不得騁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 丙辰端明殿學士江西大帥趙鼎在洪二年戡吏爰民盜賊屏息一方賴

之至是召還 辛酉詔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是日福建漕臣鄭士彥進讀上曰閩中地狹民貧勿縱吏提剝以重困之官吏姦賊者當劾不可默也 癸亥以待御史辛炳為中丞時宣州奏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不論罪而給事中孫近因疏駁大理寺之失論宣州有觀望乞併罪之甲子上謂宰執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諸郡後有疑獄不復奏矣趙鼎曰此正國家立法之意也 乙丑罷浚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朱勝非間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衆與金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

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閩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癸酉知湖州汪藻編元符崇寧大觀詔旨先進二百卷詔送國史日歷所 江西制置使岳飛奏虔州盜發已遣兵討蕩甲戌上曰盜發不免加兵然皆理其末也不若理其本如守令得人能奉行詔旨無以擾之即民自安業盜何自而作耶 時梁衛之地悉淪偽境河南鎮撫使翟琮以數城孤立力不能敵乃引部曲突圍而出自歸於本朝詔琮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改授江東鈐轄其衆分隸諸軍 先是偽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

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僉
書樞密院徐俯欲斬澤送首劉豫恭知政事趙鼎力爭
遂令宣撫司婉辭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闕昂復奏若
恐妨和議令宰執以諭世忠密受之却報偽境謂北界
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
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金雖議和而兩界
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
既遣李誠侵襄鄧隨郢又遣重兵攻川口今乃却澤人
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
養之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乃
詔釋宗誠罪命澤以官且給閒田處其衆於淮西 夏

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為川陝
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 言者謂軍興以來
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士而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
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
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
據而奏州縣且然况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
卒已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 右諫議大夫唐輝
等言前宣撫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為張浚主謀
而尚列從班望行貶竄癸未詔貶子羽於白州唐落職
奉祠先是浚令前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直祕閣蔡陽
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及浚以次皆貶

而澄獨入對未幾遷直徽猷閣除漕江西 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宣撫司於仙人關與金人戰獲捷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乙酉上語宰執曰用兵當持重飛宜深戒之朱勝非等曰誠如聖訓 丙戌詔閭門各省四方館依祖宗舊制並屬中書省不隸臺察 言者乞撥免役錢以充和買下轉運常平兩司共議兩浙轉運司言於本司無妨而浙東西常平司皆言役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可以給庚寅乃詔轉運司多方那支 丁酉衢州奏直睿恩殿鄭弼經由常山縣騷擾是日詔弼兩官 襄陽重地既為偽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不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

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為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徐俯獨以為不然鼎既與俯異即請上令韓世忠以萬人臨泗上為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兵而大將遽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時言者以鼎為是俯求去丙午以本職提舉洞霄宮 時上欲令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分兵巡邊右僕射朱勝非請遣中使賡劄子付之庶無濡滯上慮內侍到軍中多擾止於急遞發行 初南昌潘興嗣高蹈不仕自嘉祐以來趙抃韓琦唐介交薦於朝起為筠州推官辭不就元符中黃履引

徐復孫佯李泰伯例乞官其孫淳授星子縣尉及蔡京用事追奪之淳既死趙鼎前知洪州奏乞加恩於興嗣之孫濤以為庶退自守之勸 丁未兩浙移文婺州市御爐炭非若胡桃紋鶉鷓色者不中程戊申上對宰執語及此感然曰當艱難時豈宜以此擾人因詔罷買有似此類悉禁止之 初上欲重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殿中侍御史常同亦奏二史議論不公所以當修之意且言惟故范祖禹之子冲知其本末時已召冲未至五月壬子上諭宰執曰二史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可趣冲來令兼史事朱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是所當修今修之足以彰二

帝之盛美矣 言者以為祖宗朝宰執每聚議都堂頃駐蹕會稽大臣會議日至三四自呂頤浩再相始不相關願復故事以踵前世都俞之風是日詔從之 川陝宣撫使王似等奏吳玠仙人關之捷是日詔宣撫司速上功狀考功郎官孔端朝言唐德宗時陸贄建言盜滿天下宜痛自引咎以言謝之庶叛者革心故所下制書武夫悍卒無不感涕今陛下刻意恢復而播告之言或未以發之謂宜因事見辭痛自引責以收人心 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建康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屯鎮江以私隙未平殿中侍御史常同奏二臣蒙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示國

威上以章示劉韓兩軍至是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軍
統兵官辛酉上謂宰執曰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光世
弟光烈與世忠弟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世良世
良峻拒之昨世忠語及此朕諭之曰世良等內諸司耳
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
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
卿與光世不睦議者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
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先世當負荆以謝時世忠
於平江府私第建閣寶藏御書乞賜名有旨賜名懋功
學士綦崇禮奏罷之世忠乞賜閣名見時日歷所乞關
朱勝非間居錄云內東門司會禁中出入及更改事務甲子上謂宰執曰

禁中百事皆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改亦最紛
紛多事也朱勝非曰今日皆從簡約自無改之理自
紹興初修今上日歷始置修日歷所既又號國史日歷
所癸酉復詔以史館為名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
年為執政徽猷閣待制趙思誠為六曹貳思誠高密人
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安世
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為執
政可乎思誠挺之子崇寧初挺之首陳紹述實致國禍
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舊要路
是月以同為起居郎六月己亥曲赦虔州土賊初
上命江西制置使岳飛復取襄陽亦命淮西宣撫使劉

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
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乞事建節且命司農少卿
歸安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飭上
流監司帥守餉飛軍毋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劉
豫求救於金金偽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
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顯進擊敵
兵及復鄧州時軍聲大振 先是內降以使臣王評為
秀州澉浦巡檢右諫議大夫唐輝上疏引康定元年詔
及嘉祐中陳升之劾鎮江軍留後李璋內降轉官正其
干請之罪以為祖宗至公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深恐
此風滋長壬寅乃詔罷之 時川陝無執政為大帥言

者數上章以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因諭朱勝非曰
西帥難其人朕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為之如張浚故事
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 先是荆南制置使王玠
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招安使臣晁
遇等且乞割州縣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帥折彥質報
賊不可招玠乃復遣兵蹂踐賊禾賊乘大水攻鼎州社
木寨破之官軍死者不知其數賊愈增氣玠與鎮撫使
程昌禹皆坐降官 戶部尚書黃叔敖除徽猷閣學士
奉祠而去 初吏部選人改京官而舉主有他故則報
罷之至是郎官王思溫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以收
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 秋七月

戊申建昌小壘而軍士素驕邀取無度守不能制至是
守臣劉滂以法隨之兵不勝其憤是日衆集為亂滂及
母妻皆死滂東陽人也 建昌叛卒嬰城自守江西提
刑司遣兵招捕時又詔右軍統制官趙詳引兵討之庚
午宰執奏討賊事上曰辛企宗自建昌使人來經營乞
委之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為怯懦無謀養成大
寇正如王瓊在湖南玩寇卒無成功而企宗又在瓊之
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
將才否如此辛未奏趙詳已平賊上慮官軍入城未免
玉石俱焚趙鼎曰未必敢殺人恐劫財爾上愀然曰斯
民遭此禍可憫令有司優恤之既而言者以為國家艱

難以來閩中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為其下所囚
率歸罪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
以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
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詔贈朝請大夫官其子二
人 初樞密都承旨章誼同給事中孫近出使至金廷
與其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論事不少屈金人諭
以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金遣金
吾蕭慶受書併以風聞歸遇吾國誼詰其所自金以實
對乃已還至南京為劉豫所留誼等以計得還上嘉勞
之乙亥擢誼為刑部尚書 時內侍李廩飲於大將韓
世忠家即坐手及傷弓匠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

缸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杯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常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預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 是月御史中丞辛炳除顯謨閣直學士與郡而去 朱勝非間居錄曰是夏樞府全闕胡松年為吏書綦崇禮為內翰辛炳為中司炳欲遷數言胡綦之失摺據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炳踰月論奏二公不已疾小愈未能造朝乞先供臺職有旨從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恭為不恭中司如此何以掌朝儀即日出知漳州怏怏而卒魏缸遷侍御史於是缸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眾或彊行

捉募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
能究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其事幾而御之有術
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
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靜不擾
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下
交儆紀綱克振矣 資政殿學士謝克家卒於衢州
先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
乏器甲漸足臣官職又超眾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
官紀中興名將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
見之行事八月戊寅朔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等皆
知上馭將得其道因言而誨誘之也 庚辰御劄以恭

知政事趙鼎為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 朱勝
非閒居錄曰勝非在告執政詣勝非問疾鼎曰今川陝
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玠見為宣撫副
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
宣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
疾不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可能也時鼎降命既出
諸名士爭願從之 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近詔六漕
細務令長貳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
例者酌情裁決夫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吏得為
姦欲七司各編為例冊令法司掌以備檢從之 先是
侍御史魏矼論兩淮屯田事上謂宰執曰招集流離使

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因舉鴻鴈美宣王詩謂中興
之業實在於此胡松年曰朝廷行屯田累年惟荆南解
潛畧措置其餘皆虛文無實效上曰然松年復曰漢宣
之治總核名實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不治者
如屯田尤不可欺一歲耕墾幾何收穫幾何便足以考
上曰卿等可條上當力行之癸未朱勝非上屯田利害
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
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
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即行之孟
庾等曰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饋餉不易更容臣等
與勝非熟議 上謂宰執曰素聞岳飛行軍有律未知

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律所以能破敵也乃降
詔獎之且從飛第賞將士趙鼎曰陛下激勵如此其誰
不勸尋除飛清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既而飛奏辟盧
宗訓者知德安府侍御史魏矼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
就其美不宜徒輕儂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
不行謂為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此事幾以善
其後宗訓之命遂寢 魏矼請遴擇羣才隨宜器使乙
酉上謂宰執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矼論
隨宜器使矼得用人之道孟庾曰誠如聖諭胡松年指
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至公
之道行矣天下幸甚 戊子執政奏事趙鼎曰臣今西

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孟庾等言趙鼎
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乞自睿旨易之乃除鼎都督川陝
諸軍事既而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荆襄諸
軍 趙鼎事實曰是時當國者不知可否事事多不決
吏緣為姦每鼎受狀之日人皆駢集由是見忌初上即
位以御營使專總軍政其後併歸樞密院宰相得兼領
至是言者論其失乞令叅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為然
言者又謂當國者不知兵意專以屬鼎也於是忌者益
切至除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使皆忌者之說也鼎留
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
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

黜陟專之可也是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遂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著已自過人遠甚也 上曰朕於大臣未嘗不進之以禮退之以道遂舉清人刺文公詩以為危國亡師之本在所深戒也胡松年曰陛下於鼎可謂任之專責之重矣 朱勝非閒居錄曰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叅告進呈指此一項奏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

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需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詔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 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

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寬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總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各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為羣議所移臣竇萬幸 趙鼎事實曰自鼎入叅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

庶可脫當裂天下兵守平江俟敵退徐為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浚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意故也鼎以浚為助者乃寇萊公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之同謀事必參差則鼎之策遠矣 初金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居雲中是夏始入見金主晟而烏珠自川口敗回燕山亦約鄂勒琿同覲至是劉豫遣人乞兵同入寇晟議於諸帥尼雅滿烏克紳皆沮之惟鄂勒琿請行晟遂以鄂勒琿權左副元帥達喇權右副元帥將兵應豫又以烏珠先嘗

遇江知地險易使之為前鋒於是劉豫下書偽境畧云
朕受命數年治頗有叙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元
議一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
欲割地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豈國蔑棄大德乃敢為
遣使聘密圖吞噬先劫汝穎次掠襄鄧至有收復燕雲
之謀是用遣皇子諸路大總管左丞相麟領東南行臺
尚書令會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務使六合混一其
吠堯之辭悖逆如此 先是湖北制置使岳飛令統制
官王萬辛太駐清水河以淹敵太不聽命擅歸荆南而
鎮撫使解潛不即遣太反妄申太先復襄皆為飛所劾
丙申詔太特貸命除名令自効 戊戌詔於臨安府餘

杭縣置孳生牧馬監 是日以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
使王似知成都府 是月以宗正少卿范仲中書檢正
官虞灃並為左右史而侍御史魏矸言二人乃執政趙
鼎胡松年親黨皆罷之 先是侍御史魏矸薦武臣崔
謹習王宏癸邠樞密院擬二人差遣上曰臺臣為朕耳
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論薦人材竊慮私有好
惡二人且令籍記他日量材選用朱勝非曰陛下英斷
非臣等所能仰窺萬一 荆南制置使王玠下統官常
棊屯鼎州城外

身系

中興小紀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四年九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以遣使議和非
便欲進兵恢復乙卯上謂宰執曰世忠為國之心甚切
可諭以二聖在遠當遣使通問 丁卯合祀天地於明
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庚午詔朱勝非聽持
餘服候服闋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癸酉
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趙鼎為右僕射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 趙鼎事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
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
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為誰諸侍從謀於近曰非晚必命

相公當草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而散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引金右副元帥鄂勒琿等自淮陽分道入攻舟師由清河據楚州進攻承州騎兵渡淮據滁州探者未得其實以為敵勢甚少趙鼎曰金前侵我境乃入敵國即仇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行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趙鼎事實曰劉光世密遣屬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計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

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論如此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偽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佞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降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敢入矣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時在承州以援兵未至退保鎮江府 冬十月丙子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軍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而三大將事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侍御史魏矰監察御史田如鼂分往如

鼇大庾人也。砥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砥因勸之。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上。於是光世進軍屯太平州。已邗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復統兵過江，駐於揚州。上將親征，詔略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親迎鑾輅之還，期盡庭闈之奉，卑辭厚幣，遣使請和。比得敵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謀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羣偷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共憤，誓挺身而效死，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殲彼逆黨。」

成此雋功，咨爾六軍，咸知朕意。自豫僭前，此至以大齊名之及是，始正其逆罪。詔既下，人皆鼓舞，而朝士中尚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公更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既而侍從及臺諫同日請對，翌日宰執奏事退。鼎復奏曰：「今日侍從臺諫皆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羣議所移。上意益堅，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亦言：『今敵人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鬪。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初知鎮江府沈晦過闕，論藩帥之兵可用，以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

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五郡合擊金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下則五郡尾襲而邀擊金人安敢遠去頃歲金人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大原則不敢南踰一步此制稍定三年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而帥臣陳邦光不與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縶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併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况東晉常調京口兵可

用故北府兵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軍在府其言不用至是晦乞趣張俊統兵為世忠之援宰執皆稱晦論議激昂上曰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頗怯更看臨事能副所言否沈與求曰陛下用人如此則無失矣 時趙鼎孟庾胡松年共薦前樞密副都承旨馬擴有才中因苗傅事得罪乞復試用擴亦請自將三千捍賊上曰齊小白猶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既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俟引見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効死以報鼎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沈與求曰陛下御將如此何事不濟既而引擴見復除樞密副都承旨鼎又曰陛

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有謀不止於鬪智而已與求曰陛下起擴之廢寵以美官必能立功以報陛下雖漢祖善將不過如此除擴在此月戊子今聯書之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初報國史院問目以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修定壬午詔送史館初知建康府呂祉言今置江北於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乞上親征至是江上探報惟祉最為詳密趙鼎言祉慷慨敢為此等人材實不易得上曰祉真有方面之才朕留意人物欲其協濟多難如知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而所對多誕謾不實雖有簾材何所用之沈與求曰洪道知明州脫身

先遁一城之民盡殪於賊至今人怨癸未詔鄂乃上流宜別擇守臣詔僉書樞密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賊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乞過江拒敵戊子上謂宰執曰世忠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戶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沈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遭霖雨未能進而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機制變甲午戶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黃調發所用倍多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五分二分折四緡三

分折六緡其紬則皆折納二分折四緡八分折八緡令
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探到劉
豫事 丙申積雨餘月戊戌上發臨安陰雲頓開軍容
甚整都人欣歎以謂靖康以來未有是舉上登御舟至
臨平鎮宰執奏事趙鼎曰臣等扈駕登舟見道傍觀者
皆流涕以手加額蓋陛下以萬乘之尊親總師徒履至
險之地苟心懷愛君莫不憂此臣待罪揆路不寒而慄
非不欲披堅執銳率眾摧鋒而書生不閑戰鬪又府庫
無儲關津無備隨宜經理倉卒取辦必有過差願陛下
收衆智降哀痛之詔捐內帑金以賞激士氣庶可成功
此在睿斷勉之而已 韓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

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
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爨班師良臣去
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
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伍陣設伏二十餘處
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軍金問我軍動息良
臣以所見對大帥烏珠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
其將貝勒托卜嘉原也擁鐵騎遇吾軍之東世忠傳小
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旂雜出敵軍亂弓力無
所施而我師伍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入胸下
捐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貝勒托卜嘉
烏珠走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

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金戰於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於承州皆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建楊陳桷與旻等具舟載之獻於行在且言使人戰沒者三十餘人 壬寅上至平江府復下詔略曰朕急父兄之難申子弟之情師其有名天其助順將臨江許已次吳門言念幅員之間共離戎馬之禍使汝等邱墓隔絕骨肉散亡罪實在予一人毒乃流於四海咨爾將士勿顧便安宜各奮揚共圖恢復 辛執奏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布衣陳東毆陽徹寘之極典上曰朕初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祕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趙鼎曰輔相非致陛下青躬自咎如

此誠為盛潛善伯彥誤國之罪天下皆知此安可誣也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尚書 十一月丙午朔上御平江府行宮 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雖決勝負哉於是遣叅知政事沈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眾與求回言松江民居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

此據趙鼎事實修入不得其浚來言久之張浚來自閩中

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時承楚恭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敵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不能安業今又遭敵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 辛亥上命申嚴密事之禁仍詔漏泄邊機處以軍法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奏乞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壬子詔除軍兵營寨外令孫佑不得應副佑北海人時知平江府上因謂宰執曰臺諫規戒朕所樂聞常恐言者無以補助昨致遠又奏御舟不計其數可速行機察朕隨行惟三十餘舟皆載書籍此外無一玩好趙鼎曰監司郡守之官猶巨艦相銜數里陛下簡約

如此實帝王盛德事也上曰朕初到平江孫佑所供進膳桌子極弊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鼎等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太平基業指日可期天下幸甚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斷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癸丑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 先是趙鼎薦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可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 喻樛語錄曰樛先受趙鼎辟為川陝都督府屬官既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之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幸甚不然遺臭萬代矣樛曰今若直前有如頭重不可却也要須有後門鼎曰有則善矣樛曰張樞密在福今只召之恐逡巡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致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樞密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已未浚至復以為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既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朱勝非閒居錄曰時敵侵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嘗失身

於偽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為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趙鼎遺事曰時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畧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即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為親書詔刊石也 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李綱陳禦賊之策大略謂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宜擣潁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疏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為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

江合綱之意乎辛酉降詔獎之 戊辰趙鼎言張孝純李鄴子弟復在近僚可見陛下德意乞降詔示從偽之臣他日來歸亦不加罪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汙於僭逆皆朕之過朕備嘗艱難不忘恢復蓋欲拯之塗炭咸與惟新要使人人知朕此意僉書樞密院胡松年曰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臣知中興有期矣 右司諫趙霈言乞令有司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以節浮費辛巳上謂宰執曰霈此疏極關治體總過防秋便可行之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皆如此何患不能協濟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整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以為戒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江上視師 趙鼎事

實曰浚在江上時敵在滁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敵渡江即再降指揮方始謂之親征陛下當親總衛士直趨常潤督諸軍乘其未畢辦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駕由他道復歸臨安留兵堅守吳江金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三衙楊沂中吳錫見鼎言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他無術也二人同聲曰相

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二公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二人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事不動尤為難也 奉使魏良臣等自金回張浚遇之問以金事及大帥之語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等再往浚密奏不可 十二月乙亥朔良臣等至平江府侍御史魏矼亦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勵諸將力圖外禦遂不復遣 朱勝非閒居錄曰初秦檜自京城隨金人北去為彼大帥達蘭郎君任用至是達蘭統兵侵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問數檜且稱其賢

速檜再相力薦良臣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彌其言耳魏良臣進奉使語錄言金人比至天長縣得親筆手詔墨本謂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寧欲刑無冤爾胡松年曰臣伏觀詔書載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其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使敵人讀至此能無懼乎 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為沿江制置使軍於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偽官朱從已邗上語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斃而免諸國墜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諸將方

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
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 乙酉宰執薦進士王蘋賜出
身除正字上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官於朝大抵儒
者不能通世務所謂腐儒胡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
上曰然蘋侯官人也 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昴
宿有司以為敵滅之象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
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
人事以應之 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鱗魚鮓
朕戒之曰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而貢口
味非愛君之寶也已却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
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擒劉豫父子羈致行闕誅之

而分醢於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也 乙未川陝宣撫
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不忘本朝之意又府州折
可求族屬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侯玠出師渡河當為
內援以擊敵戍戍上謂宰執曰此祖宗在天之靈扶祐
所致亦見人心憤北敵也 知樞密院張浚至鎮江府
召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
將乃留鎮江以節制之於是世忠與金帥烏珠書謂張
樞密已在此矣浚因奏捍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恐有
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
浚措置如此金必不能遽為衝突參知祕事沈與求曰
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

王導拒之金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蝕侍御史魏劾請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春秋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已亥乃詔百職各為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辛丑金人之衆屯於竹墩會雨雪乏糧又聞上親征而其主晟病篤萬戶韓常勸烏珠曰士無鬪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况吾君病篤內或有故惟速歸為善烏珠聽之聞於諸寨一夕遁去方遣人馳諭劉麟劉猗倉皇棄輜重北走麟既歸乃率偽官上言略曰以中原制江表強弱之勢何嘗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於河北山東之地然後為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

其強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道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非一也於是豫以其言曉示偽境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愈詔得急錄以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間道告急上命以官及敵進據壽春愈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敵戰敗欲走渡淮是月金增兵復來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無一還者遂求救於京西制置使岳飛飛遣統制官牛臯及愛將徐慶以二千餘騎造廬既見愈坐未定金驅甲騎五千且破城矣臯與慶以從騎出城遙謂金人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之金衆愕然臯舞袖徑前敵疑有伏即奔潰臯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或問趙鼎敵何

以遠適鼎曰敵衆雖盛特因劉豫邀請而至既非本心當擇利乃進故不如前日之亡命也 是歲道君在五國城一日諭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多矣深欲著錄未有其人詢之蔡偉以謂文學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稼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道君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使令則溫顏諭之

中興小紀卷之十七

中興小紀卷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乙卯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丙辰上謂
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事均一體或有
官非其所當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須待論列
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得人則萬事
皆治矣趙鼎曰臣等驕怯何足仰承聖訓然為治之要
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得其要矣 己未金兵
之道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為收後二將彼中之驍將也
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追及之繼又遣統制
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於淮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

回延壽勢窘而降初以後為浚既降始悟曰吾以為張
樞密今乃關西也 行宮留守孟庾請上還臨安府從
之 金之薄淮也劉光遠遣統制官鄺瓊統兵過淮由
間道徑趨兗州偽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領
官李知柔以衆三千助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
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奏至上謂宰執曰
許約為劉豫結連楊公乃叔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
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復中原倘
示大信安反側臣見壺漿載道以迎王師矣 初金之
故主旻與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旻在日以晟
為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嗣之位也及晟代旻即捨

已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旻之長孫梁王亶小名哈爾滿
者為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王宗磐
與旻之子涼王固論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立而亶
為嫡遂立之蓋雅滿自去歲為鄂勒琿之所代已失兵
柄故不得立時鄂勒琿達蘭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
赴晟之喪初晟已謚旻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至是亶
謚晟為文烈皇帝廟號太宗 二月丁丑上自平江府
還臨安府 己卯上次秀州 壬午上至臨安府丙戌
右僕射趙鼎除左僕射張浚除右僕射並平章事浚兼
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先
議定張浚右揆出使湖外平楊公鼎陞左揆方鎖院之

夕鼎密啟曰宰相無事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
洎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
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樗語錄曰
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
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
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相同議論有不
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
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庚子宗正少卿范仲請以近詔
羣臣條對做治平故事編類進入乃以命學士孫近直
學士院胡交修而殿中侍御史邵武謝祖信又言羣臣
所條利害既上御府願親省覽或俾大臣分閱擇可用

者奏行從之 故事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辛丑趙鼎奏
直史館范冲於臣為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冲
故廢祖宗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事之地可無辭遂詔
鼎兼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人不當以鄉
閭親屬為嫌更宜訪寒畯癸卯上謂宰執曰如此則朋
黨之風自破矣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
位至於立國規摹則當為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
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
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
號為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朝士翕然
嚮之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

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樛改官除正字
誥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
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為衆所嫉徽猷閣待制胡安國
亦師願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
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樛耶乃敢托於
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部侍郎於是
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為真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
故工部侍郎楊時為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
正字襄陽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劉豫罷什一
之法改行五等税法 閏二月丁未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胡松年請外詔以舊職知宣州 川陝宣撫

使盧法原請上供物帛自去年以後仍充贍軍已酉上
謂宰執曰祖宗內帑本以備邊宜從所請趙鼎等曰陛
下捐內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 詔臨安府依舊
帶浙西安撫鎮江府帶沿江安撫既而鎮江守臣劉寧
止請撥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屬沿江安撫司
從之寧止歸安人也 庚午宰執奏中書舍人劉大中
繳大理評事李洪試大法改官事趙鼎曰法以弼教宜
崇獎之上曰不崇獎之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雖別
一科人命所繫亦宜重其選也 是月都督張浚出江
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
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於

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安撫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而還 侍御史張致遠侍御史
張絢右司諫趙霈交章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瓊討賊無
功乞正其罪詔罷瓊管軍仍降充團練使絢丹陽人也
瓊軍一萬五千撥隸淮南宣撫使韓世忠 三月乙亥
趙鼎薦荆南鎮使解潛召為主管馬軍司之公事初靖
康中潛副李綱宣撫河東鼎在綱幕中與潛有舊至是
引用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以憾不濟師不
愧糧及不給降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
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既
而法原卒於閬州宣撫司事令副使吳玠權主行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已至楚州遣屬官陳桷等赴闕左
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桷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視控
扼之所桷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浚分占江上同負
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為重乞飭世忠且在承楚捍敵或
采石等淺處有警即令引全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
鹽利在所不顧也桷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
與桷欲令遷平江桷以為然此亦張浚之意也 乙酉
左僕射趙鼎奏乞遣中使傳問宣撫上曰常別有所賜
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遂輟玉瓶賜之鼎曰陛
下御府寶器以寵大將深得駕馭之術矣 是日趙鼎
奏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閱皆

實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嚮辟少年
浮躁之士為屬致有所累上曰屬官須老成更練鼎曰
誠如聖諭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
既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
幾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朱勝非閒居
錄曰舊制御膳日進一百二十品淵聖減作四十品上
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而已巡
幸東南駐蹕郡廨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
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終二三人其餘宮監并有
職掌者通不及百人雖大禹之勤儉不是過也大臣密
侍帷幄目覩盛事固宜仰體德意而三丞相則不然李

綱私藏過於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
於美麗每饗客餽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
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贖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
銀裝飾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
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畜三妾俱有殊
色名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
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既而頤浩
為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
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頤浩六十七歲矣趙鼎起
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
為不足居別處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

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公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辯而不辯也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制立為轉員之法始合祖宗舊制而軍政明矣 金主亶升

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奉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金官為之叅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叅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元帥府仍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同判同僉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六部初置吏禮戶三部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右諫議大夫

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左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
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
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將
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置院修注太常寺置卿少祕書
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
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
選人以為榮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
略也初金之故主晟兄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時亶
既立於義當復用晟之長子宋國王宗磐為安班貝勒
兼元帥之職而亶不遵初約及定官制以三公居都元
帥上又左副元帥尼雅滿右副元帥烏克紳皆亶所忌

至是以宗磐為太師領三省事易其儲嗣之位封尼雅
滿晉國王亦領三省事又除烏克紳左丞相皆以相位
易其兵柄而翼王鄂勒琿魯王達蘭正除左右副元帥
故宗磐失望其後以至謀變蓋兆於此也未幾鄂勒琿
死以達蘭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為右副元帥 夏四
月甲辰朔言者請做景德會計錄列紹興以來歲計量
入為出詔送戶部戊申本部先續到去歲收支數餘乞
容續錄從之 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薦饗委之
守臣司封郎官林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
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攷古師行載主
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

權太常少卿沙縣張銖迎至行在既而奉安上行歛謁之禮明年親征遂奉木主以行 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從其請親御宸翰寫成二圖庚戌上以語宰執於是趙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且曰冲以世官入侍經帷乞修故事且也沈與求曰宋璟獻無逸圖以為元龜今宸翰昭回非璟所獻之比陛下方夙夜自警則恢復可期天下幸甚 乙卯詔直寶文閣曾紆齋其父布所著正論赴闕中道除紆知信州戊午上謂宰執曰昨閱曾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嚮官陝西嘗見此乃布親筆近復得於紆處蓋相去二十年矣宛然如

故沈與求曰韓璜言紆造正論蓋不知其詳也上顧鼎曰布有奏藁薦陳瓘等十餘人卿跋尾具言曾見正論鼎曰臣誠有之 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已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官為發廩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期有以副聖意官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糶上曰富家惟務厚藏而不知散鼎曰厚藏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為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今陛下念祖宗創業艱難日復一日臣知勘定有期矣 甲

子道君皇帝崩於五國城聖壽五十有四後太后回鑾知是此日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遷事跡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命若冲以謂先皇嘉言嘉行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懌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參議官乃移知岳州程千秋代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願出降及至鼎始覺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所領蔡兵以捍賊 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慮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黎陽而左副元帥達喇歸祈州 初金攻熙

河蕃漢官盡降隴右郡王趙懷恩乃携老小入蜀至是乞依兄懷德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懷恩正任觀察使 辛巳上殿官李椿年言歲鬻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報吳生男女有賞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然後報吳椿年曰陛下知此道矣願斷而行上首肯之椿年淳梁人也 己丑左司諫趙需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昨丁陽九厄運比者皇威始震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天其或者殆遠悔禍所謂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一日忘也漢光武初定天下馮異來朝詔曰倉卒蕪蒞亭豆粥虜沱麥飯異頓首曰

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唐太宗既平高昌魏徵舉小白無忘在莒之事以戒之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無忘扈從時則恢復可期矣辛卯詔需論奏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寫成圖進入 時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至是趙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內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

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已亥以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宗正少卿范冲起居郎朱震並為資善堂翊善震邵武軍人也 趙鼎事實曰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閣之日遣張浚

在外故檢人得以閒之始見疾矣 都督張浚謂楊公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於寨載老小於船中而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此朝廷以夏多水潦必冬乃出師故寇得併力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急而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復合固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而兵將必未喻此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因辟樞密都承旨馬擴為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獲楊公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囚之浚行至醴陵縣召囚

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禾稼必乏食且餒死矣不如早降不死數百人歡呼而往及潭州而首領黃誠周倫等先請受約束然嘗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浚令岳飛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戍戍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公黨殺公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 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言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相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三省同批旨密院官

押劄子庚戌詔從之 甲寅以久旱詔禁屠以禱雨右
諫議大夫趙需言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
併禁之中書舍人胡寅見需疏曰一疏無三百言而用
鵝鴨字以十數况諫職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者號龍
虎大王脫或入攻當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為名對
戊午詔贈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五官中書舍人劉
大中言洵仁兄弟相繼執政專以諂諛固寵望賜追寢
戊寅詔從之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
擢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是以
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辭頭遂歷言熙豐祐聖崇觀政
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詔榜之朝堂

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
為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
耳浚曰此際防秋之備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浚乃遣
飛往初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浚却政領兵二萬餘慢
王燮不稟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
為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
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舟入據
水寨賊將陳瑄內變劫偽太子鍾子義船獲金交林與
龍鳳輦等詣飛降楊公赴水死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
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
惟夏誠寨恃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千人夜往罵之且

悉衆運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賊誠果應飛
來之讖於是浚言除楊么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
二十餘萬湖寇盡平 李龜年記楊么本末曰初賊自
恃其險官軍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為之語曰
有能害我須是飛來盖言其險非有羽翼莫能近也俄
詔用岳飛遣值大旱而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
為巨筏無數賊意謂以木筏塞諸港汊賊戰敗急趨舟
欲出湖而港汊木筏已滿舟為所礙不能遁戮死而外
盡投降之飛來之讖於是乎驗 初張浚與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議令移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
初議小異浚遂請祠上乃降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
忠移屯既畧如議浚復何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浚
而世忠將董收亦自謂他日有警老小必便鎮江則積
糧淮南非便浚必曉此意至是董收携親筆詔至軍前
世忠拜詔感泣軍情共戴聖恩

中興小紀卷之十八

中興小紀卷之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動入者如軍器所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至道左右手籌計不差毫釐是以人妖爾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丙戌成都督張浚以知徐州何洋所條屯田利害上來癸巳上謂宰執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就耕之民若蠲租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已闢亦為無窮之利上曰然

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
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
但令有司依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謹守祖宗
之法中外幸甚 自建炎兵興四方舉子不能至行在
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
開省闈一如舊制 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范宗尹卒於台州 時宗室趙繼之趙不愚皆有賦
為言者所論而趙鼎嘗薦此二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
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况頃
臺臣論李處勵罪呂頤浩為相嘗薦處勵亦自陳今案
牘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

有請 己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億不易恐吏緣
為姦令宣撫司按治 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勲
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員 戶部尚書章誼求
去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先是起居郎任申先乞
追贈其父伯雨官且言伯雨因論章惇蔡卞誣謗宣仁
后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伯雨手澤進之乃詔贈伯
雨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奉隆祐之訓今果爾三省可
議追貶惇節度副使卞團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內職
任於是倉部郎官章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僅出為
江東提舉官給事中廖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
懲乃詔僅並與外祠而新監進奏院章保亦罷既而保

登進士第只補外任 試中博學宏詞科新勅局刑定
官王璧新明州教授石延慶並與堂除璧鄞縣人延慶
山陰人也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偽官王拱等
十人乞推恩將士壬戌上曰宿遷偽官本是吾民他時
邊臣如此小利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保明姑量
與推恩 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合格進士樊光遠
等癸亥上御集英殿策試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
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取高等陞甲以勸多士既遂賜
汪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
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
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

一文通為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省闈賦
魁鄭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郎武人厚
莆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
庸篇詔正字高閱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
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襍記望止賜中庸
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襍上乃止賜中庸閱
鄞縣人也 丙寅曲赦潭柳鼎澧岳復諸州 初詔常
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歷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上
之詔震為之序 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公功自宣
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 詔祕書省以十八員為額自
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

樞密院尤為叢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
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
守而行吏不得以為姦矣 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
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
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九月壬申
都督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
呈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
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
却敵也上曰皆知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
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么
功除檢校少保 重脩神宗實錄書成乙酉監脩國史

趙鼎上之 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實與前
宰臣汪伯彥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歷參照其錄斷自聖
意付之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今十年歷歷
可記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
曰誠有之澤云肅王一去不回况敵騎已逼大王去無
益澤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淵聖委朕以事使朕
不能成有違恨也時磁人亦不放朕去然疑王雲為姦
而殺之澤不為無力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天命至
不能救雲豈得無過哉 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
才中外迭用故無偏重之弊邇來士大夫以內為重今
身至侍從而歷州縣者宜少葺之 初元符末上書

范柔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為邪等壬辰上謂
宰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行無可取則
容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目為
邪等其誤道君皆此類也唐馬周言貞觀初米斗直一
縑而天下恬然知陛下憂之也今一縑易粟十餘斛而
百姓怨以為陛下不憂之也其言可謂切矣太宗亦優
容之復加擢用 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
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 自南渡以來國計
所賴者惟益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
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
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

以出刺立為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
源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此據趙鼎冬十月上御
事實修入書車攻詩宣示宰執癸卯趙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
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脩政事制仇敵鼎
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游神翰墨
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都督張浚自湖湘
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
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
平則川陝血脉通他日可漸為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略
郎成希靖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關深得禦敵之道
彼之騎兵蓋無所施近年屢北終不得志於吳蜀必將

遺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以和好使吾信之然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吳蜀一落其計中為害不細又金將薩里罕郎君常與其腹心人黃職方者於陷蕃人賀仔處言之以謂有今國王子定計要入川不難第陝西棄下三四年不預南兵必來作主則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仔歸朝授官為秦鳳都監時金已歸我河南陝西故地仔始言之 壬戌上謂宰執曰比頻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遂降手詔略曰二聖遠狩九年于茲迎請之使屢馳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怵惕靡容間緣首敵之來歸每喻兩宮之安報惟孝悌之至可通神

明而小大之臣共堅忠義庶幾多難克成厥功趙鼎等曰陛下聖意如此天必降之福迎還兩宮有日矣 時温州有唐顏真卿之後裔居焉詔守臣推擇遣到顏邵顏卓各齎真卿所有書告身又顏彥輝乃真卿直下第十一世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死節可謂得所處矣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推恩以勸忠義况仁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真卿死節一時而名重萬世人安可不勉於善既而邵卓彥輝皆補初品官 先是都督府叅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自閬州移司綿州凡戰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概不得與玠急

於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軍糧
開執言不可玠乃自為之時調夫兩川運米十五萬石
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丁郊以端明殿學
士席益為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詔益乃前執政令位川陝宣撫司之上既而益鑄成都
言蜀民已病而軍尚乏食圖以救弊不一而足欲以上
流水澁之時併運於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廢
無如今夏頓闕又於閬利就糴入中廢免多支腳錢又
於瀘叙嘉黔官伐木造船廢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於
洋川就糴十萬石廢免陸運民多役死上以益所陳曲
盡利害降詔從之 是月館職高閎言太祖欲平僭偽

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
卒於金明池習戰掉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
日尚爾今沿江雖有舟師而繫於岸下乞時令按習以
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 十一月庚午朔
中書舍人胡寅言縣令近民之官尤在精擇宜依漢制
嘗為一省寺監官者分宰百里有政績則擢以不次似
增重其權軍屯本縣者許之節制詔付三省 初宣撫
副使兼營田大使吳玠苦軍餉不繼遂於洋川及關外
成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褒城廢
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至是就緒甲戌降詔獎之
先是利路漕臣成都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

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伯於此矣玠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責兩路僦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丁夫得不死于路而餉亦不乏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庚辰給事中呂祉言侍從官以論思獻納為職豈可與庶官輪對願無拘時從之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仍兼學士刑部侍郎兼權直院胡文脩為翰林學士乙酉以顯謨閣直學士李光兵部侍郎都督府叅謀折彥質徽猷閣待制李彌大並為尚書光禮部彥質兵部彌大工部初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言總領之職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正其名俾知有所統至是乃以開為四川都轉

運使仍兼宣撫司叅議領茶馬等如故癸巳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還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左僕射趙鼎曰願少寬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是月劉豫令偽境民有鬻子者依商税法計緡而收其算十二月己亥朔詔以湖北制置使岳飛兼湖北京西招討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其子拱來奏邊事庚子上謂宰執曰玠比乞入覲今遣子來得事君之體矣玠握兵在外乃能如此良可嘉也是日詔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釐正宜改為行營護軍仍分中軍江東前軍淮東後軍湖北左軍淮西右軍川陝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後亦謂之右護軍其中軍權隸殿前

司遂以都統制楊沂中權殿帥事既而左僕射趙鼎又曰都督府軍馬合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釐正之甚善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禮部尚書李光言江浙為根本之地宜卹民而寬其力今寬其力漕司不任轉輸之職而趨辦于州縣乞檢舊例應上供及軍糧錢帛令漕司自備脚費癸卯詔從之辛亥太府少卿沈昭遠計久任計臣是日上謂宰執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任最久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加秩以寵之不須教易張浚曰他官有稱職者亦然上又曰孔門文學政事各是一科朝廷用人若取文學而疎於政事亦非通才至於侍從論思

獻納尤須兼二者之長趙鼎曰誠如聖訓殿中侍御史晉陵周葵言監登聞檢院隸諫院省而勅令所刪定官為書局望皆俾輪對從之初葵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數近所行之事不當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跡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謂形跡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唯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自古未有

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大計遂遷司
農少卿 初御前軍器所以內侍提舉不屬工部是年
始罷提舉官日輪工部郎官及軍器監赴本所視之
罷諸鎮撫使 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金
人乃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棧
由唐河運入虎州金人於雄州北立城曰虎州也造戰
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 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
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衆二萬往來
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
為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梁小哥者有衆四千破神
山縣神山距平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總

管判官鄧爽將而討之金軍遙見小哥旂幟不敢進既
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鐵騎五百至責爽逗遛併將
其軍與小哥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中興小紀卷之十九

中興小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二十

宋熊克撰

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
至宣撫使吳玠軍前而都督張浚亦奏詰開違慢又詔
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趣開行且除開徽猷閣待制復降
指揮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
間隙趣應辦也辛巳陞玠宣撫使乃罷綿州宣撫使軍
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都督張浚請親行邊郡
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
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
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趙鼎事實曰張浚再出江

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未能成功心頗憂之不欲出口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出他日歸見上猶足以藉手浚大以為然曰邊事未成當大作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此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其後歲收數十萬逮今獲其利也 己丑上謂宰執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桷等引對朕諭以朝廷養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須專意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趙鼎等曰如此措置社稷之幸時軍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多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初中書舍

人任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携臺諫章示館職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論耶於是給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嗤已然或者以為祉之附浚又甚於申先者也 時叅知政事沈與求累章乞罷癸亥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以僉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叅知政事與求未幾提舉洞霄宮時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及知樞密院孟庾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庾已稱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

趙鼎事實曰時張浚在江上經營興舉鼎居中總政事相為表裏鼎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持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侵紊三省知樞密院孟庾叅知政事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無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為難也 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盱眙之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賜浚以示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偽境聚

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手書賜浚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 二月庚寅宰執奏四川制置使席益按夔路帥臣罪狀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前日周秘論蜀中銓選事朕再三勉之去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秘歷城人時為殿中侍御史 時前宰臣汪伯彥等進建炎中興日歷詔付史館脩元帥府事實既而纂一十卷書成鼎上之鼎上元帥府事實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

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勅度牒誘上戶糶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先是郴衡桂陽草盜紛起顧浩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恚平鼎寇楊公既滅有雷進者尚據慈利縣是春其黨伍俊斬進首詣知鼎州張翬降翬遣統制官覃敵梁吉提兵恚撫定之初劉豫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月以明堂基為講武殿改其門亦號講武時豫再開貢舉取進士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夏四月庚子戶部郎官兼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先造二十萬用於江淮既又詔造百五十

萬克糶本而未椿到見錢于是右諫議大夫趙霈等謂恐失信于民且言其弊有五望詔大臣詳議而速罷之丙午送戶部時翰林學士胡文脩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得窺焉真贗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悞恐無及矣遂詔不行時臨安府火災或數刻焚千百家趙霈又建請峻其刑名仍保五均坐庶火初作衆亟撲滅

事下刑部立法禮部尚書李光遠兼權刑部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脩德以厭之不當峻法濫及無知之民朝論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且略為施行中書舍人董弁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為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五月壬辰正字喻樗言祖宗制科以待非常之才猶許士人應選近設宏敵科望詔舉人有願兼應者聽詔送禮部其後不行都督張浚奏以戶部郎官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為兩浙轉運副使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亦命澄兼領是月左宣教郎平陽蕭振名對稱旨上欲除臺官遣無闕趙鼎欲授以樞密副承旨上令與祕書郎趙

數日鼎薦人為監察御史御批除振六月丁未宰執奏前日地震上曰上天譴告朕極憂恐趙鼎曰嚮緣地震呂頤浩罷職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與朕協力脩政事以答天譴爾戊申趙鼎乞下詔求言上可之禮部尚書李光以疾乞祠是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上以襄陽府上流重地已令帶京西安撫經略使壬子又詔荆府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略使時已召襄陽帥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迓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徑馳入彥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遽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

在人頗不樂弼竭帑犒師彥遂統之以行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侍郎劉大中為兵部尚書 初內侍馮益以潛藩舊恩恃此頗恣建炎間駕幸浙東因與大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復訴于上事下御史臺趙鼎時為殿中侍御史嘗論益之橫以為明受之變本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 趙鼎事實曰內侍官兩經大變其勢少戢而餘風未殄其後鋒銳稍出如馮益者尤為暴橫始因詔張俊鼎常論劾至是奏斥去之其黨始知畏中外翕然稱快是日上因論及司馬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 八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自淮陽已還楚州江東宣撫使張俊既城盱眙

遂進屯泗州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張俊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 初俊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俊以行府檄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俊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鼎白上曰俊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俊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俊歸奏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俊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兵誰敢覬覦當令沂中

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某不能及 趙鼎事實曰向降指揮責張俊自當一聽行府之命乃朝廷主張行府及楊沂中為泗上之行破劉猷以成功實肇於此也 癸丑宰執以郭執中遺表進上歎息久之張浚曰執中當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遭陛下而年已老不得收尺寸之效上問當時以何事入邪等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京卞以紹述為說凡斥已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諤然曰上皇內禪之初尚遣梁師成諭淵聖曰司馬光前朝名相今諸事當以光為法則上皇之意可知矣朕今行事與上皇時豈無脩潤者要之從百姓安

便而已百姓安便乃上皇之意也 甲寅上謂宰執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精選監司郡守似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能否當留意宰相耳 上殿官劉長源奏元符人臣子孫未必盡愚元祐人臣子孫未必皆賢且引用房遺愛事為證已未上謂宰執曰長源昨日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楚議論殊可怪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疏中引事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人臣子孫孰為可用而不用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乃國家之深仇罪通於天幸逃族誅正使子孫真有可用猶不當用乃詔長源與遠小監當 時四川

都轉運使趙開復與制置使席益議不協開以舊宣撫司贍軍財賦不許他司移用又言益截都轉運司錢於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宣撫使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餘萬緡五年又增四百二十萬有奇今蜀中公私俱困事急可憂又言軍務惟錢糧最大欲自都督府制其調發庶無妄動枉費以損威勢而將兵所給皆宜覈實朝廷知開難與益玠共事是月詔開赴闕既而益奏行轉般摺運之法雖甚利而玠與益相疑上下觀望終不果行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孫近除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 時百司並留臨安常程事取決於留守司所不能決者申行在詔兵部尚

書劉大中翰林院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弁戶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右司諫陳公義輔王縉左右司郎官耿自求徐林等並扈從主管軍馬權殿前司解潛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同總禁衛之職而知臨安府梁汝嘉克隨駕都轉運使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丁卯上至臨平鎮 戊辰宰執閱楊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吳進字作榜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聖駕經崇德縣引對知縣趙渙之而時有言渙之因緣搔擾者己巳言謂宰執曰昨日渙之對議論殊無可取

朕問民間疾苦轍云朝廷每加寬卹民間別無事又問
戶口多寡亦漫不省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正欲
知民間耳上曰朕猶恨累日不能親乘馬往田間勞問
父老鼎曰陛下卹民如此天下幸甚 庚午上次平江
府初劉豫因金大帥尼雅滿下高慶裔所推尼雅滿請
于故金主晟而立之豫每歲於二人厚有所獻而蔑視
其他諸帥故多憾焉皆謂我等冒矢石拓土地乃為慶
裔輩所賣至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
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會諸帥議之皇伯領三省事
宋國王宗磐曰先主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
息兵安民也自立豫之後既不能自守兵結禍結愈無

休時今若從之勝則豫獲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
因豫乞兵常不利於江上矣今何可再從之亶遂却豫
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焉今金人
已厭豫然未廢之者以尼雅滿猶在故也豫以偽皇子
左丞相麟領行臺尚書主管殿前司許清臣權大總管
府右丞李鄴戶部侍郎馮長寧皆叅行臺謀議與李成
孔彥舟闕師古輩恣在麾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
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
口以姪猷統之謀報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 趙
鼎事實曰聖駕至平江未浹日已報賊至右相張浚遂
出時劉豫一項趨合肥麟弟猷一項侵及滁和淮甸大

擾是時張俊駐盱眙楊沂中屯泗上韓世忠在楚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 己卯上諭宰執曰前此大臣誤國困百姓以供不急之務今正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時將臣趙密巨師古軍中多苦重腿之疾上賜之藥軍師服者一服而愈庚辰趙鼎奏其事上曰朕常留意於藥每退即令醫者診脉總有虧處即治之正始治天下不敢以小害而不去也 史館脩撰范冲言重脩神宗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奉詔別為考異一書明著去取之意以垂後世今重脩哲宗實錄考其議論多誣亦乞別為一書以辨

誣為名壬午詔從之 初詔吏部侍郎詳定一司勅令晏敦復等脩紹興祿秩勅令格式至是書成丁亥右僕射張俊上之 時湖北岳飛軍初置總領錢糧戊子詔戶部郎官霍蠡為之於鄂州置司初飛一軍每月費錢三十九萬緡歲計四百六十萬緡餘至是蠡申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一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十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左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黠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券錢六萬餘貫總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蠡武進人端友子誼南昌人也 癸巳

翰林學士朱震言今以戰馬為急而買於廣右深慮夷人為姦伺我虛實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謹密之士庶消患於未然異時西路通則漸減廣馬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常譏察之不得因以生邊患 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文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協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冬十月賊衆十萬已次濠壽之間張浚拒之即詔併以淮西軍屬浚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浚合

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至濠州癸卯上謂宰執曰劉光世之意欲退保米石趙鼎曰諸處探報殊無金人自當鏖戰若官軍不能勝豫賊則何以立國但光世隨處分兵捍賊已見失策今已渡淮當遣張俊軍與光世合乃為得計萬一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度金人行兵不如此必止是劉豫之衆合軍擊之無不勝者 時賊軍東路猊既敗引數騎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統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勢追襲亦捷通兩路所得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

需之物不可勝計京東金人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手書賜浚略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亡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戰功者諫官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奏邊上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張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

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於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既而賞功加俊少保三鎮節度使沂中為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侯除俊及沂中在十二月今聯書之戊申上語及張俊平李成得敗卒八千人而俊纔有萬衆明日又戰恐其為亂夜遣陳思恭盡殮之事雖不得已然朕今思之尚寒心也上又謂宰執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夜分方寢奏報到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時楊中奏捷俘戮甚衆辛亥上愀然謂宰執曰此皆朕赤子賊迫之南

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願趙鼎曰可更敕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亡者亟瘞之 癸丑以巡幸隨軍轉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仍兼隨軍轉運使之職 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期趙籍韓虔為諸侯以為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綱紀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其措意

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為先務也 十一月丙辰金人遣使問劉豫罪豫惶懼免視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廢豫之意決矣 起居舍人呂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根本之地不過江浙福建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若根本之兵則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舍人有監階州倉草場苗豆者以賊獲罪詔黥之本中繳奏曰近歲官吏犯賊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繇盡知若遽施此行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

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
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
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
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
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
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
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恒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
奏從之 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 召龍圖閣學士
孫近為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遣使諸道惟川陝未曾選
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
軍 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屯事

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
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
今四海民心孰不思王室而金偽脅之以威雖有智勇
無緣展竭比三歲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振今當
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蓋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人有解體之
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尋幸其誰信之何者
彼知以此為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
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托淮而戰破敵有
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
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

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
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
鼎言雖弱不敵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
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朱勝非間居錄曰趙鼎張浚
爭權浚自謂有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
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知會稽 時張浚專任國政
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於外
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多
不歷民事請以郡內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曾淺者
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
乃下詔畧曰朝廷設官本以為民比年重內輕外殊失

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効內除郎官而
未歷民事者使復承流於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
辛亥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為叅知政事
丙辰湖南大帥少保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
行宮留守 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古循吏傳一書以賜
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
隨輕重責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己未
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辛酉
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刪定檢鼓等院官未歷民事
者並堂除大邑下其書左右司辛酉都司言寺監丞簿
已准省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刪定檢鼓等院欲堂除近

闕大邑從之遂以山陰諸暨餘杭富陽江寧上元南昌
分寧等四十處為大邑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
越惟以束吏郵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
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
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準於高墉之上謂射準而去小
人乃所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
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是冬劉豫遣其
偽皇子府叅謀官馮長寧請於金主亶欲立子麟為儲
嗣亶曰先主立爾者以為有德於河南爾子亦有德耶
予當遣人諮訪之時豫兵敗故以此探金之意不從豫
自知危矣 夏國馬多為塔坦所盜是歲夏國興兵自

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境徑之塔坦取馬而歸往來皆不
假道於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克紳鎮雲中故夏人不
敢動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軍薩里罕代守雲中夏人
知其無能為所以徑行不顧金人亦不敢問也

心身小紀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丁巳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又論今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高視濶步為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為賢而舍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為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鏤板中書舍人董弁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黃次山申臺謂弁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弁出之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 趙鼎雜記曰其時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董弁者耶此風不可長

遂令補外除湖南提刑當國者意甚沮丁巳歲九月鼎
再相即除弇次對既而翰林學士朱震求去徽猷閣待
制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晚
矣當公輔之說終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
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
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
急耶是為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
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興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

方入德之序則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
於家忠孝勤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
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
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
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
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
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
道術定矣 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
別良否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其良
否上曰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
潘谷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

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浚曰物猶易知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為難則用捨必不苟浚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為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浚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其言而信之至為小人所紿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為然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制權酤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什之二三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措置畫錙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霍蠡言月椿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窠名幾何與臨時措置者若

為而辦朝廷召諸路漕臣稟決其可行與否而罷又江西湖南認發岳飛軍月椿錢亦令具申省已卯吏部尚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敵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巨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遴擇長貳而已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偽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為叅知政事與求為同知

樞密院事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
置樞密副使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
沙漠乃遣問安使何鮮等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
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
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 以觀文殿學士
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
堂即時歸第是日以何鮮等回留檜議事不留歸第是
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
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
郎王蘋以謂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於上也子
發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聞志 初軍馬解潛與樞密院

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鬪於通衢中外訥訥
是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
有旨兵士免推治管轄使臣劉舜臣降兩官給事中胡
世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詔罷潛
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琦主管馬軍併兩軍以
屬之 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
學靖康初召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
聘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僭位使偽帥趙彬招以厚禮
焞逃去遂入蜀止於涪先是范仲在經筵力薦召之不
赴遂用程頤故事授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焞至
九江值左司諫陳公輔論學程氏者之弊復辭曰學程

氏者焯也於是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豫之節焯始就職

始就職

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

按此節詞意未足疑

有脫

二月戊午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為

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浚皆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浚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浚益忌之飛參議官薛弼雖每勸飛調護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浚隙始深矣 庚申上發平江府幸建康府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上曰諸將每奏乞功賞朕未嘗許之一切付之有司所以抑

其僥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戒諸將不可容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人張浚曰陛下誠得御將之道 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 丁卯以吏部侍郎呂祉為兵部尚書仍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己巳上次下蜀鎮上謂宰執曰道中閱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 初臨安行宮留守呂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舟之大小定入數多寡後遵用之 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

沈與求進知院事 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張浚等曰聖考如此可以格天矣已卯詔宜尊為皇太后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麟猊散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携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且築廬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橫浚歸亦言光世不卹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怫然于是光世屢辭疾乞解兵柄乃從而罷之甲申除光世檢校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 趙鼎事實

曰初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其兵盡付岳飛為北向之舉 是月金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 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副軍侍衛馬軍今欲併為十二將每二將為一軍餘兩將為從奕軍從之 丁酉詔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以武經大夫高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傅張叔夜從二聖北狩至是樞密使秦檜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宜有賑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憚行則威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不

給家屬至狼狽比還恩澤又復鑄減如此何以使人張
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先是上批內侍鄭謨除帶
御器械已亥復諭宰執未須行朕昨召用徐俯外議謂
謨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徐
甥後胡直孺薦俯自代質之汪藻藻以為然遂召用之
今謨新命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
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癸卯詔諸路天寧萬壽寺
觀並以報恩廣孝為額 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
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軍而去居江州廬山
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權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
郎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叅議張宗元為宣撫判官憲

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
還矣參議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
腹事參謀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
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聞
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
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
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讀不
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嘗怪飛習寫
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 此據朱勝非閒居
錄及野記與薛季宣所述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摺撥
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

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
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
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
鵬曰近謀報金人以諸貳大事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
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
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
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
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
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
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
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

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丁未上與宰
執言飛來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商虢取關陝欲
併統淮甸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
諭飛駐蹕於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定
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
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 左司
諫陳公輔言昨今月初四親奉聖語說及岳飛臣前此
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今日便敢如此恐別
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麓人凡事
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徃徃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為樂坐
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

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二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為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此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先世懦弱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初建康府通判楊邦乂不肯降金為金所害已賜田二頃及銀絹各一百癸丑詔加賜田三頃仍贈待制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官其子孫弟

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乎 度支郎官莊必強言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蓋因將臣入覲而逆雛乘閒渡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甚矣往歲維揚之變前監不遠又聞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此必有姦人陰閒以誘我師願詔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甲寅詔關都督府 知湖州汪藻再進大觀政和詔旨凡六年事且言已置史館見修日歷此後臣不當豫詔蒸仍續編進都官郎中馮康國言今天付吳蜀于陛下為中興之基然蜀地狹而民貧昔諸葛亮苦軍食不足運以木牛流馬而莫遂久駐自兵興饋餉已八年矣亮所苦者無歲無之前年陸運始行成都潼川利三路

調夫十萬縣官部役先至者賞貪婪之利俾夜作晝莫恤民苦多斃于道運糧一石民間費錢數十千夫養兵所以保蜀而民苦如此蜀可保乎嘉陵江險夏漲冬澁終歲水運誠莫能給故時起陸運之役兼將佐請米甚厚米價高而銀絹平既缺正米不免折支所以歲費大而錢糧兩不給也臣謂宜遣官諭吳玠於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防關外且移兵於內郡就糧則蜀民稍寬可免後患丁巳詔關都督府上嘗問權左司郎官孫道夫曰卿蜀人宜熟知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言水運遲而費省陸運速而役煩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兵

國之武備不可不養民乃邦本不可不恤恤民乃所以養兵也 初都督府議合兵北討命參議軍事劉子羽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治兵廣屯田以俟機會至是欲以子羽領光世兵子羽復以為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 時金人以尼雅滿悟室為相左副元帥達蘭居祁州右副元帥烏珠已歸燕山左丞高慶裔者尼雅滿之腹心也皇伯領三省事宗磐欲挫尼雅滿因慶裔以賊敗下之大理寺獄具當斬尼雅滿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國主亶不從遂斬於都市臨刑尼雅滿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至今日我死公其善保之蓋慶裔嘗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於

是絕食縱飲未幾病而死 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水淺而漕舟艱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攷覈狀建言欲置斗門二石碓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庶為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於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開占舟而妨摺運綱兵亦復侵耗乞置倉以轉般為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 五月乙丑上與宰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諫陳公

輔因對以南兵不可用為疑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 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未嘗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 初淮西一軍皆故羣盜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罷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同兵部尚書呂祉往廬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

祉亦迴而尚未置帥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時統制官王德鄴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先世愛將遂除德為都統制于是瓊等大噪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先是劉豫後苑有梟鳴又烏數十鳴于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募能捕獲一梟者賞錢五千是月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命修之初神宗實錄已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掄刊正訛謬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略失中去處未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趙鼎事實曰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修改於是

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高閱見右僕射張浚乞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却恐非便既而著作郎張嶠對罷申左右史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錄多舛誤時冲申先並為史館修撰彌正閱遂再辭史館從之趙鼎事實曰後趙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史事曰止是修訛錯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即自可見鼎又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嶠小人也乃敢爾耶上駭甚謂鼎曰嶠所記不得存留鼎曰前此已脩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

上曰為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當喻史館除去之上
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 丙
申羣臣詣南郊請道君尊謚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
孝皇帝廟號徽宗 知樞密院沈與求卒 時王德亦
訟鄴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復
命兵部尚書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於是中書舍人
張燾見張浚言社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右
司諫王縉乃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
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又直秘閣詹至前
在都督府機幕時已去亦貽書於浚曰呂尚書之賢固
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及前人前

此軍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鄴瓊輩故等夷耳恐有
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
副以通下情浚雖然其言未及行也戊戌以祉撫諭淮
西諸軍 時建康有未起左藏庫錢帛奏乞免輸 癸
丑以待御史周祕為中丞 上殿官趙子瑋頗知蜀中
事宜因言今四川財貨茶鹽榷酤與夫常賦之外可以
供公上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日無復理財之策
惟有惜財之策耳願下明詔使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
凡不急支用當有以蠲裁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經
費之需務有以贍給則兩司相通恤民贍軍同濟國事
丙辰詔劉興宣撫副使吳玠及都轉運使李迨 宰執

奏上殿官蜀人蒲贄乞駐蹕江陵事上曰荆南形勢自言吳蜀必爭之地故杜甫江陵望幸詩云地利通西蜀天文照北秦宜諭外臣王庶練兵積粟及治城塹招流移為悠久之計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吳不殊如摯者極不易得也 時方盛夏張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一

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宋 能克 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乙丑宰執奏知虔州張翬所陳羣盜事張浚曰翬有材必能辦秦檜曰翬向知南劍州平賊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人察之爾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上曰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知改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忘常自悔責浚等曰陛下德邁堯舜而猶記往時一言一行之失以自悔此聖德所以日躋也 丁卯湖北宣撫使岳飛

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戊辰上語宰執曰
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前日陳奏輕率朕實不怒卿若
怒卿則必有行譴太祖所謂若犯吾法惟有劓耳所以
復令卿典軍而任以恢復之事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
也飛得朕語胸中無疑故耳張浚曰陛下御將之道可
謂有餘矣 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祕書郎張戒好資
質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
除提舉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
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却
召用又曰士大夫須令更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
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其材之用却復召歸也 壬

申宰執奏都督府幹辦公事官邵溥進其父祕閣修撰
伯溫所著辨証書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恕耳數十
年來士大夫攻訛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緣私意託公
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紛紛之議可止矣上平日
惡士大夫之用私意思所以厚風俗如此 癸未以旱
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
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
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照言唐重理財之職故宰相兼監
鈇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之職則不可若參唐制
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益內則總大
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巡狩如劉晏自按

租庸則事皆親覩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矣
上從之戊子乃詔戶部長貳時輪一員出按以汝州縣
財賦 右僕射張浚之兄浚迎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
功將慰其母心乃命浚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
燾曰政宣以來姦臣挾私子弟徃徃濫得儒科陛下
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草前弊而浚首蒙賜第則何
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浚賢良之子
丞相之兄賜以出身不為過也此據張浚彈於是言者
論燾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浚之命亦寢 右正
言李誼言古者天子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
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

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
萬一也 是月校書郎高閱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
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兵馬盡歸都督府若
曰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
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為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
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
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
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
得以論列倘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
改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
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

于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
之今則名為臺官而實無言責凡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兵部尚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酈瓊復訟王德于
祉祉密聞于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詣
祉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并行營左護軍喬仲福殺
之遂執祉及廬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羣皆北去祉
謂瓊曰爾等如此負朝廷壬寅到淮岸祉曰豫逆臣爾
乃降之遂為瓊所害統領官尚世元持其首去于是瓊
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 趙鼎逸事曰張浚獨當國
引呂祉為援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璉為淮南漕璉嘗倅
建康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嘗為其屬劉覲所辱積此

二忿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為宣撫判官祉為
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
璉亦狠傲志在復仇故李著王黜光世所厚也悉以罪
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酈瓊者光世舊招來之盜也
光世以酈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
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瓊及
賽軍權書吏朱照漏謀於瓊瓊懼翼日殺祉舉軍奔
偽齊鄭克作呂祉行述曰祉乞吳錫一軍駐廬州以備
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璉詣建康言諸將反側已定而
錫猶未至璉以疾作滯留時有旨除張璉楊沂中劉錡
三人為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

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日瓊等遂叛然是時說者皆謂社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遂致叛今鄭克所言恐非其實 吳國長公主奏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切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于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於檢校少保落檢校字已亥詔付本位都監此後不得輒有陳請 壬寅淮西奏至右僕射張浚等惶懼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之安危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盡心職事以為後圖浚曰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要是臣

等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 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呂祉以都督府參議官總其事祉不嫻軍旅措置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王德都統張俊宣撫使光世將酈瓊懼并其衆遂擁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指意瓊挾豫衆為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義始議移蹕建康氣勢不同矣 初劉豫連遣使乞兵於金欲併力南下金懲兩淮之敗不肯輕動豫又遣偽戶部郎官韓元英再往以我師進臨長淮為辭元英未回而酈瓊降瓊又遣偽皇子府參謀李師雄將兵納之 甲

辰起居郎棲照請奉祠上謂宰執曰朕固深知照但言者不已須臾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朕於人材惟恐傷人張浚等奉詔退而嘆曰上愛惜士類如此中書舍人傅崧卿言今歲明堂祖宗並配外請增設徽宗以配上帝詔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孫近等議以為於經及兩漢故事皆不合兼梓宮未還宜俟恢復然後定郊明堂之議庶不失禮經之正禮部侍郎陳公輔獨言今日祇當前期一日奏告先帝暫假吉服行事事畢喪服如初期合禮意從之 右僕射張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之浚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為萬壽觀使兼侍讀 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批詔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丞相疑留上使人趣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 既而鼎奏蒙恩召還經幄方再辭而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趣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材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難則臣何所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

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二九月十日丁未宰執奏事張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為井陘之地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軍要自險不足恃也 鄺瓊之叛也有將官張遇不從逆黨率其麾下自拔而歸辛亥至建康詔遇轉一官又統領官劉永史衡皆不從叛為瓊所殺乃詔贈喬仲福承宣使張景永衡並觀察使 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招叛卒始聞呂祉守節而死癸丑詔贈資政殿大學士 時上於宮中行三年之喪禮部侍郎陳公輔以謂

若臨講筵恐妨退朝悲慕之情乞只令講讀官供口義以進而講讀官孫近等援引古今請依舊開講詔侍從官詳議於是右正言李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言之切見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尚書於廣福殿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以謂陛下初臨大寶宜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是祖宗於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又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之時樂章外皆可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是居喪時自樂以外皆可言也況天子之孝與衆人異倘自同於曾閔之行豈神人所望之意乎望聖志依舊間日一開經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以增聖德天下

幸甚 九月丁卯陳與義奏俊載老小船未足欲捐萬緡與俊自確上曰萬緡可惜不若令楊沂中以所有借之上之愛民惜費如此 辛未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淮西兵叛因勸上以五事其一謂兼聽上深以為然朕讀邠陽傳常記其兩句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最當以一人之聰明智慮豈能周天下之變誠不當偏聽獨任也 召龍圖閣直學士章誼為戶部尚書兼提領權貨務異時國用稍匱則更益法誼以對帶之法信于民故不復改 給事中胡世將不為趙鼎所知時鼎猶未至改世將為兵部侍郎 壬申鄺瓊至汴京劉豫偽授靜難軍節度知拱州以靳賽等為統

制官次為諸州副鈐轄餘授准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 中丞周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貳疑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鄺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

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率百
寮右正言李誼亦論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
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為相
而尚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鄴瓊以數萬衆叛去望收還
政柄置之閑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
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
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鄴瓊等悼其威嚴訴于朝既
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
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
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與樞
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上前末減浚罪壬申

罷浚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
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祕等再論乞投遠方
以為誤國之戒遂詔落職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
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于俊
右正言李誼言張浚在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
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為員郎自
借官為遙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
如是之衆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換給真本可謂
寬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當遷者吏部必寸量尺度而
後與其他折馘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文吏必繩以
法何獨於此闊畧之甚臣請除軍士外文武官更改其

濫冒者量折減之 癸酉詔三省權以叅知政事當筆
俟除相仍舊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鄜瓊軍叛乞提全軍
進屯淮甸降詔獎之 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有
半年未決者乞委提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因申省
乙亥執政張守等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滯
如仁輔所奏則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
事也朝廷須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死者不可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檜等曰陛下好
生實與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先是禮部侍郎陳公
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
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

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
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
靜使敵無所窺上以為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
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
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
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竄殛然尚有餘說
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切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
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
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
老小不欲遂養之于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
恐難遣行若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

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言者乘此擊而去之
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
愚深以為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立
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
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
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骸以去故
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
祠而去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執政乞
增支錢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實不得已苟可
已者須極惜之張俊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朕即語
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

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趙鼎至行在 喻樛語錄曰
時樛至北關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
辭樛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樛鄙見莫若挽住為上
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
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况失賊
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
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
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官觀望在相公包容之耳鼎以
為然 鼎即對於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
臣在遠不得効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

在淮西恐諸將切議謂因罷劉先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丙子以鼎為左僕射兼樞密使 吏部尚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懼失措反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

大臣曾以此啟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趙鼎事實曰自鼎被召張浚每以回鑿一事為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身向浚曰此事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上議回臨安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筭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警却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于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之意蓋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貼然 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

祚既而上遺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為南平王在明

年三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

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從官從之 戊子以淮西制置副

使劉錡知廬州遂召提舉太平觀解潛為主管步軍司

公事 自金主晟既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繼亡劉

豫已失助矣至是因酈瓊投彼豫復遣偽皇太子府參

謀馮長寧乞兵於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効請用為

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陽

許豫行因遣使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

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等奉使至睢陽劉豫授館鳴慶

宮遲之不遣移文取國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國書非

金主面受不授若所銜命即祈請梓宮是已彌旬而金

廷使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于涿

州達蘭問倫入境久願來遲何也倫具言豫邀索國書

因曰齊豫營私民皆嗟怨且其心思負本朝厚恩使得

志能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委劉齊於宋度能制

其死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

掃除何難也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二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
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置嶺表
趙鼎雜記曰是月初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了降詔鼎
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
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
相掩十月七日夜內降周祕等彈章後批浚授散官安
置嶺表中書舊制凡御批即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即
行明日鼎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以浚之

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又趙鼎事實曰一日御批張浚謫散官安置嶺表鼎時留未行翼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至榻前二叅泛泛為言秦檜曰前日臣等不敢言今日却合言然無他語也上頷而不答鼎開陳至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又母老今過嶺必不能將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上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其

一失便真之死地後雖有計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趙鼎逸事曰鼎一日朝退召禮刑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及馮檝至都堂三人皆蜀士張浚之客也見鼎踧踖退縮鼎慰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公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既而除如淵起居郎康國右司郎官檝太常少卿如淵永康人也左司諫縉求外補除直祕閣知溫州於是石公揆言縉懷姦願望且有後圖望禡職還之銓曹丁酉詔落職與宮觀上在禁宮自有日課早朝

退即閱章疏食後學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閱內外
奏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是日因前給事中胡安國
乞宮祠左僕射趙鼎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經聖覽上
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
讀一過鼎曰陛下聖學如此今雖寒士亦鮮能之非異
代帝王所及 戊戌張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
州居住 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庚子趙鼎言自張浚
之罷蜀士多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皆一時選臣恐臺
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
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則凡所薦
不問才否一時俱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惜

人才厚風俗也鼎曰陛下聖慮如此羣臣敢不自竭
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辛丑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
州 先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圖上淮東形勢云賊於
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溫濟諭於朝上戒濟
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
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覆實然後有
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
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癸
卯左僕射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畧戒之矣 權
主管殿前司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弩手揀刺上四
軍辛亥趙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參知政事張守曰止是

三尺
格尺不及爾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
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爾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于
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
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趙鼎言士
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徃徃不肯就宮祠上
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
之言也 時有進士劉瑜上書乙卯上謂宰執曰瑜論
十事皆民閒疾苦可擇而行之趙鼎曰所論皆善然法
已具但當申嚴上曰申嚴未必濟事湏去其不便於民
者為善如向來浙右因於水脚錢後造成網船遂免此
患 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寮不多止令輪對一次

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二員俟百
官俱集則依舊例丁巳詔遇六參日日輪一員 時趙
鼎再相已逾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
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
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
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召徽猷閣待制
提舉太平觀常同為禮部侍郎時趙鼎所薦者皆以次
用之 閏十月庚申資政殿學士王絢卒于平江府
先是詔知廣州連南夫條市舶之弊辛酉南夫言市舶
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
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

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 癸亥上曰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趙鼎事實曰初劉豫軍既遁張俊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交章以為

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人廢豫乃以淮上卒不遣兵竟以無事 上御諸將凡事皆留意而聖意無彼此輕重時殿前楊沂中乞三綱馬丙寅上謂宰執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悉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即謂朕有偏矣沂中馬少而張浚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遂以兩綱付沂中一綱付俊 已卯龍圖閣學士知

處州劉大中為禮部尚書 庚辰趙鼎奏淮東安撫使
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草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
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于世忠時通
亦隸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于徧裨亦知其材之所長
蓋照臨無遺如此戶部尚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
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隸戶
部壬午詔從之時權貨務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宰
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於民矣趙鼎等
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惠
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
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

為苛擾初張浚謫居于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為
已援近乃移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
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
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
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揆
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罷帥足矣趙
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歛縣人
次膺掖縣人也 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舊有主
管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
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
珠玉紅髮之類須禁止之 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

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
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
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 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
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
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
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
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祕閣修撰曾統所進
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却無之自合重修其
李彌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朱勾
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
吳奎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主不願為唐德宗卞

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
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
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
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
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鼎曰
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為不可
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
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
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
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為然 是月工部尚書李
彌大出為廣西安撫使 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鄺瓊

却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復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甲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貨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惶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

謂盡矣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徃徃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闕可具奏朕一一應副又諭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語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

曰玠聞聖訓不惟感激眷語亦仰服聖德矣 壬寅上
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鑄諭莫
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寢
殿之後雖庖溷皆無朕不免葺數間為居當與卿觀之
初不施丹雘浚曰畧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語以財
方艱窘不忍費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浚感嘆而去
有使臣李發者賫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
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湏有變上曰金
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
曰此固有時亦湏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 金主亶
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尚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詔左

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為名徑之東京廢豫
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
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
二百騎至濬滑間即為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
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
池廢為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金又別遣左監軍薩里
罕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廢豫之詔畧曰建爾
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戍何以為國豫既廢達蘭逼其
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 張浚行述曰浚嘗
遣人賫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畧曰如能誘致金人使之
疲敝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

效敵用事者見此榜以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益疑之會鄴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偽地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豫初僭位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於汴京建行臺尚書省以張孝純蕭三寶努為左右丞相張通古為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千七百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

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故主晟曰膏腴之地鹽鐵桑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為界爾今新河且非我決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若獨取山東恐驚豫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豫之廢也不惟結怨於諸帥亦以山東以累爾初薩里罕在雲中嘗因軍事召知府州折可求至密諭以將廢豫而立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割河南以歸本朝薩里罕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歸於已一日燕可

求而寘毒可求食之既去卒于路 初宣和間進士王
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即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
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為不倫追問兩官斥
之詔與改正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為不當改正丙午上
謂宰執曰求遺書自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以賞
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授京秩不為過然既有論駁可
鐫一官 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鎮
江府仍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既得所萬一
有警諸帥當盡力捍寇上曰朕竭民膏血以養之緩急
豈容不盡力正使無內顧之憂也於是世忠奏乞留全
軍于楚以蔽江淮從之 先是紹興初劉大中宣諭江

南薦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刪定官是月以
名世為校書郎 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屏去細務
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
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
卿等閱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
有為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為執政便可裁天
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
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
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爾政曰臣等不才致
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實賞罰而已若
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為不便 劉豫既廢金國

左副元帥達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顰蹙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未嘗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為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為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後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為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廬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 趙鼎事實曰豫既廢鼎密遣謀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盛可謂過人矣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於是綿蕝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為禮儀使 金主亶以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先主晟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

堯王宗雋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晟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園遠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于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真之故態至是宗雋入相碩與宗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宋熊克撰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尊朝廷也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廢之癸巳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

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真江人也 參知政事張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不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且留建康以為遠圖議不合戊戌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趙鼎事實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廡起身至鼎坐榻前喜見顏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求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荷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參在座聞之極不憚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秦檜獨相鼎亦不免 辛丑詔復幸浙西 初罷龍圖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言曰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中止恐積久散逸後

人益難措手今藻就問願詔令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譔癸丑藻仍舊纂集 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既而親筆差欽江南鈐轄俊堅欲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趣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之於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欽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 是月四川謀帥上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交修曰臣從

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創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徵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既而世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踵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

而玠起行伍不十年而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至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為便 金主亶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左都監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右都監巴克實居鳳陽既而達蘭歸祁州薩里罕歸雲中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實皆留如舊 先是左僕射趙鼎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為知兵召歸除兵部侍郎丁巳朔遷庶為尚書 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宮宰執奏事上曰昨日六宮既發張俊來奏事朕召至宮中與論邊事

因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無興土木之功俊悚懼承命見地無軌面再三歎息朕諭之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爾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 先是上將回鑾詔知建康府張澄陞職改知臨安府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 中丞常同奏吳玠頃行屯田常得褒詔願問玠近來積穀幾何減餉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為都漕先後運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 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 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主管官李椿年刻薄欲率眾作過言頗

不遜壬辰上謂宰執曰兵興以來官物多陷失既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官勦殺於是趙鼎以下退而服上之英明 以樞密使秦檜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敦復曰姦人相矣時刪定官鄱陽方疇聞是語其後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矼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為過也 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夜遂鎖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

是以鼎未敢遽為去就 參知政事陳與義乃張浚所
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為資政殿學士知湖州 起居舍
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摩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
諸路蓋諸路漕臣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害若一使總
之則可通有無審虛實為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
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蘇如
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
然之 壬寅工部侍郎趙霈不為趙鼎所知是月以徽
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 以兩浙都轉運使徽猷閣待
制向子諲為戶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必資儲蓄江
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

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陽湖北於鼎州淮
西於廬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往無不
利 又言今天下急務在改兵籍究戶版汰老弱升勇
健創簿正言使諸州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密府
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改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
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升降貨殖盈虛必以
時覈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畧耳推而行之則存乎
其人焉 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改燕山樞密
院為之以三司使杜充僉書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
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度支在上京
曰鹽鐵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是春

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祁州奉使王倫行至祁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於詰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謀如此君相結且不惻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政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携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上旋蹕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

言江浙民困於月椿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椿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為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鄴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于都教場庶便服坐壇上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于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丙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湏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祕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祠

癸酉上語宰執曰焯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學劉
大中曰焯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
鼎退至閣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
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刑劉大中曰蔡京惟用少年所
以誤國可為戒也 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
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槩權六路豐凶以行平
糴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
此司別給糴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
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 王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
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
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為戒劉大中曰庶至堂亦誦陛下

之言深佩聖訓 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
徽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
從官當郡經年未遷即有急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
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覲也既
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降禮部侍郎尋丁憂去
朱勝非閒居錄曰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
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
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于是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婺久
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亦寓婺貽書責之寅以妾就蓐
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病孰重寅訴于鼎改知嚴州
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

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果凶問至寅匿之佯為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召命以時事尚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聞者歎駭度其死時寅猶尚在路耳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因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爾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

戒曰陛下既留臣言贅矣張戒默記曰初淮西之變時祕書省在臨安一日校書郎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自張丞相之失且劉光世一軍偏裨無慮十數不知此曹果欲大將歷已否若使各得自達豈復思光世如圭曰善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待制常同因遇戒問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初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奉使金國見左副元帥達蘭乃命逐使偕倫至北地見其主亶倫首謝廢劉豫方致上指金主

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與副使高公繪等還
又遣福州觀察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
元與倫等偕來思謀者乃金人始與吾通於海上所遣
之人今再來示有復和之意丁未詔吏部郎官范同帶
御器械劉光遠接伴之同江寧人光遠光世弟也樞密
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將七千人軍
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 張戒默記曰戊午
夏王庶視師淮上移偏師張宗顏守廬州乃分兵之漸
宣撫使張俊特不悅大理寺丞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
俊飲之醉曰鄉人能為我言于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
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

乎庶聞之復曰為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
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俊之言 分韓世忠二軍
屯天長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以劉錡軍鎮江為江左
根本至是庶條上江淮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
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參知政事劉大
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
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也 時金使入界上謂宰執
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
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
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
效鼎同秦檜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

吳 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為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凌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禹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諭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造膝具言觀復無返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 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義金華陳巖蕭震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蕭賜出身 先是故知閣門事潘永興思家以財興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出於是中丞常同言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

寺結案上即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不相妨參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巳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三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鼎以下退而讚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疎決多矣蓋時盛夏方涓日疎決故鼎有是言也 重修哲宗實錄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而鼎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讀詔語載修書本末甚明上曰乃朕批與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蓋欲士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 先是故相曾布之孫惇上所著三朝正論有

旨惇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為王安石腹心而朝廷頒其書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諭史官筆削之際無惑其說乙丑詔付史館 知舉翰林學士朱震上合格進士黃公度等上以亮陰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壬申乃御射殿引見參以四川類試人遂賜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震出院而病同知舉給事中張致遠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問考試事如淵曰大抵所取皆當惟第二人陳後卿賦自落卷中得之上曰何故如此相遠如淵以其詞工而晦細閱方見工處上然之公度後卿皆莆田人也 癸酉樞密院編諸班直諸軍及親從親事官轉員格成 接伴官范同申金使已

到常州上謂宰執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與上皇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雅滿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武元帝以謂我與太宗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丁丑思謀等見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時上因事撫循莫不中節遠人歸心焉於是留月餘乃去 戊寅上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曉夜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成者為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已講

和此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矣趙鼎事實曰初行朝聞烏凌阿思謀之來物議大訥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徃徃峻拒之或至震怒鼎因請問密啟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爾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但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

得已而為之議者不過以金人不測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息翰林學士朱震卒戊寅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七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可繼震上曰震亦嘗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曠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朱勝非閒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遷執政宰相趙鼎知新除建康留守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洎頤浩改命誼遂即真悒悒得疾兩月卒會當省試鼎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

遂作參政震聞之即病詔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詞語躁妄詆誚鼎興大中初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顛錯可駭先是鼎初相以其姻家范冲與震同兼資善堂為鼎交結近聞鼎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為於震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鼎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鼎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死二從臣可歎也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稍久而吏部侍郎晏敦復待對未得中書舍人潘良貴權侍立殿上因奏子諲無益之言久勤聖聽揖退之甲申子諲乞致仕良貴且得罪中丞常同奏良貴嫉子諲曼辭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

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乃除子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良貴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朱勝非閒居錄曰向子諲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是日對甚久論說珍玩之物云云不已軒陛侍衛皆聞之潘良貴不能平徑至榻前奏言子諲無益之言不宜久勤聖聽因厲聲叱子諲退子諲駭愕而下於是良貴罷與外祠子諲出知平江中丞常同論奏以謂良貴忠直不應出前此同嘗於上前薦子諲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覆憶從官方奏對柱史遽造前叱下古未聞也叱者固非而被叱者其人可知矣初四川制置使席益奏以湖南等處諸軍屯于成都至是校書

郎孫道夫白于宰執謂漢唐以來亂蜀如公孫述與孟
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
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
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
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之以息浮費又四川元無都漕
自宣撫司以隨軍漕兼總領四川財賦俾措置茶鹽酒
息通融贍軍今之都轉運司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趣辦
而已願罷之以寬民力或以其言為中時病 是夏金
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
婢以償之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四

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常同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因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補不惟為同良貴亦所以為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為非而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三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駁詔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頽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一曰致遠與諸人善 趙鼎事實曰時盖有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丞相秦檜留身奏事

甚久既退鼎扣之曰上無以前日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爾鼎乃信而不疑 辛亥宰執奏准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別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上知人能駕馭皆出于談笑之間所謂善將將也於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廬州權隸于宗顏俟防秋過取旨 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始日輪一員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權步帥解潛一員與二司使臣互輪潛奏乞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使臣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

言按魏置中衛將軍晉武分為左右衛宋齊謂之三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衛大將李大亮自兼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嘗假寐太宗勞曰公在我得酣寢則三衙宿直尚矣太平無事不以三衙宿直可也今萬騎時巡宮闕則非曩之壯大禁衛則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為宗社慮則未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遇直上嚴宸極從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韓世良權馬帥 時有御批宗子防禦使璩建節封國公入資善聽讀 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云公嘗說鼎丙辰罷相之後議

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可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此檜當同敷奏也鼎約檜與劉大中各作一劄子明日鼎與大中各將劄子至惟檜無之鼎遂參酌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遇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為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明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量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却是全吳臣欲且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却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語鼎曰公錯了也檜曰檜明日

留身敷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之說與卿一爾八月戊午詔疆場之臣無弛邊備 庚申以利州觀察使馬擴為公海制置副使鎮江府置司 先是朝請大夫吳說嘗與苗傅欵密言者屢劾之十年不調辛酉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員豐之人已行者勿再論於是趙鼎等仰服主上洪度兼容所謂國君含垢此其至也 甲子宰執奏馬擴將到奏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敵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趙鼎等三復上語謂此豈特中國之幸亦敵

國之幸也 辛巳著作佐郎李彌正高閱皆除郎官而
著作郎何掄張線尚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問趙鼎
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祕書少監殿中侍御
史張戒言掄昔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
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王安
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錄掄攘臂其間畧無忌憚浚敗
乃焚毀簽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詔
以掄知邛州嶼不自安亦求去遂除福建轉運判官
徽宗既祔廟禮畢是月始詔修徽宗實錄以左僕射趙
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
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

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
臯縣有旨即隱者徐神公所居建為觀觀基包士包墳
墓甚衆大中頷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
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
知當時有不利于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
羣臣之罪而蔡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
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
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時
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
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 九月丁亥侍御史
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

昂常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石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後興一司豈專為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歛之橫無所攷監司廢格詔條漫無有稽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為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蕭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初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

陛下所共者理爾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 時新除公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壘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 乙巳金遣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監拔朶議割地事路由同州先是青澗李世輔陷偽境時為同州守世輔怒薩里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世輔折箭為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 初召秦檜之來道由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居於婺與檜相遇既而中書舍人樓照為檜言次翁貧甚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

官名之是月移為吏部郎官 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 冬十月重修祿秩敕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 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丁巳以為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 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為請甚切鼎信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召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為詞尋除南臺是必有薦為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 方疇稽山語錄曰

時召蕭振入臺振秦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去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檜竊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蕭振言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丁郊詔從之 辛未趙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向來稍異臣今再辭而後人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

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
容心特既命為相不欲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
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上曰
朕深會此矣 趙鼎之去也樞密副使王庶送鼎登舟
曰公欲去盍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預庶
西人氣直即曰庶會此矣 召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
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近為翰林學士承旨光為吏
部尚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
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二人皆在十一月
今聯書之 辛巳宰執奏北使約仲冬至泗州上曰
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則和不可和則否可督諸將為

之備也十一月甲申以學士承旨孫近為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復進宣和以後詣旨己丑除藻顯
謨閣學士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
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
奉朝請恩禮稍加于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効力
矣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稱上馭將帥深得漢光武遇
功臣之意 前宰臣趙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
以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
于經筵詔戒為耳目之官附下周上可與外任 朱勝
非間居錄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兇險刻薄之士無
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為

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臺屬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幾
遷殿院鼎失眷丐罷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徼後福
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黨與維持之力也
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
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 勾龍如
淵退朝錄曰時金國遣二使携書來書中蓋以河南之
地盡歸于我者惟是使人入界索禮過當號其書曰詔
書指吾國曰江南見吾館伴使必欲坐堂中而坐使人
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國中
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其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
之上下涇涇不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

事當議編置而朝廷議禮益不決如淵因奏今日和議
實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
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
遣報賫書而來倘若不受必致歸曲于我一日與師彼
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儻不
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為金人屈已如
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覆商議取得金書納入禁
中則禮不行而事自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試
以此而付之 樞密院編修官盧陵胡銓上書言王倫
無故誘置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倫論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忍北面臣敵今無故而反臣之百官軍民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亦為之近者曾開引古誼以折檜檜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檜畏天下議已又令侍從臺諫僉議以分謗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執政臣謂倫可斬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使者而興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信不然則臣有蹈東海而死爾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鼓衆除名勒停昭州編管時銓有孕妾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錮身來矣館職范如圭與刪定官方疇同見

吏部侍郎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某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矣方疇稽山語錄曰其後疇見趙鼎於稽山誦晏敦復有趙元鎮無狀之語鼎曰景初亦出此語乎疇曰某親聞之疇又曰敦復久在銓部有人望當遷尚書而鼎謂敦復嘗抗呂頤浩被送吏部鼎執政召為都司除吏部侍郎但其性介僻不通故遲之也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詔無罪可待檜等又奏若銓重竄則臣等有所不安遂寢前命送吏部

與廣南監當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夫知其不久則肆為同異而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攷以聖心參以公論儻選而得天下之材則責之專任之久可革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是月資政殿學士陳與義卒于湖州禮部侍郎張九成求去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自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於是九成除祕閣修撰

提舉太平觀而去十二月右僕射秦檜乞差官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以江南為宋以詔諭為國信至如不受封冊不泛遣使皆先事預約戊午上謂宰執曰朕承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有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惟正旦生辰遣使非時不許往來於是檜等皆仰嘆上沉幾遠慮非羣臣所及已未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為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諭已酉年金人南驚鼎時為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為界豈以和議為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更

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於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智照臨
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中丞勾龍如淵言資政
殿學士王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丙寅詔庶落
職與宮祠 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遣其使張通古來朝
己巳入見通古言先盡還河南地徐議餘事 殿中侍
御史金華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
秦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
大臣精選二十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
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
金之事可行矣庚午詔從之 參知政事李光請罷常
平主管辛未上謂宰執曰常平法本漢耿壽昌今豈可

以王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復至庶幾不陷失一
司錢穀秦檜因奏光言諸路月椿錢漕司不以上供及
移用等錢椿辦又一路諸郡輕重不均致不免敷之百
姓上曰朕屢諭趙鼎更不肯修若悉將上供之百辦自
必科敷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舉其錢糧亦通用蓋上
哀憫元元之意其切如此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
胄為僉書樞密院事乙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
密都承旨錢恂副之 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為中書
舍人兼侍講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為起居郎一止亟
言將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得之
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

忠乞併臣罷之不報將歸安人也 先是左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云大係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而罷是月開以寶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此據呂大麟見初吏部郎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即丐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屢空而處之常晏如也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於洪澤詐令為寇俟金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漕臣胡紉紉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 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尚書省于大名

府仍遣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慙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舊嘗臣劉豫者李鄴為翰林承旨馮行寧為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更服以赴焉 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上書於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白已益怒久之如圭奉祠而去

中興小紀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
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 秘書少
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
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瑕造
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
餘深不欲論事碩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留意
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
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
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需沛澤豈可不滌洗

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丙戌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為先有以見聖孝通于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彊敵之革心也時經制發運司總糴米四十萬斛言者以謂舊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糴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益司兼領又別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并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

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蠡為判官先是鹽法屢變其課浸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為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於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朝廷擇帥以人材難得遂搜至于仇愈陳規等輩如淵因奏曰如數故相

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愈規輩其意蓋欲取練達如呂頤浩者處之關中靜重如朱勝非者處之汴京而張浚素有威望宜處之建康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浚勲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明日宰執對遂以此意宣諭而朝廷大不悅後旬日有旨除劉先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遏呂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先世不可遣乃罷之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至是玠言今不廢兵乞省其半詔獎之詔李

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拊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於是秦檜等竊歎上規模素定皆萬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使消兵使百姓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只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為戒矣仲荀乞兵糧在二月一日今聯書之初起居舍人薛徽言為前宰臣趙鼎所厚一日因右僕射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自殿均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 初宗正少卿范冲寺丞

孫緯等奉詔在紹興五年修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錄宗枝屬籍凡三書以太祖太宗及秦王各為一總號曰總要又以母氏姓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謚各為一條分類成書復被旨俟二三年續修去冬本寺已得請至是宗正少卿鄭剛中言見與寺丞陳確同修緣三京宗司所報與舊書有抵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考仰稱陛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也 二月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與契丹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朕每於靜中留意機務頗覺有得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靜萬機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為法規模宏遠矣 以給

事權直學士院樓照為翰林學士 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為臺官癸丑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幾可否召都堂與之議論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乃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荷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勉曰上開懷待遇如此其忍負之哉 監察御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未改祕書少監秦檜曰凡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因陳辛亥歲席益行赦文不工為諫官所論緣此怏怏後守平江遣呂頤浩為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

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善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其惡如淵謂庭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任臺綱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奏此告訐也告訐之風出於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體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上欲正其事乃詔庭臣語言狂妄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體罷與外任命下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擬除如淵在明年正月今聯書之初諸路月椿各有稟名其後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民甲子宰

執請均於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撥稟名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矣上知月椿之害每每宣諭憂形于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 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畧備從物務從質朴如器皿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草屨衣弋綈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冕辭免製太后禕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養時上喜見辭色檜等退而贊上之聖孝出於天性其屈意求和實緣太母宜乎上天悔過彊敵草心誠非常之慶也 癸酉

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今以實錄院為名右僕射秦檜
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吏部侍郎范
同為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為檢討昉潮陽人也上嘗
謂宰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築北
宮夾城甬道嘗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下重負欲與嗣
聖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宣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乘時
多事貪天之功以為身謀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等
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踈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戊寅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輿地自歸而朝廷
乃在江吳道里遼邈所以宣至意收人心惟在號令宜
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詞臣 時已遣內侍陳

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
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
知金州郭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
洎之父亦成部曲而趙柳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
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 上欲得
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召少傅醴泉觀使呂頤浩赴
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且附奏金人無故歸
地其必有意臣記五路元是張中孚中彥慕洎之徒為
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
之久任廢不致疑既而再趣頤浩至闕竟聽其辭及將
東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

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金人罔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爾不敢復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 詔提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既至三月丙戌除御史中丞 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官俵錢於春而民輸糶於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名為預買其實白著是歲於常賦之外又輸倍軍興久而財益絀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糶價高而折錢或至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糶而求

鏹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姦民猾吏詭名析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紹戶部措置 甲午上謂宰執曰士卒暴露累年菴廬下寒暑燥濕之苦豈人情所堪俟彊事稍定當為蓋營屋使各安居於是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為之死也 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從之 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愷弟慈惠之人庶為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等曰陛下仁意惻怛如此臣等敢不承也 夏四月庚戌朔

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僉書樞密院事樓照往焉以秘書少監鄭剛中為參謀官 初環慶將官慕洧叛至是安撫使趙彬奏已殺洧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來惟持不殺之說於是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為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偽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

使知泉州乃詔落節 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戊午步帥解潛為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為福建路副總管 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為君則君事之及已為君則兄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遙拜惟淵聖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既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于禁中羣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于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却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寶訓故事

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真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此無征戰教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 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欲無聲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闊遠如此 知綏德軍劉議自言嘗汙偽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為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直不可與郡上久勞于外深達治

體更用文武之意同符藝祖矣 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管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 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原本缺 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荀留守東京周聿宣諭陝西士褒張燾恭謁陵寢樓照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携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總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于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為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草將來兩宮

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 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詔獎諭 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于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却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 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度市肆公然為之可重立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態官吏格詔宜痛加

繩治 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于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令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為度凡舊染之汚一切蕪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論議多徇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 乙卯上諭宰執曰近於邢孝揚團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尚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會顯肅聞訃曰其家已推恩上曰今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精思務協公議雖戚

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趣朝行在伯彥將至國門，丁巳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紜。且曰：伯彥潛蓄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歎曰：伯彥遭遇聖主，乘風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勳烈無聞，然上終始眷之，可謂至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

矣。乃詔罷之。詔徽猷閣直學士仇愈為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褫職，尋謫居全州。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已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上于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興未嘗橫歛，宜中興之民戴之愈久而不忘也。時有被召人鮮于參到闕，丙寅秦檜奏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于朝矣。檜退而竊歎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侍郎張燾歸自西京，已巳入朝。士彥等曰：諸陵

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
驚歎以為中興之祥於是上以語宰執秦檜等謂熹必
不安言檜等退朝相謂曰石澗水至之祥可謂異矣熹
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為安且立身行已
無愧矣張燾奏徽宗山陵乞不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
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
下之富而薄於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既灼知薄葬之益
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為不孝不敢辭蓋上
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 初僉
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既入北境其接伴者謂
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勅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

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 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
照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偽齊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
家悉為鄜延帥宗雋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讎夏
國主曰爾能為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號青面夜
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千晝夜
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授之世輔
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
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
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
同來樞終入境即望闕退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
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

遇之禮令有司舉故例行之申今聯書之至是樓照
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朝 甲戌上諭新除京
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須重貶蓋迫於公議雖
與朕有藩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懼上道蓋上之威
斷足以警偷惰懲傲慢也 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尚
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
元帥府密奏於國主亶云河南地本達喇宗盤主謀割
於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
界倫有雲中舊吏隸烏珠帳下嘗來謁倫言烏珠謀誅
蘭倫即馳奏乞早為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
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 是月川陝宣撫

使吳玠卒于仙人關後謚曰武安玠馭下嚴而有恩故
士樂為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
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璘曰金令酷而下必
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決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
之耳蓋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
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銳卒以更撓之使不得
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之要也 吏部侍郎
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趙鼎事實曰先是謝
祖信作言官力論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
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又有人
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改變此事乃出朕意趙豫

何預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之婿也上曰亦知之遂出祖信知潭州祖信聞之大駭歸家詔其妻凡數日曰由爾家累我以至鬱鬱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日收拾祖信而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惟利所在初不以親為意雖父子之間有所不顧况妻黨乎 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喇之蔚州避暑達喇下令諸藏避我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緡仍飭番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太擾羣起為盜以拒番軍遂復止之達喇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願為此蓋陰與皇伯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籍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於館且會諸路僉軍以復取河南為名皆所以應宗盤也 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國改姓趙號為年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廣西經畧司以聞詔令諭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六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烏克紳原名吳天今改

正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

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罕都原名

今改正時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謀誅諸父因朔

旦伏兵於內宗盤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

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

為非翰林韓昉作也時左副元帥魯國王達蘭方握兵

在外難遽誅之乃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僉

書杜充為右丞相仍擢右副元帥烏珠為都元帥命達

蘭語使者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祈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于泰伊原名太拽今改正因赦得出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以見皆補官遣之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等退而竊歎聖謨切見立政用人為帝王之先務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何以出此吏部侍郎張燾遷尚書時久早上齋居蔬食以祈雨澤已未秦檜奏曰攷之典禮陛下惟當損太官常膳上雖

損膳豈免日殺一羊檜曰陛下推不忍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既而甘雨應禱霑足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以九日丁亥至中山傳云魯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珠作都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即趣之行是晚達祁州初右護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世將置司于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二萬人秦鳳帥楊政總三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

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撫司都統制既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於邠耀二州捍禦皆奏以俟朝命僉書樞密院事樓照會諸帥議移軍事秦鳳經畧使吳璘言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或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俟敵情見力疲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寨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已酉離秦鳳翔府以歸陝西雖號新復然自金偽變易之後軍民尚懷本朝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

者皆駐熙秦兩路而諸郡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以支一歲之食先是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廩賜於是諸軍出關歸怨于建議者洵洵幾變而閬州戍卒欲殺其守臣孫渥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即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有待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乞罪以罪去無憾也先是樓照奏差環州保安軍守臣乙邠上諭宰執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寨民得安業可剗付照令諭諸帥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先是夏國將李

世輔與偽招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人於是僉書樞密院樓照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樞等歸夏國既而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言者謂宣撫司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於三歲科舉補蔭之數今既罷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詔限一年言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千萬緡民力殫矣賴陛下念之徙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吏多擇善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

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鄰國守信義乎 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酤條已免折屋茶鹽尚有沒法亦乞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而無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 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還之於是韓世忠以書與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乙亥檜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在偽朝力捍官軍金人已割還舊疆宿壽乃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奔逃貪功生事無故驅掠兩

州之民罪不容誅宜榜諭此意 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為敵執北去遂臣劉豫為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河南初復右僕射秦檜與億年為親乃召之還除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偽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以為不可乃已 朱勝非閒居錄曰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壻也鄭億年母仲山親姊檜子燿復娶億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億年始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參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乃止後數月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給舍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事政掌其機事與謀者

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而為劉氏也欲吞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亂既復兩京陷偽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均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祐之功欲賞之明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流均嶺表而均被極刑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於張均之從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

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終半歲難遽責以成效若實無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者又以經制司所劾官吏種種橫費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况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權未到綱運緣路分闊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欲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幹辦官依舊為主管常平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于會稽 時金人法苛賦暴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載逃止而被

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盤達蘭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兵嚮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蜂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太行山義士入懷州萬善鎮州人大恐中原威傳大駕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營烈火先矣 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戊寅九月朔詔顯忠有功廊延特與放罪 初召太尉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至是駐于鎮江己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入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當於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

鼻輩才具上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前任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蓋小人在外託聲以惑衆爾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 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今後犯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夤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部 先是雷州有海商為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所死於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寃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刑獄以下官皆重點責上曰古者刑人則君

為之徹樂減膳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今後遠地監司須為朕遴選秦檜等仰承欽恤之意至是上又詢雷州獄事檜曰已到乃令刑部詳之蓋上哀矜庶獄常記淵衷如此 金國主亶既誅達蘭遂以右丞相王烏克紳為左丞相右丞相右丞蕭慶為左丞烏克紳嘗副尼雅滿行事雖為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尼雅滿以下皆不能及國人號曰 者女真語巫媪也以其通變如神也是豈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事在五月烏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克虞滕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事在太史以告奉使宇文虛中語之烏克紳不以為怪是月果

同蕭慶被誅金應天道如此其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
言宜不道遠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即烏克
紳也又曰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
賴天之靈誅於兩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為都元帥烏珠
所誅奉使洪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知之故得
免 時烏珠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蓋金法罷
兵則權在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
半載閒元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和議者亦
達蘭臨死之言有以動其心也 僉書樞密院事奉使
王倫至金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國主亶致命亶
悉無所答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

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
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
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
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奉命通知兩國爾 辛亥冬
十月詔侍從官各薦二人上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
遺才必多可令訪求推薦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無方
之意 成都闕帥癸丑以吏部尚書張燾為之仍除寶
文閣學士時罷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
都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省以
寬民力上語在已酉今聯書之及燾陛辭言蜀自軍興民久弊官
吏不恤臣願宣陛下德意俾一路被澤上曰豈惟一路

應四川事悉以委卿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也 戊午宰執奏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軍中偏裨如董先牛皐頗驍勇可用但先好貨臯嗜酒皆有所短未可統衆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知人善任使雖軍中偏裨性行才否無不洞察 丁卯宰執表上皇太后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山修築至於器用供帳衣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孝篤於奉親之禮無不周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勞績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將帥不忘其勞凡被堅執銳者孰不感而自効

也 金人近歲用兵多不利始知憚中國時有遼軍萬戶韓常為瀋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北非南之所能敵茵益都人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爾 十一月己卯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終至燕京而彼國元帥烏珠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補官人並合赴部注授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歷親民一任上曰有祖宗成法自當遵守 嗣濮王仲偁卒 戊子司農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迨及朕舊寮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

秦檜曰唐龐壽相任濮守以汚敗自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太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壽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賚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湏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淵沙縣人也壬申秦檜奏神宗寶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寶錄按此處疑有脫文寶錄當實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私意於其間耶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河埽事癸酉上曰河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上每見

一埽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梧民被其害矣金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賦吏監司郡守不即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也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僉書院事樓照趣令還任供職時侍從官論薦左朝奉大夫張甸等皆令除郡壬戌上曰士大夫固以任中都官為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為重無內外之限旬嘉興人也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一止言右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有嘗事偽楚人徐偉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凡仕偽之人皆諱其官稱

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可惜且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為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言者皆為劉君先矣 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拉必原作刺鉢今改正下同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世雖或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蕃境內無事始於每歲春水獵鷲秋山射鹿夏則避暑於長嶺冬則就暖於陽城既畢然後歸廣平靴甸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擾不知自警乃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於此矣 十二月甲辰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與我宋

萬世之基而保州睦宗院既陷於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 宗正丞鄭昉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壬子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饑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盡無不本於愛民焉侯官人也 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囑迫于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出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已已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 金僉軍

之法自元帥府下詔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
縣縣籍民戶丁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聽點集用
兵以來皆尼雅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亶始令諸路不
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劄方許發
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
應機而用哉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七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年歲在庚申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日外
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又
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無事
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不令卿等知
却致積成大過耶 時遷工部侍郎李誼為尚書欲借
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
廷遣人往新疆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為姑息
之政即詔罷之 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護
梓宮使以知閤門事韓恕副之 壬辰詔上殿官唐文

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川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非特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又若庾之子也 癸巳上諭 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材然後用非其人至於失職不返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審也 初太尉郭仲荀既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下統制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為醴泉觀使既而後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 詔陝西買馬已及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畫牧養度幾蕃息以備戰騎 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枉費

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忘危而留意於武備如此 二月癸丑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 廖剛又請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 初秦檜請下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歷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官罷歸元處既而著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於是復以國史日歷所為名 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

丁未詔從之。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
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壬申上謂宰執曰爵祿本
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擢至
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
等敢不仰遵聖訓。言者請復置勲官癸酉詔付吏部
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閣直學士趙
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涇原帥清遠軍
承宣使張中彥前鄜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皆入
覲而彬已到闕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
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
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暇陛下引見

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而
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
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
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
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强屈汝既服然後陳其三善而
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
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為
兵部侍郎中孚醴泉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
都虞侯未幾師古卒其後謚曰毅勇。先是上嘗諭秦
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
為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

千動止數十人而借者或止收錢而去已未檜具稟乃
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
違者重寘之法 先是遣禮部侍郎蘇符為金國賀正
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軾孫也 初
陝西沿河諸郡謀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為名將
興兵渡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
踰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彼國竊慮敵
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近
探到金果於河中廣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稱金復
要興兵乞先事為之以防意外之警兼永興涇原環慶
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機不可失况本路統兵官

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及早去留萬一有不測
應干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畫至是世將又奏
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
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小同行緩急
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
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得
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偽不敢訓兵兼器
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
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
其勁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為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
畫 庚子詔徽宗裁定筇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

舊文請從重比殊弗於理可依政和赦遞減庶幾省刑以彰先帝之美 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 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簡事不貴於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開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舊額 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 時殿前司有將領湯尚之者詔與外任 乙

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蠹耗國計也 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等竊歎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 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中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浸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金歸

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
福而議者過計以為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
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疎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
冀於是闡試館職為正字除正字在初金元帥烏珠將
渝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至是分
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聶哱貝勒原作聶恭字者將之
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即薩里罕也一寇
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
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據
戒默記乃正入東京執留守孟庾於烏珠駐舊龍德宮
月十三日

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遂
降于金 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
江淮至潁上錡與屬官杜亨道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
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
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
輜重相去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終抵岸錡見規曰事
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
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
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敵已
厭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錡
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

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
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緣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
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
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杜杞守北門
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軍人皆奮曰平
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
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敵之游騎已渡河至
城外矣 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復
故疆進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帥
兼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統
制郭浩領八千衆在邠耀二州餘則分於利路帥兼樞

密院都統制楊政及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鄜延帥
王彥熙河帥孫渥布於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河
中府渡河入同州界馳二百五十里破永興軍直趨鳳
翔府據之而我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撫
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璘孫渥已隨世將在河
池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稍
集世將即遣璘政晟同率大軍會諸路統兵官涇原曲
汲環慶屈元鄜延趙維清等分據渭河南一帶外捍六
路內保四川先是張燾出帥成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
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及燾至永
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

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は無蜀也於是熹為奏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 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靖康以來每掎掖前事歸曲中國以為兵端自前年割地請和朕待之之禮已盡忽無故稱兵曲直有在朕今決意用兵秦檜等曰陛下本以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此素定之計今烏珠骨肉相屠遺毒中國首亂舉兵陛下赫然震怒當為弔民之舉臣等敢不效死承命 命少師萬壽觀察使劉光世為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以護國軍承宣使李顯忠為殿前都統制從之光世復請統制官王德諫其

軍德堅不肯從 時秦檜素主和議於是中丞王次翁言於上曰陛下既以和議為主而諸守備益嚴士卒勇銳金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為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 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任河池而都統制楊政與涇原帥田晟鄜延帥王彥並據渭河南一帶與敵兵對壘都統制郭浩駐涇州而熙河帥孫渥權參謀官渥勸世將退保諸將亦曰敵掩我無備我分屯之師未集宜少退清原野以避其鋒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曰敵所

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亡謂我無備今若退墮其計矣
璘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分屯之兵未集關中且
暮望官軍捷而吾遽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于此勿多
言也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仍命璘統軍二萬於
寶雞河南捍敵庚子詔璘節制陝西諸軍方下而未達
也時金選精騎令 貝勒作前鋒有受金號令者
與賊通謀辛丑敵騎掩至石壁察璘遣統制官姚仲等
拒之仲自奮身督戰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危
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既而諸軍老小悉
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 時有監進
奏院陳鼎上書言金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使不即

敗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為自治之策秦檜
怒選之吏部鼎松溪人戡子也 初吏部功賞難於覈
實吏得舞文為姦司勳郎官張官因陞對力陳其弊以
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舍法
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
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為定
制人以為當官晉陵人守凡也至是遷秘書少監時官
齒髮已衰每盥濯危坐而讀未見之書自視無愧於蕭
德言云 新西京留守仇愈未至而金背盟乃復愈待
制知明州蕙汾海制置使 六月甲辰朔右僕射秦檜
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割地

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臣今請先至江上諭諸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上嘉納之 初威州團練使李貴統官兵於江西虔吉筠三州及湖廣界招捕盜賊至是貴誘到首領一百餘人脅從六千餘人丙午以貴為登州防禦使時金人圍順昌府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地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騎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糧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日己酉以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沿淮制置使錡未之知也 金將自武

功縣整兵再來是日己酉都統制吳璘楊政率大軍迎敵至扶風遇敵力戰金先是於扶風築城既敗亟入城閉門拒守官軍乘勝攻拔其城殺敵衆幾盡援兵繼至亦敗而走 初言者論太常少卿劉昉宗正少卿陳淵皆罷至是言者又論二人之去而工部尚書廖剛謂昉淵乃已所薦獨以為賢又金人敗盟而剛幸時警復肆嘵嘵以惑縉紳庚戌詔剛與外任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

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上今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寨遁去 順昌破敵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介求援於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三日金兵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十騎到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憇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日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進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

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裏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烏珠至淮寧府自三路都統以下皆撻之於是以三都統官守南京將軍韓常守潁昌府而自與龍虎大王者擁其餘衆向東京 潁昌破敵記曰烏珠撻諸將韓常有怨言曰我一隻眼只為爾於和尚原壞了時人情頗離烏珠至東京欲往河北僉軍王山曰河北有百姓無正兵可僉也 參知政事孫近秦被旨奉迎兩宮今道路未通欲權結局戊午詔從之 甲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照以父憂去位 庚午以鼎州觀察使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侯 時金別又陷宿亳淮西宣撫

使張俊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經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率衆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敵營降偽守馬秦乘勝趨亳又下之密以孤軍駐壽春累月敵不敢南嚮俊既復宿亳二州遂引軍還壽春府時俊軍威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俊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

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辛未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兵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是月資政殿學士馮澥卒時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與金戰于穎昌府敗之遂復穎昌憲又與戰于陳州境敗之飛別遣統領官楊成與金戰于鄭州境敗之復陳鄭二州而飛自與烏

珠戰于偃城縣殺其將鄂爾多貝勒

原作阿李朵
字董今改正

資

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張浚聞淮上有警亟具邊計
言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則我德之深和議不
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弱幸今金自反覆士氣尚可以作
臣願引權制變用天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措置一定
大勲可集矣 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統制官李
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
聘言陛下多顯忠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績而
置高位曩邊遽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于聲
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
纔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

與為軍資盡旦復丐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
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
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右正言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
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之跡不可
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卨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
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
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所懼
焉 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降金閏
六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於全州 癸未上曰順昌淮
陽戰士捐軀死於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作浮屠水陸
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 甲申時陝西奏捷

金既不敢度隴蜀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而宣撫副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殿學士時有獻計決淮水以灌淮陽敵壘辛卯上謂宰執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于天下也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將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

偽命為京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皆有實跡望顯真於法章三上丁酉鼎責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知書曰幼子之病以某謫溫陵失于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謫潮陽惜于離別而死一雅被譴而併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斃強顏苟活惟是責躬無地自容耳戊戌賜諸帥詔曰狂敵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廷尚慮粗吾慮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

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滅為期
咨爾六軍咸體朕意 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
獲捷至是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
失之野記 奉使洪皓時在燕密奏順昌之後金人震懼
喪魄燕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
還自失機會惜也 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
仍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秋
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
公事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侯浚淮制置使劉
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
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于鎮江府 時方

用兵當嚴斥堠已未宰執奏擺鋪事上曰遞鋪兵極可
憫月糧雖按月支鋪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
籬落秦檜既退竊歎仁心周徧真堯舜之用心也 招
討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擒偽守
王山押獲金人押至行在王山即隨敵至順昌城下者
也 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
先時舉國內兵盡赴祁州大閱舉所閱之兵盡隨烏珠
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三郎君敗于陝西亦來告急是時
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乙丑詔却押
回世忠軍隨宜區處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
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不敢妄奏也檜曰

陛下於庶政覈實如此孰敢欺乎時世忠怒統制官呼延通赴淮以死 丁卯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帶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鞏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官傅忠信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距且當盛夏多不容其遣兵兼王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王俊會雖同傅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一千餘人皆補

以官然亦不能成功 八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能自運豈立國之道秦檜曰此漢高帝馭英雄之意也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檜等退而竊嘆上於一命一令存教化於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也 己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既得城多殺何為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 言者以為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于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於監司者

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免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
陛下察見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
過也 詳定一司勅令張宗元奏刪定官序位甲午詔
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
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
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於是世將
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
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遏永興鳳翔
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兼自
金人再犯陝西諸曾受偽命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
上遷轉緣從偽既久率望風降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

多方誘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安撫
朱勇將官梁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於
近裏又有總管魏玠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
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
矣時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為降
人政覺而誅之 辛亥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
並配大赦天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
兵欲侵川界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璘總
兵至秦州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誼將官邵干成
紀知縣荔諫等皆降 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檜曰士
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

進少卿等可擇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也 庚申吳璘進兵剡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原作胡蓋郎君今改正兵大潰 時行在遺火壬戌宰執奏犒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令去葦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効而民被其惠矣 甲子上曰近世禮器不合古制如聶崇義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况亦無大費也 是秋

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預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自置舉場以來未嘗有也 朱勝非閒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求牒試于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艱易百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塗更相扳援其勢炎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壘裂冬十月

乙亥詔本府委官修之 勅令所修在京通用勅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表上之 右正言万俟卨論淮北宣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陞黜必明當其功罪可鑄職與遠小監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卿賞賚優渥至是出於威斷勸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己丑上曰朕於軍興調度尚恐有傷百姓其可以無名之費重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居民遺火延燒省部官舍 朱勝非問居錄曰初上駐蹕應天堂饌頓減至維揚又減至餘杭又減宰執每員日用二千有奇僅備一食紹興四年趙鼎以元樞為

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又取二萬緡行有日矣會鼎拜相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使置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為一料畫旨支降傳充軍書警奏間探之費其後司廢庫存隸于三省內結諸宦外交諸將首尾五年御史謝祖信論鼎章內一事云盜官錢八十萬緡蓋此錢也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歸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歲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賚便蕃權勢熏灼綫履每兩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不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賞

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歛號激賞而
兵未嘗舉百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
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
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 資政殿學士翟汝
文卒 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冊癸亥右僕射
秦檜言陛下字法遒勁絕類雲天之體上曰學書必以
鍾王為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檜曰陛下天縱多
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天下蓋必以堯舜
為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於前也 是月兵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胡交修請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台
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可以

察知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好色喜貨至於入關秋毫
無所犯惟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於是秦檜等仰
歎聖學淵妙商榷古今非羣下所能及也 壬午上皇
太后冊寶上躬詣殿庭祇發赴慈寧殿禮成百官於宮
門外遙賀太后先是冬溫無雪上以嚮春疾疫為慮是
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闔雪不降至夕大雪人情
懽悅道途相慶甲申秦檜曰陛下聖孝感通天意昭格
明堂禮成然後雨尊冊禮成然後雪若出符契陛下再
三謙抑不居臣等仰見聖意欽天之命雖休勿休如此
丙戌禮部侍郎蘇符遷尚書 初建寧軍承宣使知
代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為叛將所執令拜金國詔

書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帥司以聞丁亥詔贈忠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 言者乞令諸
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帥所隸統制統
領官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所使便可抽擢何必
更令薦舉蓋上於人材大小無不徧察下至徧裨已深
簡於淵鑒矣 婺州東陽縣魔賊竊發丁酉詔遣前司
裨將王滋往捕之上令宰執諭滋不以多殺為功未幾
賊平

中興小紀卷之二十八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宋熊克撰

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春正月辛亥時有進保蜀論者上既覽之甲寅謂宰執曰彼但採三國志語殊不切時事又多引諸葛亮為證不知古今事異亮方出蜀以圖進取今欲守蜀以圖扞禦豈可同日而語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學洞察古今之理初金元帥烏珠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亮出入許鄭之間復僉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敵情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至是烏珠果入寇乙卯犯壽春府境己未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統所部

兵二萬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張俊已至行在亟令
回建康拒敵知壽春府孫暉與統制官雷仲皆棄城而
去遂陷壽春殺守兵十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衆而廬
州守臣樞密直學士陳規病卒故守備皆跌惟有宣撫
兵二千餘人亦相率南遁 乙丑劉錡至廬州城下敵
騎大集錡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入廬州遣輕騎數千
追錡而不敢逼相持至暮各解去 言者以為敵人盜
邊歲以為常在我有備則外可制侵擾之患內可安搖
動之情比者敵犯壽春如雷仲孤軍兩捷而劉錡全軍
繼達則士氣益張當有以遏其勢惟是民間妄傳以惑
羣聽宜下臨安府覺察是日丙寅詔從之 二月丁丑

上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
才人皆言劉錡善戰者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
生爾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
為可取也蓋上之知人善任使得堯舜則哲之難如此
江西帥臣梁揚祖擒捕諸盜殆盡詔自雜學士加顯謨
閣學士 先是劉錡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
據之以遏敵衝軍勢復振金元帥烏珠既踐淮西遂直
據和州時淮民渡江避寇者不知其數張俊先遣其侄
統制官子蓋與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王德各率所部
兵先據采石甲申俊夜絕江與錡聲勢相接上又命殿
前都指揮使楊沂中為宣撫副使沂中自臨安晝夜疾

馳六日而至歷陽敵尋退後復和州分遣王德與統制
官趙密追之密命所部將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敵
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命兵出六丈以分敵勢將斷其
歸路丙戌劉錡至柘臯適與敵會烏珠以鉄騎十餘萬
分兩隅夾道而陳丁亥德與統制官田師中麾兵渡橋
先薄其左隅敵陣動錡與諸軍合擊之俊以大軍繼至
敵大敗遂復廬州庚寅俊與沂中及錡皆至城外初
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
江津仍遣其子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
使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庚寅上謂宰
執曰金人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精思

所以應之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轉若隨物所
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秦檜等曰邊事遽興若非陛
下神武獨斷聖志素定不惑於浮言臣等豈得少效萬
一乙未詔劉光世韓世忠楊沂中劉錡諸將以捷書繼
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 三月庚
子朔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遵朝
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為事至於才將一切
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為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
社稷久遠利害要須駕馭用上又曰文武之道雖同
而事實異世稱衛青不薦士為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
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預進擬蓋知文武之

事異也。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緡錢六十萬助軍，癸卯詔獎之。言者謂金人雖遁，兩淮郡守當易以武臣使之深溝高壘，常若敵至而選通判俾治民事從之。淮西宣撫使張俊與副使張沂中為腹心，而與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隙，故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自金人犯淮西，濠州被圍，守臣王進屢遣人至軍前求援，而近有被擄民自淮上回者，皆言敵去已遠。甲辰，諸將議班師，俊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俊與沂中擢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俊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渡歸，行在廐道路次。

舍不相妨，凡已啟行，總數里，謀報金攻濠州甚急，俊馳騎邀錡，錡乃回軍繼進。是日，宰執奏柘臯戰地橫屍十餘里，臭不堪行，上愀然曰：「南北之民皆吾赤子，驅冒鋒鏑，使就死地，朕不忍聞之。」乃詔戶部給錢使瘞其屍，仍作水陸道場以慰其魂魄。秦檜等仰贊聖心，仁惠如此，堯舜不能過也。丙午，曲赦淮西。戊申，張俊至黃連，距濠州六十里，而城陷。王進被殺，敵已退去。俊召沂中，錡謀之。沂中欲追敵騎，曰：「彼得一州而遽去，必有伏也。」俊乃令沂中將神勇一軍直趨濠州，塗遇伏，都統制王德救之，得免。時朝廷未之知也。庚戌，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

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捷攬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是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癸丑後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州時俊兵八萬皆強壯精銳為諸軍之冠號鐵山軍 庚申上謂宰執曰唐太宗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其為突厥所窘也用大箭却之突厥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壇必陳於儀物之首以旌武功朕常疑之凡人手足身體長短決不至相倍蓰則大弓長矢如何用朕疑是弩史官誤書為大弓耳秦檜等仰歎聖學

洞照精微詳觀物理非諸儒所及也 初上詔湖北宣

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

糧乏為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右

僕射秦檜皆恨之此據野史 夏四月壬申言者謂御前軍

器前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又役匠四千五百餘宜揀退

其老弱之不堪者並從之 金之寇淮西也參知政事

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

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已邠以

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後再論遂落職戊子淮西

宣撫使張俊於內殿奏事已丑上謂宰執曰朕於人不

專聽其言必觀以事如以張俊之言而參攷其事乃知

後之忠誠體國為可喜也 庚寅詔祖宗時樞密院無
計議官各罷之 初給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
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獻計於秦檜請旨除樞密而罷
其兵權檜用之此據野記乃密奏上以柘臯之捷召太保淮
東宣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
撫使岳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忠俊已至行在而飛
獨後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
大帥置酒湖山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
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
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為樞密使飛為樞密副使惟俊
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權即首言臣

既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
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為言也於是
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日天下所共憂者一旦
變為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帥惟恐奉上兵
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
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槩
以緣邊倚兵為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三帥兵律不
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
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惟統制官在外有如
塵高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合漸
立法廢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

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以為言矣未幾除剛中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詔三省樞密院依在京舊例分班前後奏事參知政事王次翁以樞密副使岳飛已官少保乞班其下詔從之王次翁叙記曰王伯庠傳紹興辛酉金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謀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

年柘臯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者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昏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將半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

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相謀之已久雖外示
間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
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癸
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
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五月己
亥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為翰林學士時御前軍屯
駐處並置總領錢糧辛丑乃命太府卿曾慥於湖北司
農少卿胡紉於淮東太府少卿吳彥璋於淮西悉帶報
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預聞軍政不獨職餉饋而已
慥布孫也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寶岳超成閔等
克殲大敵宜頒賞典勝寶並為四廂都指揮使超承宣

使閔防禦使辛亥上謂宰執曰朕與諸將論兵未嘗論
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帝業項羽屢勝終
不能成事一敗遂亡故凡論兵者不必論勝惟先慮敗
冀終成也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
淮東一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
復者皆虛辭非實用兵自有次第朕往遣二樞使按閱
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
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
也言者以謂綱紀正則朝廷尊向者三宣撫司有軍期
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權宜各置承受官今韓世忠
張俊岳飛既除權樞密文字自經通進司投進則承受

官宜罷丙辰詔從之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于
饒州甲子御前都統制田師中王德並除節度使師中
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之功也六月辛未戶部具贖
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
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
獨立乎贖刑既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乙亥以僕射秦
檜為左僕射仍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初樞密使韓世忠
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辛
巳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金敵朕取觀之誠工
功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
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軍器
監選良工制之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巳上謂宰
執曰探報虛實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既自治矣
待彼自亂方可臣服漢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後竭天下
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
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
當自治以待彼之釁乃可致中興也三京招撫使劉光
世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
中無耶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
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勳
舊賢勞爾秦檜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適

人安書以戒武王而陛下優為之賢古帝王遠矣詔以
光世為萬壽觀使奉使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
夏遣邨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
曰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
遂命微以官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實錄至是書纔成六
十卷秋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庚
子以翰林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 右諫議大夫万俟
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
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
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
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敵來往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

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
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
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
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時有
上殿官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効不給王室孤弱同
姓凋零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當參用皇族陛下
欲求其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捍
闔之說自嚮求進朕為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
因是識之亦屢與陞擢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
恥當議竄責以為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為
湖南郡守陵蔑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識於潛

藩而用之今知其小人而竄之賞罰無私真天地之心也先是臨安境大早上自是月初不御輦遣有司歷走羣望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祝無所不至決滯獄出繫杖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夜分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關失每事循省殆徧恐旱災有必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美周宣王能遇哉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實允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是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

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功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辛未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姜師仲等為卿監上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官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

稱職之誚不可不謹於是秦檜等仰承聖訓願遵守之
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
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
趣飛來而飛固稽嚴詔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
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誼外議所幸俊止其
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 癸
巳陝西宣撫副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
軍吳璘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隴州樞密院都統
制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于晉陵癸巳詔特起
復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秦隴二州及破岐下諸屯

取華號二州又入陝府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
曰省刑罰薄稅歛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兵斯民
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
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
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是
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
湖南漕臣汪叔詹以書白左僕射秦檜言岳飛頃於鄂
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
罷未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
丑檜奏其事以為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
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遣瑀往軍前根括錢物

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
幾何當議省之 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
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為心
奔競苟得居內則為遷在外則為黜夫外任責以民事
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十年間風俗隳壞趨嚮
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 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
知閩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為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諭
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泗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
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
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
創一也始謂我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

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懾二也朕每欲與講和
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
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
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
下憫亂之意甲寅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
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
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
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丙辰詔利州觀察
使劉光遠充金國通問使忠州防禦使曹勛副之 著
作佐郎鄧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薦之自
布衣除刪定官泊入館久兼史職左僕射秦檜過局嘗

書其史藁之後以為得體然媚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
歷為言者所劾罷去久之卒于家 冬十月丁卯以樞
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 時川陝宣撫司都
統制楊政駐兵寶雞金人萬戶通檢字董屯渭北政欲
拔其城戊辰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鏖
戰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單騎突出
陣後山上執幟以招揚為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
矣遂驚而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
之 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
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
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先是少保

岳飛舊所部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冀朝廷
還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未發間為御前都統制王貴
所告時樞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僕射秦檜
乘此治飛詔委俊收憲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卿
周三畏鞠之戊子宰執奏制勘院乞追人證張憲公事
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非用刑之本
意至於兵亦然王者兵以仁義為本故惡夫人之害仁
敗義者若兵出無名反致害敗亦豈惡人之意哉此據野史
修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為太傅醴泉觀使
其兄主管步軍世良亦罷為提舉醴泉觀使仍加奉國
軍承宣使此據野史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

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金大帥烏珠率衆復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官子蓋提兵於淮陽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迴是必有他意也 初嘉州界外虛隈蠻人歷塔等領衆犯中鎮銅山寨官兵力不能制寨將茹大猷遂為掠去本州連年防範所費不貲是月歷塔降遣蠻將軍葉過帶蠻子送大猷等還本州委知戎眉縣梁端修同權中鎮寨曹謹修於界首與之折箭重立盟誓自後不敢犯邊遂申川陝宣

撫司依便宜黜陟補歷塔進義校尉仍以錦袍銀帶給之 十一月丙申宰執擬李迨知洪州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宣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徇毀譽之空言也 丁酉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稟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纔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此據野記修入故言者論同以謂自初執政即至建康遷葬所過多授州縣又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已亥以同為提舉嵩

山崇福宮既而再論遂降分司 癸卯宰執奏言者乞
詔六部守法不得妄有申明事上曰祖宗法令嚴備付
在有司吏舞文出入而六部長貳不肯任責事事申明
取決朝廷此何理耶朝廷選為長貳乃苟簡自便甚失
委任之意當顯出一二以懲之長貳盡心則吏不敢舞
文矣 時金遣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
誥邢具瞻為使副來審議而我所遣通問使魏良臣王
公亮等與之同入界乙巳詔公亮先奏事良臣權充接
伴 劉子羽墓誌曰金使臣揭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
諭子羽時守鎮江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
者見其有異大懼以為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某為

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
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光因
近日二使遽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
盖幸有警以覲復用乃詔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上曰
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
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
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
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 時金使在驛
見有日而殿陛之儀議猶未決左僕射秦檜訪於知閣
門事鄭藻藻曰卑禁衛則非所以隆國體嚴環列則適
駭敵情先聲一出異端蠱起或誤大事惟臨期戒設仗

蔽以幃幕班定徹帷出不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卒為定制藻開封人也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等入見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金若歸我太后則不憚屈己以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為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卨推勸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次膺

舟行過鄂飛燕待之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翰且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勸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是飛悟昨夢乃新中丞也此據洪志然邁以新中丞為何鑄是月戶部侍郎張澄遷尚書 十二月乙

丑朔上謂宰執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臯宮室不足過也 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

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定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林等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 癸酉工部侍郎莫將遷尚書 左僕射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陛下光

明之性如日並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聽乎 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分賜宰執上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絕也 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侵南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畫壁畫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憲為收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一向憲言宜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于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並遷廣南且籍其家資而配澤一初秦檜之

居永嘉也今秘閣修撰主管王隆觀薛弼嘗遊其門又
高為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高
至是治飛獄弼雖嘗為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
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
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
何以使人甘心因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
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
勝強敵號為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後謚曰武穆此據
里史
時朝廷以淮東湖北諸屯不安命樞密使張俊往撫循
之或謂俊盍為備俊曰何自疑如此於是宣布德意遣
人諭武昌皆帖然安堵

中興小紀卷三十

宋熊克撰

紹興十二年

壬戌

歲在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淮

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

務不許且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掌故岳飛之

兵又薦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徃金陵於是並詔為御前

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駐劄

此據野記修入

戊申言

者論敷文閣符制知徽州朱芾秘閣修撰知宣州李若

虛皆嘗為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

示戒詔並落職初奉使何鑄曹勛等至金國見其主

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

能言金主令起之曰先朝寔如此行豈有輒改勳反覆
懇請語甚切至金主首肯數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
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
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
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
及太母語至是勳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
之策以兵威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
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 是月太保萬壽觀使
劉光世卒於行在後謚曰武僖光世遺奏援例乞免其
家差徭科敷中書舍人張擴持之以為不可時擴在後
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為上言之 二月辛未詔建

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晨省昏
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
太祖受命北征次于陳橋軍中有知星者苗訓引親吏
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訓舉手加額曰此天
命也及王既受封有日者尤若訥私謂普乃並日二字
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蓋不特同符藝祖而大人繼明
照四方之象已兆于此矣 己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
論監司不按州縣之吏壬午上謂宰執曰汝明所論甚
當朝廷分道命使正要幾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
賍汚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有臺諫章疏者當併黜之
汝明黜縣人也 己丑詔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

蘇符侍郎陳桶郎官方雲翼討論典禮不詳具祖宗典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並罷雲翼永嘉人也 三月貢院上博學宏辭合格人京官洪遵選人沈介洪适詔賜遵出身适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遵适皆徽猷閣待制皓子也皓奉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后歸耗辛酉宰執賀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陷敵國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孝之報遂詔遵館職适勅局刑定官自中興設詞科以來即入館自遵始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朕謂文貴適用若不適用譬猶畫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事中鄱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試以示勸獎上

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晏安徃徃自陷非法若一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惇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熈第一熈有官左僕射檜子也遂降第二溥永嘉人誠之侯官人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忠義首領俾為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為界惟和尚原係玠立寨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

欲以鐵山為界果爾鐵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
隘悉為所占其四川並無限隔雖金州殺金坪仙人原
稍險別有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
已病丙辰卒尋詔川陝津置其喪以歸 夏四月丁卯
上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
為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
論一相耳一相得人遊簡乃僚而薦之則人主當斷而
用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人
君之道者也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買發
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畧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知邕
州俞僖以下各進一秩 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却敵

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睿筭無遺
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羣臣每諸
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從之功也卿等同寅輔
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能不
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 兩浙漕臣王煥
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 己丑皇后邢氏已上仙
丁亥訃音終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曰先
王制禮無過不及適于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等威
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 金遣其臣烏陵
贊謀其陝西議分地界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出白馬關
外見之贊謀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指鐵山以西

為界剛中曰此難即割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和而不
退和尚原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矣贊謀
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陝蜀要
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地之半棄和尚原仍於大散
關內得興趙原以為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中端
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居閬中自移于河
池縣饋餉不繼人以為病剛中奏移司利州務從省費
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
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書生不畏死也聲
色俱厲政即日聽命丙申詔于盱眙軍置摧場其後
安撫軍光州皆置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尚書省

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
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無過

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立法在是月乙卯今

聯書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

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第給錢五千緡上曰
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廢其像或廢其徒皆不

適中徃徃愈熾今不於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庚戌工部尚書莫將等議上大行皇后謚曰懿節先

是上以太后回鑾普天同慶可召和氣猶慮諸處以奉

迎為名緣此科率却致嗟怨已降詔悉令戶部自支不

侵諸州經費庶不擾民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

事乞嚴禁止之已未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唱之但此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于河以救河伯取婦蓋知此道也六月甲子大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庾徽猷閣待制前知淮寧府李正民還朝庾等奏昨兵渡河不能死節陷身辱國乞正典刑詔放罪任便居住詔放罪在是月癸未今聯書之乙亥宰執奏上殿官晏孝純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於是秦檜等仰歎聖聰周知民情如此時川陝都統制吳玠入覲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

之丁丑宰執奏玠功賞士上因以玠所對語之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上又曰賞須令適中政有賞罰如醫之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又傷氣也時有學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癸未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甲申宰執奏言者所論蓋禁事上曰古今事異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豈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乎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

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堰壞而田多荒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計二十餘萬石又城南並漢江岸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堰捍之水遂趨南岸城賴以安是年召宣州觀察使趙密於建康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秋七月言者諭福州僉書判官胡銓文過飾非用欺羣聽士之無知者徃徃從而宗之望竄斥以為惑衆之戒癸巳詔銓除名新州編管皇太后回鑾大金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甲午起發癸卯吳璘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為其子授文資上許之中書舍人張

擴以為不可乙卯上謂宰執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張俊曰湏試而後換文可也上曰俊言甚是宜降指揮以草其後上因舉杜甫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謂甫意盖有在也於是秦檜等仰見聖心之不忘武備如此戊申宰執奏事因論車服有用玉者上曰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朕觀今所用祭器皆別山樽自有山樽之制犧樽自有犧樽之制如玉卮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製也上尊事天地奉先思孝故凡服食器用必以祀事為先秦檜等不勝歎服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駕之制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將迎

于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蒐舉徃憲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邵諤製造已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數最為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是日上又諭宰執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當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大金國遣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祕書監劉禔等來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

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厲精庶政臣寮所上利害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 時因有宗子犯法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官令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為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為先惇叙之實莫大於此 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即行之且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 八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徭人作過事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慮到生事於是秦檜恭稟聖訓以諭錡焉 丙寅皇太后渡淮 言者論端明殿

學士僉書樞密院何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叙陳既而以樞臣使金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所遷延乃在黨惡遂罷鑄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歸安施鉅長洲李溢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為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為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

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皇太后回鑾已近辛巳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溫龍綃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携持夾道擁看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子母之重驩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歎聖德之至宜其篤生上聖以建中興而鸞馭言旋為天下之母也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

回已丑上至臨平迎奉以歸初太常少卿施垞請於皇城近處權設龍德別宮至是即奉安焉 九月乙未以少保護國軍節度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 戊戌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 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冊辛丑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詔日猶想御簾時要紀實爾檜曰向陛下書扇賜經筵官皆當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評羣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也有阿李者本乾時寺尼法名善靜因被擄在北界詐

作柔福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政使馮益并宗婦吳心兒往紹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為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鄂等隨梓宮回其言柔福帝姬在北界降徐還去年已死還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中立訴于朝遂下法寺勘實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喪慈寧就養皆知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 詔福建官買茶送推場仍戒有司即時支價錢上曰官中買物往往不即支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蓋上通察民情如此 戊申詔叅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

節度錢愐副之 製玉輅畢工大金國遣中書侍郎劉
筮刑部尚書完顏宗表等來庚戌引見以給事中直學
士院程克俊為翰林學士 辛亥詔差內侍藍珪主管
慈寧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白太
后只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胷中無一事動作如
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孝以謂養
志曾參之所難而上優為之此舜之盛德也 初中書
舍人張擴為左僕射秦檜所知不數年至侍從屢繳詞
頭人多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秉燭草制言者
謂其太遽而文不工擴乃罷去 丁巳詔戶部侍郎沈
昭遠為大金賀生辰使知閤門事五公亮副之新除中

書舍人楊愿為大金賀正旦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
愿山陽人也 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地而
城壁摧剝儻不加飾何以肅遠近之瞻况臨安府昨被
旨置回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用之
詔臨安府措置 初卜地為永固陵得于紹興府會稽
山昭慈聖獻后殯宮之西北乃遣中丞万俟卨又詔資
政殿學士鄭億年相繼按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殯
徽宗聖文仁聖顯考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 戊寅詔
隨從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瘁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
下四十四人推恩有差 庚辰詔鎮江府依沿海制置
使例罷帶沿江安撫使 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甲

申皇太后生辰始燕于慈寧宮 時朝廷欲以福建臘
茶就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福建見任提舉市舶官更
不兼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 初參知政
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為人致書
訪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為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
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遇候安爾否發書視
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毆担夫告者且曰一行裝
齎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卨曰毆担夫者請得其名治
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伴使語塞遂已至
是使還詔卨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孫覲誌卨之墓曰
卨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卨紹上

卨退而歎曰丞相誅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
不從他日與檜議怒無復同寅之意矣十一月庚寅上
謂宰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
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
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
照臨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大夫黃
達如者前守南雄州為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
是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事望宣付
史館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
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滯鬱之氣遂擢達
如為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

達如建陽人賞開封人球璜弟也 初太師左僕射秦
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
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遯數
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
鎮舊節封清河郡王遯建德人公望猶子也此據野兩
史修入
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火
之後文籍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為姦有田者未必有稅
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兼併貧者日益困弱皆由
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
十萬石著在石刻今按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纔二十
餘萬皆以為逃田嘗聞朝廷有按圖覈實之請其事始

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轍畫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
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
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
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
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
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
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即平江
創經界司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
耶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稅何言本州苗米
七十萬石椿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
倉中所容總數耳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審爾

則用圖經三十萬為準未幾葵罷去 己亥始詔立太
學養士既而權以三百人為額仍復置祭酒司業博士
正錄管官初永固陵殯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為橋道損
遞使澄熟知會稽地里自發引至復土反虞皆先事而
備至是遷澄為尚書右諫議大夫歛縣羅汝檝言陛下
近因臣寮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
務然初定和議而謗議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
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
其黨必欲沮害此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興彌
遜尚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
謫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丙

午詔從之於是開彌遜並落職汝檝又言前殿中侍御
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
助鼎以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
徃依岳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 少保
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為少傅依舊信安郡王判福
建既而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其任時
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 十二月
庚申上謂宰執曰梁汝嘉頃為戶部尚書號稱經制財
用徒耗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為汝嘉身謀則得矣
如國計何 初命戶部尚書張澄等詳重修六曹寺監
庫務勅令格式至是書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言者為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
曠歲未舉今既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應祖宗
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 甲申上曰祥瑞何用
朕所不取惟年穀豐登乃莫大之瑞也 上思公忠言
可倚召自建康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
主管侍衛步軍明年進爵侯時朱明嘯聚海渚出沒剽
掠環福建八郡咸被其毒安撫使連歲未能定朝廷命
高舉以建康戍兵臨之勢益猖獗乃以屬公選裨將張
守忠授以方畧且戒之海道非他比窮之則滅沒遠竄
相持日久師老財匱無益也是行要以撫定為功守忠
如戒賊知王師無窮治意解甲免胄願以其衆生歸守

忠不見而平之上嘉指縱之功除定江軍承宣使既而
賊黨歸闕有相挺欲復為變者公逆知其謀誘而致詰
皆信乃請於朝戮其唱首者十餘人餘黨懼服按此條載葉夢
得入閩討賊之事應在前夢得與孟忠厚易任條下蓋
錯簡在此且文內稱夢得為公所引乃其行述中語原
本未經標名
亦有脫誤也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一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宋熊克撰

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春正月癸巳詔祖宗朝殿幄悉用純綵後來寢多文繡今當屏去止用緋黃二色既而知信州葉三省乞宣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歎真所謂示敦樸以先天下者也三省桐廬人也 戊戌加上徽宗尊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先是陰雲欲雪已亥上親饗太廟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禮部侍郎王賞請付宣史館從之 壬子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進說以為春秋無褒議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

後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賞罰之意上以為然 二
月己巳上謂宰執曰古今琴制不同各有所寓朕近出
意作盾樣示不忘武備之意於是秦檜等稱贊時殿中
侍御史晉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
義之說曰陛下文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
猖獗陛下毅然請行既即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
宗廟再安義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
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朕今錄一本真之几案欲
常觀鑒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
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
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捕或誘之

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
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俞徹明
必再叛萬少隆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

葉夢得
行述

三月禮部侍郎王賞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

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止一宿毋枉費人
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茲誠陛下盛德之
事臣等敢不奉詔 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
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
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即便朝設位未副
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
列聖睟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

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里若乘輅則拆民居必多盖愛民之誠如此 言者以謂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置籍授吏而弗與書告萬一姦弊無由察知乞亦命書告甲寅詔從之 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黃麾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闕金象木草四輅望下所屬製造詔以纈代繡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簿宗貺同檢視之貺歛縣人也 辛酉宰執奏上殿官范正國論廣南監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未

見其弊遽議更作非特無利必至為害凡法皆然不止蓋也 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為御史中丞 前知漳州韓岳請復孝悌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岳侯官人也 兩浙漕臣張淑獻相度秀州華亭縣宜置閘以捍盭鹹潮事 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冊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以家事豈豫外庭太后知國體故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 五月癸亥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 先是詔立聖節

紫宸殿上壽儀已成丁丑天申節百官上壽如儀 知
大宗正權主奉濮王事士奭言自前嗣濮王仲湜權奉
神貌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園廟從
之 臨安府并屬縣並獄空甲申詔獎守臣敷文閣待
制王暎暎珪孫也 六月戊子詔知興元府川陝宣撫
司都統制楊政令再仍改為四川宣撫司都統制 臨
安府宗子學生師閔師顏訟教官鮑同不法事已丑上
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送宗司拘管
教官須先正已然後可以率人若自為不法人豈服之
鮑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既而體究上所
論多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閔師顏須與行遣秦檜奏

乞送大宗正士奭庭訓同不可為教官欲罰銅對移別
職從之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崇不
法事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
臺諫安能盡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舉
且與降官自知所畏矣 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奏
諸軍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今不
可闕官乃詔先鋒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餘以次陞
焉 初詔權任鬻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 詔
以故岳飛宅葺為太學 丁酉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
院事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宮 甲
辰宰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

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諭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
化之為害非細秦檜曰謹遵聖訓 翰林學士秦梓引
疾乞退辛亥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宣州 先是詔守臣
到任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
曰近觀諸處所奏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
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其便民者即與行無事虛文也
初徽猷閣學士胡舜陟知靜江府因奉詔捕柳賊駱
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
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
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
即誣奏舜陟受金且以書詆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

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柵燕仰之於靜江
府制勘竿亦對獄舜陟入獄二十日至是死人皆免之
竿歸終及家而卒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上曰舜陟
是從官兼罪未至死勘官不可不繩柵仰之並送吏部

柵等送吏部在明年二月今聯書之

是月資政殿學士張澂卒 時處

寇擾江西及閩廣而州縣多無備又官兵有常屯不敢
越他界以故賊得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於是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
監司共議合兵將以據要衝仍定期會共為掩襲使賊
出輒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殄滅從之 秋七月己未
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 禮部太常寺修定景靈宮

四孟朝獻儀詔從之 溫州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誠心等十事謂當有始有終其說頗有理詔與永免文解辛酉上謂宰執曰朕觀史書自古人君未有見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秦檜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 帶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冊陳乞恩數丁郊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祠且令閉門讀書也 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申任上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

為者異時緩急調發誤事也 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驥等三百人驥浦城人 時上出孟饗有唐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為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即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既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 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曾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已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諭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 舊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駐蹕吳會則

福建為甚近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 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眷皓厚嘗曰雖燕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柳輩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敵所憚乃不得用又言錢塘暫駐蹕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 兵部侍郎程瑀遷尚書 九月丁巳

宰執奏江東提舉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真之几間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尚書終篇學字若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 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宇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以本職出知饒州 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為吏部尚書 戊辰上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

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 以兵部尚書程瑀為龍圖閣學士知信州 太府寺丞張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為陞黜之典已已乃詔准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 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 是月司業高閎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閎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目前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閎曰臣待罪學宮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便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

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閎未之知也先是閎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為主詔勅令所叅修至是成冬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秘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厯神宗時自慶厯修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儒臣續而為書抑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大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 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神御初自溫州海道迎來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上心始安秦檜曰念祖宗如此益見聖心之孝誠也至是達行在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乙未並奉安於景靈宮

侍御史李文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延慶輕儇無行丁酉上曰太學風化之本使此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即詔罷之 辛未宰執奏差郡守上曰其中有老不任事者又無顯過可論第千里之民受其害爾朕嘗與言官說此秦檜曰有不奉行詔令如朝廷免稅仍舊催科者皆緣守非其人也上曰如此者當懲一二人自懼矣 秘閣修撰張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為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皆百舍重趺凡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左僕射秦檜恐其議於是言者論九成宗杲謗訕朝政詔九成落職謫居南安軍而宗杲編管衡州先是九

成寓益官縣僧刹一夕夢水陸遠行至一城郭亦寓小刹似悒悒不樂及至南安皆如所夢十二月甲申九成私識之 辛卯宰執奏禁止江西私鑄錢事上曰卿等見錢樣否此事更不成錢皆消錢而私自鑄者當嚴禁止公私皆不得用不然盜鑄愈多尤費力也 自建炎中罷內轡庫是日始詔復置 新知永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生命詞給綾紙從之 甲午上詣景靈宮行恭謝禮乙未再詣 皇后遷葬父母欲青石作墓前羊虎已亥上謂宰執曰此石出平江朕不欲行下郡邑恐科率於民只支錢付守臣王鉞依市價置買卿等可諭與之鉄南昌人也 大金國遺右

宣徽使完顏日曄秘書少監馬諤來賀正旦巳酉見於
紫宸殿貢金注梳金盤各一金盞四襍色綾羅紗縠三
百良馬六上謂宰執曰今次使人來事體皆正大體既
正則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秦檜曰
此皆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豈
能至此自是使命往復不絕而歲貢物數亦無增損
初北使之來也命戶部尚書張澄館伴是禮久不講澄
頗知舊制凡使人入見及謝辭燕犒賜予之儀澄皆傳
之悉合朝度遂為定式至是以澄兼權兵部尚書先
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蕃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
而師回有新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諭之曰公

從卒多不可芘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芘不遣矣師
回即承命即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遇大
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徒奏蕃樂少
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
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也

紹興十四年歲在甲子春正月戊午衢州龍遊縣士民舉知
縣黃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是漕
司奏鉞無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為人所訴庚午上謂
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
若當賞賢罰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
民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拔擢方可激勸

也 癸酉以侍御史李文會為中丞 殿前都指揮使
楊存中請刺本軍人以防諸處互招仍乞嚴賜約束丙
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別軍人並依軍
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贓坐罪
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
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 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三百
太少宜更增二百人 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
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
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
詹大方皆論卨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丙
午乃以卨提舉太平觀己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

邠祠部郎中王觀國皆附卨以進亦詔與外任大方建
德人也 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照為僉書樞
密院事 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於檜
有舊澹然無求檜雖稱其靖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
始遷康伯為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疆康伯弋陽人也
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中減
放兵數上曰昨嘗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即招填可嚴
戒目下招足不然恐暗損軍額緩急誤事宜預備之也
時皇太后修宅有起居民處詔臨安府守臣張叔獻
倍支搬挈之費及對撥官屋毋令失所 丁卯宰執奏
故將官劉實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事上曰實驍

勇忠實昨在淮西遇敵力戰有功朕聞其死為之不食者一日秦檜曰陛下記功恤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節以圖報乎 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登降執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欽慕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併錄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高閎講易泰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頌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即除閎禮部侍郎言者以為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

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閎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閎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畧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并刊石置於太學 夏四月己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乞依舊例差官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闕典已即宮中製成小範可以測日晷夜度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當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聖主有焉於是命檜提舉修製 辛

已上謂宰執曰昨日蕪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講說纂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為事由蔡攸吳敏矣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照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官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向嘗論范冲修徽宗實錄惟當記政

事之大可為法者其細事自不必書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北境泗州移文揚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但令揚州回報云朝廷見依誓書津遣蓋誓書所載淮北遣歸者取其願也卿等謂如何檜曰如此誠便樓照曰早來檜所論仰符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契合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愚為盜不足平第憂被驅脅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時秘書省所校祖宗實錄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即具名以聞南蕃來貢是日詔廣西經畧司依舊例於橫山寨管設遣之回五月辛亥朔宰執

奏諸路已置放生池上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元有處復舊可也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照不可以居政塗甲子照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觀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畢上謂禮部侍郎高閔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言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爾閔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閔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既而秦檜奏事上問及九成檜疑閔薦之時給事中楊愿

亦在經筵檜呼愿詢其事丙寅言者論閔遂罷去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上曰朕固欲宗室嚮學然文資豈可僥倖須令後省試策乃可也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為御史中丞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為諫官正要別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祭而去之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 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其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秋七月庚戌朔新知濠州李觀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初端明殿學士王倫為大金國所留居河間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為平灤三路轉運倫不從是日

被縊而死未幾其子述仗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
上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為難也得
而歸在是冬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以弊朽
易取良繻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戶部委官封
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 秘
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肇建
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
陽人也 丙子上幸秘書省賜本省詔畧曰仰惟祖宗
肇開冊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政治之原自
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榜題肆從望幸之誠以示右
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錄院官各進一秩 八月癸巳

吏部尚書兼侍讀羅汝楫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
嚴州既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尚書 庚子
殿中侍御史汪勃言國學初建方衆拭目以觀取舍今
次舉場乞諭諸生俾皆知正習甲辰上謂宰執曰勃所
論極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
勃黟縣人也 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來理
財用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
為言臣以為不然聚歛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常賦以
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漫不加
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墾無遺利督撫
欲輸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遵茶鹽之法以通

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謙之任城人也 顯謨閣
待制提舉明道宮葛勝仲自紹興初築室於寶溪之上
奉祠累任至是十有四年辛亥卒勝仲江陰人在宣和
間為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士悼惜之其後謚曰文
康 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檜曰數十年來止是
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
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正與朕意合如是則
宗社有無窮之慶矣 辛酉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
欲分利路為兩路西路以吳璘東路以楊政並充安撫
使其金房開達安撫使郭浩欲除落經略二字文成階
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合除落從之上因曰川陝地遠

為將尤難璘統兵有法肯為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
也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之
兵為天下最初璘與政共佐其兄玠守蜀同心協力義
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亞於璘而執門下之禮
益恭世頗賢之 此據璘政墓誌 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訟事
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
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更易漏泄獄情
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先是趙鼎在潮州
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
侍郎高閔閔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龔寬稱文獻切
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初閔患近世禮學不

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書寓文獻達閱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至行朝閱已罷去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鞫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禦魑魅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壬申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寬建陽人也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使之以無事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南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去不可却即至虔將過嶺呂頌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惜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

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多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已意檜嘗謂秘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先是席益為潭帥嘗辟闡置之幕下而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至是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闡借助附益冬十月戊寅朔宰執奏其事有詔罷闡檜因言近臣學者多說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在尊王而已蓋盛則周召佐之衰則桓文扶之使桓文不僭與周召何異上曰春秋蓋為諸侯之僭也學者明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主徒誦其文何益哉宣州守臣秦梓遣官軍入魔寇巢穴擒俞一

等殆盡戊子詔梓與通判趙公智各遷一秩 壬辰上謂宰執曰祖宗實錄多有不必書者謂之實錄蓋紀其實可為後世之法也 以工部尚書莫將為敷文閣學士知福州 十一月戊申朔以御史中丞詹大方為工部尚書 癸丑以給事中楊愿為御史中丞 壬戌上諭宰執曰冬至假內朕欲閱戰士稍精者優賞庶諸軍不至怠惰秦檜曰陛下不忘武備如此將見人百其勇也先是觀文殿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掃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 時吏部闕官壬申宰執乞以軍器監趙子厚暫權侍郎秦檜曰今日

宗室當崇獎之令聚於朝上曰如曾中第不生是非之人寺監秘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不用作宰執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曰欲置宗學以教育之乃令討論舊法 是月金國黃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暮方消 十二月戶部郎官邊知白乞臨安府諸郡復置漏澤園詔可上曰此仁政所先知白吳縣人也 新知名州秦棣乞戒守臣無好奇以生事無玩習以曠官辛巳上諭宰執曰郡守之職惟奉法宣化為急正不當爾棣檜弟也 戊子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交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李文會邪險害政不協衆望乃言編管人王文獻締結俾之游說又私養

臺吏伺臺中章疏臬心虺志無所不為文會亦請罷丁酉詔文會落職提舉太平觀既而愿等又論文會薦冒官人陳洵於奉使王師心濫轉四資遂貶筠州勃歛縣人也師心金華人也 辛丑時諸路多獻資餘獨潼川路漕臣楊椿無所獻嘗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忍措剋以資進身耶故一路無橫歛之擾是年改椿本路提點刑獄吏有抑配官益而盜其贏者椿按治之椿眉山人也 大金國主亶改元皇統

中興小紀卷三十二

宋熊克撰

紹興十五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大慶殿行大朝會之禮初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至是剛中言川路軍興以來人戶賦外對糴米惟成都最多臣今欲以營田所積對減三之一并本司激賞犒錢一百八十八萬貫外更減二十萬貫丁卯詔從之上曰累年民力已覺少寬此皆休兵之效也三月宰執奏步軍司乞換手射弓事上曰朕頃在京見庫內弓箭皆太宗真宗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其製造之精故也知舉右

諫議大夫何若上合格進士林機等已已上御集英殿
試所問略曰朕所賴以濟惟真賢實能而德行或同於
鄉原智略或專於謀身從政而苟趣辦摛文而徒華藻
平居則肆貪得臨事則蔑首公上謂宰執曰策題蓋欲
入仕者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向不正久矣願陛
下力變此風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自仁宗時涵
養為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材正須養育成就既遂賜劉
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機侯官人章龍遊人也初主
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夏四月彗出東方
上諭宰執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殄之
道秦檜因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疎決等事上曰可

且降詔以四事為主癸未詔略曰朕征科苛擾獄繫淹
延致傷和氣上干垂象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務
在必行以施實德丁亥大赦天下五月壬戌宰執
奏湖北帥司放散迎神百姓事秦檜曰臣觀其意似欲
以此邀功希賞上曰古人所以不賞邊功盖有深意也
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

秋七月初皇后嘗臨蘭亭帖逸在人間太傅醴泉觀使
咸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為真修禊所
書世忠表而獻之上除驗墨文乃知為中宮異時臨本
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刊之于石時金國
境內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稅八月自南渡以

來六曹長貳廳皆未知壁記至是戶部侍郎王鈇始攷
建炎逮今一十九載凡任常伯亞旅者三十餘人列其
姓名刊于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邊知白為之作序略
曰六官之設凡以為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為最
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已重
哉鈇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為之者
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
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既而言
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間常平之職嘗隸發運
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鈇言常平一
司錢穀歛散宜專使領之乞復置諸路提舉官已亥詔

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為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
臣兼領 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壬戌上謂宰
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
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而已上曰然 上御書一
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渡銀洗鑼唾
盂照匣等物賜之 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
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眾攻劫縣鎮鄉民多作山
岩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
廣東之境緣遊手輩從賊孰識山路引其直衝縣鎮如
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
四州守臣募強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為效用時統制官

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淵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
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
為福建帥是月弼入閩境寇方盛道上客勸弼改途避
之及逐兵至弼趣隊伍揚金鼓分道並進聲言新帥以
虔兵全將至矣賊無敢近者 十月癸未以翰林學士
承旨秦熺為知樞密院熺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
庚寅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主管
馬軍司事田晟乞支軍器上諭宰執曰戒器不用則蠹
宜令善護之又奏鎮江府御前統制王勝秋教武藝出
格人上曰自教習以來軍人之武藝頗精師固不可不
素練也 侍御史汪勃請置四川總領四川宣撫司錢

糧為名既而上謂秦檜曰卿前日所論置四川總領甚
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上諭檜在是月 是月以承事
郎劉章為秘書省正字章今春廷試首擢不待一任回
便除館職盖用往歲陳誠之例也 十一月戊午以右
諫議大夫何若為御史中丞 先是司封郎中李澗言
端拱之初嘗親耕帝籍以先天下乞講求故事既而
禮部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新
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籍田降詔上
曰先帝籍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勤農祇蓋蓆屋事畢
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
如此憂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籍田 閏

月秘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
執曰所訪圖書邇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
今欲訪臣寮藏書之家從本所說諭關借仍令所在州
軍送祕書省抄畢給還 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
荀卒於台州 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
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頤暉並為統制官至
是俊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于蓋等而罷之俊怒
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乃罷德為浙東總
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 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
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為賊生得有統官張淵在
本路措置盜賊自為一所或語帥臣薛弼事惡二三盍

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
舊帥莫將嘗乞招游手為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
軍須浩汗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鬪怯於公戰此
等游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
未為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謂廣東總管韓京每出
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
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
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為
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揀取二人家
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
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

草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 時監司郡守多
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帑廩充溢或謂知州
事王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逋租乃悉為
代輸之 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
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相折杖之百斤
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左
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于福之郡學鼎禱帥
臣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
自劾降一秩

紹興十六年

歲在丙寅

春正月戊寅上諭宰執曰將來籍田

降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勸農之意如漢文帝每

歲親耕詔當時民知務農遂致富庶也 壬辰上親饗
先農行籍田之禮三推畢耕籍使秦檜請以耒耜授有
司上不從遂推至九癸巳檜乞付史館從之甲午檜又
奏曰陛下耕籍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
畝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
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先集父老訪
以民間利病况耕籍為農之勸朕豈憚勞耶 丁酉宰
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諭曰監司郡
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
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 二月
辛亥初史館修日歷凡藩邸舊事與霸帥府建本末人

無能知者時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喬悉
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尚多放逸時楊愿為史官左僕
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喬所記皆實檜欲賞公喬摘使
來情按四字疑有訛脫會除公喬保庫軍承宣使檜疑公喬舍
已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喬罪謂與愿往來詔
罷之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
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黃子淳一人
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額今有官人自
許試法其新科明法欲罷已已詔從之 上以文武之
道不可偏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
為額置博士員 新除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詔依

執政贈典仍令江東漕司為辦葬事 先是茶馬司設
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於文叙黎珍等州號川馬一
在興元府市於西和之宕昌寨階之峯貼峽號秦馬凡
馬五十疋為一綱然涉數千里之遠故多斃於道至是
眉州進士侯鳳獻馬綱利害丁丑上諭宰執謂其言雖
未足取然朕固知其弊未有一處無之每一綱到所損
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 初詔展皇
城及創修外闕臨安府守臣端明殿學士張澄以天府
之力與漕臣分綜其半及親耕籍田所設靈壇御耦幄
殿次舍倉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度使
從官得旄鉞本朝絕少中外榮之 自建炎中湖南徭

人楊再興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添寨柵意欲作過先是委帥臣劉昉審度措置遣屬官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自新再興即散其徒且還侵地誓永不敢犯邊失業之人遂獲安處下本管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夏四月壬寅上謂宰執曰徭人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向化大抵徭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為過詔除昉直寶文閣先是宰執奏修圓壇詔付臨安府上因曰昨所進禮器極精緻制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曰昨降祭服令禮官考古以製庶將來不闕也知道州李侂言真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歷中常再舉行乞下諸路於守令廳揭示已酉詔從之

庚戌上謂宰執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損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上聽覽萬機夙夜留心如此禮器局成鑄鍾甲寅上曰須聲和而應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初再置諸路提舉學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是有獻言者乞於憲漕二司事專委其一下禮部既而國子監申請專司轉運司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即從上一員五月壬申詔從之時臨安府北關外河道堙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為費力而商販亦阻是日詔令開治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執奏推賞上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

稍增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戊午宰
執奏大理寺臨安府決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
能悉體朕懷速繫淹延可令監司徧詣所部決遣 詔
禮器局鑄景鐘故事學士撰銘宰臣書之己未上謂秦
檜曰卿一就撰銘以為萬世不朽之傳於是檜撰銘以
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
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惟茲景鐘首出衆樂
天子專用諸禋祀有詔臣檜銘且書臣竊惟文德武功
猶陰陽之時而虞舜周文之用心世莫之識蓋較勝則
績顯蕙懷則度宏不可使後世無傳也夫銘天子令德
臣敢對揚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德純懿兮舜文

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應兮同久貽
子孫兮彌萬世既而上謂檜曰卿所進銘詞翰甚美檜
曰天子銘德諸侯記功臣淺陋豈能形容盛德上語在七月甲午今聯 乙丑監察御史石埭王鑑請建高禩祠壇庶
獲聖嗣詔付禮部既而本部言祖宗以來未嘗親祠高
禩惟兩制攝事詔用親祠禮仍改大禮使為親祠使
初春補就試者五千人遂分數場有改名冒試至於再
三秋七月辛未中丞何若言今秋補試人數又多乞於
貢院引試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所係甚大不
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他日之所為可見也 八月戊
戌朔司封郎中邊知白除將作監吏部郎中 初宣州

有晉太守桓彝廟封忠顯王其子溫亦封宣威公至是請加封於是太常寺丞王湛主簿陳積中皆預討論而中丞何若論奏擬封不當甲寅上曰桓溫逆迹屢移晉祚賴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久矣昨推恩顏真卿子孫今推封溫事屬相戾執中與湛俱令外任時臨安府河道已濬通壬戌詔居民不得填塞舟船並令泊城外興化進士方子寶獻所訪遺書丙寅上曰昨較遺書至今獻者尚少蓋監司郡守視為不急可申嚴制先是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為步軍司統制九月己丑宰執奏方已到供職上曰自兵興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無不如意茲為可喜也初右朝請大夫無錫表

復一為廣南提舉市舶至是三佛齊國王寓書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直市舶遂以繳進壬辰上謂宰執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鑄復一官一等時禮器新成十月戊戌太師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饗太廟一新戊申上曰昨日三衙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秘府求書進者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為縣首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知臨安府沈該

乞展兩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執曰財賦湏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 甲寅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唐遵除淮南漕按句下別無事只不生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 十一月言者乞以科舉餘分人數取經義庚午詔從之 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饗太廟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 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 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循理不得人則綱

紀廢至於擾州縣宜謹擇之也 初明橐宣諭廣東薦洛陽遺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疎繆辛卯上謂宰執曰爵祿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乃詔罷之 初選人改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為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薦牘視此遂著為令故事告身書吏不遇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贈填委又請擇善書吏窮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

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日則失之終身人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十二月乙亥彗見越七日乃伏 進士章公奎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有預借之稅望即除之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條上 丁巳上謂宰執曰諸寨屋令主帥措畫給錢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力也 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恐追逮無辜傷和氣也 時秦檜以為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初浚居長沙蓋屋六十

楹且為堂榜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遇中人常產可辨不覺歎息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而被黜秉信鄆縣人也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害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浚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以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為二而七八六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十總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違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為坤臣

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顏正色莫非剛也故坤動為乾故觀於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可以類推矣先是奉使金國者得自辟十人以從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為故事時禮部侍郎周執羔為賀大金國生辰使始拒絕之集英殿修撰鄭望之上章告老從之時望之居上饒築室名寓居蓋取晉陶潛寓形宇宙之意後嘗有詔落職復召上語近臣曰鄭望之不特是君臣乃是故人望之時已八十一不復出矣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二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七年

歲在丁卯

春正月戶部侍郎尹椿年言兩浙經

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畫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

詔今後孟饗詣景靈宮及皇

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須臨安應辦恐擾及市民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熺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以右諫議大夫汪勃為御史中丞 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諭宰執曰官私湏合

均一秦檜曰臣有以知陛下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
丁未上親禱高禱 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昨用
草葢歲深已壞乞造瓦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
第令改造雖未即成可旋為之 壬子詔陣亡恩澤自
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 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
辛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
西居住 三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為翰林學士拂江
寧人也 己卯宰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伴此使官屬
事上因諭曰奉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尚未至恐滯於
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今後計程赴行在
夏四月辛亥上謂秦檜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

乞攀援者多可禁止之 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違制戊午
宰執奏殿前司申訓練官董彥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
軍不免從權若旋行竄名規免執喪有害風教可禁止
之 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
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因赴起居妄出辦
語詆毀太后既而命殿中侍御史上饒余堯弼就其家
鞠治具狀庚申責授散官袁州安置 六月癸巳朔上
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為人撲買作田種
麥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為便况諸庫引而造酒用於
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松江石岸令速修失之
遲則衝損害民費工必倍 乙未宰執奏放臨安府房

錢事上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秦檜曰昨蒙宣問常潤及江東闕雨臣弟赴宣州新任近得報雨已霑足上曰秋成有望可喜也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知上饒縣韓暉非理貪求上諭宰執曰縣令非人民受其弊若銓擇則員多有所不暇第責之監司去其貪暴昏謬庶幾百姓均被實惠堯弼上饒人也 秋七月初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即利州置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敝遂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用亦或踰制四川總領不棄欲盡取剛中所儲剛中不與至是不棄自四川曰己巳上曰不棄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敷並可蠲罷朕所以休

兵講好蓋為蘇民力爾如其不然殊失本意時不棄頗文致剛中事尋以不棄為工部侍郎 甲申提舉太平觀張擴投閑五載居于德興之先廬日從賓客以觴詠自娛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宰執曰此吾中興辭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 八月乙未宰執奏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不敢緣此擾民也 九月乙丑宰執奏殿前招到海賊分隸諸軍事上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去為民患知大宗正主管濮祠士奎赴行在供職乞奏事乙亥上謂宰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行在日奉朝謁勞佚不

均祖宗待遇優恤問有朕湯藥假朕念宗子食貧者衆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嚮日郊賜加厚足見聖慈惇叙之意是日戶部具到諸路月椿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徽州五萬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一千筠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二千三百臨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敷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欣鼓舞上曰朕備賞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尋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時不至失措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

宣撫使鄭剛中奢侈妄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渚候旨既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盜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鬻度僧牒及興監鑄以所收到直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却說諭統兵官云今為總領去錢物無可送遺再為言者所論制勘獄成剛中累貶封州其子書寫機宜良嗣并官屬張漢之皆除名編管已外宰執奏修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難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生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作為良醫也人命所繫誠不可忽是月金國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

冬十月復還上京 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雲不見
初命刑部尚書周三畏等詳定重修常平免役勅令
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十二月
辛卯朔上謂宰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
精秦檜曰陛下賞激之上曰引硬射新舊以二百人
為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速相教習緩急可用
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吳質知容州上曰廣東西關
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
為慮有原就者且早與差遣 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
太一於惠時僧利言者以為未稱欽崇之意癸卯詔兩
浙轉運司營太一宮 甲辰右正言巫伋請以前制詔

書編成冊付州縣遵行上曰朕屢降寬恤指揮而守令
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當使監司按劾警慢吏 壬
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叙復者元係宣
撫司行令與還之省部上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今可
量與注擬東南庶使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初宣撫司
得便宜補官皆預給勅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
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
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 此據執羔行述
修入權附此 殿
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浙東提刑林師說敢為異議甲寅
詔罷之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肯協濟
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

示之好惡庶革士風之偷薄也 建劍訂郅在閩中號
上四郡每歲上供諸費皆仰益以辦時建之益綱不集
且官益莫之售私益莫之禁故公家之用匱守臣敷文
閣待制林又熟其弊蓋益綱非請託不行或綱未入手
而本錢為之一空坐是故得而不行行而不至公私俱
困又乃選使臣皂隸之廉幹者十餘人以授之且犒勞
良厚戒之母籍銖兩至是損其直鬻之故鹽貨流行郡
以不乏 是歲金國主亶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
民間室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凡得四千餘人皆
令入宮

紹興十八年

歲在戊辰

春正月庚申朔宰執奏淮南轉運副

使錢端禮乞將本路應副國信使宿食處併作一十二
頓上曰此亦免官吏乘時擾民詔從之 甲子言者謂
先朝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諸陵季秋則御史按
視今永佑陵近在會稽一水之隔望舉行舊制從之

戊子上與宰執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
何賴厲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
上曰不須與較但審其賢否而進退則人自勸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力之家
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鎖院在近可令禮部
立賞許人捕甲子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
官仍賜出身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

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不識廉恥建炎間金陵倅楊邦
乂仗節以死而堯弼攝倅恬不知恥何以躡居政府乙
未詔徐資政殿學士與宮祠再論遂落職 壬申監登
聞檢院徐璉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
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在佐命
輔弼皆繪像廟庭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
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
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在焉望詔有司訪求募于景靈宮
庭之兩壁壬申詔禮部措置申省 三月禮部侍郎沈
該奉使金國賀正回詔該兼直學士院該歸安人也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時殿前司

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上慮其失業丁丑乃諭宰
執可令川中二大將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發來
填額 初建太一宮期以半年至是告成辛巳詔許士
民燒香三日既而上謂宰執曰太一宮亦不華靡朕自
謁款後有一食牛肉人至宮安有毀訾抵暮遽卒自此
都人莫不信向也 上語在五月辛酉今聯書之 壬午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熈再除知樞密院事一日左
僕射檜以問祠部郎中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
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
人安國子也 夏四月戊子朔太陽當蝕陰雲不見
貢院考到博學宏詞科合格選人周麟之季南壽並與

堂除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 知舉吏部侍郎邊
知白上合格進士徐履等庚寅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
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佐山陰
人也 知樞密院事秦熈自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
子以熈為觀文殿學士提舉秘書省立班左右僕射之
次 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壬寅詔所
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 癸丑宰執奏除監司上
因諭曰時暑旅中人不易凡到闕人早與差遣令去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詠
之輒與趙鼎通書又嘗與王庶辟客詔罷之 時京西
謀帥以慶遠軍節度使張澄為之是月澄至襄陽府襄

陽地平當江漢之衝環以大隄歲久為水所圯澄始相
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
編戶澄乃諭使出力修隄皆欣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
週迴數十里民蒙其利 禮部下諸路轉運司于祖宗
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
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曾寶臣韓琦曾公亮富弼
司馬光韓忠彥凡一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于
景靈宮廷之壁 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
皆參部有礙志在盜糶官物雖賞罰不能為之勸沮歲
久欠多有至數千石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
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救弊之一端

也詔送吏戶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 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為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間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 先是自鄭剛中罷利西路帥吳璘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帶四川宣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為御前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罷四川宣撫司就除知成都府徽猷閣直學士開封李瑒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先是諸路每歲決獄專委憲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為文具六月癸巳乃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申省 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即行庶不為虛文也 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

已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于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乃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今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祿庶不為民害也 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內有言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即行之 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謙抑不受令有司馬得復收 乙卯上諭宰執曰秘府見求遺書有跡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 兩浙漕司奏劾秀州添倅向子昌不法事秋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

有不法亦自知畏更須留意擇人 乙丑宰執奏江西
漕臣賈直請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
上曰令禮部檢舊法申省 言者乞令諸州建閣以藏
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寅諭宰執曰治道貴清淨治民
惟在于不擾 知臨安府湯鵬舉言偃兵以來皇華交
輳結轍于道而淮浙汧流館無慮二十所尚或未就望
令賓至如歸詔從之 時久旱庚辰上曰前此朕甚愛
之近來霑足秋成有望殊為可喜 八月丙戌朔上謂
宰執曰知揚州向子固已丁憂去盱眙軍畢良史又易
守他郡今未得人頗以為慮于是就除淮南漕臣榮巖
知揚州而良史復還舊任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汪勃以親老乞歸養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
宮 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
密院尋權參知政事 前知郢州趙叔洊言陛下即位
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畧無寧歲自
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効宣撫史館癸
卯可上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
初自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
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以判然而梗于衆論久而方
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
曰和議之諧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侍御
史余堯弼言刑部尚書周三畏由法吏以陞八座縉紳

所鄙乃紹興外祠 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橫同不能制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 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卒于湖州 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戶部財賦自足閏八月庚申宰執奏乞與蠲免上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若朝廷所降本錢徃徃州縣移用不即時給縱有給處又為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而不已也 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收糴軍儲省搬運之費民無科派之患實為久利浙西產米浩漭欲令轉運

司於臨安平江府處蓋倉以行在省倉場為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總領所各糴十五萬石淮西加一萬五千石從之 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預薦及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飭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歡期于與民休息而已 御史臺主簿陳夔言常平著令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

送來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
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
不虔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
下夔永嘉人也 初福建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復
敢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
巡檢陳敏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
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奇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真汀
州駐劄翟臯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擢
敏為統制官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劉
寶在本路遂詔寶回司詔寶回司在明年今聯書之新知湖州趙叔
洙言守令皆帶勸農而漫不加省望詔有司考其戶口

增耗以陞黜之九月己丑上謂宰執曰淮南流民未盡
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守令歲課之法所以明示
勸戒令吏部行下 甲辰以侍御史余堯弼為中丞
丙午僉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卒 是月金國主亶遣廉
訪使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官以下皆究其治狀
而陞黜之事國嗣未立亶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
為左丞相亮有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乃故主太祖
旻之孫地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
河南叛兵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寶欲結連
乃譖於亶寘之重法國人皆為亶淫于用刑不知由亮
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

其宗黨如此

此據金國廢亮詔修入

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

堯弼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乙丑上曰前日

內教武藝極精挽強中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

精則中者益多上又曰招箭班始於何時似亦無用若

箭法誤中必致損命以朕所見此宜罷却以一般班分

處之丁卯詔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誕謾宜亟罷去其財

賦令戶部經理 辛未宰執奏知婺州錢端禮劾知義

烏縣徐時敏不法事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

但治行者擾懼罪惡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

人財矣 壬申上謂宰執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當

盡罷秦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制錢贍軍

先是荆南府關帥宰執依旨具上諸路副總管姓名

秦檜曰其地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上曰徧詢三衙主

帥庶得其人也

此事在十月癸未

是月以戶部侍郎宋貺兼權

吏部尚書 十一月壬辰上諭宰執曰荆南重地中興

以來多差武帥今疆場安靜宜依舊選文臣庶能舉職

於是以前閣修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荆南 初已詔未

免稅州縣不得收力勝錢至是猶未能盡禁戶部再請

乞許人越訴監官黜丁酉詔從之 皇太后明年七十

戊戌上諭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

先是紹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仍發義倉米

賑之他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

此事在十一月丁未

二月乙卯朔上復諭卓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命臨
安府給費遣還并令紹興依已得旨賑濟無致失所乙
丑又詔昨命提舉常平官躬詣旱傷賑濟常慮濶遠稽
遲許委屬官分行將來春耕當借之種糧俾得及時則
公私兩濟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三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宋熊克撰

紹興十九年歲在己巳春正月時春教使臣踏射克敵弓已
酉宰執奏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弓最為強勁雖被重
甲亦須洞轍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二月丁巳上
謂宰執曰春雨利農農務種糧為急已詔被傷處令常
平司給借更丁每戶部應副 上以王雲奉使忠義而
死於絕塞甲子詔錄其子奉議郎柅為六院官仍賜銀
絹各五百 乙丑上謂宰執曰昨令開河因以濟饑民
朝廷所給錢米慮公吏邀阻減剋於諸縣調夫反有搔
擾可諭湯鵬舉曾泳令體此意躬身察之母致或戾時

鵬舉為臨安守泳兩浙漕臣也未幾濬河工畢 丁卯
上謂宰執曰近有監司郡守上殿所奏第應文書自今
並奏民事 庚辰布衣劉勉之者建陽人少得易象之
學于涪陵譙定又嘗遊南京故諫議大夫劉世安一見
器重悉告以平日所得之要及出處大致遂歸隱故山
先是呂本中為中書舍人率從臣張致遠等五人合薦
之召赴行在既至而本中等已去有司令求於後省試
策勉之乃引疾而歸十餘年益昌所學是月卒勉之通
經述識治體非拘儒曲士素隱之流也 三月乙酉宰
執因奏四川州縣奉行經界賞罰上曰奉行如法其恩
不限數員庶使人人知勸經界均稅極為便民初行時

有肆異議沮壞者益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秦檜
曰常時獻議欲逐戶自陳若使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
椿年通曉次第中間憂去領以別官便有失處時四川
措置經界官鄭克頗領青州縣通判漢嘉楊承曰仁政
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
乃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吾儕其
謹行之皆曰如奉使之檄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檄此
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
畏焉迄成獨漢嘉為列郡最克開封人承臨邛人也
五月壬午朔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闕額可令招填卿
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立招軍賞罰格元法止及都監

至是守臣賞罰欲與一體詔從之仍令月申樞密院上
又曰頃者臣師回捕虔賊皆用本處兵若招足而習武
藝緩急可用也 戶部郎中周莊仲言今禮文畢舉宜
因臘之日併行蜡祭乙酉詔從之莊仲浦城人武仲弟
也 六月辛亥朔宰執奏前知南雄州朱同乞以千金
等方治瘴氣者集為一書頒之廣南詔從之 新修吏
部續降七司通用法成書戊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已未詔畧曰朕累下詔寬恤而勞來安集之政不聞
於郡縣是吏奉吾語不虔也比有詔監司守臣奏對非
民事勿陳尚慮至意不周俾吾赤子不被其澤是用咨
爾在位各揚乃職使主德宣而民罔不獲則予汝嘉其

或誕謾不恭亦不汝赦賞信罰必欽哉 殿中侍御史
曹筠言溧陽知縣馮德長洲知縣尹機不法事癸酉上
諭宰執二人罪頗大俟案重加責之上因曰知縣能否
朝廷亦難徧察須責之監司守察之如治狀可嘉即與
轉官再任或陞擢之庶可勸也筠當塗人也 丙子上
謂宰執曰福建盜已除惟海道間有作過只緣巡尉非
人可令帥司察其不可倚仗者罷之 前知舒州楊惇
乞修永利詔戶部修治 秋七月甲申詔時當大暑趣
令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 辛卯鎮江府預借民苗米
為右諫議大夫平伋所論癸卯詔守臣曾惇罷之 初
廣東羣盜尚多詔統兵官韓京成循梅以彈壓之久而

未代秦檜意其難制令新廣帥薛弼圖京是月弼至南
雄州京來謁弼即席諭京乞罷遣人送之出令亟命別
將馳入戍所統其軍 初言者謂祖宗以來定公私贓
三等之罪以糾天下之吏原其意未嘗不在于保民嚮
緣州縣官率多不虔而民被其害于是有立民事一罪
在公私贓三等之外然有公罪雖輕而麗民事則遂為
終身之累甚於私罪之極重者是以疑似之際吏肆其
姦得以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望勅有司更加詳議
庶協于中事下勅令所既而本所奏謂民事被罪謂擅
行科率及應害民之事以被罪者則不知注通及縣令
差遣緣民事被罪難與犯公罪者同欲乞依見條八月

辛亥從之 華亭縣監戶訴請益本錢戊辰上曰益戶
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乃詔戶部措置 先是景靈
宮配饗功臣繪像祖宗朝皆有副本在天章閣及秘閣
兵亂不存甲戌詔各具副本藏之二閣 九月大理寺
丞郭唐卿奏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庚子
上謂宰執曰緣道遠故緩乃詔申舊法令今後速報
時劉章以廷魁任官職左僕射秦檜意其不附已而祠
部郎官胡寧乃故相趙鼎之客是月言者謂鼎寓居衢
州章為衢人故與寧交通俱罷之 冬十月乙酉朔宰
執奏太常寺申將來郊祀躬謝禮畢合詣太一宮行燒
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 十一月庚寅朝獻

景靈宮 已亥言者謂淮南湖北寧靖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惟縣令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勸之乃下戶部遂併立守令墾田增減賞罰之格 初詔於臨安府西溪蓋馬軍寨屋令戶部侍郎宋貺親往觀之無得親民田至是未畢十二月壬子上曰天氣寒凜可趣令畢工庶免軍人暴露 著作佐郎林機言邪謀害正偽說汨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于昭昭者亦以見而匿形于冥冥者難以察陛下道德言行無愧于古之哲王臣備員史館預聞記注得以特書屢書垂示無窮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于近地作為私史集其邪謀偽說臣若不言則異日害正汨正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索嚴為

禁絕庶幾信史著而後世不為售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宰執曰此事不應為乃詔許人告令州縣覺察及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 已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 金國主亶立十五年矣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入亶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亶罪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粗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內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亶為東昏侯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 時四川部所招扈衛人到闕已已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司

今後歲三百廢幾不至闕人 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于明州 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按宋史外國傳作羅箇納溪大理諸蠻歲捐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絕四千疋及于蕪州石康倉撥鹽二十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為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為差良馬三十匹為一綱常馬五十匹為一綱遣使臣部送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顛斃于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監分令欽橫賓貴潯藤梧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戶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是月帥臣陳瑋始

令官支脚錢選委使臣給以續食若般及一十萬斤即

與押良馬一綱至行在

此據陳瑋家貢馬須知修入

左僕射秦檜

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所生母于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寅書謝之畧曰願公修政用賢勿替初志尊內攘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已始大怒之 時前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肯議和遂為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即逝

九成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心乎

紹興二十年歲在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

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刃於道遮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為所給微而累衆不能活每歲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意欲用兵遂潛携刃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逆若不從則害檜壬辰詔磔全於市初言者論前參知政事李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紹興府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是寶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

至是送大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訛謗丙午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為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為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于是貶光昌化軍孟堅編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閣學士張燾猷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參議官賀允中新福建機宜吳元美並貶秩有差猷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與光通書之故元美侯官人也光等貶在三月今聯書之二月壬子戶部言經界所以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所管幹官四員與逐路覆實官並罷從之未幾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寢失

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為民
害則日下改正詔在三月二十一日今聯書之前廣西提刑路彬奏
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疋增及兩倍
因詔戶部裁損戊午上謂宰執曰昨令監司郡守任滿
以民事奏彬乞免所增折帛錢可除職以示勸以彬為
直秘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初奉使湯鵬舉奏見彼國
接伴使言新主亮登位見報諸國乃下有司排辦準備
既而有司奏每年大金賀正旦人使到闕朝見日依五
禮新儀設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將來大金人使到
日亦乞依新儀設黃麾角仗壬戌詔從之三月庚辰
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林學士翟永固來報

登位貢金注梳二綾羅三百良馬六初金國故主亶
之被殺也今主亮身預其謀至是亮得位而大事已定
凡當時與之同謀者亮皆加以弑君之罪曾王宗敏乃
故主太祖旻之子屬最為尊亮忌其名重首加戮之又
納其妻於宮中梁王宗弼開國有勲惟一子曰韓王亨
亦以無罪見害是月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
失與軍民利害如若可採自應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
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夏四月癸酉新知廬州
吳達請置力田之科募民就淮甸耕賞以官資四千補
進武校尉三千補進義副府下至七百亦補副尉作力
田出身在武舉之上得應轉運司舉從之達崇安人也

五月丁丑宰執奏前知臨江軍彭合乞蠲清江縣加
耗米詔從之上曰合昨任縣官常有監司列薦今與監
司初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曦等言見修今
上皇帝玉牒先修到今上聖德乞以中興聖統為名至
是書成己丑奉安于天禧殿內聖祖天尊大帝之西先
期陰雨連夕時日雲霞絢綵杲日麗天觀文殿大學士
萬壽觀使秦熈乞宣付史館從之 侍御史曹筠論前
知太平州徐渥轉利自恣壬辰詔今後不得與渥親民
其治郡有聲者優擢之 秘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
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有今來事迹及張
邵所奉之書餘則闕望詔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

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為別錄以示天下
後世可依其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
忠義僉書樞密院丞偁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
屢書不一庶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之 六月丁未是
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之喪歸葬于衢州常山縣守
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
携酒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
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
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
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
蒙之而逮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

蒙之母訴于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為婺州蘭溪縣尉下其事于浙東安撫司未幾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唁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修撰魏矼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人謂蒙之初被委苟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忤傑弗顧鼎之家賴以紓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時傑有館客魏揆之見傑為此亦慨然以書譙之長揖而去蒙之崇安人揆之建陽人也 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 先是措置諸路通角所屬官王彥融乞逐路提舉馬逌鋪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之

長則樁辦鋪兵衣糧為便八月庚戌詔從之 資政殿

學士韓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祠則家于越與弟直秘閣

膺胄尤相友爱先是家藏書甚富散于南渡僅存家集

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

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按此下文氣不頗快

快及忠彥入相擢為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肖胄薦士亦

不以為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 九月特進提舉太平

興國宮責居連州張浚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修若無

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

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

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

其歸喜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尚存鼎曰伯紀一輩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為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地與建陽縣接境乃建炎初劇寇范汝為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為暴小遇飢饉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免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是夏張大一李大二復于洞中作逼本路帥臣仍率官軍蕩定進士魏揆之謂民之易

動蓋緣艱食乃請于提舉常平官表復一得米一千六百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再歲散歛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熄人謂揆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倉儲粟則緩急可持蓋本朝自景祐中王琪引隋唐故事請復置義倉而石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梅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飢饉量口而給則民不乏矣後以議者多同異而止熙寧初齊唐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尚寬高賦皆乞置義倉乃詔三州講求且圖經久之而陳留知縣蘓洵亦言臣領畿邑請為天下倡戶五等自二石至一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耆為戍納官為籍記

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為立法使新陳相登即
詔行之既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曰人有餘粟藏
之于家何所害而固欲使之成官非良法也安石意在
青苗不主是法故一言而罷元豐初復詔行義倉府界
提點蔡承禧言二石而成一斗所取至輕然臣所領二
十二邑其九已行幾萬石矣乞併行之乃令幾邑皆立
倉二將監主簿王右文言幾邑已試不擾請行于諸路
遂詔京東西如畿縣法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米入縣
倉元祐末御史黃慶基言比歲旱潦至此江湖運米濟
之然損重費以惠一時不若舉良法以惠萬世義倉良
法也先帝元豐復行以為隋唐取之太重慮民不堪故

納苗一石者止輸五升可謂薄矣夫樂歲雖多取之猶
不為虐况取至少乎蓄之稍豐自足濟民未幾慶基去
而倉竟不立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即元豐
舊法也大觀初乃增令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焉
然義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始也縣倉
于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即義米帶入郡倉
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還民故每遇凶年無以救民
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
其數主以有年德如揆之輩乃建陽已試之效遇飢謹
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于諸郡則斯民被實惠矣
右迪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為江西帥司屬

官勝非之亡也誠于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訕及朝為郡
守所發刑寺鞠實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丞丞乞今後朝退
依典故權付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 十一月己丑言
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嘗添置將領今既寧息
乞罷去從之 十二月秦檜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
一孫直寶文閣墳直顯謨閣堪扶掖以行入詔免拜上
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
又人使在塗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四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宋熊克撰

紹興二十一年

歲在辛未

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廬州吳達

乞涵養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展年

數上又曰還俗僧圓覺宗果撰聖者偈妙吉祥皆舊祥

謗讟之語誕謾無禮鼓惑軍民此最害事宜禁止之

戊子上親饗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秦

檜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甲午宰執奏差衢州守臣

上曰可差曹筠臺諫無大過當段之初筠任侍御史以

言失當至是復用也禮部蕙侍講陳誠之奉使大金

國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歲與亶妻禮物巨萬至

是亮代宣立遂輟此禮誠之入北境預為遜辭諭之彼國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小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鉉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鉉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衢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迄免於禍是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州定官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鉉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材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崑仞雖死不變至是疇始信鼎之能知人也 五月前知大安軍張輔世言四川

惟利路創義士于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多率歛邀求役無虛月甚為民病令邊燧無警望放歸農田詔制置司申樞密院 時西路安撫使吳玠鎮興州已久上乃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璘常自著書兵要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剋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囚藥丙申詔從之邦彥侯官人也 上御書大學篇賜新第

進士甲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逼朕二十日早下筆食時已畢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檜曰陛下留神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聞也 秋七月壬寅以集英殿修撰曹筠為敷文閣待制代李璆帥蜀 初命刑部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重修茶鹽勅令格式至是書成八月辛未左僕射秦檜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具若能遵守永遠之利也 壬申太師通議郡王韓世忠卒後謚曰忠武 時有言贍學公田多為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 癸丑詔諸路昨泛差押綱使臣多不曾到部故無類作過今後並差見任使臣 冬十月

癸未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為左史嘗奏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離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為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至是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謫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正闔門托疾猶奪其職是月卒居正素不取王安石之學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居正居正繼亦為三經辨學與時之說相經緯 上謂宰執言盱眙守臣龔監頗安靜秦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鑿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皆留意所職如此則無不濟矣 是月御製秦檜畫像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

煙元功仍親洒宸翰賜之 右諫議大夫章復殿中侍
御史林大萬共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
大議論則默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
十一月庚戌詔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遂
詔落職復宣城人也 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
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
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
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
部宜戒飭之 詔僉書樞密院事巫伋兼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銷錢為
器詔令工部禁止 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

人禱太一祠辛巳晚雪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
甚便得雪甚可喜秦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
官表賀丁亥檜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
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
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歲在壬申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濛言州縣受
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官吏
侵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 二月殿
中侍御史林大萬言公孫杵白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
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
虔神靈不妄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為中祠使相熊

夢而有祥扶童祚而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
先次營廟既而三人皆進封公 先是徽猷閣直學士
向子諲告老歸臨江之舊隱號曰薌林居士閑居十五
年庚戌卒子諲早受學于故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
方臘作亂詔發運司捕之子諲時為屬獻言曰若急請
于朝以安世尹南都前諫官陳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
勞兵而賊可破識者謂此真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
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至廬州問其家子諲時為發
運副使牒郡守馮詢及提舉益香官范冲拘之故給事
中胡安國嘗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
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章復為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殿

學士僉書樞密院丞執政無補而林大鼐亦論仍贖
偵營私丙子詔仍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遂落職
辛巳以中丞章復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
住齋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寢少又福建官自運益頗為
民患乃遣太府寺丞鍾世明下本路措置寺觀田產凡
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寬刺之數籍歸于官并
究運益之弊世明方行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慮民間
未知指意或有疑惑辛酉上諭宰執明降指揮以曉諭
之世明將樂人也 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民間
有事先訴于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監司臺省
今兩浙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請申舊法禁

止辛亥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事多從之 主管崇道觀曾恬少嘗尊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有慢令不恭即繩以法無敢違者時秦檜專政士多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絀焉祠以去寓常熟之僧刹投閑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 六月丁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罷鑄小鐵錢事上曰此於錢引實有利害可令總領與漕司同措置 以刑部侍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尚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四川所起禁衛卒所費多出於軍衆可令總領司應副 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後雖撲滅慮其復作乃留殿前

司吳進一軍彈壓而本州禁軍嘗隨前總兵官程師回往來捕寇頗勇與進軍素不相下丁巳夜兩軍交鬪州兵因而作亂焚民居逐官吏守臣鄱陽余應求有父安行年老欲墜城死應求遂以丁憂為辭而去于是叛軍據城自守八月丙寅領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兵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江西帥臣張澄亦奏請遣兵入已邠上諭宰執曰聞有欲走湖南者乃詔鄂州都統制田師中速發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事定日具有功人申樞密院辛巳又詔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官李耕統所部兵一千六百人往討之 先是累禁私泛海商人而泉州境內尚多有此上聞之恐別生事戊子詔申其禁

虔州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為其所得遂復歸據虔城時統制官李耕總軍總入江東界時殿前司左翼軍統制官陳敏見駐福建被本路帥檄統所部一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敏本虔人且於江西捕寇有功乞令敏進兵至虔與耕併力討賊九月乙未詔從之又就命如鼇權本路提刑令即城中撫定既而耕敏與鄂渚田師中所遣統制官張訓等各以兵至城外 戊戌宰執奏前知蘄州周楸乞修河堤事上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水旱悉令漕司守臣措置 初紹興八年除李光為叅知政事有右從政郎楊煒者寓行在聞之曰此吾鄉先生也今得

位必將盡行所學久之無所聞時蕭振任侍御史朝廷方與金人議和煒不以為是作書欲獻光因先見振說書中意振曰亦恐金人難信煒遂以書責光有同槽共食之語光遣人專語煒以不及答書至是振知台州煒為黃巖縣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復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左僕射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尤太師某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俄有縣吏得煒書有詆時相語以告昌時昌時以聞于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得其萬言書藁譏刺時政獄具庚辰詔除煒名送

萬安軍編管其兄選人炬亦連坐羈置邕州振罷仍落
徽猷閣待制於池州居住 先是林大鵬在言路嘗奏
錢塘江浸淫為患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令臨安府同
漕司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為易又舊有塔廟陰以
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也 丙午朝獻景靈宮丁未
朝饗太廟戊申冬至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天下 有
軍人龐翼者教人學道起居舍人林機因與翼遊遂出
知信州丁巳上諭宰執曰機信翼邪說遂亡上下之義
機既令出翼亦不當留士大夫尚為動况軍中乎 時
守臣監司不輪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尚太府卿徐宗說
攝貳版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以賦入

殿最行賞罰詔從之於是上諭宗說曰版曹久匱卿所
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於經
費出入盈縮之數皆知其要吏不能隱然附秦檜以至
侍從嘗為檜私營田產士論鄙之而畏檜無敢言者宗
說開化人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李耕率
諸軍以乙卯登城盡收叛卒誅之而捷奏猶未至於是
領殿帥楊存中奏遣人送鞋襪與耕軍中己未上曰虔
賊閉城拒官軍且四十日城中百姓何以活令存中更
遣兵剋期蕩平庶脫良民于禍也 十二月直秘閣前
知太平州韓膺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
不白長官而禁於獄或終不加罰徒繫以苦之望詔有

司嚴禁甲子詔刑部立法 故端明殿學士王雲之猶子積以雲死事乞推恩戊寅上謂宰執曰雲奉使極効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于難乃與積迪功郎 有袁敏求者妄撰語言丁未宰執奏合編管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以為惑衆者之戒 初興元府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舍民居皆茅屋而帑藏寓諸僧刹太尉楊政再為帥始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所統將士自休兵之後十餘年未嘗輕以陞遷蓋深體朝廷之意也 福建舊行產鹽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法壞輸錢如故而民不得鹽其間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帥臣龍圖閣學士張

宗元始再推蓋犯者滋衆人不以為是帥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去同時在幕中有輕薄者用其姓名為詩嘲之曰獻陳利害知何益蓋憲獻同音謂胡憲也 金國主亮造燕京宮室至是年率其文武百官遂遷都焉亮因以燕京為中都隸以平薊涿易雄保順遂州號中都路舊上京為北京隸以興中府錦義宗利州號北京路遼陽府渤海地為東京隸以廣寧府潘復登辰州號東京路雲中府為西京隸以宏豐朔應蔚勝州號西京路開封府為南京隸以曹單陝鄧鄭陳蔡穎宿泗號南京路又以河間真定平陽太原益都東平大名京兆延安臨兆慶陽

會寧咸平臨演十四府為總管府河北東路河間府莫
莫清滄深景州隸焉西路真定府邢洺相定瀋衛州隸
焉河東南路平陽河中府隰懷晉澤潞解州隸焉北路
太原府汾代嵐忻石平定州岢嵐保德軍隸焉山東東
路益都濟南府沂密濰濱淄棣登萊州隸焉西路東平
府徐充濟博德州泰安軍隸焉大名府路恩濮開滑隸
焉京兆府路鳳翔府同華號耀州隸焉延安府路鄜坊
州保安綏德軍隸焉臨洮路蘭秦隴鞏河會州積石鎮
戎軍隸焉慶陽府路平涼府環涇邠原寧州隸焉會臨
府路肇齊信州隸焉咸寧府路韓懿州隸焉大赦其境
改明年元曰正元此據張棣所記修入棣又云燕京城
門十二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

曰顯華曰麗澤曰章義南曰豐且曰景
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

紹興二十三年歲在癸酉春正月先是前禮部侍郎高閱退
居明州時秦檜之弟棣為明守檜欲卜閱嚮背因其鄉
人姚孚者達意於閱曰季華弟止一女願與公結姻閱
辭之遂致其仕閱自此每對人唯舉前言徃行未嘗及
時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觀書終日絕意榮望己亥卒
閱喜故程頤之學及嘗見楊時每語竟日深相悅服中
年勇退人甚高之 是月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楊
愿卒 二月右正言鄞縣史才言吏部尚書林大鼐狂
躁欺誕且負不孝之實若不亟去必搖國是己巳乃詔
罷之尋知泉州 時吏部侍郎陳相奏淮南閭閻損處甚

多不止洪澤丙子上諭宰執令漕司修之以便人使來
往相合肥人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贛州李耕
具立功一萬三千餘人辛巳奏至于是第賞有差癸未
以耕為金州觀察使此據野記方贛之亂也謫居入秘書
少監分司南京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歸贛州
未幾卒 夏四月癸亥宰執奏差諸州守臣上曰士大
夫在此者衆所當得闕可早與之 壬寅宰執奏上書
者言舉債之家如還本已足利當盡放上曰如此則上
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之害宜詳細措置 是月慶遠
軍節度使張澄自江西移帥福建初閩中佛刹數千區
其徒猥衆地占膏腴州縣經賦視為上戶自鍾世明至

計口給食悉拘所餘澄既入境即剖析利害言之乃詔
委澄措置澄請計其租賦農工僧行廝役之用給之而
收其餘較前所拘十還六七公私皆以為利 六月時
行在霖雨諸軍營多壞已詔賜錢七萬貫令修俾得安
處至是上又聞民田有被水害癸亥詔戶部下州縣差
官檢放苗稅 時皇太后目疾下諸路召醫人往四川
未發到秋七月戊子朔詔趣逐路帥臣搜訪津遣 右
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甚廣而不憂旱者太湖之
利也比年瀕湖之地諸軍下人多據以為田擅利妨農
其害實大乞委監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兵民各安
其職農民有賴庚戌詔從之 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賀

允中嘗為閩漕平益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肯下已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是月允中之任據墓誌八月知靜江府陳璘奏乞增和糴米價及折納遠中以紓民力辛亥上謂宰執曰璘善治郡可與直秘閣知潭州其他處有昏耄不任職之人令自陳宮觀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預薦意潼州府僉書判官趙達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達不啟緘既試符氏子不預奏名行中因他事摺據達峻甚然亦不能害之行中南城人冬十月庚申侍御史江寧魏師遜言太府寺丞史祺孫交通匪人上曰學先生之道而從妄人孫士道習妖術以惑眾若只罷之無以戒後人可令吏

部典監官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宋樸乞罷戊辰詔以舊職奉祠於是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違道罔俗與丐者為伍不當以秘殿隆名寵之遂落職壬申以才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諸路推行養濟事恐其滅裂戊寅上謂宰執曰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 侍御史魏師遜為中丞監察御史鄭仲熊為右正言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靡與推誠于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仲熊西安人也 十一月時經筵講尚書終篇癸巳上謂宰執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始初焞以范冲薦擢講筵既數日輒乞

致仕其徒相與謀曰必得朝廷見留乃可為高翌日趙
鼎奏果言焯志在山林不樂居此願以禮留之焯遂不
復致仕觀焯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秦檜曰
程氏之徒祖宗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之道
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地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上曰
孟子當戰國之時自處如此不可以為常法也 先是
經筵官皆進詩侍讀秦熈詩卒章曰競驕侈戒誓不愧
周官辛丑上對宰執再三稱善以熈登第日賜御書周
官也上又曰哲宗朝蘇軾進御書古詩魏師遜鄭仲熊
所進詩皆模倣其體上萬機之暇他無所嗜專意於文

如此 時編類宗正司新成上閱之甲辰以諭宰執曰
所修甚有條理可即頒行 十二月己未宰執奏事上
顧秦檜曰昨日遣使戒之云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
之外不可生事上周慮如此真得祖宗柔遠人家法
宗社無疆之福也 閏十二月丙申上諭宰執曰諸郡
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科民至今未罷者非因條
具何由得聞宜委官詳其可行者行之戊戌詔委中書
檢正左右司郎官具其可行者申省取旨蓋聖意恤民
故致詳如此 先是夏間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
州太平境內沿湖諸圩悉為衝決是冬詔遣太府寺丞
鍾世明至州相視修築守臣直秘閣洪楫集屬邑共議

知當塗縣事張津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逐圩自修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埂週迴一百八十里包諸小圩未幾成然自此小圩埂盡廢一遇水決則通被其害故農民屢請于官欲各興中埂以防患焉 初池州青陽縣稅視鄰邑為重如貴州縣田每畝上等八升而青陽一斗九升中等六升而青陽一斗五升下等四升而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賜此一縣之地與其臣宋齊邱為邑齊邱增賦以肥私家遂成定額是年江東轉運常平司為之申請詔以十分為率稅苗減二分半課米減二分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界虛增之數而齊邱重賦未嘗損也至乾道中始能再

蠲之

以上二事皆據方志

心身八系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春正月甲戌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五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觀察使梁斌係帶軍職令轉一官乃叙位在戚方上辛巳詔方以所得特帶軍職廢與斌舊次不至陞降上於將將精審如此中興所由致也 二月甲辰上謂宰執曰連日雨恐傷麥已降香祈晴上意恤民惟恐一物之不得其宜如此 知貢舉御史中丞魏師遜上合格進士秦垿等三月辛酉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張孝祥歷陽人也 大理評

事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即時割稅有害於民戊寅有司具到見行法上因言法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申嚴行下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民利病者為之乃命監司察其不如令者按之夏四月丙戌上謂宰相以三衙諸軍闕額久未敷足於是樞密院擬均下諸路帥司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有利州民王孝先遞駕訴知閬州王陞慘酷不法事辛卯上諭宰相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遙遠追逮為勞也上欽恤刑罰屢形詔旨至於纖悉委曲聖慮如此守臣不知體至懷宣寶惠乃或背公徇私逞威廢法鉗民之口無復忌憚銜冤窮民豈能人人詣闕自訴付之有司

審其虛實明典刑以待之使長民皆知奉法究心民事以厚風俗誠措刑之本也太府寺主簿李文中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制亦乖惠恤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庚子宰相言言者所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程好物抑而不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却縱攬於多取民錢輸以薄絹上察其為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民越訴五月己巳三省擬差蘓策張杞陳孝則為知州上諭宰相曰尚有待差知州人宜早與之盛暑旅邸不易上曲盡人情如此策軾孫也初黎雅二州邊備相為表裏歲月既久浸隳舊制至是知雅州楊仁籍並邊

之人嚴設條目以應緩急左自始陽及碭門右自廬山及靈閔凡數百里皆有屏蔽夷之冒吾禁者必繫之識者曰此雄邊子弟遺法也前此夷多掠邊戶為婢奴有與之嚮道者官不能禁仁得訟者大書其牒下其長悉即以取回執嚮道者械之獄歲飢旁郡流民至境仁發廩粟賑之吏以無外臺令更諫仁曰須令下索吾人於溝壑矣不為動所活甚廣是月卒民畫其像以祠之此據邵溥作楊仁墓誌六月癸未左太中大夫汪藻黜居永州八年累赦不宥常以疾乞致仕不許是日卒言者論高郵使吳祖度乃流人拜之子拜賣國立偽楚今祖度乃與拜壻知廬州曾慥分守淮郡宜加斥逐乙酉詔並罷

上因諭宰執曰吳拜莫儔王時雍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無與堂除上頌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隆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謙辭也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為國害癸巳詔才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甲午以師遜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初右朝散郎王循友知建康府嘗斷配秦檜族人檜銜之而循友差右朝散郎韓參為機宜因與參謗訕朝政遂與獄根治既而大理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

取金銀買請宣散口券入已及減價詭名買沒官田產
辛丑詔循友特貸死藤州安置子右承務浚並除名而
參送德安府編管 時衢州飢民嘯聚為盜而守臣王
曠措置乖方且有贓污不法之事甲辰宰執奏欲先罷
曠上謂秦檜曰曠是卿之親戚今罷之勝罷其他十數
人也既而盜捕獲而猶未定詔以提舉太平興國宮王
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 言者論二廣鋪兵之弊乙巳
上謂宰執曰宜令州縣時給月糧此曹方久住不至闕
事也 夔州路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漆夷叛
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帥臣周執羔使誡之曰朝廷用爾
為帥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而已一兵

不可得也豪帥懼斬叛者以獻

此據周執羔誌

先是沅州守

臣李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滌間之遂興獄追
逮數百人及溪洞時方盛夏有繫死者湖北提刑楊椿
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即奏於
上乞罷三人釋其衆詔從之於是秦檜曰部使者不當
如是耶椿眉山人也 秋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
河郡王張俊卒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
世忠等不同已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
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
忠例上曰俊於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
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敵當與小國

一字王遂贈循王後謚忠烈 時贛州守臣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李耕將滿上諭宰執選文武臣為之代庚
申又曰非贛寇竊發民有應之者今宜留屯兵庶得安
弭 癸亥宰執奏縣令能布德惠民有政績者令監司
郡守保奏上曰或遷或陞庶有激勸如失不保奏令御
史臺劾之 初詔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忠招撫西南
番至是愿忠言宜州諸蠻并南丹州莫公晟皆願歸順
仍畫圖以進丙子上諭宰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
人不作遇百姓安爾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
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
安能致也 上諭宰執在八月 詔陞愿忠直徽猷閣先

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時愿忠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
詩以侈其事衆中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
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摯孫也
時論對官多請假避免 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
墾荒田及令本州具實不及五之一餘皆紛擾為後政
之害有司劾安行意在冒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
也是年雖穩亦有小旱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
其公私所欠亦住催 初實錄院檢討官朱翌命史官
編徽宗御集藏之延英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
左僕射秦檜上之權奉安天章閣 丙戌宰執奏年例
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

甚多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右朝散郎張
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
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 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
上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要矣時戶部侍郎徐
宗說久病甲寅丞遷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曾泳為戶部
侍郎以代之而改宗說兵部泳乃秦檜黨藉勢妄作
又甚於宗說矣於是宗說謂人也吾在戶部自郎而貳
涉十年錙銖權會不敢委吏今瘦矣尋以敷文閣學士
知明州宗說得美職而去檜主之也 殿中侍御史董
德元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
不恤國事乙丑詔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

遂落職 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為參知政事吏部侍
郎鄭仲熊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
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嘆曰為官至此
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
愧多矣 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遷尚書 通判武岡
軍方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令江
西提刑張常先鞠之送永州編管 先是四川等路買
馬司於巖白階峽兩處權場買馬每歲買馬綱至
樞密院徃徃多斃十二月庚辰詔自明年撥付殿前司
後年撥付馬步二司以此循環仍令逐司自選使臣就
買馬場團發 大金人使將到丙申詔諸路差牽挽人

並給錢米違者在內御史臺在外轉運司彈劾之是年行在建康鎮江三榷貨務都茶場共收二千六十六萬餘緡荆南府人口舊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蠲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侍郎曹泳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克焰赫然帥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已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汝翼晉陵人也時前祕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嘗自言人苟無識一味貪進徃徃如飛蛾投火隨焰而滅昔楊國忠

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見之富貴可立圖彖曰君恃楊如泰山吾以為冰山爾若皎日一出君得無失所恃乎遂隱於嵩山後國忠敗人方仰彖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為瘴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歲在春正月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請祠甲戌上謂宰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為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川矣乃以符提舉

崇道觀 二月丙子宰執奏事上曰守臣鄭思永言還魂度牒緣僧道死而官司不追毀致童行冒名又言監司委縣令造船擾民可悉禁止之 三月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詔戶部禁止夔永嘉人也 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書悉禁止之先是新除校書郎趙逵家尚留蜀秦檜欲出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檜怒人頗為達危之 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岷言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文又為何鑄引用鑄既斥心常怏怏比因國忌行香擁蓋入景靈宮門衆論大喧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乙

酉鉅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珉玉山人也 初諸路上供數外又號無額上供錢及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論若數少不該賞典即所椿錢不復發矣乞總及二千貫以上即與推賞從之二千貫以上推賞見二十九年 先是經筵講易終篇仍賜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得與旨猶命儒臣紬繹其說祁寒隆暑畧無倦色逮茲終篇真帝王之高致也 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取苛細詔罷之 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摛摭人之語以為謗訕通判常州沈常卿

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曰搢紳守和親甘出妾欽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暄同賦牡丹詩為鄰舍人所告以為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皆除名編管長鄉永州暄武崗軍長鄉暉皆烏程人也選人陳祖安緣與長卿密交亦當追證而仲熊嘗營救祖安故得脫免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謂此豈政府所為六月己卯仲熊罷為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坐

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守臣王師心勸之不能止既而詔謫令衿于汀州且置獄召錫迫其行師心復調護之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為名秋七月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為將要當知書以不戰而勝為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趙克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羗上曰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先是遣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科民

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窠名錢引七十萬道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糴本及水脚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 丁巳上諭宰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未欲罷也 殿中御史西安徐嘉論知靜江府呂愿忠妄作不法辛酉上諭宰執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歃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詔與奉祠仍令漳州居住壬戌宰執奏昨廣西帥司乞南丹州莫延沈推恩事上曰愿忠既罷恐諸蠻生疑可檢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心於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靜江

府仍令鉅諭諸番以愿忠自緣別有不法事罷於外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 丙寅宰執奏廣西帥司申奏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遺法差察緒者權欽州通判與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生事乃詔以緒付吏憲司根治 時南丹州莫延沈已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執曰新封南平王莫延沈等告可詳視仍修改播告遠人要得體也謂秦檜曰昨醫者謂卿脈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上感聖恩 初詔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巳上謂宰執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用匱翟汝文知越州盡放和預買及鑑湖

官祖不恤國計而專欲沽名如此等人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成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刑部尚書韓忠通等詳所陳利害 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即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至是猶未興工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先是知饒州洪興祖者擬之猶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而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是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舉晚以

此賈竒禍及其後追贈直敷文閣此據興祖墓誌修入九月言者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辛亥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 是月以刑部侍郎沈虛中兼權吏部尚書 秦檜喜前吏部郎中朱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模楷時敦儒已致仕強之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併歸禮部冬十月庚辰始除敦儒為鴻臚少卿敦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此據魯齋為敦儒集序初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至

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為國賊湖南提舉汪召錫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故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宗元所與浚詩亦與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熈為少師是夕檜卒熈亦致仕乃詔僉書樞密院湯思退權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為多檜卒事乃熄 丁酉上諭宰執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之遂

贈申王謚曰忠獻 殿中侍御史徐禧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曾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敦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內則為卿少外則為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丁酉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敦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扶金壇人也 十一月癸丑召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占城國遣貢使至 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 時文武官候差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下及大小使臣令吏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 初秦檜之卒也其子

熈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且云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謂建康守臣所寄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辛未詔與會宮觀仍共集檜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會响弟也 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寘於法 是月上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 十二月甲戌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為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諫用非其人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宜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 乙亥上謂執政曰張士襄

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幸臣止以奉使不肅罷之續又處以宮祠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將來奉使之戒士襄江寧人初以左司郎官出使至是上記而黜之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位版曹而專為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曾冠為館客宗說為莊客冠金華人也 以和州防禦使士代為集慶軍節度使嗣濮王 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升之等八人以告訐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遠郡編管 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政事

董德元附會權臣乙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 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已賜田一百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 侍御史湯鵬舉者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終七日是日辛卯遷右正言方崇海陵人哲吳縣人也 召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陞見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為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

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視事終數日至是召為翰林學士 丙申詔罷添差官 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真才實能不得輒有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六年

丙子歲在春

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

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亥珉嘉俱

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熺已取墳為

奏名之首以罷之虛中廣德人也

論罷虛中在二月今聯書之

新

執政府三位成癸丑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

西位湯思退於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將何以報上曰

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濕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

府八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 時言

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隣保備賞捉賊擾

之及捕到官却令扳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
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即此弊自草不
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
闕敢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 特進張浚丁母憂
奏至丙辰上謂執政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惟
軍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
文然士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
多不矜細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為先誠如聖訓 是
月右中大夫段拂卒 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
庫山積諸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
合發物料特與減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 時有言乞

諸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修聖
祖殿乃奉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今隨
宜措置可也 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目必令
具本先納俟竄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
吏迎合刪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設除授四
方不得盡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
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 侍御史湯
鵬舉殿中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參知政事魏良
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
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
詔修祖宗寶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

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實訓癸巳詔從之 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天心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 是日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尚書 三月丙寅詔畧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

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 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私議當置典刑 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除本所見役八百六十人依舊外其諸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為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 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閒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恤民周至如此 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

自有成法可令禮部兵部速具其間上之留神學校兼
隆文武如此 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
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克賀使
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
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戊子詔溫州就試人多
置增解額 初司農寺王炎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
赴行在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
十五萬石赴行在至是待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
平成法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
也 五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為左僕射万俟卨為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先是執政薦直祕閣知婺州辛

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足不能拜乃升祕閣修
撰令復還任上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怒則真才實
能何由進也上於用人留意如此 甲辰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 丁未以待御史湯鵬
舉為中丞 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
死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
幾仁澤下及泉壤 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
貶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為五等復舊職及與致
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溥博之惠及存沒矣 言者謂
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量減歲額
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敷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

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法 時諸州大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言陸哲以謂如此則殺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但恐諸路減裂將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 甲寅三省擬監司除目上曰近遴選監司得人諸路稍稍按察不職之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褒擢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 潭州南岳廟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

錢數申省撥下免歛及於民 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在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於是沈該等請詔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從之 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令過闕奏事丁丑除參知政事 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邵中第命中書覆試上曰秦熈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填中甲科所對策皆檜熈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

覆試 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
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糶號豐
儲倉壬午詔從之上曰所貯儻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
事也 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雨澤難
得可喜也 万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
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
學行為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於朝上曰若果有德
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 時以初
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
病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
湯為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間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

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 秋七月丁未夜彗出東方并
宿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尚慮朝政有闕許士庶直
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
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謫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
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
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之實施實得以銷
變可也上又曰看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
為憂豈當問遠近也 時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莘
老言彗鬣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
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豫防
莫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

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莘老為首未幾遷勅局刪定官 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胥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違其意乞不許索從之 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緡付都亭驛備人使買物先為還其直若有還即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 初福建鹽貨轉運司積于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為姦益斤兩數虧而多雜官肆不售即按籍而數號口食鹽問閭下

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乃詔提刑吳達覆實其數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與祖宗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敢見上沈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 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陸哲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賄賂薦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戊寅

上謂宰執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有犯
贓者舉主同罪必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沈該
等曰陛下祭見弊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 時鄂州都
統制田師中已平湖南徭賊楊再興且招到其族楊通
議等乞各與補官事下刑部以謂前無此例欲令本軍
收克效用日量給之陸哲言徭人無故擾邊官軍討之
非藉內應焉能直搗巢穴何惜一資一級以慰其心且
為來者勸於是通議等卒得補官 庚辰中丞湯鵬舉
言欲寬民力在于省吏今州縣胥徒最冗為民之害望
詔逐路常平官立定吏額從之 淮南漕司具到米價
最賤處每斗一百二十三文癸未上謂宰執曰昨間淮

南米賤恐太賤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今則未須急候價
減每石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收
糴也沈該等曰陛下愛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 庚戌
交趾國使貢賀昇平綱口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
一疋私直五千而官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
不過一千癸巳上諭宰執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
若便令四川總領司具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
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 九月
辛亥詔錢塘江岸為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令漕司
同臨安府速修治之 壬子詔監司郡守具到裕民事
令給舍詳之 武學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舉登

科高等者樞密院籍記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者亦免充筦庫之任從之 是月戶部尚書韓仲通除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 時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退還者半冬十月辛未宰執奏此仰見陛下儉德雖禹湯無以過上曰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有司一歲可省數百萬緡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此非獨有司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宗室中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在官京師盛時從官建節者甚衆今不可以舊比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睦族之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 初詔實錄院編皇太后回鑾事實及徽宗梓宮還

闕本末至是先修回鑾事實書成丙戌右僕射万俟卨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鑾事實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承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庚戌參知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臟腑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綱曰太后聖德聞於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任太姒之美在今日可以比隆矣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詳守

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實餘皆細務祇取充數亦有為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下務使實德之意從之綸江寧人也 十一月禮部侍郎辛次膺請改每歲財賦入出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畧盡惟理財多緣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搏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搏節如此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 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八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午上謂宰執曰後生輩往往皆詩賦

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 初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秦寧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 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詔定吏額今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二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無窮之賜也 初詔戶部侍郎王侯詳定重修貢舉勅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射万俟卨上之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灑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國子監以為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

詔從之 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亨持左朝請大夫趙迪之罪狀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實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與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臣惟言者聽之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 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奮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委以捕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於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 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

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樂見善言天下幸甚 壬戌三佛齊國遣使入貢 是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路轉運司 金國主亮改元正隆復修汴京大內遣其臣左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本朝內侍嚮隔敵中梁其姓者為提督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春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戊子上曰王倫頃年奉使於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判 時敷文閣直學

士蕭振再為四川帥上念蜀民久困供億詔振與總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澗東西瀆臣許尹王之望同措置俾實惠及民可以經久尹鄱陽人之望穀城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川上供之半以裕民辛卯上謂宰執曰頃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賦數常數幾何橫斂幾何軍儲所須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為諸司未有定議據先如此萬一缺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逵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

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是故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既而振等會議於成都奏請歲蠲東西路對糴米十六萬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是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二月上聞諸處將官全不舉職已多乃詔宰執具出東南共幾員

其不職者別與一般差遣却令諸將舉曾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即與別差遣可任者依舊存留江東提刑徐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為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侯知紹興府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蓋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廢江西軍為縣浙西帥榮蕤請也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

大滎陽人也戊午以御史中丞湯鵬舉為參知政事已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慮其間俊秀能高第猥令就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尚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諭令展日則待士人禮盡矣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卒于興元府後謚曰襄毅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上以問宰執該曰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實為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置之廟廊天下利病知過半

矣此朕昔年恭侍親闈王音誠可為萬世法也沈該等
曰徽宗蓋以愛民為先務陛下欽佩祖宗語言罔敢失
墮雖虞舜羹牆之念何以過此 壬辰右僕射万俟卨
卒謚曰忠靖 先是刑部侍郎張杓薦主官告院胸山
鮑黓有旨賜對既而黓對不稱旨杓為言者所論降一
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
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
中何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
見黓上殿已覺不如所舉况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
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退曰誠如聖訓 時武
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門祇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

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徽
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
樞密院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
望上曰善 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 戶部侍
郎王俟除工部尚書尋為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
郎陳康伯遷尚書 時四川制置使蕭振在蜀已一年
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
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蠲科敷蜀人安之近薦帥臣
又皆得人與之不為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
學士未幾振卒 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
論者第應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

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遇塞責而已望勅在位自
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
朕意詔從之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為右僕射
同平章事 初荆南府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
侍郎王師心時為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
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
窒邊釁又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
鑿法不赦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
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
而盜可消矣上然之秋七月庚午上曰茶鹽禁權本為
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

之 時坑冶鑄錢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
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
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一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
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
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贛及韶三監各令通
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鑄權以十五萬為約仍
不得以舊錢代發庚午詔從之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謚曰章靖 八月己未知樞密
院湯鵬舉言近罷坑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
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差別差官所以臺章論列又恐坑
冶司省罷官在此唱為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

能就緒上曰此一事朕諭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為吏部尚書 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 戶部言義倉米歲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椿故令臨時有悞賑給欲下逐路常平司勅其違

戾者癸丑詔從之 初福建鹽自提刑吳逵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益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賣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所利故衆論搖之朝廷加逵直祕閣移守鼎州逵憤而死有旨下本路諸司以逵所奏相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船一千六百萬斤如逵數而鹽價惟減一分益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大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

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權者甚多然終不可行大抵法
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歲認鹽鈔錢三十萬
緡至是與減八萬減鹽鈔錢今聯書之自此轉運司及州
縣少舒而復科賣于民矣 時詔直祕閣曾幾入對幾
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
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
之上大悅以為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是職至是三
十八年以老臣自外起用鬚鬢皓然衣冠甚偉人皆感
歎以為太平之象幾舉故事每與同舍會說前輩言行
臺閣典章從容竟日於是右僕射湯思退語客曰惜思
退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君游也 左正言何溥

請久任郡守毋庸數易 十一月辛巳殿中侍御史葉
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
時率多賣直癸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
問再論遂落職義問壽昌人也 甲申宰執奏接伴使
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
過為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罰上曰朕再三思之此止
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觀望却成騷擾接伴逐客爾
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沈
該退而仰歎上英明洞見物情出人意表無不心服林
建安人也 先是吳國長公主請女夫直祕閣鄭珙轉
兩官仍添差浙東參議官珙建安人穀子也給事中賀

允中封駁詞頭丙戌上曰命下逾兩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恐非故事可諭令讀書於是宰執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亥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威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窠闕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為再第內則堯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物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為該惜也不然檜熺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歎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

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總領所而總領所舉及本所屬官或用他薦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陸哲始為啟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陸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

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蠲蜀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置罪均况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孰甚焉乃劾官吏之罪悉罷逐之。

中興小紀卷之三十七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八年歲在戊寅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
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間架
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
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 言者論殿
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
軍為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為先時之備今殿
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
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
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為考察之法

時臨安府申輦官為軍中招去殿中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芻猶且有誅況天子之輦官其可刺以為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謝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 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歷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邗左僕射沈該等并仙源積慶圖上之 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為盜不若移此以賞捕

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 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鬧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溢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闕畧雖小而不可貸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五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傑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俸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 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燕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受命出而上馬亮所乘鳥騊小

馬號小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
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
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
通等皆賀亮戒無令泄於外 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
海寇已戮其巨魁三人餘乞斷配卒已上謂宰執曰士
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為好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
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
後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
刑非務刻當要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所
畏卿等可令遵守成憲沈該等曰邇來獄案臣等一一
親閱酌情斷罪務造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

稱陛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璿子也 著作郎陳俊
卿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當講必傳經啟沃王深器
之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
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
諫社稷之福也 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
縣闕為堂除卒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
不若事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
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臣選監司郡守足矣沈
該等曰聖訓及此深得為治之要昔姚崇為唐元宗言
今擇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况天下四百餘州其
縣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 丙子詔置國史院修

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修
先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
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
物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
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於是有意於御府出
銅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
鐘磬鏡鈸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
陳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
止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即不復鑄
矣 八月徽宗實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矚感久之
曰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罔極之恩

深惻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
右僕射湯思退上之 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
文會卒 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
符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
甲子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實
錄書成思退上之書成在十一月今聯書之 時太學私試有中前
列者賦落韻一學問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駁放於
是侍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馮方亦改差戶
部架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畧曰較藝不精朕固黜之矣
自今有不率教者長貳具名以聞方安岳人也 初大
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緣水浸蓋緣諸

水併歸太湖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注之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蒲最大今為淤塞望令有司於農隙開決俾北派流通實四州無窮之利詔漕臣措置既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燦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凡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滄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

諸浦埋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已已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璨晉陵人古定陶人 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三十萬欲且依減下

之數以憑科降詔依限發足 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贖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議許兩府侍從皆辭錫賚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講辛巳以建州觀察使濮園令士輅為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 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 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癸未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

庫所積正欲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戶部侍郎趙令詎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旱不須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乙酉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未立法不應糶糶之恐失豫備上曰逐郡米自有數若量糶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高下必須檢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饑民何繇得食卿等可別為措置 冬十月初上於禁中作損齋又親灑宸翰為之記至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記節儉之意詔諭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闕一室名為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於此嘗作記以自警不謂外間亦聞之允中比於經

廷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身鍊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貴清淨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該等曰損卦之象在於懲忿窒慾陛下以此道制世御俗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迺於詔書遠甚然尚慮四方未知續當擬詔意進呈十一月壬戌宰執

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放大戶積欠蒙聖恩捐內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禮金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溢予比之前郊饗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辛丑朝獻景靈宮戊寅朝饗太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皇太后新歲八十上將以正旦於宮中行慶壽之禮十二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德殿稱賀從之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官吏曾經臣寮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罪恐公然容苞姦賊之吏無所忌憚自今

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
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當與普天同
慶應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
者並特與官封有差 壬戌詔諸軍揀汰人逐州立定
員數極邊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監司指
使 先已詔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豁除州縣稅額所
真民不闕食至是訪聞諸路奉行減裂遇販米船雖無
他貨亦故作淹延屈伏收稅又閩廣路例皆販穀場務
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詔米穀悉同若無他貨並即時
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轉運司點檢月具申省

二月己丑以侍御史葉義問為吏部侍郎庚寅殿中侍
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
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及侍講二職尋以
義問兼權尚書 初諸路多閑田右司郎官鐘世明嘗
請出賣而未行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租輕復增租以
攘之者謂之剗佃故詞訴繁興官以為病知溫州黃仁
榮建言請盡鬻之則訟自息而利在官詔從之至是仁
榮授淮西帥入對上曰卿嚮論鬻田戶部得緡錢五百
萬矣何必為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 三月癸未不
雨癸未上謂宰執曰祈雨畧應未至霽霈雖令斷屠三
日所免止是豬羊民間緣此競食雞鵝魚蝦之屬屠害

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 時殿
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甲戌上曰戰車雖出于
古然用各有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非澤國所
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瑄猶敗于中原况澤國乎今之
軍士不知車為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人有
棄一得之歎也 丙子宰執奏擬蠲放諸路積欠詔意
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
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
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湯思退曰本固邦寧誠
政之所先此詔既頒實惠廣被真天王之用心也 夏
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機各有本省

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勅令格式歷年既久而尚
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法從之其

刑部侍郎黃祖舜條具申請未幾詔罷勅 戶部侍郎

局前指揮還寢至乾道六年降詔復修趙令詔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澁留滯運綱望令守

臣修堰閘辛丑詔從之 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及內

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

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

自奉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可令

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

饑饉師旅勿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帝常言朕為天

下守財爾今陛下聖德邁漢文遠矣 六月知樞密院

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為僥倖望鑄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等再論遂落職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已酉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倬等再論遂落職致仕民望德化人也 勅令所刪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望許降等改官仍約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酌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晞亮中書舍人張孝祥洪遵議以為此法一開則出十餘年

坐待京秩其不可有四難如所請從之滋嘉興人晞亮莆田人也 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赴省令就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州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相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目以祕語為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俸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 秋七月丁亥以吏

部尚書賀允中為參知政事 癸巳以戶部侍郎趙令
諤為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 八月己卯起居
舍人浦城楊邦弼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緣
久無正員因循積厭望令兩省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
者帶修一月庶謨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 御史
臺主簿張闡前為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兩
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 九
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闡舶司歲入幾何闡言歲約二百
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後取戶
部收支實數以聞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
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恭順

和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妄傳中外紛
紜之論或欲公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為
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而
後宜安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為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
盟和好益堅皆自陛下威德所致申飭邊境務令安靜
敢不仰遵聖訓 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殮前一日
宰執召禮官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
事所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制之其可因立具奏上
覽之曰是真禮官也 時百官朝暮臨將避辰日起居
郎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為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
事爭之既而下殯日遠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

以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瘞各服其服啟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啟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可也 冬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庭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亦與三省商議方敢決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是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畧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取天下以堯舜之聰明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謂樞庭不法朕收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其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

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 時金國主亮再設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其臣右丞李通董之又命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 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實既進而祐陵之書亦成然吉凶之禮不可相襲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思退始請以永祐陵奉祿為名仍於顯仁后神主祔廟以前進呈奉安於敷文閣從之 丙午權葬顯仁皇后於永祐陵之攢宮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於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域故有墓在其間皆當徙去荆東帥臣王師心力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殯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

六十有奇又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師心謂聖心極其誠意豈可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 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閒田今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為分數俟見利還官仍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效用補官法理為實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 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朱倬為中丞 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事 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才藝超卓衆所列薦者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親浙西副都

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綱皆籍記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於是吏部尚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為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哀

舉服已降旨聲鍾給賻而方且為之告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万俟卨知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箚屬纊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首部然後考其平生於武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於天下為偽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政多以為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此據洪邁隨筆錄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判興州吳璘官資已穹其下姚仲王彥之儔皆建節統全軍守巨鎮異時蜀帥

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窒於暴至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壑頗得將使之情詔加綱中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春正月初詔知荆南劉錡招置効用
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錡請
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激賞庫支銀二
十萬推貨務支通鈔一十萬 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
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禡益溫都謙等來弔祭 貢
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詔與堂除仲
友金華人堯封子也 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
為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侵意及
回密奏金人以剋剝不卹為能以殺戮不恕為威窮奢

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又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清之衛縣曰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

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自講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回易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闕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 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二月甲子左僕射湯思退留身言違奉聖訓此出於獨斷非古帝王所能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

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孰能知之 吏部尚書張燾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乙亥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椿止諭以指意鎖院甚嚴 丙子詔畧曰普安郡王 璉 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聰哲端重尤於宗藩歷年滋久望隆淵懿中外所聞其以為皇子賜名 璉 是日以皇子 璉 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宣詔於文德殿百官莫知其事既聞以普安為皇子 縉 紳動色相慶中外無不鼓

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 先是編國朝會要久未就緒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秘書省官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 淮西總領都絜言江東所屯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貳恬不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 兵部尚書楊椿薦階成副總管楊從義湖南副總管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儀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 知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朔等戊子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

朔莆田人克家晉江人也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
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關使可除用
湯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所本矣臣等當公心選用
無毫髮之私庶合衆望 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璩判
大宗正寺紹興府置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璩
昨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
計今日談笑裁決畧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矣
建王所佩玉魚乃初置推場朕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
用舉此即可知矣今二王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
下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
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者曷有既耶 夏四月

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於都
堂納劄子永為成法 初神宗嘗以御史闕員手詔臺
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
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
聖意下息澆薄稱朕意焉 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
前軍器所領薦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
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
初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
絹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於章語胥曰如所直
以市百繡可乎蓋謾為辭以折服之爾胥遂誣章以實
買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

此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為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皆知其寃無敢言者至是起居郎王佐於上前極論其事言者復以為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初言者乞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為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薦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先是提點坑冶鑄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

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為額從之 時大金國遣使來賀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有中為送伴使中還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壬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為吏部郎官 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

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 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義

問進知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為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謂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威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正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其擇地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用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効死乎

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法以清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為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 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

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為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徃歲所入至一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壓於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復委通判已未詔從之 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貞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伊勒布一正軍以二伊勒布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做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明安萬

戶為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臣禮部尚書施宜生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俾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為軟壁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詭曰御製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 建劍邵汀在閩號上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沙縣鬻鹽峻暴民走轉運使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漕司主管官陳正綱之族子正綱為白漕臣王時升押赴者訴還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乞州釋訴者兩易之是月汀守謂民嘯聚亟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之閔通

皆繫之以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師臣王師心即移文釋諸囚具薦師尹于朝既而夢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正綱沙縣人瓘子師尹閩縣人也先是前四川帥臣李文會王剛中成都漕臣王之望提點刑獄王弗夔路提舉官王迨皆舉武德郎董誠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出於川廣如沈晦若帥廣西一年間買馬三千匹今每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廉雷二州鹽積於白石場不知其幾若運置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而有用也丁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

比年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宵旰求治責成政地獨可畧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廢幾事無壅積詔從之冬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官三師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因輪對言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下利路舉入其門培剋聚斂不知紀極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密結私黨深忌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心夫樞密者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

庭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不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廷為之斥覆俾其言卒不得行夫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諸軍承受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甚於周之監謗內外諸將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至是知樞密院葉義問以謂三衙本隸密院祖宗舊例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為班著從之乃詔文武臣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

即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 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日士大夫或論其賄賂至云恐浸如漢石顯之類朕前此不知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却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進司投進湯思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 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 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總一考見椿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監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

妄認以為羨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取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摺據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罷何以庇為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昔慶歷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雷震仁

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鐫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於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数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

九年為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 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續感起轉一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違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

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出納之數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應無窮之用臣以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望詔宰執侍從臺諫同議無為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急務乙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 翰林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明著其罪丙寅除徽猷閣直學士與宮觀 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患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許尹時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石此其大畧也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興小紀卷四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已邗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論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仲通嘗因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是月詔罷之 初正字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共餞其行 以兵部尚書楊椿兼權吏部尚書 二月丙午宰執奏昨有詔問儀鑾司換舊陳設有無交收事上曰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并人使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

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交收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
用此惟以儉為尚陳康伯曰陛下儉德天下所知雖大
禹不過如此 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岩幾
三十年至是上章丐閑甲寅除太傅封和義郡王為醴
泉觀使以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密代為殿
帥存中行述云同列有謀其權者意蓋謂密也方存中之制未降也上曰可
令趙密於未宣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
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留語移
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喜祐甫善處事可
以為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殿前司統制李捧
主管步軍司事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司

事成閔仍舊職焉 甲子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
左藏庫錢一十萬貫為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為
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焉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
秦熺卒于建康府詔贈熺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
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陛下保全秦檜家俾熺休致而
歸不加以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
奏許之推恩異罷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 三月己
卯以何浦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壬午以兵部
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為參知政事 夏四
月自廣西歲於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於路至
是言者請今後止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

撥諸軍自往取之詔經畧司相度申樞密院 己未上
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蠲放或已
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覈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
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 是日
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催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
之 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叅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
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
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二也淮
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
以為歸宿之地四也 時舊相惟張浚在於是殿中侍
御史陳俊卿言浚忠蓋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

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
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讒
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
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
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塚而寶違不遣乃詔責寶以散
官安置朝論快之 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却山
因改名其山曰太平 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
犯塞久矣至是遣其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
郎王全來賀天申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導亮意
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計
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

大率皆慢辭也於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中聞之亟白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曹長貳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邦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度歸安人也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於是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舶海之役船有輕重蓬

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况北人之便唯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穿若海道過為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為然懷公亮孫也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戍鄂渚李道成江陵吳拱戍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濶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馬帥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海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尋以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之間焉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

聘麟之惓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儻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庚申罷麟之為在外宮觀時前吏部侍郎徐嘉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合戊辰以嘉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頌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岑為戶部侍郎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為言者所論癸酉詔罷之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謚宜天錫之謚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恭依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

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祕書少監筠州居住徐嘉等出使未至盱眙軍金主遣翰林學士韓汝嘉先在泗州壬辰相見於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風大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其母太后力諫南征亮怒使護軍將軍持嘉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其臣問

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
亮喜即拜諤為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
金紫光祿大夫王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
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
軍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
亮自將焉 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
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
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
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
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於是殿中侍
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

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
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
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
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 先是言者謂今日
正當節浮費積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漕始郡守自
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為式至是
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椿
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敷如昔時羨餘造資
賍吏而擾吾民也 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
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
發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適自密州

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矢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既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尅除或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皆歡舞拜賜已巳朝獻景靈宮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開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悸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於帳中璘大驚剛中曰

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卧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嘗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奉內祠及和議成悉為金索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為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即遣蠟書說之又剛中聞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今天下雷同舉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為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楚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

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為帝或在六月立褒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亮即遣先鋒將郭安國率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河北西路並為招討使 時新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州夏俊知泗州 金帥喀齊喀犯黃牛堡旬餘不退

宣撫使吳璘別遣將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於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即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時屯戍兵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犒上詔所在總領所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 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調度頗有條葉義問力薦之上有擢用之意陝西河東招討使吳璘遣將官彭清強英張德等攻破隴州方山原 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 甲子特進張浚

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太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
殿學士知太平州浚尋改判建康府 先是浙西總管
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
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魏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
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隆明椿劉異輩皆各以
義旗聚眾爭為應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
石臼島而金丹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至一山候風即
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
禮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丙寅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
帆握刀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
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

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
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殪之舟
中其餘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
將完顏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蘇保衡未發不可
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
淮浙姦民且為敵嚮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器
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旋師
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
詔獎之除寶靖海軍節度沿海制置使 丁邠知樞密
院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 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
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

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騎至尉子橋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擁羣刀奔自衛殊不援興殺賊數百人以援兵不至而沒癸亥權又棄和州先奔采石初京西招討使成閔遣統制官趙樽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樽乘虛攻蔡州入其城斬敵首楊寓餘衆遁去時金人既入兩淮而上流惟鄂渚荆南二軍朝廷亟命閔總諸軍併舟師回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制吳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拱而

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拱與戰於襄水之上敗之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於澈謂閔已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梁敵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徽言子也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淫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斃吾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後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大兵禦之於清河敵以氈裹舟載糧挽而上劉錡募善沒者鑿舟沉之敵大驚錡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犯楊子橋欲

以邀錡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督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十一月庚午宰執奏禁軍闕額事上曰尋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添不必拘也詔江浙福建揀軍發赴三衙其闕額令自招填詔下囑爵之令登仕郎八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為三百貫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州金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

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畫但言已當死留鑰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真受陛下挾纊之賜也亮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遽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湏正典刑若貸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顧劉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

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無為敵所快乎
願陛下少留聖恩上大悟權況得不死 癸未乃詔湖
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成閔為淮東制置淮北泗宿
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拱為湖北制置京西等路
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淮北
壽亳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
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
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
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侂相
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
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眾相顧駭愕

時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
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帥約三日畢
集過期盡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濟
殺之禍退有鼓殺之憂奈何其中一人曰等死求生可
乎眾皆曰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
和歸鄉則生矣眾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
臨敵專以自衛諸人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眾因
謂諸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
汝等何不自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
細軍去者過半一作三萬人亮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
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計兵亡已過

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爾謀亦欲弑亮乙未諸帥集兵萬餘人拉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虢州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一局攻之金亮不煩資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人皆未以為然至是驗之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尚書初馬軍司統制官趙樽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鄂渚帥吳拱江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樽領兵還攻蔡州刺史蕭懋德破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樽潛師入城懋德遁

去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戕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牒請和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上將撫師於建康而欽宗未耐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耐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乙卯李顯忠戰退金兵己未

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赦事日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已以稱朕畏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宣諭詞臣仰遵聖旨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 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遵進洞庭柑却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罷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為夸侈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儉德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 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 初金亮既被執子光瑛留汴京亦為其衆所殺亮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國新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

騎一萬趨燕京 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與之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 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為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通行都今徑自輸而建之豐國韶之永通與贛之鑄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饒之永平監團綱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漕渠納之京帑 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

續戚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萬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籍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此據揚侯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形便利則為總不限以鄉摠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團教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

歲在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

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為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拱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宜與贈

官并賜廟額仍令拱輩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 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棄之產已為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貧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逃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從之 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等以占東平府遣使來奏已丑以景為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 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為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於興州置司 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

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為宣撫使中書舍人劉珙不
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執曰劉珙之
父為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為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
亦寢俾專措畫而已 乙巳上次鎮江府 乙卯上至
臨安府 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退知
紹興府 先是統制官趙樽再得蔡州城復為金兵所
圍樽戰却之會鄂帥吳拱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臯
華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裴滿率精甲十萬止於
城西依汝水為寨一日凌旦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矢
敵乘勝登城樽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來
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樽軍還信陽

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 右諫議大夫梁
仲敏殿中侍御史吳芾左正言劉度言叅知政事楊椿
無所建明三月丁酉朔罷為資政殿學士奉外祠再論
遂降授端明殿學士 壬寅詔諸路帥府各置會子庫
上之幸建康也翰林學士何浦以屬疾不能扈從至是
力求去己巳以浦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夏四月御史中丞王澈宣諭荆襄回戊寅入見遂除叅
知政事 甲申上與宰執論及近年諸將之子躡取科
第有居清望官者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臣清望須
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籍籍於是陳康伯
等退而歎仰不已 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卒 太傅

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守張浚兼之 四川宣撫使吳玠時已復大散關和尚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衆來援玠恐其有退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玠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去玠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 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觀使奉朝請 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

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於是陳康伯等惶懼仰歎而退 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御營宿衛使復為醴泉觀使 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為翰林學士 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為名 己巳立皇子建王為皇太子改名從目初民間讖語曰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利見此見天之義也 右僕射朱倬罷為觀文殿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畧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戩劾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未幾落職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故宗室祕閣修撰子偁追封秀王妻宜人張

氏封王夫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
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
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百僚起居畢宰執
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今陛下
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
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
至號慟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
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
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
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
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

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還內羣臣移班殿
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
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
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
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駕下之林
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賢與四海
蒼生不勝大慶頌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
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中興小紀卷四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